
武俠世界
第31年
8
$10.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的「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罪證」在今期和各位讀者見面。現代俠客馬獅龍這回被人誤認他是轉口商人白朗，從而揭發中東狂人秘密設置化學武器工廠，威脅世界和平，馬獅龍欲前往該化學武器工廠搜集證據，揭發狂人的陰謀，途中結識了許莎莉，她是奉命調查此事的情報局人員，兩人結伴行動，展開了一場出生入死，患難與共的難忘經歷……故事情節曲折離奇，其中過程險象橫生，驚心動魄，包你閱後，拍案叫絕！

* * *

歐陽雲飛先生所著「風流才子故事集」之「粉紅色的陷阱」由今期起連載刊登，一尊金像、一座玉佛、十六箱珠寶，在江湖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喪門、喜門也插上一脚……結局出人意料，佳作當前，請勿錯過！「劍氣九重天」因續稿未到，暫停刊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馬行空先生新作「雷霆動江湖」，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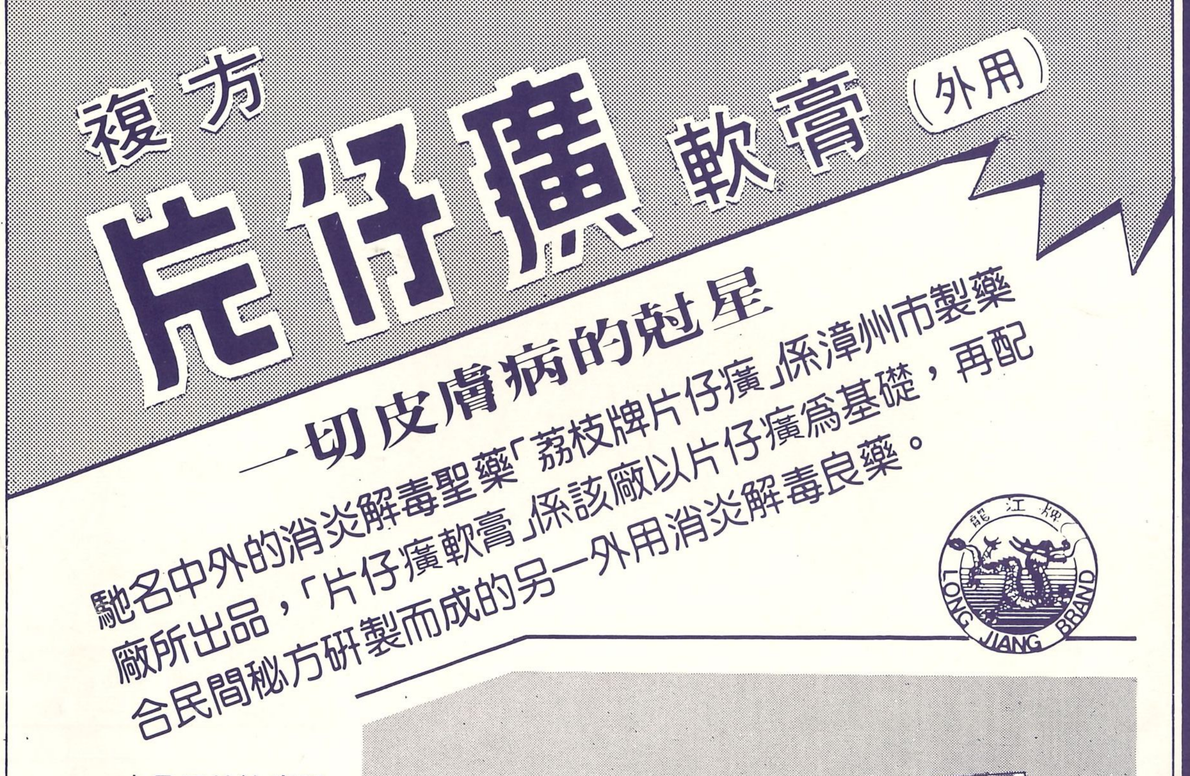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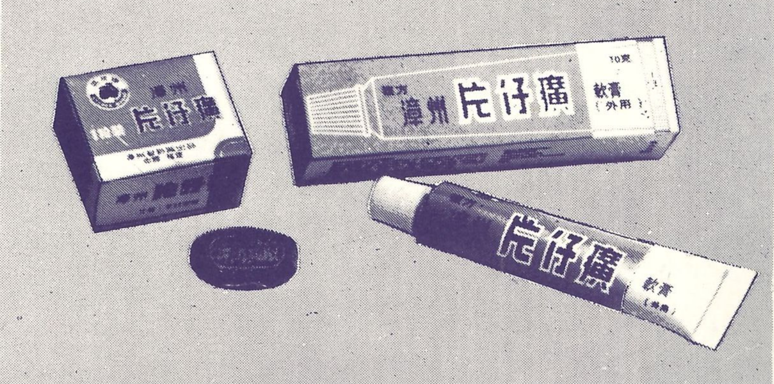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8期
（總號155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罪證

被人誤認　將錯就錯

尖東，午夜時份。

這是夜遊人的高潮時刻。

馬獅龍駕着汽車，從酒樓的地庫駛出，沿着海傍，南國的初冬，並沒有濃重的寒氣。

剛與幾位老朋友聚會，喝了兩杯酒，馬獅龍還覺得有點燠熱。

海旁微風吹來，有說不出的暢快。

馬獅龍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索性把車子泊在一根沒有亮燈的燈柱下。

他下了車，倚着車頭，看着恬靜而仍有燈光的維多利亞海港。

岸上是漆黑一片，而遠處海港，燈火搖曳，一股闌珊之意悠然而生。

馬獅龍掏出香煙，擦亮了打火機。

一陣微風吹來，打火機熄了，再擦，又熄，第三次擦，才燃着了香煙。

他剛吸了一口，還沒有吐出。

兩旁驀地閃出兩條人影。

馬獅龍並沒有感到驚惶，只感到詫異。

兩個人影行動迅速，一閃即至，他感到兩脅被硬物頂着——冷冰冰的傢伙。

馬獅龍不單沒有反抗，反而從容吸烟。

其中一人低聲說：「請。」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的意思。

一輛大房車已駛來。

「請上車。」

馬獅龍並沒有什麼表示。

左邊的腰間一緊。

馬獅龍心想：「既以大房車迎客，却又以手槍要脅，究竟要玩些什麼花樣？」

他把香煙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煙蒂彈向海中，然後緩緩到了車旁。



四週並沒有人。

間中只有飛馳而過的車輛。

其中一人押了馬獅龍上車，另一人却上了馬獅龍的車子，隨着大車而去。

車上的駕駛者，是一個穿制服的司機。

「開車！」

車子駛回尖東心臟地帶，却在一處黑暗地方停下。

「下車！」

簡單而有力的命令。

馬獅龍有足夠的能力反抗，不過，這時他的好奇心比反抗的心更大。

他依命令下車。

冰冷的傢伙仍然頂着他的腰間。

那是一條黝黑的巷口。

進入巷口，馬獅龍已無反抗的機會，因為巷內有點人影幢幢的感覺。

至少有四個人前來。

他們從旁護着。

那人押着馬獅龍入了一個門口，看來是一間大廈的後門，這後門相當整潔。

門內燈光十分光亮。

那檢手的臉龐雖透着一股冷意，但臉皮口角却掀起一些笑意，說道：「先生，請。」

他指着一個門口，可是他並沒有進去。

馬獅龍只好進了那門口。

裡面傳來一陣音樂聲。

另一度門在前，他推開了，內裡漆黑一片。

馬獅龍定了定神。

忽地，燈光燦爛，光亮得使人一時之間不能睜開眼睛。

他只嗅到一陣脂粉香氣。

兩個熾熱的嘴唇正吻向他左右兩頰。

「生辰快樂。」

「生辰快樂。」

一陣鼓掌之聲。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

是一間相當大的房間，門是磨沙玻璃的。

房內有五個人，並不包括兩個吻他的外國少女。

馬獅龍心下嘀咕：「攪的是什麼玩意？」

一個腹部微隆的中年人，衣着十分整齊，豪華之中極有品味，上前道：「白先生，生辰快樂。」

他並且遞上一杯酒。

馬獅龍接過，杯內泡沫緩緩升起，香檳，香純的香檳，馬獅龍舉杯。

另外的四個人也上前，舉杯齊說：「白先生，生辰快樂。」

馬獅龍微微沾唇，說：「多謝，多謝。」

兩個外國少女也向他舉杯。

那中年人笑道：「奇怪嗎？」

馬獅龍點了點頭。

「我們就是要讓你過一個詫異的生辰。」

他們又舉杯。

馬獅龍舉杯，心中果真充滿了詫異，這一羣究竟是什麼人，玩的是什麼花樣？

他們分別坐下。

那兩個外國少女退出，當她們打開門的時候，馬獅龍已瞥見外面有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在走動。

他已可以肯定，這是一間著名的夜總會。

這當然是夜總會的貴賓房。

那中年人坐下，另外一人為各人斟酒。

中年人說道：「讓我們說回生意。」

馬獅龍點了點頭。

「交貨日期？」

一時之間，馬獅龍摸不着頭腦，更不知如何作答。

「白先生，有什麼問題？」

馬獅龍說：「你是指……」

「當然是指那十八噸的二氯乙烷溶劑。」

二氯乙烷溶劑？

馬獅龍並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只好說：「我……我們自然是準期交貨。」

「好極了，我已查過了船期，今日是十八日，後天是二十日，船便泊碼頭落貨。」

馬獅龍急忙接口：「我會親自把貨物入倉。」

衆人似乎都十分高興。

中年人又舉杯，道：「這次我們合作愉快，下次我們還有更大的交易。」

馬獅龍態度有些遲疑。

那中年人似乎明白，說道：「這個約會實在太詫異了，使白先生驚魂未定，來，我們輕鬆一下，媽媽生。」

馬獅龍說：「慢着！」

外面已有人敲門。

中年人說：「媽媽，煩你一會再來。」

外面是一聲刺耳的笑聲。

馬獅龍說：「我們的生意談完，我不想在這些地方……」

那中年人似乎十分懂得人情事理，說：「白先生原來是一個君子。」

「我想先告退，並且多謝你們的生辰派對。」

那中年人笑道：「好，我們並不勉强。」

「我只想要回我的車子。」

「啊！」中年人笑了起來，說：「我的手下並沒有嚇驚你吧？」

馬獅龍並沒有什麼表示。

另一人接口道：「白先生是個生意人，不是像我們這些冒險家。」

中年人道：「他們是奉我命而行，請原諒他們。」

馬獅龍道：「也沒有什麼。」

中年人道：「通知他們！」

另一人拿起一個手提電話。

中年人道：「你的車子預備好了。」

「我想從正門出去。」

「當然，你從正門出去，侍者已把車子駛到門前，白先生，你不用打賞那司機，我們已爲你付了貼士。」

「多謝，再見。」

「白先生，你眞的不想輕鬆一下？」

馬獅龍搖了搖頭，推門出去。

他聽到有兩人說話。

「上次我見的白先生，似乎不是這樣。」

「身形差不多，却喜歡左擁右抱。」

馬獅龍急忙走入大堂。

大堂內音樂悠揚，有人翩翩起舞。

馬獅龍不想再節外生枝，匆忙的來到大門外，從走廊到大門，都有很多花枝招展的小姐說：「多謝，老細。」

馬獅龍急忙走到大門。

車子果然已在門外。

一個穿着制服的司機，奉上車匙。

馬獅龍正想拿出一些錢，那司機道：「不用了。」

那幾個人辦事，果然十分週到。

可惜他們的手下却擺了這一個大大的烏龍。

* * *

梳洗過後，時間已是午夜三時。

馬獅龍完全沒有睡意。

很明顯，這是一個誤會，不過這並不是一個美麗的誤會，而是……

馬獅龍把整件事由頭再想一遍。

他本想下車吸一口煙鬆弛一下神經，却一連被風吹熄了打火機三次。

對馬獅龍來說，這只是一次意外，雖然，他用的打火機很少會被風吹熄。

不過，對那些人來說，那三次火機熄滅，却是一個暗號，否則，那些槍手也不會貿然而來。

那些槍手押他上車，有兩個用意。

第一個是奉命嚇他一跳。

第二其實也是一種耀武揚威。

他們並不是只有兩個槍手，那黑巷內還有四五個之多，換句話說，這幫人來頭不小。

來到夜總會，那些洋少女的熱吻，只是一些攬笑玩意，一些洋人的無聊玩意。

到了關鍵的時刻。

那幫人稱自己爲「白先生」，顯然是一個誤會。

這個誤會，顯示出那爲首的中年人並沒有見過白先生，可能他們有過接觸，但非見面的接觸。

白先生應該是一個什麼人？

這幫人又是在做什麼生意？

另一個更重要的關鍵是那些貨物——二氯乙烷溶劑。

一聽便知道是化學物品，不過，那究竟是什麼化學物品，顯得對他們這麼重要？

不分中外，而今最大的生意仍是毒品。

不過，這二氯乙烷似乎與毒品無關。

自從上次與一班毒販周旋（參看拙作第30年第51期「血濺金縷衣」）之後，他對毒品，尤其是洋人的毒品，已有一定的認識，二氯乙烷應該是與古柯鹼無關。

十八噸的溶劑，數目也不算小。

當他要離開之時，事情似乎有些改變。

其中兩人似乎發覺馬獅龍並不是那白先生，不過他們只是懷疑，並沒有行動。

假若他們行動？

馬獅龍不敢想像。

然而，終有一天，他們會知道擺

下了這一個大烏龍，或者是洩露了他們的行徑，他們自會採取適當的行動。

對於這點，馬獅龍並不害怕，反而希望他們早點採取行動，來一個澄清。

事情已告一段落，但馬獅龍明白，其實那只是一個開始。

不知是一個好的開始，還是一個壞的開始？

* * *

翌日起床，馬獅龍已有一個約略的偵查計劃。

他是一個好奇的人，他不能忍受悶在葫蘆裡。

首先，當然是查一查二氯乙烷。

他回到自己的貿易公司內，向他的經理查問，那經理也不知是什麼，不過，他很快便查到一個答案。

那經理說：「二氯乙烷是一種工業溶劑，用途極廣，如果簡單來說，與清潔溶液的製造有極大的關係，不過在複雜方面來說，與很多藥物有很重大的關連。」

中國的葯物以天然植物爲主，而外國的葯物，却是一些化工成品，既與化工成品有關，溶劑當然不可少。

馬獅龍得到這個答案，並沒有什麼頭緒。

他明白做生意的人，只關心價錢是否合理、有沒有顧客需要購買，至於貨物的用途，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多大意義。

假如要找出二氯乙烷的用途，應該請教一些化學專家，才會有具體的答案。

接着要查的，當然是那幫人。

馬獅龍心目中有兩個頭緒。

第一個是那大房車的車牌。

他記得那車牌。

馬獅龍明白，要查一個車牌容易，但要查到車主身份的話，那並非一件易事。

大城市中，個人的資料是一項機密，甚至政府人員要查，也並不是那麼容易。

除非是有特別的交情。

幸好在交通部，馬獅龍也有一些特別的交情。

他打了電話之後，便立即驅車前去。

負責城市汽車資料的，在交通部中也算是一個重大的部門，資料雖多，幸好都儲存在電腦內。

馬獅龍找到了一個有交情的負責人，但也要一直等到中午才得到一份資料。

結果如下：

「車主：許多德

職業：商人

住址：半山植物道許廬

……」

看到此處，馬獅龍已覺得事情並不簡單。

許多德是城中的大名人、大商家、大慈善家……還有很多「大」字的銜頭。

他甚至是本地政府重要決策的諮詢人之一。

換句話說，他在本地的影响力，是重要得難以想像。

要查這麼一個全市也認識的人，並不容易。

馬獅龍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親自聯絡這位城市中的知名人物。

當然，他根本就不能接觸到許多德。

甚至連一個約會時間也得不到，他的秘書說，他的約會已排至三個月之後，假若要安排見面，甚至是半年之後的事。

馬獅龍感到十分沒趣。

不過，要見這麼重要的人物，並不能循正途之法，他會暫時忍耐着。

另一個線索，應該是在夜總會。

他記得那間貴賓房的號數。

黃昏時份，他來到了夜總會。

這個時刻當然並不是繁忙的時刻，不過，已有很多工作人員在打掃清潔。

馬獅龍直入了賬房。

他的打扮像一個幹探，因此沒有人阻攔他。

「我是……」馬獅龍像要從袋裏拿出證件。

那接待的人說：「查什麼？」

馬獅龍把手縮回，用毫無感情的聲音道：「我想調查你們一位人客。」

那人似乎有些爲難。

不過馬獅龍並沒有理會，續說：「昨晚二時至三時左右結賬的，是貴賓房三十八號。」

「他們……」那人查了一會，說：「是用現金結賬，共二萬一千元正。」

「二萬一千元，用現金？」馬獅龍實在有點不相信。

那職員道：「很多人避免用信用卡，因爲害怕……」

當然是害怕被人查。

馬獅龍心下十分沒趣，這幫人的手法也算週密，不過既然是害怕人查，必然在其內有陰私。

做了這麼多事情，看來並沒有結果，不單是沒有結果，而且整件事的邊緣也抓不到。

他從正門離開夜總會。

外面已是燈光盎然，一派豪華昇平的景象。

而今再沒有昨天一般的招呼，沒有人把他的車子駛出來，他要自己赴停車場。

這夜總會所屬的停車場極爲寬敞。

他走近自己的汽車。

忽然，他有一種難以言喻的不安感覺。

「白先生。」

馬獅龍並沒有回過頭來，他只是

矮身一閃，向橫滾去，身旁是一陣懾人的勁風。

他身未穩，便看見那閃爍的刀子。

「白先生。」

馬獅龍仍然沒有回答。

那握着閃爍刀子的人打扮整齊，身材高挑，一看便知那是身手敏捷的打手型人物。

那人皮笑肉不笑地說：「白先生。」

馬獅龍慢慢的站了起來。

「你根本便不是白先生。」那人獰笑。

馬獅龍並沒有看着他的刀子，他只看着他的眼神，只要他的眼神一變，他便會採取行動。

那人並沒有動。

因為後面足有八個殺手型的人物出現。

這個時候，並不是夜總會的繁忙時間，沒有車子上來，也沒有人來拿車子。

八個人，連拿着閃爍刀子的人，一共是九個，他們像一個網子一般，慢慢收緊。

馬獅龍知道，不能再遲疑。

他一個竄身，標向那個拿閃爍刀子的人。

那人警覺反應敏捷，可是仍不及馬獅龍。

馬獅龍雙管齊下，一拳向那人腹部扣去，另一手已握着他的手腕。

那人叫了一聲，閃爍的刀子並沒有甩手。

馬獅龍再加一個手刀。

刀子立時下地。

馬獅龍拾刀躍起，反身劈向最近身旁的一人。

那人應聲狂叫。

可是，馬獅龍已看清楚，那剩下的六個人，正一步一步的向他迫近。

他們全無驚惶之色。

因為他們手中都有鎗，裝有滅聲器的鎗。

馬獅龍只有站定。

那個被馬獅龍奪了刀的首領站了起來，向地上呸了一口，說：「上車！」

他的臉色更為陰沉，充滿了歹毒之意。

他沒有再說一句話，不過，看他臉上的神色，馬獅龍早已明白，他一定要立時便報這一下奪刀與被劈之仇。

馬獅龍退向自己的車子。

那人一步一步的緊迫。

他後面仍有六支手鎗，全瞄準了馬獅龍，因此，他是毫無懼色的。

馬獅龍心念暗動。

他一步一步的退回，已接近車子。

「你們想怎樣？」

「你不是白先生？」

「我是不是白先生，有甚麼關係？」

「關係重大。」

馬獅龍已近車門。

突然，那人已揮刀劈下。

馬獅龍已開了車門，身體一縮，車門已開，正好擋着他劈下的刀。

一陣刺耳的金屬碰擊聲。

這時馬獅龍已縮了上司機位子。

那人一刀劈不中，改手再刺。

馬獅龍閃過。

那人似乎報仇心切，身向前傾。

馬獅龍看準了這個機會，一手向上抄起，已抓着他的領帶，把他揪了進車。

不過，那人身手也實在敏捷，他在被揪之際，在短距離發拳，打在馬獅龍腹部。

馬獅龍感到一陣奇痛，手便略鬆。

那人反身甩出車外。

不過，馬獅龍仍然抓着他的外衣衣襟。

那人一個「金蟬脫殼」，留下了西裝外衣，人却溜了出去。

馬獅龍知道這是唯一脫身的時刻，他一插匙，車子已開動，急衝向「出路」。

那沒有了上衣的首領叫道：「不要放走他！」

三人追來。

當然他們沒有能力追上汽車。

其餘三人已散開。

馬獅龍高速衝向「出路」，汽車的突然高速聲響，極其刺耳。

三輛電單車已從橫邊切出。

馬獅龍已開足了馬力。

三個電單車駕駛人都有拚死之勁，直衝向馬獅龍，馬獅龍下意識地刹車！

「砰！」

鎗聲，馬獅龍已感到自己的車子中了鎗，看來是車輪中了鎗。

幸好那是沒有車胎的車輪，沒有甚麼影响。

車子慢下，左右兩輛電單車迫近。

馬獅龍一時之間無法轉軚，車子突然死火。

兩個電單車手已在左右兩邊窗門，並且把手鎗指向馬獅龍的左右太陽穴。

他實在太討厭這種金屬的冷冰冰感覺。

他一挑起右脚，房車的天窗開了。

馬獅龍一竄身，從天窗出了車外，躍向右邊，反手把那右邊的鎗手控制住了。

那人狂叫。

馬獅龍一手拉了他回來，反手一個手刀，劈在他的頭上，那人軟癱癱的倒下。

當然，馬獅龍奪得了一鎗。

有了手鎗，形勢當然會改變。

雖然，他佔不了多少便宜，不過最低限度，他也有一些發言權。

「離開我的車子！」他命令着。

左邊那人無奈地慢慢離開。

馬獅龍開了車門，道：「再來的話，我不客氣了！」

他上了車，發動車子，沒有人敢迫近。

這時不逃，還待何時？

他以正常的速度離開停車場，後面並沒有人追來，馬獅龍吁了一口氣。

這批殺手型的人物並不好對付。

他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

那幫人既然知道擺下了一個大烏龍，害怕行藏再露，他們定然會殺人滅口。

馬獅龍往鬧市塞車的地方去。

那些殺手要追來，也莫奈他何，難道他們敢在鬧市中開鎗？

車子慢慢的駛着。

馬獅龍向來討厭塞車，但想不到塞車也有這個好處，至少可以讓他暫時安寧下來。

這次遇襲的收穫也不少。

至少是那個首領留下的西裝上衣，當然還有一柄裝有滅聲器的手鎗。

馬獅龍一手控着駕駛盤，一手抖開那西裝上衣，跌出了一個職員證。

他仔細一看，上面寫着：「許氏企業高級護衛主任高拔」，好一個護衛主任。

許氏企業？難道是許多德的公司？

馬獅龍也不焦急，既然有了這個職員證，一切都較容易偵查。

車子仍在車叢之中。

馬獅龍又再拿出那手鎗。

手鎗極其精良，是點三五口徑那種，美國製造。

但滅聲器却不是原裝，上面寫有「德國製造」的字樣，似乎比一般的滅聲器更為堅固。

手鎗是美國貨，滅聲器却是德國貨，這班殺手型的護衛，實在講究。

當然這不是他們有能力講究，而是他們的老板。

他們的老板是誰？

馬獅龍當然心裏有數，有了這麼多証據，看來不用再排期半年，才可以會面。

塞車似乎已過。

馬獅龍向着郊外駛去，後面也再沒有車子跟着，他一直把車子駛回家去。

看看手錶，已是八時。

車子是一路平安，馬獅龍開了收音機，正在報告新聞，並沒有隻字提及剛才在停車場的打鬥。

他們的保密功夫也做得相當不錯。

他一直把車駛進了自己的車房，下了車，正想把那職員證及手鎗拿進屋內，馬獅龍忽然感到有點不妥。

他的感覺來得對，但却慢了一些。

車尾箱突然彈開。

一條人影撲了出來，兩支短刄從左右刺向馬獅龍。

馬獅龍閃過，那人一再連刺七八刀。

身手實在是快而狠。

馬獅龍退下，却並沒有把手鎗拿着。

車房並不寬大，燈光也很幽暗。

馬獅龍接近牆邊，撲身一提，上了車頂，再從車頂滑至另外一旁。

馬獅龍如今才可以看清楚，那是一個幪面人，身材窈窕，左右手都拿着短刄。

一時之間，隔着車子，那人無法攻來。

馬獅龍說：「朋友？」

那人並沒有回答。

一條黑色的幪面絲巾蓋着他整個面龐，不過馬獅龍仍然可以感到他那冷冰冰的眼睛。

殺氣極濃的一雙眼睛。

馬獅龍一手開了車門，手鎗已在手。

可是那人也從另一隻窗子伸進，也是一柄手鎗。

兩鎗並不同款式，那人的一支比較小型。

小型只是外型的差別，並不是威力較小，反而是更强的一種。

馬獅龍一手按着手掣，那人的動作同樣快捷。

他們互指對方，慢慢的移向了近車房門口之處，兩人是僵持着。

氣氛是緊張的，但倒有點滑稽。

忽然，馬獅龍身一動，那人更快，左脚已挑起，踢中了馬獅龍的手腕。

馬獅龍知道，强行開鎗也是無濟於事，反而踢開對方的手鎗才最實際。

馬獅龍的踢脚既狠且準，那人「呀」的一聲，手鎗被踢上半空。

馬獅龍想接那手鎗，但來不及。

因為那人雙刄又到，馬獅龍只好閃避招架，一連的快攻，實在使馬獅龍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馬獅龍對單打獨鬥並不畏懼，當他一連接了八招，已看清楚對方的來勢。

這雙白刄厲害，馬獅龍的空手入刄的功夫更為厲害。

他先施以一招誘敵之計，使空門大露。

那人右手白刄刺入。

馬獅龍看準對方手腕，手刀劈下。

那劈下之力實在大，馬獅龍也聽到手骨碎裂的聲音，那人叫了起來。

左手再刺，但可能因為痛楚，再

沒有那麼來勢洶洶，馬獅龍不忍再劈下。

不過，那人並沒有惻隱之心。

那白刃便要刺向馬獅龍，馬獅龍閃身，從橫一腳踢向那人的太陽穴。

這一腳的確是既勁又狠。

那人閃無可閃，「哎唷」連聲，倒了下來。

馬獅龍首先繳了那人的手鎗，再收起雙白刃。

當他觸及那人的雙手，他便覺得不對勁。

這人手指纖長，肌膚似有滑不溜手的感覺。

只有女人才有這種肌膚。

馬獅龍連忙扯開那人的幪面絲巾。

一把長頭髮如瀑布瀉下。

女人？

是的，一個臉色白晰的女人。

馬獅龍有點吃驚。

這個女人既狠且勁，雙刃、手鎗、手底下的功夫，那一樣不及男人？

可惜她並不是碰着一個普通的男人。

而是碰着馬獅龍！

這女人又是何方神聖？

馬獅龍開了車房，高聲叫：「老蔡，快來替我扶起這位客人！」

* * *

馬獅龍看着這位躺在沙發上的黑衣女郎，一面吃晚飯。

他並沒有為她敷上任何藥物，因為他知道她有足夠的內功，在幾分鐘之後，定會醒來。

果然，她已悠然甦醒。

她敏捷的坐了起來。

看着吃飯的馬獅龍，一手摸着自己的臉龐，知道幪面巾已去，自己已輸得貼貼服服。

「小姐貴姓？」

她正想站起來。

「請坐！」馬獅龍看着餐桌上的兩柄手鎗，一大一小，一支分明是那位女郎的，另外還有雙刃。

那女郎當然也看到，只好依言坐下。

「馬先生！」那女郎竟然招呼馬獅龍。

馬獅龍有點愕然。

「你認識我？」

她並沒有答話，只看着廳內一個雕塑。

那是一個怪物雕塑，看去既有一匹像馬，馬旁有獅子，側畔有龍縈繞。

意思豈不是馬獅龍？

那是年前一位好朋友用他的名字雕成的。

馬獅龍啞然失笑。

「我曾經聽過你的名字！」

「小姐呢？」

「你有沒有必要要知道我的名字？」

「當然有必要，因為一個要殺你的人，你連仇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不是太笑話嗎？」

「你叫我莎莉吧！」

「只有名字？」

「你說你只想知道我的名字，並沒有說要連我的姓也要知道！」

一時之間，馬獅龍竟啞口無言，他也不再為這小事作意氣之爭，她遲早也會報上姓氏。

「你是誰？誰派來的殺手？」

莎莉笑了一下：「我像個殺手？」

「不像，但你的確是個殺手。」

莎莉又是嫣然一笑，這笑意實在使人不願再說「殺手」二字。

「你甚麼時候躲在我車尾箱的？」

「當然是很早以前。」

「在車場內的打鬥，你看到了？」

「當然看到！」

「那你為甚麼不幫手？」

「那些渾蛋也配？」

馬獅龍不知如何再問下去。

莎莉的舉止已回復優雅，說：「你為甚麼要冒充白先生？」

問題來了。

「我沒有冒充白先生，根本沒有！」

「我們是明白人……」

「是的，我並沒有冒充白先生，其實是他們硬把我當作白先生！」

「那些渾蛋！」

馬獅龍希望她能再提出多一些問題，希望從這些問題中，更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

莎莉並沒有。

她站了起來，馬獅龍也沒有阻止。

「我要走了！」

馬獅龍笑說：「說走便走？」

「當然，我會記着這一個人情，相信我們還有碰頭的機會，我會報答你的。」

「我並非一個望人報答的人。」

「我知道，但山水有相逢！」

馬獅龍明白她的意思。

莎莉轉身便要離去。

馬獅龍說：「我駕車送你出去？」

「不用，我自會找到車子。」她的語氣是斬釘截鐵，並沒有女兒之態。

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

她向門口走去。

馬獅龍說：「既然你去意已決……」

他用力拍着餐桌。

那雙刃飛起。

莎莉回身接過雙刃，身手既敏捷又好看。

「這手鎗……我害怕失火。」

莎莉回轉身來，走近餐桌，拿起手鎗。

她一咬嘴唇。

馬獅龍說：「這是子彈！」

莎莉滿臉通紅。

因為她一切行動，馬獅龍完全是

意料之內、掌握之中，連她臨走想搶回的一些威風，也在他計算之內。

「多謝你！」她掩飾着說。

馬獅龍並沒有送她出去，也沒有再問，因為他知道，正如她所說，他們一定會再碰頭。

而且，她想說的已完全說了，其他她不想說的，迫她也沒有用！

* * *

翌日，馬獅龍又展開另了一次行動。

他先回辦公室，撥了一個電話往許氏企業。

是秘書接聽。

「我姓馬，想見許先生！」

電話那邊頓了一會，才接口：「我可以替你安排，是六月六日下午……」

「我想立即見！」

「那沒有可能，因為……」

「你先聽我說！」

對方似乎想放下電話。

「小姐，你如果放下電話，你會後悔！」

那秘書小姐遲疑着。

馬獅龍續說：「我要見許先生，是因為要立刻交回一張職員證給他！」

「甚麼職員證？」

「是許氏企業的高級護衛主任！」

這時，電話中斷了，但並不是截斷的。

另一個聲音響起：「是馬先生？」

「閣下是……」

「我姓許！」

「啊！」馬獅龍頓了一頓，才說：「你可賞面見我嗎？」

「當然可以！」

「是不是在六月六日下午？」

「當然不是！而今，在許氏企業大樓！」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然後把那張職員證和手槍，放在一個公文袋內。

他的車子直駛市區中心的許氏企業大樓。

* * *

黃金色的玻璃幕牆，高聳入雲的大厦，市區中心的許氏企業大樓，具有懾人心弦的氣派。

許氏企業大樓樓高五十八層，雖然不是全市最高的商業大厦，但也是數一數二的。

許氏的行政中心在三十八樓。

「三八」取其生發之意。

做生意的人都講意頭。

電梯在「三八」這個字之下停了下來，一把溫柔的聲音先用英文說了一遍「三十八樓」，再用本地話說一遍，實在使人忍不住讚歎一下許氏企業為人羣服務的精神。

是的，許氏所經營的，從小至一枝鉛筆，大至一部柯式捲筒印刷機也有，他們的服務，是無微不至的。

步出了電梯，馬獅龍首先感覺到這層的保安較為嚴密，可是並沒有那些挺胸突肚的人。

這是做生意的地方。

大堂的接待小姐看見了他，立即報以微笑，說：「先生，你找——」

「許先生，許多德先生！」

她遲疑了一下。

「我姓馬！」

「啊，馬先生，許先生等着閣下！請直入，然後向左，自然有人會帶你到許先生的辦公室！」

馬獅龍依言，直入轉左，果然是一個大辦事處，有一位秘書小姐上前，柔聲問：「馬先生？」

馬獅龍點了點頭。

她帶馬獅龍直入一條長廊。

長廊盡處有一門，門上寫着「總經理」。

「請進，許先生正等着閣下！」

馬獅龍敲門，稍等一下。

「請進來！」

馬獅龍推門而進。

好大的辦公室！左邊全都是古老的酸枝傢俱組合，而右邊却是淡淡的西式組合。

兩種極端的佈置却沒有什麼衝激。

酸枝組合這一邊並沒有人，另一邊，一張鑲皮的大辦公桌後，坐着一個人。

一個滿臉笑意的人。

那人本已滿臉笑意，再加上他習慣性的笑容，顯得他有點虛僞，但並不太討人憎厭。

「馬先生，歡迎大駕光臨！」

「許先生，多謝你的接見！」

「什麼話，當你破獲那用古董藏毒的大案之後，我一直就想見你，可惜並沒有一個藉口，你知我不是一個喜歡錦上添花的人！」

馬獅龍本已是一個口齒伶俐的人，但遇上了這一個慣與人周旋的人，他顯得有點結結巴巴。

許多德站了起來，往一個酒櫃處斟了兩杯茶，遞與馬獅龍。

許多德說：「馬先生，我在辦公的時候，絕對不喝酒，請原諒！」

馬獅龍道：「我也是！」

從這點看來，許多德實在是一個極有原則的人。

馬獅龍喝了一口茶。

許多德說：「馬先生，你那麼急要見我，是……」

好個狡猾的人！

「是送回一張貴公司的職員證！」

馬獅龍遞上那張高拔留下的職員證。

許多德接過，看了一眼，說：「又是這個傢伙，不知又闖了什麼禍！」

「許先生，這是貴公司的高級護衛？」

「是，而且他是我一個世交的兒子，這人一向好勇鬥狠，這次又做了什麼事？」

馬獅龍實在佩服這位許多德，他只是說一句話，便把這位高拔所犯的事，一一推卸下來，看來完全不關他

的事，而且他爲這人而感到羞愧。

「他要殺我！」

「殺你？他喝醉了酒？」

馬獅龍被他氣得七孔生煙！

「許先生，也許我們應該打開天窗說亮話！」

「好，我一向不喜歡轉彎抹角！」

「這人率領一羣手下，在停車場內向我偷襲，原因很簡單，因爲他誤認我是一個姓白的人，而讓我知道了一些秘密！」

許多德嘆了口氣，說：「這誤會實在太大了！對了，馬先生，你又知道了什麼秘密？」

好個老奸巨猾，他並沒有承認什麼，却要使馬獅龍透露心中所知。

馬獅龍知道，對付這一種頭腦週密而又善於詞令的人，只有一種方法——把事情指向骨節眼上，越是兜圈，越是對這位老人家有利。

「二氯乙烷！」

許多德聽了，臉上驟然變色。

不過，他回復笑臉的時間也同樣快。

許多德說：「什麼？是一些化學原料？」

「十八噸二氯乙烷！」

「十八噸？並不算是一個大數目！」

他並沒有再望馬獅龍，只向枱頭的對講機說：「麗莎，請找化工原料的盧經理！」

「好，許先生，你等一會。」

不一會，許多德桌上的一副終端機亮了。

螢光幕上出現了一個人。

馬獅龍一眼望去，便認得他是夜總會中見過的一個，可是，他並不是爲首的中年人。

「許先生，找我？」

「是的，我想問有關二氯化烷的資料！」

「好，請問吧！」

「數量？」

「十八噸！」

「到港日期……」

「三日之後，即是二十日。」

「是本地使用的？」

「我並不太清楚，但買家却是本地人！」

「是那位白先生？」

「是的。」

「二氯乙烷是否一個大秘密？」

「大秘密？什麼大秘密？二氯乙烷是一種溶劑，是工業用的溶劑！」

「用途呢？」

「有百多種用途，例如製葯、製化粧品、製日常的清潔劑……」

「好了，你見過這位先生嗎？」

室內牆角一個攝影機，正指向馬獅龍。

螢幕上的盧經理似乎是看到了馬獅龍。

「啊，這位先生，對了，那天晚上，我們還以爲他是白先生，因而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什麼？你是做生意的，開什麼玩笑？」許多德的聲音有點嚴厲。

「是的，對不起，許先生，不過，有時我們與客人的關係，也要……」

「這點我明白。」

「許先生，我想親自向這位白……不，這位……」

「是馬先生，馬獅龍先生！」

「是馬獅龍先生？人人稱他爲現代俠客的馬獅龍先生？我一向仰慕他，許先生，我想親身自來向他道歉！」

「好！」

螢幕熄了。

許多德向馬獅龍微笑，說：「現代企業的管理眞不易，我手下這位盧經理——」

馬獅龍說：「許先生管理下的企業，果然是一流！」

許多德仍然微笑。

有人敲門。

「進來！」

進來的便是那位盧經理。

他招呼了許多德之後，便伸着手一直走向馬獅龍，說：「馬先生，實在對不起！」

馬獅龍只好伸手與他握着。

「馬先生，那天晚上我們有點過份，請你原諒！」

馬獅龍說：「那是一個玩笑？那麼，二氯乙烷呢？」他一直視這東西爲一張皇牌。

盧經理笑道：「許先生，爲了鄭重向馬先生道歉，並且使馬先生心中疑慮盡消，我想向他洩露公司一些生意上的機密，可以嗎？」

許多德說：「你要自負後果！」這話既似說笑，也似認眞。

盧經理把手中一個檔案夾打開，說：「馬先生，這是本地白氏公司向我們訂購的十八噸二氯乙烷的貨單，請你過目一下！」

馬獅龍接過那檔案夾。

「白氏公司是一間普通的公司，與我們交易也不算多，裏面有訂貨的合約和一切資料！」

馬獅龍不好意思詳細的看，因爲這究竟是人家公司的一些生意秘密。不過，應該要記的東西，已完全在馬獅龍的腦袋之內。

他把檔案夾交還給盧經理。

「沒有其他問題了？」這句話幾乎是許多德與盧經理一齊說出。

馬獅龍說：「原來是這麼簡單，實在是一場誤會！」

盧經理站了起來，又伸出手，十分鄭重的說：「我要再次向你道歉……或者，馬先生有空的時候，我們暢飲一杯，表示深切的歉意！」

馬獅龍說：「盧經理太客氣了！」

許多德說：「老盧，以後做事要醒目一點，並不是人人也可以開玩笑的，幸好馬先生爲人大方！」

盧經理說：「是的，許先生，還有什麼事需要我？」

許多德沒有表示，反而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說：「太麻煩你了！」

盧經理微微點頭，轉向許多德，說：「我回去工作，有事請隨時叫我！」

盧經理離開了辦公室。

馬獅龍看着許多德。

許多德並不以爲意，道：「現代年輕人辦事，有他們的一套！」他頓了一頓，又說：「馬先生，還有什麼事我可以爲你效勞？」

那分明是逐客之令。

馬獅龍也站了起來，說：「許先生，多謝你的接見，而今我疑慮盡清——假如有不清的話，也不會與許氏企業有關的了！」

這話中有弦外之音。

許多德仍然是滿臉微笑，毫不動容。

這完全是一幕早已預排的戲，許多德把一切事都推得乾乾淨淨，甚至連盧經理也沒有什麼責任。

他們把一切事情抖開，似乎什麼秘密也沒有。

馬獅龍當然明白，不過總有一天，這件事的眞相一定要重新抖開，希望其中不要牽涉犯罪！

許多德也站了起來。

他要親自送客。

馬獅龍伸出手來，與他握着。

幸好這一握，他發現了一個秘密……

許多德辦公桌上，竟放有一張照片，而相中人竟是那天晚上從車尾箱跳出來的蠔面女郎！

怪不得她不願透露自己的姓氏，莎莉！

原來是許莎莉！

馬獅龍遲疑了一下，許多德立時發覺，他也望着桌上的照片，笑說：「那是我剛從外國回來的女兒！」

許莎莉，的確是許多德的女兒。

許多德似乎並不知道他女兒的行踪，更不知道她曾與馬獅龍有過接觸。

那麼，許莎莉在這件事中，又扮演什麼角式？

這件事，一直縈繞在他腦海之內。

這次的收穫可算不多，也不算少。

損失最大的，是以爲可以指責到許多德或者他的手下，如今反而給他們一個很好的辯白機會，而且讓他們推得一乾二淨！

那算是一次失敗。

＊　＊　＊

馬獅龍並沒有回自己的辦公室。

他一直驅車至白氏公司，他略看過貨單，便已記得白氏公司的地址。

白氏公司並不是在旺盛的中區，而是在東區。

馬獅龍泊好車子，向着那商業大厦走去。

這間商業大厦與許多德的許氏企業大樓比較，自然是有天淵之別。

白氏公司在大厦的三樓。

三樓內共有八間寫字樓，每間大約三百呎左右。

白氏公司却在並不當眼的一角。

馬獅龍推開了門。

裏面只有三個職員——一個男的、兩個女的，而其中一個女的，竟是一個碧眼金髮女郎。

那男的問：「找誰？」

「白先生。」

那人道：「白先生因事出外……先生找他做什麼？可否留下一個口訊？」

馬獅龍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因爲他對這位白氏公司的老闆白先生，並沒有什麼資料。

「他去了那裏？」

「先生貴姓？」那男人並沒有直接回答他，當然，他也要提防白撞。

「我姓馬……」

「馬先生與我們公司有生意來往？」

「有的，我們是做工業原料的！」

「你有沒有卡片？」

馬獅龍並不想暴露身份，便說：「本來有的，但今天用完了！對了，白老闆有沒有說過，最近的一批……」

「他正是去了貨倉……」

那金髮女郎用英語止住了他的話，並說：「白朗說過不要向陌生人……」

那男的反駁，說：「他並不是陌生人！」他不理會金髮女郎，改口用本地話說：「貨倉是在新界，也許他要一整天才……」

「地址呢？」

那男人遞上一張名片。

上面寫着「白朗　工業原料進出口」

下面是寫字樓的地址和貨倉地址。

馬獅龍說：「多謝你，我會去找他！」

他離開了白氏公司，但在電梯口仍然聽見寫字樓那個金髮女郎罵那男職員。

另一個女職員說：「你何必太多事，她才是眞正的老闆！」

那男人道：「我一直幫着白朗！」

「那又有什麼用？你只是一個職員！」

電梯來了，馬獅龍入了電梯，再聽不到他們三人之間的爭吵。

車子一直向着新界的貨倉駛去。

忽然，馬獅龍覺得有點肚餓，看看手錶，才知已是下午三時多了，他找了一個地方吃午餐。

那是一間並不太旺的餐廳。

馬獅龍其實一直都在注意着，究竟有沒有人跟踪自己，可是直到現在

，並沒有人跟踪。

他倒希望有，因爲若有人跟踪，一定會暴露更多的線索，他吃過飯，再向郊區進發。

那貨倉的地區十分偏僻。

馬獅龍要問了三個油站的人，才找到那貨倉的地址。貨倉是那種古老的，一邊是露天的，另一邊却是一個相當大的鐵皮貨倉。

看來並不是用來儲藏什麼名貴東西。

天氣有點熱，外面並沒有人。

馬獅龍並沒有把車子駛進貨倉的地段，他只把汽車泊在遠處的一棵樹下。

他來到貨倉門口。

那只是一道象徵式的鐵閘，也沒有上鎖。

馬獅龍叫了幾聲，並沒有人回應，他便閃身入了貨倉的地段之內。

這露天貨倉的兩旁，都擺滿了巨大的貨物，好像是一些鋼鐵，又像是一些機械，雖是露天，却用上好的油布蓋着，下面又有木柱墊高，貨物保存得很好。

那時已是近黃昏。

陽光刺眼，馬獅龍向着那間貨櫃似的屋子走去，那應該是一間辦公室。

冷氣正開着。

馬獅龍推開門，只見裏面有兩張辦公桌，但是並沒有人在內，不過裏面涼氣陣陣，證明不久之前仍有人在。

他再叫了兩聲。

枱底下似乎有些異樣。

馬獅龍走近一看。

是一個人，一個被人用强力膠布裹着的人！他想出聲，却只能稍動。

那人一見馬獅龍，臉露驚惶之色，不過看清楚後，又露出哀求的神色。

馬獅龍撕開了他口部的膠布。

這人已是接近六十歲，喘息說：

「快去……快去……」

他已向另一邊貨倉奔去。

馬獅龍隨着。

他一直奔向那邊的鐵皮屋。

鐵皮屋極大，他推開了一度鐵門，叫道：「白先生，白先生！」

沒有人回應，只有回音。

馬獅龍立即奔入。

鐵皮屋之內，三個角落都擺滿了貨物，只有近門處空了一個大位置，看來是預備接收貨物。

那貨倉管理員走入了貨物堆內。

那些貨物都排得十分整齊，全是一個一個的大木箱，最吸引馬獅龍注意的，是右手邊四個大木箱。

只見四個大木箱佔據了貨倉一角，便知道這些木箱之大。

其中一個有被撬開的痕跡。

那管理員已走近那大木箱叫道：

「白先生，白先生！」他的語音充滿驚惶。

馬獅龍走近。

只見木箱之內，躺着一個人。

那人身材瘦削，仆在地上。

驟眼看來，這人的外型倒有點像馬獅龍。

貨倉管理人扶起地上的人，忽叫道：「白先生，白先生，你醒過來！」

但白先生並不能再醒過來。

因爲他已死了——身體已呈冰冷，至少死了三個鐘頭以上！

那管理人放下屍體，發抖地道：

「那些人……那些人……」

「什麼人？」

「他們殺死了白先生的！」

「究竟是什麼人？」

那管理人忽然清醒起來，道：「你是什麼人？」

馬獅龍說：「我來找白朗先生！」

那管理人不再說話，跑向門邊。

馬獅龍問：「你做什麼？」

「發生了命案，還做什麼？當然是報警！」

馬獅龍說：「好，你打電話，我在這裏看守着！」

白朗先生全身並無傷痕，但屍體已冰冷，馬獅龍眞有點後悔，假若自己不浪費那個吃飯的一小時，直接來這貨倉，相信一定可以看到行兇的人。

他再看看木箱之內。

木箱之內有一把大風扇，風扇共有四片扇葉，扇葉有一個人這麼高。

這麼大的風扇，有什麼地方用得着？

看着扇葉的變向，似乎並不是一把風扇，而是一把抽氣扇，什麼地方可用得着？

普通地方一定用不着。

可能是一間巨大的工廠，四把齊開，這工廠實在大，而且是極需要空氣流通的工廠。

什麼工廠？

那管理人已回來，喘氣說：「先生，請你往辦事處，警察局吩咐，所有人都不准離去！」

馬獅龍也知道，自己既然不幸在這個時間來到，自然不能離開。

不過白朗死了，這個十八噸二氯乙烷的接頭人死了，那表示什麼？

警方可能查到更多的資料，這比自己去查輕鬆得多，因此他與管理人同回到那貨櫃寫字間。

「究竟是什麼人綁起你的？」

「看來是一羣生意人，穿着整齊，一共是四個人，坐一輛大房車來的！」

「有沒有看到車牌？」

「沒有……他們一下了車，便入來這辦公室，他們一言不發，便用膠布裹了我！」

「他們的行動怎樣？」

「十分熟練，而且手快！」

「那時白朗先生呢？」

「他在貨倉之內！」

「爲什麼你不陪他？」

「我本想陪他，但他說要自己檢查清楚近來所到的貨物！」

「什麼貨物？」

「我只是管倉的，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貨物，每一個箱只有一個英文密碼，或者是數字密碼！」

「可以給我看看那些倉單嗎？」

那人遲疑着。

馬獅龍明白，那是他的責任。

這時，有警號傳來，一輛電單車停在外面。

一個警員下來，問：「發生什麼事？」

「有人死了！」

「死者呢？」

「在鐵皮貨倉……」

那警員在通話器說了一會，又對二人說：「重案組的人快來了，我先登記你們二人的資料。」

過了一會，已有一組便裝警員到達。

再過一會，又有另外一組軍裝便裝警員齊到。

本是冷清清的貨倉，立時熱鬧起來。

一連串同樣的問話，使馬獅龍不耐煩起來。

「馬獅龍？」

「是你？你辦這案？」

那人點點了頭，他正是重案組的主管黃總探長。

「黃腫……」

兩人相視而笑，因爲黃總的諧音是黃腫，因此相熟的人也都這樣稱呼他。

黃總探長也沒有介意的。

「你怎麼會來這裏？」

「說來話長！」

「好，我看過情形才和你談！」

「黃腫，可以讓我一起去，好好了解一下嗎？」

「有了你這位現代俠客，當然是無任歡迎！」

兩人一起往貨倉現場。

四周已佈滿了警方的工作人員，有檢查的、有拍照的、有驗屍的，近年來，警方的效率也實在提高了不少。

白朗的屍體仍然放在那裏。

黃總探長向驗屍的醫官說：「驗到致命的原因了嗎？」

醫官說：「是中毒！」

「什麼毒？」

「吸入毒氣……」他頓了一頓，再解釋說：「他表面完全沒有傷痕，也沒有針孔，而臉部皮膚呈紅色，表面看來，他是中煤氣毒，不過現場並沒有煤氣，那麼，他可能是中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這裏根本就沒有製造一氧化碳的可能！」

「表面的致命原因是如此，明天剖屍之後，我們再有詳細的報告！」

黃總探長又詢問了其他一些問題，然後說：「沒有什麼了，可以把屍體運往殮房！」

馬獅龍也小心觀察，附近根本沒有煤氣喉的存在，也沒有可能產生一氧化碳的可能。

黃總探長說：「我們還是問問那管理員！」

那管理員正呆若木鷄的坐着，露出一副十分疲倦的神態，看來他也是被問了太多同樣的問題。

黃總探長說：「把今天發生的事情再說一遍！」

管理員嘆了口氣，說：「我差不多說了十遍了！」

「多一遍也沒有問題吧？」

「今天下午，白朗先生來了，他要親自到貨倉看貨，我當然沒有異議，本來我是應該陪他前往的，不過他是我們的熟客，因此……」

「因此你留在管理處？」

管理員點了點頭，說：「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嘛，忽然，大約是白朗先生離開我之後的二十分鐘，又有人敲門，我一抬頭，已見三個人站在那裏！」

「認識的嗎？」

「不，全是洋人！」

「什麼打扮？」

「穿西服的，十分斯文，那知其中一人向我笑笑，便走上前來，一手把我按着，那人手力極大，我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他們完全沒有說話？」

「不，其中一人問過『白先生在那裡』這句話！」

「英文？」

「是的。」

「你怎麼回答？」

「我說在貨倉！然後他們便合力把我用那些强力膠布貼着我的嘴巴及手脚！」

「然後呢？」

「他們離開這裏，我被貼着，動彈不得，甚至發出聲音也極其微弱，直到馬先生來！」

黃總探長想了一想，說：「你可以把貨倉的存貨名單給我嗎？」

「本來是不可以的，不過既是發生了命案，其他的貨主也不會怪我吧！」

馬獅龍問：「白朗遇害的那貨倉，所有貨物都是他的嗎？」

管理員說：「是的！」

「那四份一空置的地方是預放什麼？」

「白先生說過，三兩天內，有另外一批貨物運來，因此他要小心看看，有沒有足夠的地方！」

馬獅龍突然想到一個問題：「白先生是你們的老主顧，那麼他是怎樣處置這些貨物的？」

「我看他是個轉口商！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派貨櫃車進來，把貨物運走！」

「他是把貨物轉口？」

管理員沒有回答他。

黃總探長說：「那麼，看來那三個人早知白朗在此，看來是熟人了……只把白朗的貨物名單給我就行了！」

他們等了一會，接過了貨單的影印本。

黃總探長到外面與他的手下談了一會，然後回來對那管理員說：「你可以回家休息了，不過這件案十分嚴重，你要隨傳隨到！」

管理員點了點頭。

黃總探長說：「馬獅龍，請你也協助一下！」

「我會盡市民的義務！」

於是，馬獅龍駕着自己的車子，跟着黃總探長，一同回到警察總部。

秘密武器　轉運中東

黃總探長職位雖高，但辦公室却並不太大。

他的辦公桌擺滿了各種檔案，看來坐這個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黃總探長爲馬獅龍叫了一杯咖啡，笑說：「你的故事又怎樣？」

馬獅龍把那個被誤認爲白朗的烏龍故事說了，又再把與許多德周旋的事也述了一遍！

黃總探長聽得津津有味，說：「馬獅龍，你的本領實在不小，可惜仍然敗在那老狐狸手上！」

馬獅龍不得不承認，說：「不過，假若他有什麼犯罪的證據，被我抓在手中，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這個當然，我們事實上也懷疑……」

「懷疑什麼？」

黃總探長說：「我以私人朋友身份對你說，一個突然發跡的人，總有一個動人的神話故事，你相信嗎？」

馬獅龍搖了搖頭。

「我也是如此想法，高利潤的生意，是地產嗎？」

馬獅龍也搖搖頭。

「是炒金嗎？」

「當然不是，你我也明白，除毒品之外，還有什麼？」

「是的，只有毒品！」

「不過，那位企業家却一直沒有與毒品來往！」

「然而，他是怎樣突然那麼富有？」

「天知道！」

黃總探長又問：「白朗的事又如何？」

「那是因爲二氯乙烷！」

「二氯乙烷究竟是什麼？」

「我也想知道，不過，我也有一些頭緒，那是一種工業溶劑！」

黃總探長立刻撥了一個電話：「是，二氯乙烷，我希望知道這東西的最大與最新的用途！」

原來他向化驗組查問。

「好了，我假設這些二氯乙烷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物品，那麼爲什麼白朗不親自向總公司訂貨，而要經過許氏企業？」

「也許這種貨物並不是一般普通公司可以訂到，有時有些東西，有錢也不一定買到，況且，其中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

「殺手是三個人，全是外國人！」

「事情牽涉到外國？」

馬獅龍忽然想起，白氏公司中也有一個金髮女郎，不過，白朗是洋人，公司中有個外藉女郎，也不是什麼問題，可是他心中，仍然似乎抓着些什麼。

這時，電話响了。

黃總探長拿起，專心地聆聽，一會，他放下電話，說：「馬獅龍，那二氯乙烷實在是可怕的東西！」

「與毒品有關？」

黃總探長搖了搖頭。

「與電腦產品有關？」

他又再搖頭。

「是國防機密的東西？」馬獅龍故意誇大其詞。

黃總探長却一本正經地說：「是的，與國防機密有關——是可以用來製造武器！」

「飛機大炮？」

「不，是化學武器。」

「什麼？」

「化學武器——包括毒瓦斯、神經瓦斯、各類病毒，甚至細菌！」

馬獅龍也有點吃驚，原來這種工業溶劑，竟有這種工業用途！

黃總探長突然說道：「我們忘了，軍火交易與毒品交易，兩者都是最賺錢的生意！」

「怪不得有些人發達得那麼快！」

「不過軍火交易並不是一個人，或者是一個幫會可以做的交易，那是要牽涉到國家的！」

「世界上總有些人有辦法！」

「化學武器是被禁用的！」

「國際公約是這樣說，不過，事實上有很多戰場也用過，幾十年前的韓戰、越戰，甚至最近的中東戰爭，化學武器也差不多是公然使用！」

「化學武器容易製造嗎？」

「最低限度，比製造核子武器容易得多！但在摧敵效能方面，並不遜色！」

兩人沉默了一會，因爲事實上，看來這件事實在牽涉太多、範圍太廣了。

黃總探長說：「我要向上峯請示！」

馬獅龍沒有理會，他有他自己的盤算。

「看來我要放棄這案件！」黃總探長說。

馬獅龍並不詫異，因爲這個城市，實在是個奇妙的地方，有很多事情，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

黃總探長有些失望，說：「老馬，

我並不想你放棄，你會……」

「我說過放棄嗎？」

黃總探長說：「在可能的範圍下，我會全力支持你！」

「謝謝！」

他離開了黃總探長後，腹如雷鳴，因爲那時已接近午夜，是吃宵夜的時候了。

＊　＊　＊

馬獅龍知道了白朗與化學武器有關之後，要把事情眞相查個水落石出的慾念更爲熾烈。

雖有了黃總探長的暗中協助，事情並沒有想像中的順利，但總比一個人全無支援下好些。

翌日，他收到了黃總探長寄來的驗屍報告，證實了白朗是死於吸入太多一氧化碳所致。

而那份貨倉的貨物名單也分析過，他們發現整組貨物，看來是一間工廠。

近年很多先進的國家，都是把整座工廠賣給落後國家，然後派人前往裝嵌及指導生產。

那組工廠似乎是一間製葯廠的設備，本市並沒有那麼大規模的製葯廠。

馬獅龍想起那四把巨大的抽氣扇。

是的，製葯是需要極純淨的空氣與空氣流動暢通，這是一間製葯工廠的組合，是合理的解釋。

貨物並不是本地的，而是轉口的。

目的地在那裏？這是一個關鍵所在。

白朗已死，他的公司仍會運作嗎？

他打電話往白氏公司，並沒有人接聽，看來白氏公司會因老闆逝世而停業一兩天，但以後呢？

馬獅龍相信，這宗轉口交易很大，就算白氏公司停止營業，仍會有人把這些貨物轉口。

譬如是那幾個錯認馬獅龍的人。

幾日之後，馬獅龍知道白氏公司並沒有停業，因爲那貨倉管理員通知探長，而探長也通知馬獅龍，最後一批貨物也運來了。

馬獅龍立即往查看。

收貨的是白氏公司那兩個職員，這點有些令馬獅龍感到意外，因爲這兩個職員是中國人，照理白朗是外國人，那個外國職員的權力應該大些。

馬獅龍一直沒有露面，只暗中監視。

貨物收了不久，四輛大貨櫃車便再去收貨，看來他們是趕着赴運。

整個工廠組合，足足載滿了四輛貨櫃車，而且工作了一整天才完成，而馬獅龍一直在貨倉對開的大樹上，用望遠鏡監視着。

貨櫃車離開貨倉，便往貨櫃站。

馬獅龍一看他們排隊的碼頭，便立即從船公司打聽到，兩日之內，便有一艘貨櫃船開行，目的地是中東。

中東？

這個戰爭之地，要一套這樣的工廠組合做甚麼？

很多事都不能用常理推測的。

眼看着所有貨櫃已運送上船，經過查問後，翌日下午便要開行。

可是在這期間，並沒有人露面，連馬獅龍最希望見到的那幾個曾經認錯馬獅龍爲白朗的人，也完全沒有出現。

馬獅龍有些茫然。

他只好把事情向黃總探長報告，黃總探長也覺得，一時之間，他們再無從插手調查下去。

看來這只是一宗正常的轉口貿易。

不過在馬獅龍的心中，却預感到這宗交易之中，包含了很大的罪惡，可惜的是，那只是他的直覺。

直覺不能算是甚麼。

那天下午，黃總探長又來了一個電話，並且說要立即帶他去見一個人。

馬獅龍想追問也來不及。

一輛車子很快便停在馬獅龍的家門口，那個司機只說是黃總探長派他來，便不再說話。

車子入了市區，一直駛到一間大使館的後門，然後有人迎他入內。

馬獅龍心下並不高興，爲甚麼要他從後門進入？

不過，當他見到這位猶太人加德廸之後，他才明白其中的原因。

「我是美國特別情報組的遠東區負責人。」加德廸十分客氣地自我介紹道。

「是聯邦刑警？」

他搖了搖頭。

「是中央情報局？」

「有些接近！」

馬獅龍並不十分明白他的身份。

「馬先生，時間有限，」加德廸看着馬獅龍詫異的表情，續說：「黃探長早已把你過去的工作情況告訴了我，我也知道了上次毒販們利用金縷衣運毒的故事，幸好那批毒品在這裏被發現，否則不知多少青少年會受到戕害！」

馬獅龍也有點不耐煩，說：「我只想知道，你找我是爲了甚麼？」

「另一件陰謀！」

「甚麼陰謀？」

「國際陰謀！」

馬獅龍感到有些興趣。

「時間實在有限，馬先生，我們已知道有人從西德或其他歐洲國家，購入了一套製造化學武器的工廠設備，而且利用本地作爲轉口，運往中東！」

「與白氏公司的白朗之死有關？」

「正是，他是負責轉口的！」

「而今他死了。」

「是的，但地球不會因爲一個人死

了而停止轉動！」

「我明白，事情還要繼續！」

「我正想找你調查這件事！」

「我？爲甚麼找我？」

「第一，你較爲清楚這件事其間的來龍去脈；第二，這件事關乎地球上每一個人……」

「你太誇張了。」

「事實是如此，並沒有誇張，假若化學武器落在那些人的手上，整個世界便不堪設想！」

「那些人？你指的是那些人？」

「我們的目的便是指證那些人。事實上，我們早已知道是甚麼人，不過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

「聽說你們的人造情報衞星，仔細得可以拍到一個人在地面上看報紙的內容！」

「是的，假若在地下又如何？」

馬獅龍一時啞口無言。

加德廸又說：「科技發達雖然可以幫助人類，但最重要的還是人類本身。馬先生，我只希望你能隨船出發，一直跟蹤這套工廠設備，直到有人接收這套設備爲止。」

「搜集證據？」

「不只如此，假若有必需，你可以全權決定！」

「包括毀滅一切？」

加德廸點了點頭。

馬獅龍想了一下，覺得這件事既緊張又刺激，不過更是危險。接觸的「那些人」，並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一批沒有人性的野心家，那實在恐怖。

加德廸當然明白馬獅龍的心意，他說：「不過，我們給你的幫助很小。」

「有甚麼幫助？」

「我們不能僱用你，因爲我們害怕……」

「害怕一旦事敗，影響你們？」

「影響我們形象並不打緊，最重要的是國際關係，而且給其他人一個開戰的藉口。」

「那麼你們提供……」

「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假護照、一些先進的小型武器，以便協助你的工作。」

「其他呢？」

「沒有了，一切要看你自己。」

「假若我不願意……」

「不會的，我相信你不會，不過我們都是文明人，我們都有一份正義、一個理想……」

「不要向我說這些廢話！」

加德廸沉默下來。

馬獅龍說：「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這件事我要全權負責，不許你們插手，而且，將來無論事成事敗，你也要安排我回來。」

「這事容易辦。好了，你立即去吧，汽車已在門口等你，快點！」

加德廸似乎不願節外生枝。

馬獅龍被他半推半擁地出了辦公室，上了車子。

司機二話沒說，便向碼頭方面駛去。

座位上有一條闊身的皮腰帶。

「那是你的，先生！」司機說。

馬獅龍把那腰帶的拉鍊拉開，首先是兩本護照——一本是往中東用的，另一本是美國護照。

竟然有他的近照。

看來，自己只是一隻螳螂，而他們早已是一隻黃雀。

另外有一柄薄刀。

那薄刀看來像一柄野外求生刀似的，是最多用途那一種，但刀柄處有一個電鈕。

他試按一下。

那刀竟然動起來，就像一把電鋸。

另外還有一片泥。

馬獅龍心中一凜——這是塑膠炸藥，最新的爆炸品，近日被炸的飛機，全部也是這種炸藥所爲，這種炸藥爆炸力既强，而且容易收藏，可塑性也高，不易被人發現。

然後有一排珍珠。

每一粒珍珠上面都有簡單的說明——煙霧、毒氣……

這一排珍珠根本是一些炸彈。

另外還有一張卡片似的東西，小心一看，才知是一個收發報機，既有一個小型耳塞，也有一個小型的對話器。

看來，這套東西價值不菲，而且是最尖端科技的產品，却不知是否實用。

車子已停了下來。

但却並不是停在碼頭，而是在三百碼之外。

司機說：「這件衣服給你。」

馬獅龍接過，那是一件貼身內衣。

「防彈用的！」

馬獅龍立時把它穿上，那並不是一件傳統的避彈衣，而是一件緊身的運動衣似的。

司機又說：「假如你不介意的話，這套外衣也是十分有用的！」

馬獅龍接過，那是一套晚禮服，遂道：「又不是參加舞會，要晚禮服做甚麼？」

司機說：「你穿上才說。」

馬獅龍見既然要穿上自己的衣服，倒不如也試穿他這一套。

這衣服的質地十分輕暖，並沒有一般禮服的硬挺與臃腫，而且出乎意料的舒適。

「請翻起衣領！」

馬獅龍把衣領翻起，立時，這件晚禮服便變成了一套夜行衣似的。

「你小心看着，可能還有其他花樣！」

馬獅龍再弄一下襟前，衣服又可從單襟變爲雙襟，看來這套衣服，似

乎是全天候的，甚麼時候也可以穿。

「沒有時間了！」司機說。

馬獅龍從汽車下來時，天色已黑，附近並沒有甚麼行人，馬獅龍立刻走到那艘貨船。

貨船上並沒有工人。

貨櫃已經安排妥當。

馬獅龍上了船上，一直往有燈光的船艙去，那裏只有幾個機械工人，他們似乎在做最後的準備工作。

一會，有人聲傳來。

馬獅龍立時躲起來，但躲到那裏最好？

他索性躲到厨房，因爲那裏既溫暖，而且又有東西吃，他躲在一處儲乾貨的地方。

他好好地睡了一會。

當他醒來的時候，船似乎已在海上了。

＊　＊　＊

馬獅龍費了差不多三個小時，才走完全船，熟悉了船上的環境。

幸好這只是一條小貨櫃船，否則一天也走不完。

船已開到了大海，風平浪靜，十分穩定地航行着，那時已接近午夜，馬獅龍決定往甲板上，看看那些貨櫃。

甲板上推滿了三層高的貨櫃。

一排一排的，在夜空下，彷彿是一疊疊的大棺材！

那套化學武器工廠設備一定是在這堆貨櫃之中，問題是在那一個。

照常理推測，這些都是貴重貨物，應該放在較爲隱蔽安全的地方。

雖然，貨櫃都是十分堅固，而且並不怕日曬雨淋，不過人們的心理，都是把最重要的東西，放在最近管理人的艙口處。

馬獅龍走近艙口。

那些船員已入睡。

他看了一會，貨櫃外面並沒有甚麼說明，只有一些數目字，那是一些密碼，根本就無法知悉裏面是甚麼東西。

弄開貨櫃門，那並不是易事，就算弄開了，再把它合上也更不是易事，而且一定會驚動到船員。

馬獅龍一時之間，無法着手，也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時，他發現了一個人影。

那人是向船頭走去。

馬獅龍立即貼着貨櫃的陰影跟着，那人一直走向船頭，看他並不像個船員。

直到船頭最前的一個貨櫃。

他竟拉開了櫃門，閃身入內。

奇怪，這貨櫃竟住了人？

沒有理由，貨櫃內那會住人的？偷渡？

這些年來，外地的人千方百計偷渡來本市，也有更多的本地人偷渡往外地，這實在是諷刺！

馬獅龍走近那貨櫃。裏面不知有多少人。

他不敢立刻採取任何行動，他等待着。

他一直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

裏面並沒有異樣。

看來，裏面並不會有太多的人，否則在一個鐘頭之內，不會沒有一些聲響。

不過也有一個可能，就是裏面根本裝置了極好的隔音設備也說不定。

馬獅龍決定一試。

他小心地開了貨櫃門，那門應聲而開。

裏面是黑沉沉一片，馬獅龍閃身入去，像貓似的蜷伏在一角。

他又等了一會。

沒有任何反應，而他已習慣了黑暗。

其實這裏並不太黑，因遠處還有微弱的燈光。

先看清楚貨櫃的情形。

這是個標準的貨櫃，長四十呎，中間固定的安裝了八座看似機器的東西，每座機器都用木板圍着。

機器與機器之間，可以足夠讓一個人走過，甚至兩個人也勉强可以在其間走動。

馬獅龍再等一會，並沒有覺得呼吸上有困難，看來，這貨櫃內有充足的空氣流通設備。

他按動腰帶，把那求生刀拿在手裏。

他慢慢的移動着，向貨櫃的另一端移動……

過了一座機器，再過一座。

他停了下來。

仍然沒有甚麼反應，他也聽不到甚麼聲音，除了自己的心跳聲。

他再向另一座機器移過去。

他向後一看，已過了五座機器，換句話說，已來到貨櫃的中央，仍然沒有甚麼發現。

那人呢？

難道自己看錯了？還是他有飛天遁地的本領？

沒有可能的。

他再向前行。

一直差不多來到貨櫃的盡頭——還有一座機器。

就在這時，他只感到一陣寒氣——金屬的寒氣從上而下，向他襲來。

馬獅龍連仰頭的機會也沒有。

他斜身閃過。

眼前是一陣白匕的閃耀，刺目眩人。

白匕並沒有停下來，一連刺出十刀，馬獅龍並沒有招架的機會。

他向橫滾動。

突然，一聲金屬的碰撞聲，連同一陣火花——兩刀相碰！

兩人同時彈開。

馬獅龍貼牆站起，手中握刀。

這時，他才看清楚面前的人。

他身材並不高大，纖細而高挑，但每發一刀的勁力，實在與他的身形並不相配。

刀又再刺出。

馬獅龍不想再處於被動的地位。

他閃開來勢，卻是一連五刀使出。

那人退後，一連踢出五腳！

這的確是藝高人膽大的打法。

刀刺出，他便向着對方手腕最爲脆弱的地方踢去。

這人看來經過嚴格武術的訓練，並不是亂打亂踢。

馬獅龍無法接近他的身邊。

高手過招，機會稍縱即逝！

這時，又再輪到他主動。

馬獅龍也實在顧忌他的刀，在無法刺他之際，只好猛向後退，來個誘敵之計。

那人得勢並不饒人。

那人一直迫到馬獅龍至貨櫃的另一端。

他已退無可退。

那人一刀直刺向馬獅龍的胸膛。

他只有向左閃避。

但對方的刀實在快而狠。

馬獅龍只能避開大部份的來勢，右邊胸前仍然中了對方一的刀。

裂帛的聲音。

馬獅龍只感到胸前一涼。

衣服被劃破了，卻並不感到痛楚。

他呆了一下，那人也呆了一下。

這刀子應該是極其鋒利的，爲何裂了衣服卻傷不到對方的身體？這實在難以明白。

馬獅龍本也詫異，但隨即想起——那件是避彈衣！

趁着這個機會，馬獅龍的求生刀遞出，反刺對方的胸膛！

這一刀出手快，那人的反應稍慢了半拍。

他已肩頭中刀。

那人「哼」了一聲，聲音尖銳。

受傷不單沒有使那人退縮，反而使他更爲瘋狂的刺出手中白匕。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無法抵擋他的來勢，唯有一直地退後。

來勢越來越厲害。

馬獅龍並不知道身已臨近貨櫃盡頭，是故仍然退後。

他這一退，力度極大。

竟然撞向了貨櫃的盡頭。

既是撞着盡頭，身體應該是被緊壓着的，可是……

他只感到背後一鬆。

他實在無法控制，身體向下墮去。

原來這貨櫃的盡頭是一度門。

那門本是緊扣的，但經不起馬獅龍的撞擊而被撞開了，他人已跌入了另一個地方。

這地方看來像一個房間、一個睡房。

那人並不讓馬獅龍多看一眼，隨即撲入。

白匕猶如附骨的蛆，猛向馬獅龍刺去。

那人似乎已知道，向他身體有衣服的地方刺去是沒有用的，因此這一刀，是向着他面部！

是向着馬獅龍的鼻子！

馬獅龍感到一陣涼意。

他刀未到，肩上的血已濺到，射在他嘴唇上。

馬獅龍知道，自己再無倖免之理。

這一刀，便要切去他的鼻子！

可是就在這一刹，那門再度彈開，一個身影閃入，喝道：「住手！」

還差半點，便要割去馬獅龍的鼻！

幸好那刀子及時硬生生的停住。

馬獅龍連忙推開了他，站了起來。

後面站着另一個人，也是幪面，他手中有一柄槍——一柄極爲小型的槍，不過，從槍口的直徑看來，發出的子彈並不小。

假若在近距離發射，一槍足以打碎一個人的頭顱！

那持刀的人也知道厲害。

他緩緩的站了起來。

馬獅龍也站了起來。

這時他才看得清楚，這小小的臥室，有足夠的設施——一張床、一個櫃，還有一張寫字枱。

中間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奇怪！爲甚麼貨櫃箱的中間，竟有這樣的設施？

另外的那人槍口仍指着對方，然後慢慢的向牆邊移去，按動一片電鈕。

小小的房間，立時亮了起來。

馬獅龍看得清楚。

「拉開面巾！」持槍的人說。

那人似乎十分倔强，並不應命。

持槍的人，慢慢移近，用槍口撩開那人的面巾！

面巾移開，竟是一頭金髮。

一個金髮女郎！

這女郎十分面善，馬獅龍想了一會，才想起她是白朗公司的一個外藉職員！

想不到這個金髮女郎竟有如此身手，自己的鼻子幾乎被她一刀切去了！

「放下刀！」

因爲槍口是向着她的太陽穴，任她如何倔强，也不能不應命。

那人從腰間拿出了一個手扣，把那女郎的雙手扣在床緣上。

那女郎臉上怒意熾烈，但卻無可奈何。

馬獅龍拾起那柄白匕首。

那人示意他出去。

馬獅龍隨着他，從小門回到裝機器的貨櫃內，輕聲道：「多謝你救我一



馬獅龍與許莎莉正被中東水手圍攻

命！」

那人並沒有回答。

「請問閣下是……」

那人仍然不答。

忽然，他也把幪面巾拉下。

一時之間，因爲貨櫃內燈光實在太暗，他看不清楚對方的面貌。

但是他看得清楚，是一頭長長的秀髮。

一個女人。

另一個女人！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人回頭一笑。

嫵媚的笑容，令他心弦震動。

天呀，她竟是莎莉！

許莎莉，許多德的女兒許莎莉！

這件事根本與許莎莉風馬牛不相干，爲甚麼她竟會在這時候出現？

看着馬獅龍的表情，許莎莉又再嫣然一笑。

「你爲甚麼會……」

「我不是早已跟你說過，我們一定會再碰頭的！」

馬獅龍記得她說過這一句話，說：「是的，山水有相逢。」

許莎莉說：「你放了我一次，我也報答了你一次，我們互不相欠了。」

馬獅龍摸摸自己的鼻子，說：「實在太多謝你，假若你出現遲半秒，我的鼻子也不見了。」

許莎莉說：「不會的，馬先生吉人天相，幾十支機槍，甚至反坦克砲指着你，你也死不了，你怎會被一柄小刀而嚇倒？」

看來許莎莉很清楚馬獅龍的底細。

馬獅龍說：「爲甚麼你也會在船上？」

「你呢？」

馬獅龍想了一想，才說：「我的身份特殊！」

「我的身份也特殊……」

「讓我猜一猜吧？」

許莎莉點了點頭。

馬獅龍說：「手槍、手扣，你當然不是普通警察，而是特警！」

「這稱呼實在太空泛！」

「是的，FBI？KBG？」

許莎莉聽了，微笑地說：「美國只有FBI嗎？而你看我像爲北極熊辦事的人嗎？」

馬獅龍說：「這個謎底，一定要由你自己拆開！」

「我爲情報局辦事，但並不是FBI，我直接向中央情報局負責一切！」

馬獅龍開始有點明白。

「爲甚麼……」

「爲甚麼以我一個中國女人的身份，竟會爲美國人辦事？爲甚麼我有一個顯赫的父親，而要做這種工作？」

這些問題，正是馬獅龍心中所想。

許莎莉故意頓了下來，想馬獅龍心中疑惑。

半晌，她才說：「我在美國留學，可是，我不知道選擇那一門學問才好，財經？我父親已有足夠的財寶，不用我再去賺錢！」

「電腦？」

「有足夠的金錢，自然可以僱用各式各樣的電腦人材爲我們工作。」

「金錢萬能，你甚麼也不用學了。」

「不，世間上有一種學問，只有人才能做到！」

「甚麼學問？」

許莎莉故意不立即回答。

「你猜不到？」

「只有人才能做的？」

「是的，只有一種——犯罪！」

馬獅龍恍然大悟，是的，天下間只有人才懂得犯罪，而且懂得犯五花八門的罪。

「因此，我選擇了犯罪學。」

他們談了一會有關犯罪的問題。

馬獅龍說：「莎莉，你來的任務是……」

「你先說。」

馬獅龍便把自己懷疑的事說了一遍。

許莎莉說：「你得到的資料，與我們所得到的差不多，不過，我們所得的卻在另一邊——我們的情報衛星，拍到了狂人國家中的沙漠地帶，建了一間化工武器工廠。」

「這些報紙也有提過！」

「不過，那狂人卻極力否認！」

「但你們有衛星圖片。」

「那是不足夠的，狂人說那是一間藥廠，其實藥廠與化工武器工廠，只相差一線。」

「你們可以再炸一次。」

「可以，但基於很多原因，例如最近的總統會改選，那狂人可以說大國欺凌小國的話，使美國不能肆無忌彈，尤其是試過上一次。」

「甚麼上一次？」

「上一次突襲，已使那狂人受挫，不過那狂人卻詭計多端，安排了一連串謊話，把過去的那些恐怖活動，全推卸在其他國家之中，那使總統尷尬極了。」

「因此，你們要採用另一個方法？」

「是的，我們要深入的搜集證據。」

「深入？」

「深入有兩個意義，第一是搜集他們的確是在製造化學武器的證據，第二是那化學武器工廠，根本是深入地下的，我們一定要入地底，才可以得到那些證據。」

「必要時毀了它？」

許莎莉點了點頭。

馬獅龍說：「那麼，我們的任務是相同的，你是官方的，我卻不是。」

許莎莉說：「那麼我們要好好合作。」

馬獅龍忽然想到另一個問題，那是許莎莉的父親許多德，這件事，有極大的可能與他有關。

可是，他暫時並不想讓莎莉知道。

許莎莉看着馬獅龍的表情，問道：「甚麼事？」

「沒有甚麼，我們會好好合作。」

他們沉默了一會。

許莎莉問：「你似乎見過裏面的金髮女郎？」

「是的，她是白氏公司，即那轉口商的職員，看來她的身份並不簡單，她竟然是押運這批工廠設備的人！」

「她的勢力也大，竟然可以在貨櫃之內，裝有這種設備。」

「本來這種設施用來掩飾她的身份，是天衣無縫的，想不到卻遇到我們兩個。」

「你想怎樣處置她？」許莎莉問。

「只有兩個辦法。」

「說來聽聽！」

「第一是收買她，第二是殺死她。」

「收買她並不易。」

「殺死她卻並不太難。」馬獅龍說：「看來我們不能太死板，兩個方法互相交換來用，我看效果會更佳。」

「好，我們再去問她一下。」

兩人推門而進。

那金髮女郎躺在那狹小的床上。手仍被手扣扣着。

她似乎是睡着了。

馬獅龍卻立時發覺不對勁！他上前輕觸她的額角。

冰凉的額角。

「怎麼了？」

「死了！」

「甚麼？死了？」

馬獅龍點了點頭，再慢慢的呼吸，說：「死了！」

許莎莉嘆了一口氣。

「想不到她竟然不能面對失敗。」

馬獅龍說：「這女郎的死，表明了這個組織的可怕。」

許莎莉沉默着。

「你聽過中國古代有些死士嗎？」

「死士？」

「是以身報主的人，他們做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一失敗便只有死亡。」

「當今的社會，也有這種事？」

「事實擺在眼前。」

「怎樣處置她？」

「唯一的辦法，是拋下海去。」

許莎莉也知道這是唯一的辦法，留着這個屍體也沒有用，只會發臭而引起不必要的痲煩。

這時，應該天還沒有亮。

兩人合力把屍體拖出了貨櫃。

貨櫃極近船邊，抱起她放在舷邊，放了手，馬獅龍暗暗爲她祝福了一句。

兩人看着大海。

風平浪靜的大海，船是緩緩的駛着。

太陽已隱隱的在東方露臉。

他們不敢再逗留，因害怕被船員發現。

許莎莉帶馬獅龍往那些救生艇處，指示出她藏身之所，馬獅龍也選擇了另一隻，躲身進去。

救生艇是相當寬敞的，馬獅龍要好好睡一覺，下一步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這金髮女郎在船上，還有同黨嗎？

* * *

自從那個金髮女郎死了以後，馬獅龍與許莎莉總是晝伏夜出。

他們一直注意那組貨櫃箱，可是，金髮女郎並無同黨出現。

而這貨船上的船員，似乎是特別照料那組貨櫃，但他們都看得出，船員並非是他們一伙，而是他們受了貨主的委托，接受了特別的津貼，才會如此，他們肯定並非與那組化學武器有關。

轉眼已是過了十多天。

照航行的計算，船應該快要着陸。

那天早上，他們已依稀看到陸地的影子，而海鷗到處飛翔，另一段日子又要開始。

夜裏，馬獅龍與許莎莉商量下一步的行動。

「依我的估計，貨船泊岸之後，一部份貨櫃將會放下，又再換上另一批貨櫃。」

許莎莉問：「那組貨櫃呢？」

「根據我看到的資料，這組貨櫃箱並不是在這地方上岸的，不過，我們還要預備一下。」

「預備甚麼？」

「預備他們突然改道上岸！」

「我們怎樣才好？」

「我想……我們先躲在那金髮女郎的小貨箱臥室內，假若眞有變卦，我們也可以隨着貨箱而去。」

「貨箱會由陸路運走？」

「那不不定……這些貨物與其他的不同，他們一定用盡所有方法掩人耳目，不會直接運到目的地。」

「目的地？你認爲目的地在那裏？」

「我不知道，我只有一個假設，這批化學武器工廠設備是那狂人所訂的，因此這組貨櫃的目的地，便是中非的沙漠地帶。」

「假若不是，那又如何？」

「也許我們會破獲另一個組織，總而言之，這一組化學武器設備，一定有主人的。」

於是，他們決定在這晚躲進了那臥室貨櫃。

他們等了一整天，外面並無動靜。

船泊岸了，只見吊上幾個貨櫃，也放下了幾個貨櫃，而這組化學武器工廠設備，並沒有被動過。

看來他們估計錯誤。

船又再開行。

他們只好出來，日間躲着，晚間出來察看。

船上似乎多了一些生面孔，不過他們並沒有特別理會那組貨櫃，他們也許只是一些新船員。

一直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轉眼又過了八天，船到達另一個港口——杜拜。

看來這批貨櫃應該由這個港口上岸，然後經陸路運往目的地。

這一帶都是狂人的盟國，既安全又順利，因此馬獅龍與許莎莉，決定是夜便躲進那臥室貨櫃。

船將泊岸，船上的氣氛似乎有些緊張。

馬獅龍與許莎莉只見各船員來來去去，十分忙碌。

天空上不時有些飛機經過，那些飛機全是中東國家的，並且都携有導彈。

有時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一陣爆炸聲，看來中東的戰事仍然十分激烈。

這港口十分繁忙，夜間仍未有船前來導航。

船便停在港外。

馬獅龍不想太早便躲進貨櫃之內，因此他與許莎莉換了一般船員的衣服，站在甲板上。

半夜，一切工作已停頓。

他們走近那組貨櫃，看看有沒有大變動。

突然，一聲吆喝响起。

馬獅龍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只見黑暗之處，奔出幾十個水手模樣的人。

他們都是手執彎刀。

那種中東人慣於使用的彎刀，分別劈向他們。

兩人一時之間未能配合，只有各自應戰。

圍攻馬獅龍的共有十人，他們都是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彎刀破空之聲，令人毛骨悚然。

馬獅龍也是以刀對刀。

他用的是求生刀，那刀十分鋒利，他一連刺傷了五人，其餘五人似有怯意。

不過他們手底下仍快，看來他們是想快速的解決了馬獅龍。

而許莎莉那邊，更形兇狠。

八個手持彎刀的人，不斷騰挪閃躍，向許莎莉全身攻去，幸好許莎莉身輕，而且跳躍靈活，往往在刀與刀之間躲過，可是她只有閃避之力，而無還架之功！

馬獅龍知她不能維持太久。

他希望快快打發這五人，以救莎莉。

這時，兩個中東人突然齊向他右邊脅部劈去，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

回刀，只能用刀柄擋去。

這一擋，却擋出這求生刀的另一個用途。

原來刀柄處有一個掣，馬獅龍一向也不知道，這一擋便按動了這個掣，而求生刀竟可以伸縮移動。

馬獅龍反手再按那手掣，本來刀鋒是不會刺到面前那中東人的，但刀鋒突然伸長，便刺入了那人的胸膛。

這突如其來的一變，使他連續刺傷了四人。

而剩下的一人，却退縮下去。

馬獅龍連忙抽身救許莎莉。

許莎莉已經氣喘，躍動也較慢了，那些中東人更加狠狠的用彎刀劈下。

馬師龍出奇不意的一刺。

那一刺本不及他們，可是一按電掣，刀鋒伸長，直插入那人咽喉。

衆人大驚，馬獅龍又再利用這刀的奇妙，連刺三人。

馬獅龍的神勇與他手上求生刀的變化，一時之間，令其他人也有點退縮。

一聲唿哨又起，他們退下，並且把受傷的人也扶下去，不一會，所有人都消失了！

「你沒事吧？」馬獅龍問。

許莎莉說：「沒有什麼。」

這時天色快露曙光。

「看來船隻今日要進港的了！我們還是先躲入那臥室貨櫃之內！」

兩人急忙的進入了臥室貨櫃之內，輪流休息着。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船開始動了。

馬獅龍說：「我們上了港口之後，一定有一大段陸路要走，你忍耐得住？」

「我學的犯罪學並不只是紙上談兵，我們還有十分嚴格的體能訓練！」

又過了一段長的時間，船終於泊岸。

外面傳來一些機械碰撞的聲音，定是吊起那些貨櫃的吊臂發出來的。

不久，他們也感覺到他們身處的貨櫃在移動。

他們都有些緊張。

忽然，外面似有人開啟這臥室的門。

兩人立時躲在門的兩邊。

馬獅龍心想：「假若一旦被發現，一定麻煩極了！」

門終於打開了。

有人閃了進來。

馬獅龍一刀橫出。

那人回首避開，暗淡的燈光下，見一頭金髮！

一頭金髮！那白氏公司的外藉女郎？

他明明親手把她拋下海中作海葬了，爲什麼她竟會在這時候再出現？

他懷疑自己眼花，呆着。

許莎莉也是嚇得不能動彈。

是鬼魂！金髮女郎的鬼魂？

那金髮女郎嫣然一笑……

馬獅龍正要重新適應這情景，但太遲了！

那金髮女郎手中揚起，一陣噴霧迎面而來。

馬獅龍想避，却是避無可避！

他感到一陣極香且甜的氣味充滿整個空間，他已看不清楚面前的一切事物。

那金髮女郎似是若隱若現。

許莎莉的遭遇也是差不多，她看到金髮女郎時更驚異，而吸的噴霧也更多。

他們兩人不及五秒，已是意識模糊，彷彿掉進了一個無底的深淵！

＊　＊　＊

馬獅龍終於醒了。

他只覺得全身酸軟，却不能大力移動，因爲他似乎是被縛着。

事實上，他並沒有被任何繩索縛着，只是手臂上有一支針刺着。

他慢慢睜張開眼睛。

天花板是一片白色，近處是一個樽——一個鹽水樽，而鹽水樽的膠管正連着自己的手臂。

室內並沒有人。

他慢慢伸手，撫摸自己的臉頰。

臉上的鬍鬚足有半寸長，他嚇了一跳，自己究竟昏迷了多久？

假如以鬍鬚的生長速度來計，應該有半個月之久！

半個月，自己靠什麼生存？

當然，他很快便找到了答案，便是那樽鹽水。

他慢慢的坐了起來，開始時有點頭暈，但不一會已習慣了，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他感到無比的暢快。

再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仍然是那一套，連避彈背心仍在，爲什麼這些人那麼大意？

這究竟是一間醫院，還是一間囚室？

許莎莉呢？她在那裏？

忽然，他又想起自己昏迷之前所見的景象——那金髮女郎，是鬼魂再現？

紊亂的思想，使他有點頭痛。

他的身體十分正常，他試試拔掉了鹽水針，慢慢的下床，一時之間，身體並不平衡，幾乎跌倒。

不過，那只是一時的現象，很快便適應了。

沒錯，這房間是間病房。

馬獅龍走進浴室，開了水喉來洗臉。

前面有面鏡子，他看到鏡中人時實在是嚇了一跳——那人雙眼深陷，臉頰、咀唇上下，都滿是鬍子，頭髮是亂七八糟的。

他走出浴室，頭腦更爲清醒。

這間病房並沒有窗，只有一道門。

推門而出，外面出乎意料之外，竟是一個小客廳，廳上居然還有電視。

客廳並沒有出路。

馬獅龍小心聆聽着，並無什麼聲音傳來。

他感到十分困惑，不過既來之，則安之。

他索性先開了電視，坐在沙發上。

電視並沒有畫面出現，只有一些輕音樂。

忽然，螢幕閃動，畫面出現了——

馬獅龍嚇得站了起來！

那金髮女郎！又是那金髮女郎！

「馬先生，你好！」

是一口清脆的英文口音，略帶一些愛爾蘭的口音。

「我沒有死去，多謝你拋我下海，否則我眞的可能死去！」她微笑着。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不明白。

「馬先生，我向你噴的昏迷毒霧十分厲害，一個普通的人只要吸一下，便會昏迷大半天，你們兩個都是非常人——一個是現代俠客，」她語帶諷刺，接着又說：「另一個是犯罪學家，」她當然是指許莎莉，「都是非常人，因此我不知噴了多少下，你們便昏迷了許久，從港口直到這裏！我看那位小姐仍要昏迷多一段時間，因爲她的體質並沒有你這般强壯，不過當她醒來，我自會派人讓你們見面！」

畫面忽然換了另一個景象。

看來是一間實驗室。

那金髮女郎正坐在其中，身穿白袍，就像一個科學家似的。

她慢條斯理地說：「馬先生，你內心有很多問題，我趁這個機會逐一爲你解答，好使你在安息之前，去盡一切疑慮！」

安息之前？

僞作藥廠，掩人耳目

「我的名字是伊莎貝——北愛爾蘭人，我承認我是一個恐怖份子！」她嫣然一笑。

「我到你們的城市，是協助白朗先生把那套機械設備運來，不過因爲你的插手，累了他一條人命，也使我本來是助手，却變成一個眞正的押運者。」

她頓了一頓，又說：「整套機械以及最重要的原料之一——二氯乙烷亦已安全運到。」

「首先我向你解釋一下，我死而復生的理由，你們囚我在臥室之後，我無計可施，唯一的方法是自殺，我有一種特別的自殺藥丸，只要服一粒，我便會全身冰冷，並且停止呼吸！

「那藥丸的功效實在不錯，不過我要冒一個大險，假若我不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碰到水的話，我便會眞正的死去，多謝你們很快便拋我下海！」

原來如此，馬獅龍心想：「早知讓你在船上發臭！」

「我一碰水便醒，而船的速度並不快，我身上有足夠的水裏逃生設備，於是我再上船！」

她的話說來輕鬆，不過那定是要經一番搏鬥——與海浪的搏鬥。

「我沒有再出現，但我一班中東朋友最後仍忍耐不住，要用彎刀劈死你們，可惜……」

原來那羣彎刀水手，都是她的同黨。

「本來我也沒有多大的信心用昏迷毒霧迷倒你們，不過我突然死而復活的出現，一定可以嚇倒你們，只要你們呆一秒，我便穩操勝劵，我的估計並沒有出錯！」

伊莎貝並沒有誇張，假若不是金髮女郎的突然出現，他們兩人定有脫身之法。

一個人死而復活，始終令人驚訝詫異！

「另外一個疑慮就是，那套工廠的設備——你的估計完全正確，那的確是一套化學武器的機械設備，我們從西歐訂來，先運到你們的城市，再轉運到我們的地下工廠！」

地下工廠？

「地下工廠有兩個意義，第一，這是一間以藥廠作爲掩飾的化學武器工廠，美國人可以用人造情報衛星拍到我們的工廠照片，但却沒有拍到眞正的証據！

「另一個意義，我們這間工廠的確是在地下，而今你也是在地下，很深很深的地下！」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爲什麼她要向自己說那麼多？

「這地方根本上是一個地下迷宮，你們根本沒有辦法出去！」

原來她有這麼大的自信。

這時，伊莎貝又嫣然一笑，隨即畫面消失。

馬獅龍等了一會，再沒有畫面出現，他只好關掉電視機。

他摸摸腰間的皮帶。

那套東西仍在，連求生刀也在。

伊莎貝的確有極大的信心，否則連這厲害的利器也繳收。

馬獅龍坐了下來，冷靜地把昏迷後的事情分析。

他已身在這個地下的化學武器工廠，自己已在這班恐怖份子的手中。

他看看房中，四個角都有攝影鏡頭監視。

他入了厠所，厠所也有鏡頭監視。

不過厠所之內，地方較小，馬獅龍利用身體，可以暫時把鏡頭遮着。

他拿出那腰包，撕下一些塑膠炸藥。

他並不是用來炸這地方，而是用來封着那些監視的鏡頭，他先封了厠

所內的一個，再出客廳，封了其餘四個。

然後，他拿出那張卡片型的收發報機。

他發出了一些簡單的訊號，但沒有回音。

他試圖接收一些電台的頻率，也沒有什麼效應。

伊莎貝並沒有說謊，他的確是在一個十分深入的地下，幾乎沒有電波能到達。

這卡片型的收發報機上，有一個小小的液晶體螢光屏，他按了一個掣，是向周圍發出一些電波。

小螢光屏立時出現了一些數據。

馬獅龍一向對這些電子用品極有心得，小心研究了一會，便發現這些數據是表示這室中或附近的情形。

照數據顯示，附近都是一些房間，並有一些長而空洞的地方。

那些是隧道！

伊莎貝果然是據實的說明，這地方的確是一個地下迷宮，否則她也沒有這麼自信，把一切告訴自己！

她的坦白，是爲了什麼？

是一個陰謀！

老實說，自己可以說是她的仇人，爲什麼她會這麼大方，讓自己明白所處的地方？

更直接的說：爲什麼不殺死自己？

馬獅龍想了很久，仍然不明白，他作了很多假設，但沒有一個令自己也信服。

忽然，有人敲門。

馬獅龍收起一切東西，靠在牆邊警戒着。

「進來！」

進來的却是一個護士小姐，她沒有說話，只放下一盤食物，便轉身出去。

看見了食物，馬獅龍幾乎把一切都忘記了。

那些食物全是歐美款式，但沒有吃東西多天的馬獅龍，却覺得那是珍饈百味！

轉眼已把盤中一切東西掃光。

他感到有些渴睡，便上床休息。

一連兩天，他都是這樣，睡醒便吃，吃飽便睡，他追問那護士小姐，但並沒有得到回答。

直至第三天，他醒來後的第三天。

那護士小姐放下食物之後，用極重中東口音的英語說：「請你吃完之後，沿着那門直行，到了第三間房間，你可以見到你想見的人！」

馬獅龍問：「什麼人？」

「你最想見的人。」

是許莎莉嗎？他希望是。

其實，他內心仍渴望見另外一個人——伊莎貝，看看她葫蘆內賣些什麼藥！

他匆匆吃完了東西。

沿着那門，一直出去，這地方似乎有些變動，他前幾天也曾走出來，却看不見這條走廊。

看來這些走廊隧道，是可以變更的，他注意到附近都是一些鐵槽，可能是一些機械門。

他心焦地半跳半跑。

第三間房間。

他推門而入。

許莎莉——眞的，是許莎莉！

她坐在床緣，臉容有點憔悴。

「許莎莉！」

「你……馬獅龍？」

許莎莉的身體有些搖晃，她的健康似乎並未完全恢復。

「怎麼了？」

「我醒了只有一天！」

「看過電視？」

「看過，是伊莎貝的一番話？」

馬獅龍點點頭道：「你好好休息一下再說！」

「你以爲她在弄些什麼玄虛？」

「我不明白，也想不透！」馬獅龍頓了一頓，說：「以你的女性身份來說，你的猜測是……」

「女人的心胸較窄，我以爲伊莎貝是個睚眥必報的人，她幾乎被我們害死，那有理由讓我們生存得那麼快樂！」

「報仇？」

「是的，她要報仇，並且要我們死得痛苦！」

「用什麼方法才可以使我們死得痛苦？」

「天知道！」

他們又談了一些各自昏迷的感覺，然後又再分析伊莎貝的下一步行動。

沒有結果。

結論是，見步行步！

＊　＊　＊

地下室的生活，是沒有時間觀念的。

他們兩人就只能憑食物的供應，來衡量時間的消逝，他們試過向外闖，但却無法找到一處出路。

試過兩三次之後，他們索性安靜下來。

他們只好暫時拋開煩惱，談談兩人過去不同的生活，兩人的出身與背景不同，話題並不缺乏。

終於在吃了六餐之後，換句話說，是許莎莉甦醒之後的第三天，有一個中東士兵的模樣的人，手拿新式的蘇製步槍，押着他們往上去。

平日他們從房間出來，並沒有路可走。

可是，在這個士兵帶領之下，竟然可以走到一處缺口，而缺口之處，便是一座升降機。

升降機載他們上了十樓！

天呀！假若這地方眞是地下，那麼他們所生活的地方，便是地下十層！

地下十層，爲什麼沒有壓力的感覺，而且空氣流通？看來整個地下城的設計，是十分現代化的。

從升降機出來，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一條長走廊，兩邊是整潔的辦公室。

那士兵帶他們兩人進入其中一間房間。

士兵退出，門自動的關上。

馬獅龍撲身上前，門已上鎖。

他知道一切都已在別人控制之下，强頑不得。

這個房間是一個會議室，也是一個演講室，燈光明亮，設備齊全。

有一點仍像地下室的，便是四周並沒有窗戶。

忽然，燈熄了。

他們戒備着。

接着的是一陣機械的聲音。

許莎莉說：「是前面的銀幕！」

前面那塊銀幕緩緩而下，發出輕微的機械聲。

然後，銀幕的另一邊閃出强光，而銀幕上面也出現了畫面。

片頭打出「化學武器」的英文字樣。

伊莎貝又弄些什麼花樣？利用電影向他們灌輸一些化學武器的知識？

接着是映出大自然美麗的景物，包括了旭日朝輝、優美的海灘、青葱的山岩，還有晚霞餘暉……

被困多天，他們看到這些畫面，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來。

一個旁白的聲音响起：「地球本來已是一個戰場，而人生更是一個日夕鬥爭不息的戰地，大自然的生物，相生相尅，而這個成長消失的過程中，保持了環境的平衡！」

這番話既嚴肅又文雅。

「生物爲了保護自己，牠們各出奇謀，而天然的化學武器，便在這樣的情形下誕生了！」

畫面打出：「古老的化學武器！」

電影繼續介紹了一些生物，例如毒蛇，牠們爲了保護自己，生化出一些毒液，用來毒死對方；又介紹一些古怪的蜂類，這些蜂用刺刺人或動物，自己雖死，但毒刺帶有毒液，使傷害牠的動物也不得好死！

接着是人類的出現。

人類保護自己的方法更多，他們更利用一些病毒，來保護畜牲，甚至人類自己。

利用病毒治病，種牛痘便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而其他各類的防疫針，也陸續出現。

上述這些東西，其實也是一種化學武器。

畫面暗了下來，然後又再打出：「現代化學武器」。

畫面出現了一隻老鼠。

這老鼠十分肥大，毛色黑潤，門牙尖利，一看便感覺到，這老鼠好食好住。

接着是另一隻。

然後是另一隻。

最後，整個銀幕也是老鼠。

蠕動的鼠羣令人毛骨悚然，他們數量之多、互相擠迫在一起的情形，使馬獅龍與莎莉也驚叫起來。

而使他們更爲驚叫不已的是——

畫面出現一隻貓，一隻普通的家貓。

突然，一隻老鼠撲向那隻貓。

天呀！那隻老鼠比貓的體積大兩倍以上。

驟眼看去，就像一隻黑狗撲向一隻貓。

而鏡頭拉遠——整個地方的老鼠，體積都像剛才那隻一樣，而貓入鼠羣，變成了一條四處亂竄的可憐虫，活生生的被鼠羣襲擊而死。

假如不是親眼見到，眞是不會相信。

旁白說：「我們便是利用這些特別培養的老鼠，來製造黑死病的病毒，黑死病便是鼠疫！這個方法，可以算是一種半是古老式、半是現代化的化學武器製造方法。」

接着，畫面又出現一隻猴子。

一種極接近人類結構的「靈猿」，這猿猴十分精壯，站立着，遠看根本與人並無差別。

然後是另一個畫面。

仍然是那隻猿猴，不過身體已較爲消瘦。

然後是一連串的鏡頭，都是影着這猿猴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

最後，那猿猴倒下，骨瘦如柴。

旁白一直沒有出聲。

馬獅龍望望許莎莉，黑暗中仍然可以看到對方額上小小的汗珠。

他們心中都知道，畫面要表示一些甚麼。

旁白說：「你們都猜到了？」

又靜默一會。

那本是精壯的猿猴，瘦得已不似猴形，而且體毛脫落，一個慘不忍睹的身體。

「是的，愛滋病！」

馬獅龍與許莎莉都吁了一口氣。

愛滋病！

難道他們竟以猿猴來培養愛滋病病毒？

假若——

兩人不敢再想像下去。

畫面又再出現一大羣猿猴。

可是，他們再看不下去了。

據說下一個世紀，人類最大的敵人便是愛滋病，那時，患愛滋病的人將以倍數增加，未到世紀末，已有一大半人口死於這種病毒之下。

那只是自然發展的估計。

假若把這批猿猴放出，人類的末日並不是下世紀，而是……

燈光亮了起來。

兩人暫時閉上眼睛。

但馬獅龍已然看到，在這講室的一旁，赫然已坐了一個人，那人態度從容。

金光閃閃的秀髮。

金髮的伊莎貝！

她甚麼時候在這室中，兩人全然不知道。

伊莎貝慢慢的向他們前來，笑說：「可怕嗎？」

兩人不知如何回答。

「其實，影片還介紹我們的化學武器工廠，不過，你們既然看不下去，那麼，讓我帶你們實地參觀一下。」

許莎莉站了起來。

伊莎貝稍為退後，仍然以燦爛的笑容望着她，說：「這不是動手的時刻。」

馬獅龍也一手拉着她。

伊莎貝說：「剛才你們看的只是一段紀錄片，而今我要帶你們去看的，是眞實的。」

馬獅龍說：「這是甚麼意思？」

伊莎貝說：「你知我是甚麼人？」

「北愛爾蘭人。」

「對，你們看過我的錄影帶，你以為我來這裏做甚麼？遊戲？」

兩人並沒有回答。

「我是來這裏深造的。」

「深造？」

許莎莉說：「是恐怖份子深造的地方？」

伊莎貝點點頭，說：「你眞聰明，可惜……」

馬獅龍說：「那與我們有甚麼關係？」

「深造並不是白說白話的，我也要交上一些功課，讓評核我的導師有所依據。」

「我們是功課？」

「是的，功課是一個目的，另一個目的是，我幾乎被你們害死了，我當然不會讓你們好好活下去。」

「你想怎樣？」

「我不會立即殺你們，我要讓你們在恐懼中死亡……既可實驗一下我所學的，也報却我與你們之間的仇恨。」

報仇！

這些恐怖份子，都是睚眥必報的。

許莎莉說過，女性心胸較為狹窄，她的猜測並沒有甚麼偏差。

「殺人是一種藝術！」每一個字自美麗的伊莎貝口中說出，實在令人心寒。

「一刀殺死一個人，他只有一刻的痛苦，這痛苦只維持六七十秒，一切便完結，可是，首先讓他知道自己如何死法，讓他幻想一下那種痛苦的驚慄，然後……」

許莎莉實在忍耐不住，她跳了起來。

伊莎貝反應也快，暴退了十步。

她仍然笑說：「這種先摧毀他的神經，然後讓他再受肉體的痛苦，這才是最佳的復仇方法。」

許莎莉又再攻上。

伊莎貝又退，身貼牆壁。

當許莎莉再動的時候，那牆壁突然一翻，伊莎貝已出了這房間。

許莎莉撲上，牆壁已回復了原狀。

馬獅龍說：「不要浪費氣力了，她沒有足夠的把握，不會親自與我們見面。」

外面傳來伊莎貝的聲音：「還是馬先生見多識廣。」

這話更令許莎莉七竅生煙。

「怎麼辦？」

外面又傳來聲音：「有人會先帶你們去看老鼠，然後再看猿猴，接着是……」

馬獅龍聽了，也咆哮起來。

好惡毒的女子！

不一會，外面出現了一個濃眉大眼的軍官模樣的人，看他的軍服，官階頗為不低。

後面還有十名士兵。

兩個上前，另外八個持槍圍着，每枝槍都是指向馬獅龍與許莎莉二人。

那兩個士兵命令他們反手，並立即扣上手銬。

軍官帶領着他們，經過長廊，再來到那部剛才載他們上來的升降機。

並不是所有人一齊押解，只剩下兩個外形十分慓悍的高大漢子。

他們手持着最新的步槍，槍口一直沒有離開過他們二人的要害。

馬獅龍心中盤算着。

他示意許莎莉不要動手。

他們隨着兩個士兵出了電梯。

外面是十分簡陋的通道。

兩個士兵押着他們，走了一段通道。

忽然，他們漸漸聽到一些聲音。

吱吱吱吱……

老鼠！

兩個士兵押解着他們，轉入另一條通道，來到了一隻大大的玻璃窗前。

兩人被推過去。

窗內是——一個巨大的老鼠繁殖室。

室內巨大，老鼠也是巨大。

那兩個士兵似乎也不想看，然後又推他們入另一間房間，他們拚命也不想入。

兩個士兵用槍柄推他們。

跌跌撞撞的，二人入了那房間。

那房間並不是老鼠室，而是外面的一個，這處更可以聽得到更厲害的「吱吱」聲音。

這聲音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既然推了二人入內，兩個士兵便要出去。

但馬獅龍已一手把其中一人攔腰抱着——原來馬獅龍早已甩開了手

銬。

結果是三人入了那室。

另一個士兵在外，並無法子，但一時之間，却又不忍自己單獨離去。

那士兵狂奔向左面，似乎想按掣。

馬獅龍已控制着那士兵，叫道：「小心！」

許莎莉點頭，並拚命甩開那手銬。

那老鼠室的門開了。

老鼠空羣而出。

馬獅龍却手急眼快，用力把那士兵推開那門，當那士兵入內，手槍跌了下來，他把門關上。

室內傳來嚇人的聲音。

是撕心裂肺的哮叫。

外面那士兵呆了，因為他從玻璃窗中，看到他的同伴被巨大的老鼠嚙噬。

馬獅龍立刻為許莎莉弄開手扣，同時奪門而出。

那士兵嚇得呆了。

門並不能開，馬獅龍回身，把跌在地上的步槍拾起，射向那門。

門開了，他們竄出。

馬獅龍聽見一些骨頭碎裂的聲音。

鼠嚙人骨，實在令人心寒。

許莎莉一手奪了那人的槍，那士兵已半癱瘓的躺在地上。

馬獅龍喝道：「起來！」

那人似無法起來。

馬獅龍搜了他身上一下，只見一些證件之外，還有一張地圖似的東西。

許莎莉打開一看，說：「是這地下城的地圖。」

過了一會，許莎莉說：「我們是在最下一層的老鼠繁殖室。」

馬獅龍問：「這層還有其他？」

「沒有。」

馬獅龍道：「我們先炸了這地方。」

「炸？你有炸葯？」

「有！」馬獅龍拿出了那塑膠炸葯，說：「不過我們要極為小心，一定要使所有老鼠都炸死，否則跑了一些出去，也大為嚴重。」

那士兵聽着室內傳來的嚎叫，已昏倒過去。

那些聲音也使二人極為不安，幸好馬獅龍身手靈敏，否則，而今嚎叫的，正是他們二人。

馬獅龍索性遠離這老鼠室，站在走廊的燈光下，小心細看那地圖。

這地下室有四個出口。

對上兩層都是空的，那是他們本身設計的預防措施，每個出口，都有一把強力的抽氣扇，以使室內空氣流通，馬獅龍吩咐許莎莉，在四週重要的地方，安放了炸葯，這些炸葯力量非常大。

「沒有導線？」許莎莉問。

「不用導線，你跟我來……」

他們走到一個出口，馬獅龍把抽氣扇的電源切斷，然後又吩咐許莎莉切斷另一把。

「快走！」

他們拚命走上一層，並把出口門堵實。

過了一會，下面傳來一陣悶聲的爆炸。

「爆了。」

「為甚麼會爆？」

「我用那種塑膠炸葯，並不是普通的炸葯，這種塑膠炸葯，全因壓力不同而發生自動爆炸。」

「是恐怖份子用來炸飛機的那種？」

馬獅龍點了點頭。

他苦笑一下，恐怖份子用這些炸葯來殺害平民，而他們也用這種炸葯來炸恐怖份子的設施。

「下面室中的壓力為何會變化？」

「你忘記我們切斷了兩把抽氣扇？」

「那表示甚麼？」

「地下的壓力已比地面上弱，又沒有了一半的抽氣作用，氣壓當然會變化，而且空氣不流通，溫度也起了變化，因而會爆炸。」

「你倒懂得利用時機。」

「前面的日子，正要我們更好好利用時機。」

他們等了一會，看見並沒有老鼠跑上來，才放心的上去。

看來，上面的人亦已得到警報。

馬獅龍與許莎莉面對的情形，將會更難於應付。

「你害怕嗎？」

許莎莉搖了搖頭。

「就算害怕也沒有辦法。」

許莎莉說：「是的，愛滋猿猴。」

* * *

是的，愛滋猿猴！

他們從地道上到另外一層，雖然有地圖的指引，他們兩人仍費了一番功夫。

馬獅龍心裏也有點害怕。

愛滋病與別的病不同，愛滋病並不是立刻見功效的病，而是有七年以上的潛伏期。

可怕的地方，並不是潛伏期，而是無葯可治。

許莎莉說：「我們到了那些猿猴的地方，一炸了之，免却不必要的麻煩。」

馬獅龍點了點頭，說：「愛滋病毒是血液傳染的病毒，千萬不要被猿猴抓傷。」

他們走了一段地道，已傳來一些猿猴叫囂的聲音，也有一陣惡臭的味道。

聲音與味道，都令人毛骨悚然。

馬獅龍摸摸腰包中的秘密武器，仍有足夠的塑膠炸葯，那些珍珠彈，這次可派用場。

他緊握着那把求生刀。

猿猴的聲音越來越響。

通道的盡頭是一道鐵閘，鐵閘的後面蜷伏着幾團黑色、毛茸茸的東西。

全是猿猴。

後面是無數的囚籠，就像一間龐大的拘留所。

兩人各沿牆壁，慢慢的接近那鐵閘。

那些猿猴十分警覺，有幾隻大吼幾聲，露出極爲煩躁的叫哮。

另外一些却仍然蜷伏着。

兩人看了一會，感到十分嘔心。

許莎莉說：「就在這裏安放炸葯，然後一炸了之吧。」

馬獅龍說：「不能，後面不知有多少地方，假若只炸了這一部份，另一部份炸不到，亂子可大。」

「先炸這裏，然後我們再攻入去。」

馬獅龍想想，這也是唯一的辦法。

於是，他開始安裝炸葯。

馬獅龍說：「我們不能再利用氣流或者氣壓令這些塑膠炸葯爆炸，只能直接用火。」

「好！」許莎莉在另一邊安炸葯。

忽然，一隻猿猴伸手出來，抓向許莎莉，幸好她手急眼快，避了過去。

馬獅龍看到，說：「小心！」

另一隻也抓向馬獅龍。

馬獅龍一刀削去，竟然削下了那猿猴的手臂。

那猿猴發出震人心弦的叫聲，斷臂跌下，血花四濺！馬獅龍的求生刀也沾滿了血。

他想起，這些血是沾不得的。

他立時退後，想把那些血揩去，可是一時之間，却不知揩在那裏才對。

他猶疑之間，幾十隻猿猴撲向鐵閘。

這一撲之力，十分巨大——

而鐵閘竟然開了！

馬獅龍心中一驚，連忙抛了幾顆珍珠炸彈。

珍珠炸彈立時爆炸，傷了幾隻猿猴。

那鐵閘繼續闖開。

馬獅龍急叫：「快逃！」

他自己也轉身便逃。

可是，他已被一隻巨大的猿猴一手拉着，他回身，一刀削下，那手鬆開，猿猴狂叫。

然而那隻手仍然抓着馬獅龍的衣服。

馬獅龍看着那隻手，寒意自心底升起。

其他的猿猴已空羣而出，撲向馬獅龍。

馬獅龍揮刀，牠們甚懂人性，知道其中厲害，一時之間，不敢接觸馬獅龍，不過，牠們仍然圍着馬獅龍。

馬獅龍在猿猴當中，仿似一個小人。

他的求生刀左批右削，寒光閃閃。

有幾隻猿猴忍耐不住，竟冒着生命危險，撲向馬獅龍，所謂蟻多咬死象，何况這些猿猴都是龐然大物，力量過人，一時之間，馬獅龍被牠們纏得透不過氣來。

他知道在這猿羣之中瞎纏，不是辦法，他用求生刀亂刺一會，趁着一些空隙，逃了出來。

那些猿猴仍擁作一團。

馬獅龍出來，看見許莎莉也並不好過。

她也是被幾隻猿猴纏着，幸好她身體輕盈，在牠們之間跳躍，左閃右避，一時間，雖無大礙，但也使她嬌喘不已。

馬獅龍向猿羣擲了兩顆珍珠炸彈，他自己叫道：「快滾開！」

他連翻帶滾的，避向牆角。

許莎莉也趁這一聲巨响，滾向馬獅龍。

兩人擁着。

馬獅龍又再擲出一顆珍珠炸彈。

一時之間，煙霧瀰漫，並且有陣陣琉璜氣味。

看來那些猿羣已倒下。

煙霧散開。

果然，地上躺了幾十隻猿猴。

不過，通道的後面，却又湧出另一羣猿猴。

馬獅龍暗叫：「苦也！」

他推開許莎莉，叫道：「你先走！」

「不！」

兩人站了起來。

那些新出來的猿猴，看到地上猿屍遍地，知道有極大危險。

其中一隻身體十分龐大，排衆而出。

馬獅龍知道，那是猿羣的領袖。

那巨猿向天長嘯一聲。

背後其他的猿猴也和應着。

馬獅龍道：「我去纏住那巨猿，你想辦法引爆剛才的炸藥。」

許莎莉點了點頭。

馬獅龍揮動着求生刀。

那巨猿簡直像影片中的金剛。

牠一手揮出。

馬獅龍以刀揮向。

這次，出乎意料之外，這猿猴毛厚肉韌，求生刀這麼鋒利，仍然無法傷害到牠。

馬獅龍再揮刀，那猿猴用手擋開，怎樣也無法用刀傷害到那猿猴的一分一毫。

那猿猴既不害怕那刀，反而使用牠的力大無窮與手爪的厲害，攻擊馬獅龍。

那猿掌壓下，竟也陰風陣陣。

最難防守的還是牠的爪，馬獅龍

知道，只要讓牠的爪抓傷自己任何一處，也會患上愛滋病的危險。

他左右躲避。

幸好那猿猴是龐然大物，身手並不太靈活，不過，牠的爪却是十分鋒利。

馬獅龍一時之間，既不能擺脫他，而且那猿猴咄咄迫人，看來一定要殺了牠，才可以震懾羣猿。

他一定要找到這猿猴的弱點。

牠毛厚肉韌，求生刀也不能刺入，於是，他只有不斷跳躍，才可以暫時有喘息的機會。

那猿猴突然横手一撥，雙爪抓向馬獅龍的腰間，馬獅龍左閃不是，右閃也不是，硬生生的被牠抓着。

他只感到兩脅極其痛楚。

接着是衣服被撕裂。

馬獅龍心想，今次無法避開愛滋菌了。

他低頭一看，只見衣服雖然破裂，但並沒有被那猿猴抓傷皮肉，因爲他穿了那件貼身的避彈衣！

避彈衣救回他一命。

忽然，一個身影閃過。

馬獅龍看見那是許莎莉，不知她在弄些甚麼玄虛。

原來許莎莉在一旁，一時之間無從幫手，但見那猿猴扯破馬獅龍的衣服，知道事態十分嚴重。

於是，她冒險撲過去。

手中持有塑膠炸藥。

她一撲到那猿猴身上，便把塑膠炸藥黏在那猿猴的身上，然後滾開。

許莎莉叫道：「用打火機燒牠！」

馬獅龍立時會意，從褲袋中掏出一個打火機。

那猿猴並不知道自己身上黏有炸藥，仍然撲向馬獅龍，馬獅龍略爲向左一閃，已閃至牠身後。

他已看見那一塊黏着的炸藥。

他立刻按動打火機。

打火機却失靈，這火機用了多年，從來沒有使他失望，可是，這次却大大令他失望。

他再按，也沒有火花。

第三次按。

火光一現，已燃着那塊塑膠炸藥。

馬獅龍叫道：「滾開！」

兩人同時滾開，盡量遠離那猿猴。

那猿猴並沒有發覺身上着火，仍在咆哮。

然後，「轟隆」一聲，那猿猴已被炸得血肉横飛，附近的猿猴也嚇得鷄飛狗走。

馬獅龍一滾，滾近那道鐵閘。

他燃着了幾處有炸藥的地方，叫道：「快上去！」

許莎莉已緊緊的尾隨着馬獅龍，走上上面的通道。

接着，便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

兩人捂着耳朵，緊貼着牆壁，他們仍然感到耳膜震痛，而且地動山搖似的。

這些塑膠炸藥實在厲害，怪不得連一架大珍寶客機也可以被炸開爲三截。

等了很久，震動才停止下來。

看來下面的通道，已經連鎖的塌下。

但他們不放心，再走到下面去看，但通道已堵塞，再也沒有法子回到剛才猿猴所處的地方。

再沒有呻吟聲，那些猿猴也安息吧！

馬獅龍再看看自己——衣衫破爛，避彈衣外面也留下一些爪痕，他仍然感到心悸。

忽然，上面的通道反而傳來一陣一陣的警報聲。

許莎莉說：「猿猴的末日之後，便輪到我們的末日。」

「那麼悲觀？」

「不是悲觀，而是事實。」

「你感到後悔嗎？」

許莎莉想了一想，才搖搖頭。

馬獅龍說：「你根本不用冒這麼大的險。」

「這是我日夕夢想的事。」

「甚麼夢想？」

「做一些對人類有貢獻的事，例如摧毀這兩處製造病毒的場所。」

「不過，我們可能永遠也離不開這鬼地方。」

「輪到你這麼悲觀？」

馬獅龍站了起來，說：「闖吧！」

「採取甚麼步驟與計劃？」

「天知道！」

* * *

馬獅龍與許莎莉沿着通道向上走。

馬獅龍拿着那張卡片型的收發報機，看着小小螢光屏上的顯示，居然在衆多通道中，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更上一層的地道。

馬獅龍更發現這小型收發報機，竟然可以測試前面是否有危險。

當通道前面有人埋伏，或者是有地雷或其他裝置，那螢光屏便會閃個不停。

假若不是有這個小型收發報機，他們早已葬身在地雷陣中。

想不到這地道中，竟有這樣的裝置。

這時，螢光屏又在閃動。

馬獅龍輕聲說：「有人。」

話未說完，一陣鎗聲响起。

兩人匐伏在地上，等了一會，才見轉角處正有兩個士兵在巡邏。

他們似乎有點驚懼，稍有異動，便亂鎗掃射，看來是寧願殺錯，也不願放過。

馬獅龍看着他們的身影移近。

他一縱身，已撲向其中一個士兵，因爲他是忽然從地上撲起的，因此那個士兵是猝不及防。

一撲上去，馬獅龍已扣着那人的喉嚨，並且把鎗奪了過來。

那人孔武有力，一拳撞開馬獅龍的手。

馬獅龍機鎗在手，也不再鬥。

另一人想發難，許莎莉亦已把他制服了。

「上面怎麼了？」

那士兵並沒有回答。

許莎莉也問另一人：「大本營呢？」

士兵支吾着。

馬獅龍不想再節外生枝、被人發現行踪，於是，他突然用鎗柄揮向那士兵的後腦，那人即時倒下。

另一士兵認爲許莎莉是女性，容易對付，遂撲起奪鎗，許莎莉當然不是易與之輩。

她側身一閃，人起鎗落，那士兵已應聲倒下。

馬獅龍說：「快換了他的衣服。」

穿上了士兵的制服，他們都笑了起來。

許莎莉衣不稱身，不過，她是一個受過特別訓練的人，她把衣服整理一下，也沒有甚麼大問題了。

他們押着兩個已醒過來的士兵。

「帶路上大本營！」

那兩個士兵，制服也被人剝去了，還有甚麼好說，只是垂首引路。

由他們引路，當然是較爲容易。

他們一口氣上了三層。

其中一個士兵說：「這層是了。」

兩人押着士兵，慢慢走着。

左轉角處，他們一起推了兩個士兵出去。

那知他們一現身，一陣火光及無數鎗聲响起，兩個士兵的身體已變成了蜂巢一般。

馬獅龍知道上當，拉着許莎莉，轉身便走。

後面足有幾十人的小隊，正狂奔追來，其間並夾雜一些鎗彈。

兩人拚命逃走。

遇到一處較爲安全的，便轉身提鎗，向那些士兵掃射，一時之間，子彈橫飛。

這樣一追一逃，他們已失了方向，本來他們由士兵領引而上，對通道已有了一個大概的概念，但經過這番追逐鎗戰，一切都已忘了。

他們轉入了一條通道。

這條通道較闊，而且牆壁也有修飾。

通道越來越闊，盡頭之處，有一些十分現代化的建築，兩人心想：「大本營？」

不過，這地方並沒有人守衛。

大本營沒有理由是這樣大門開着的。

馬獅龍道：「小心！」

兩人貼着牆壁，一直走近那大門。

一個人也沒有，而且門是虛掩的。

許莎莉輕聲說：「這是個陷阱！」

馬獅龍也知道這可能是一個大陷阱！不過在這情況之下，明知山有虎，也要向虎山行。

可是，他們越走，越是沒有發現人踪。

這點令他們有點趦趄不前。

許莎莉說：「我嗅到一些消毒藥水的味道。」

馬獅龍也嗅到，而且味道越來越濃烈，忽然，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他從腰袋處，拿了幾顆珍珠炸彈出來，向許莎莉說：「你拿着這幾顆東西。」

許莎莉爲人也樂觀，說：「你還有心情送我珍珠？」

「好好收藏。」

許莎莉把其中兩顆放在耳旁，意思是當作耳環之用，可惜並沒有扣子，可以把這兩顆珍珠炸彈，變成眞的珍珠耳環。

忽然，那邊一個房間，傳來一陣音樂聲。

既有音樂，自然有人。

許莎莉突然緊張起來，把那兩顆珍珠炸彈塞進了耳孔處。

馬獅龍說：「讓我先行。」

兩人向着那音樂聲去。

音樂來自一間房間，房間十分寬大，四周都是白色的，看來是一間醫院，不，應該是一間手術室。

在這地方，看到一間醫院或者一間手術室，也並不是出奇的事，因爲所有恐怖組織，凡事盡量都不假外求，以免被別人發覺。

房的中間，是一張大床，但並不是普通的床，而是一張手術床。

上面也有一座巨大的手術用的無影燈。

另外，周圍還有一些手術設備用的東西，例如有手術刀和各種儀器。

許莎莉說：「不如毀了它。」

馬獅龍也同意，不過，他們先要離開這地方，才能用珍珠炸彈毀了它。

他們退出。

來到大門之時，門却推不開了。

馬獅龍知道，他們已入了陷阱，他提起鎗，可是，雙手發軟，他想向許莎莉說話，但却沒有氣力。

連許莎莉的影子也淡出了。

中了毒氣——馬獅龍連這個念頭也模糊了。

雙雙被擒　飽受酷刑

當馬獅龍聽見一些聲音時，他便感到有人正用手打他雙頰。

他勉强睜開了眼睛。

上面是一排强光，强得使他只能馬上閉起眼睛，而且只覺混沌一片。

「醒來了。」是耳邊的聲音。

馬獅龍緊閉着眼，但知道自己身在險境，立時把精神集中起來。

他的外表是半昏迷，但內心却已清醒。

這時，上面那排强光燈已熄掉。

馬獅龍慢慢張開眼睛。

「醒了，終於醒了！」是中東口音的英語。

前面是一排穿了白衣的人，頭上帶了白色的手術帽，每人只露出一雙眼睛。

馬獅龍雙手正要舉起，可是却發覺雙手、雙脚，甚至整個身體也被皮帶縛着。

那些皮帶是連着床的。

「馬先生……」

馬獅龍心下一凜。

「你連續毀了我們兩個繁殖場，你一定要付出代價。」

馬獅龍問：「甚麼代價？」

他的喉間似有物在哽塞，不過，他仍然能說話。

「你的性命！」

馬獅龍「嘿」的一聲，表示鄙視與不在乎。

那聲音笑說：「是的，你的性命！不過，我不會讓你白白的死去。」

一陣狂野的笑聲响起。

「讓開！」

那羣白衣人讓開。

對着馬獅龍的，並不是人，而是一架電視機。

一架巨型的電視機，而且極度傳眞，那人臉上的皺紋與毛孔，也可以清晰見到。

這人好生面善。

是的，正是那狂人，中東的狂人！

他身穿整齊軍服，胸前一排金章，刺目非常。

那是他自己頒給自己的英雄勳章，一個自稱英雄的狂人。

「讓他好好的看着我。」

馬獅龍感到自己的睡床正緩緩升起。

而今他是半躺着，十分舒服。

「好了！動手吧！」

那羣白衣醫生上來，解開馬獅龍的衣服，露出了他的胸膛與小腹。

「血痕！」

電視機傳來命令。

這狂人要在馬獅龍身上，動一些甚麼手術？

其中一個醫生，拿起一柄手術刀，在馬獅龍的胸腹處，一連劃了五下。

五條血痕。

刀也不算剚得很深，但足已使整個胸腹，在血痕之處，慢慢淌血。

鮮血慢慢溢出。

難道他要馬獅龍慢慢的淌血而死？

這種看着自己死亡的滋味，當然並不好受。

馬獅龍腦裏立時轉出了千個念頭，可是全身被縛，並在十多個人面前，一切都是無計可施。

「我不會讓你的血白白而流。」

那狂人又再大笑，笑聲充滿了暴虐的聲音。

「水蛭！」

那些醫生用鉗子，把一些水蛭放在血痕上。

「多些！多些！」

馬獅龍身上佈滿了水蛭。

馬獅龍掙扎着，連自己也不敢再看。

水蛭是一種田間的昆蟲，專吸人血，就算是完整的皮膚，被水蛭黏上，也會被吸血，何況如今鮮血慢慢溢出，每一隻水蛭都在肆意的吸吮着。

馬獅龍只感到身上一陣寒、一陣熱。

「馬先生，你的血不會白流的，我一向喜歡剛烈的人，越是剛烈，越是死得痛苦。」

那人狂笑，笑聲更是刺耳。

馬獅龍閉着眼睛，又忍不住的睜開眼睛，看着自己的胸腹。

他感到那些水蛭正在吸取自己的血液。

難道自己便要死在這手術床上，死在這些小小水蛭的吮吸之中？

他實在不敢想像。

* * *

許莎莉的遭遇，也並不比馬獅龍好。

她也是看着馬獅龍的身影淡出時，才知道自己已中了毒氣，昏迷過去。

當她要睜開眼睛的時候，室內却是漆黑一片。

她掙扎了一下，發現手脚被縛，身體却是坐在一張椅子之上。

那並不是一張普通的椅子，而是一張牙醫手術椅。

她整個人連着手術椅，動彈不得。

前面是一架大電視機。

畫面高度傳眞。

她看到一隻昆虫似的東西在蠕動。

鏡頭慢慢拉開，許莎莉已看到那是一隻小東西，但一時之間，她却不能辨認那是甚麼東西。

她可以看到背景，是一些紅色的東西，然後是一起一伏似的，是皮膚，人的皮膚！

皮膚淌血，而那小虫正在吸血。

這是一個甚麼實驗？

鏡頭再拉開——那是一個人的胸腹。

胸腹之上有五條血痕，五條血痕都在慢慢淌血，而五條血痕上，都有很多小虫正吮吸着。

是水蛭，吸血的水蛭！

鏡頭突然一轉。

她看見一張熟悉的臉——馬獅龍的臉！

她緊閉着眼，臉上露出極爲痛苦的表情，她從來沒有見過馬獅龍這個樣子！

這時，所有畫面都在她腦海內連接起來——馬獅龍正在受着酷刑，讓水蛭吸血至死的酷刑！

天呀！

她唸了犯罪學這麼多年，書本上從來沒有提過這種酷刑！虧他們想得出來！

世上酷刑多如牛毛，他們別出心裁，簡直是天才，噁心的天才！

許莎莉也是一陣熱、一陣冷！

她不忍再看馬獅龍的臉。

馬獅龍也是一個人，一個正常人，是不能忍耐看着自己死亡的！

當他再看那電視機時，馬獅龍似已昏迷。

畫面上出現一個人。

滿身軍服的人！

許莎莉叫道：「狂人！」

那畫面上的狂人，似乎聽到她的反應，臉上有點愕然，隨即是笑意。

「狂人？輪到你了！」

左邊突然一道光線射入，是門開了。

一個白衣人進來。

門關上，室內又是一片漆黑。

那白衣人走近，開了手術燈。

許莎莉一時之間，無法適應這强烈燈光，遂緊閉眼睛。

「開始！」

許莎莉仍是緊閉着眼睛，根本不知道那人要做些甚麼，她只聽到一陣機械聲。

是牙鑽！

用來補牙的那種牙鑽！

「許小姐，當你有牙患的時候，你也試過這牙鑽的滋味吧？而今再試一下，好嗎？」

許莎莉感到全身發毛！

「在有痳醉的情況下，有很多人也不能忍受這牙鑽的厲害，而你却沒有痳醉……」

許莎莉已是牙關打戰。

「也沒有蛀牙！」

許莎莉已明白他的意思，她實在無法控制，全身顫抖不已！

「怕？怕嗎？」

那聲音充滿毒意。

「鑽她的牙齒！」

許莎莉實在不能再忍受，她沒有暈過去，她畢竟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人，她有本能的反應。

不過，在最危急的時候，她反而冷靜。

她左閃右避，那牙醫手持牙鑽，向她刺去。

在搖頭之間，左耳一顆珍珠炸彈被搖了下來。

那珍珠炸彈並沒有立刻爆炸，反而是滾向那電視機處，才爆炸起來。

那爆炸的力量極大。

許莎莉只覺得「轟」的一聲，身體上了半空！

＊　＊　＊

其實在爆炸之前，馬獅龍已醒了過來，他看着電視機的畫面。

這時，再不是映着自己的樣子，而是許莎莉。

他看到她對牙鑽的反應。

馬獅龍雖然沒有受到牙鑽的威脅，但他也覺得牙齦發軟，耳根發熱。

用牙鑽牙齒，正常的牙齒不經痳醉，那實在是聞所未聞的酷刑！

馬獅龍想撲身而起，但身繫皮帶，而且身上仍有水蛭，血水依然滲着。

他感到身體有點虛弱，但比較起來，他是幸運的，他雖然受肉體的痛苦，但在精神上，他並沒有甚麼苦楚。

可憐的許莎莉！

當他想來想去也沒有辦法的時候，他看見一下閃光，許莎莉的房間爆炸了，接着，完全沒有畫面。

眞正的爆炸聲也從外面傳入。

而且人影雜沓，似乎十分混亂。

馬獅龍拚命掙扎，却無半點效用。

忽然，一聲巨响，馬獅龍那間手術室的門也開了，外面是一片煙霧瀰漫。

當煙霧散開，只見地面上躺着一個人。

那人衣衫襤褸，背上似是縛着一塊東西。

馬獅龍睜眼一看，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許莎莉！

「馬……獅……龍！」那的確是許莎莉的聲音。

「我在這裏！」

許莎莉站了起來，一步一步移向馬獅龍，她背上的東西，原來是牙醫手術椅的椅背。

爆炸的時候，炸開了一切，也把她彈上了半空，却沒有震開縛着她的皮帶。

但她的手仍可移動。

她走近馬獅龍，爲他解開身上的皮帶。

馬獅龍坐了起來，感到有點暈眩，那是因爲水蛭吸血，使他失去了不少血液。

馬獅龍定神一會，立即爲許莎莉解開那椅背，然後兩人把水蛭一顆一顆的拔開。

水蛭的吸力相當大，每拔一顆，馬獅龍就感到十分痛楚，許莎莉把水蛭擲在地上，用脚踏死那些水蛭，水蛭是生命力極爲頑强的生物，身體也十分堅韌，用脚踏牠也不能立時把牠弄死！

終於把最後一顆水蛭也拔去！

許莎莉問：「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只是有點暈眩，我想，休息一會，便沒有甚麼事的了！你呢？」

「我？」許莎莉看看自己的樣子，苦笑着。

「牙齒呢？」

許莎莉張開了口，用手指撫摸着牙齒，說：「我今生也不再看牙醫！」

他們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問：「你怎麼會來的？」

「我幾乎被那牙醫……咦，你怎知道我被施鑽牙酷刑的事？」

「這裏一直有電視直播！」

「對，我也看到你受水蛭吸血的情形！」

馬獅龍嘆了口氣：「設計這些酷刑的人眞想得週到，他不單要我們承受自己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還要我們承受朋友的痛苦！」

許莎莉想起剛才的情形，猶有餘悸。

「我看見了那聲爆炸，然後……怎會無端爆炸的？」

「你記得我們被抓之前，你給了我幾顆珍珠炸彈嗎？我把其中兩粒塞進耳朵內！」

「幸好有這兩顆珍珠炸彈！」

「是的，在我拚命避開那牙鑽的時候，把其中一顆搖了出來，幸好那炸彈並非在我身旁立即爆炸，否則我也不會見到你了！」

「那是你的幸運，也是我的幸運！」

許莎莉續說：「我被拋上半空又跌了下來，並沒有受傷，但背後仍縛有椅背，於是，我半行半跪，來到你這手術室的門前，擲了另一枚珍珠炸彈，才能見到你！」

這時，外面已安靜下來。

馬獅龍說：「快走！」

「你可以走嗎？」

「沒事了！」

兩人走出了手術室，馬獅龍仍有點暈眩的感覺，不過，他很快又適應了。

外面有很多穿制服的士兵被炸傷了，他們又再揀了較爲完整而適合的軍服，各自換了。

他們換了衣服之後，感覺上已好得多，不過，臉上仍然是十分骯髒。

馬獅龍換衣服的時候，已經檢查過自己的裝備，求生刀仍在，但塑膠炸葯已沒有了，剩下的還有幾顆珍珠炸彈，不過各處通道仍有很多新式的機槍，那都是死去的軍士所遺下的。

他們躲在一個小密室中，休息了差不多五個小時，室內有一些士兵背囊，囊內有一些簡單的食物，暫時解決了他們肚餓的煩惱。

那些都是乾糧，有餅乾、朱古力等，現在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簡直是珍饈百味！

經過了休息，他們又再抖擻精神。

馬獅龍覺得有點奇怪，說：「上面的人早已知道我們從手術室走了出來，爲甚麼他們不來搜捕我們？」

「也許上面發生了比搜捕我們更爲重要的事！」

「假如眞的話，我們攻上去是個好時機！」

他們各自携上一支機槍，依照兵士身上的簡單地圖，向上面進發。

＊　＊　＊

他們一直上去，沿途仍沒有發現士兵的踪跡。

依照地圖的指示，再上去便是工場。

工場的意思，是指這間化學武器工廠的製造工場，也即是整間工廠的心臟地帶。

這工場佔地極廣，守衛一定是十分森嚴，以兩個人的力量，能否毁滅這地方？

馬獅龍心中一直爲這事而傷腦筋，不過他並沒有提出來，以免許莎莉不安。

其實，許莎莉也有同樣的想法，然而她也沒有提出來，以免大家不安。

他們上了一層。

忽然，有人影閃過。

他們連忙伏在一旁，看清楚形勢。

這一層地方較窄，盡頭處只有一兩個房間。

但是，到達那些房間之前，却有三重關卡。

這層地方雖小，但走廊却很長，差不多有百多碼，而每五十碼，則有兩人荷槍實彈的守衛着。

盡頭處的房間，是住着甚麼人？

馬獅龍輕聲說：「我們攻進去！」

「你以爲是住着甚麼人？」

「最好是那狂人！」

許莎莉說：「我也是那麼想，假若要脅着那狂人，我們要摧毁這地方，便不費吹灰之力！」

「但願如此！」

要攻入這地方，並不容易。

三重關卡，用計智取勝，騙到一二兩重，却騙不倒第三重。假若硬攻，可能嚇走那狂人，豈不是白費功夫？

馬獅龍想了一會，道：「可有辦法？」

許莎莉搖了搖頭，說：「硬攻？」

忽然，她從袋裏拿了一支噴霧劑出來。

「甚麼東西？」

「這是我在牙醫手術室中順手牽羊的，想不到仍在我的口袋！這是强力痳醉劑！」

「一噴便醉？」

許莎莉點了點頭。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靴聲。

來的竟是一個女軍官，一個英姿勃發的女軍官，在中東地帶，女人是完全沒有地位的，爲甚麼竟會有一個女軍官？這女子一定不簡單。

她後面跟着一個男侍從。

三個關卡的士兵連忙見禮。

那女軍官在每一個關卡面前停了一會，與那些鎮守的士兵談了一會。

然後，她又進入那房間，過了大約半個小時，才再出來，那女軍官面露不悅之色。

馬獅龍在這段時間內，與許莎莉蟄伏着，一動也不動，看見這女軍官，馬獅龍已有一個初步的想法。

當那女軍官離開之後，馬獅龍說：「許莎莉，你與那女軍官身材差不多。」

許莎莉說：「我扮她？」

馬獅龍點點頭。

她站了起來，作了一個神氣的樣子。

馬獅龍說：「我扮你的隨從，好好用那支痲醉噴霧劑！我們盡量不驚動其他人，進入那房間之後，先痲醉那狂人！」

許莎莉會意。

於是，他們再等了一會，許莎莉的靴聲已在走廊响了起來。

三個關卡的士兵都立即見禮。

許莎莉一步一步上前，她比起剛才那女軍官的威風，不遑多讓。

第一卡的士兵，見禮之後，目不斜視。

許莎莉停了下來，用噴霧劑向其中一個一噴，那人臉露詫異之色未完，便已倒下。

另一個想出聲，嘴巴一張，噴霧劑已向他咀巴射入，那人也倒下。

馬獅龍手脚極快，趁他們還未倒下，已扶了他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第一關已順利過關。

他們又再起行，向第二關進發。

第二個關卡與第一關卡相距五十碼，他們對這位女軍官十分敬畏，因此並沒有發現甚麼，根本上，他們對第一關卡的事，都不敢正視。

許莎莉又大踏步上前。

那兩個士兵又立刻見禮。

馬獅龍看得清楚，這兩個並非普通士兵，而是軍官，但仍然對女軍官十分尊敬。

許莎莉不敢走得太近。

她向其中一人揚手，但兩人同時趨近。

她舉起手中噴霧劑，那人倒下。

但另一軍官却已發覺，要抽手槍。

馬獅龍的求生刀比他更快，一刀刺入——從氣門刺入，他根本沒有叫喊的能力。

不過，他們都倒了下來。

身旁又沒有椅子。

許莎莉人急智生，用中東話叫了一聲。

走廊盡頭處那兩個人，立即走了上來。

許莎莉又說了幾句話。

兩個軍官走了過來，看見了血，他們臉露驚訝之色，立時便要拔槍。

馬獅龍一竄上前，一刀刺向前面那人的心臟。

另外一人閃開，向遠處翻滾。

許莎莉想開槍，馬獅龍立刻阻止。

那人一直滚去，遠處牆壁突然開了，那人便滾了進去，而牆壁開處，亦隨即關上。

許莎莉追前。

馬獅龍道：「不用追了，入去抓着狂人，更爲實際！」

「他去報訊……」

「那便更好，因爲狂人已在我們手上！」

於是，他們立即向那房間進發。

門很容易的開了。

這室內佈置得相當簡潔，且是明窗淨几。

室中坐着一人。

那人滿臉鬍鬚，一看便知不是那中東狂人！

「你是誰？」馬獅龍用槍指着他。

那人並無懼色，反問：「你們是……」

許莎莉看着那人，良久才說：「你是包勤？包勤教授？」

那人猶豫着，終於點了點頭，說：「你認識我？」

「我當然認識你，你曾到芝加哥講學，你專長航空學，對嗎？」

包勤教授點點頭。

馬獅龍聽了，突然記起一件事，便問：「你是最近被擄的一位教授？」

包勤教授點了點頭。

許莎莉說：「他們竟把你藏在這裏！」

「你知這是甚麼地方？」

包勤茫然。

「這是中東一間化學武器工廠！」

「化學武器工廠？」

馬獅龍道：「你可以走動嗎？」

包勤教授說：「可以，他們把我囚着，並沒有把我虐待，不過……」

「快走，他們也許包圍我們了！」

他們三人一起走出這房間。

再看地圖，轉上一層，應該是化學武器的主要工場。

包勤忽然說：「兩位，請勿亂用槍械，上面的東西，漏了一些出來，都會死亡！」

兩人明白，上面不知正在製造一些甚麼化學武器。

假若洩漏了一些出來，並不只是他們三人有性命危險，而是整座地方的人，也會死亡！

馬獅龍不敢想像下去。

可是，明知這是遺害世人的東西，却要爲他保存，這是違反馬獅龍的俠客性格。

然而，一切計劃，都是言之過早。

上了兩處樓梯，來往走動，守衛的人也多了。

包勤教授的服裝比較惹人注意，於是馬獅龍擊昏了三個工廠實驗員，拿取了三人的衣服。

他們的衣服，全是白色的醫生工作服。

三人穿上後，四處走動，並沒有惹人特別注意。

本來，馬獅龍與許莎莉的亞洲人臉孔，很容易使人注目，幸好工廠內的各類職員，也有很多是亞洲人。

至於包勤教授，滿臉鬍子，更沒有人注意，因爲這裏的中東人都是滿臉鬍子，歐洲人更是于思滿面。

經過了一列列的大鍋爐，接着是粗幼不同的管子，通向另一層。

包勤教授本身是個科學家，看見這裏的設備也感到茫然，想不到中東地方，竟有如此現代化的工廠。

廠房極大，似乎沒有盡頭似的。

四週都有一些巨大的抽氣扇，馬獅龍至今才明白，白朗先生轉運出口的貨物中，有四把巨大的抽氣扇，原來是用在工廠內的。

原來，製造化學武器，是一種極爲精細而複雜的學問，工廠之內，空氣一定要極爲流通，否則不但影响工人的健康，而且會影响製成品的質素。

他們越走，工人的數目越來越小。

雖然沒有人來查問他們的身份，不過三人並排而行，定會惹起人們的注意。

於是，他們分開而行。

行了一會，只見一列房間，裏面全是電腦儀錶，看來是整間工廠的中樞地帶。

馬獅龍發現了一個儲物室，便立刻示意他們兩人入內，商量一下。

許莎莉十分焦急：「怎麼了？」

馬獅龍說：「看來我們無法摧毀這地方。」

包勤教授說：「馬先生，你們一定要摧毀這地方？」

「我當然想，遺害世人的東西，都不應存在。」

「我却有另外一個想法。」

「甚麼？」

「假若我們合力摧毀它，反而是替那個狂人毀滅了一切罪證，而且會帶來可怕的後果。」

「是的，我們的目的是要狂人的罪證。」

包勤接口說：「整個工廠的罪證就在前面。」

兩人並不明白。

「這間化學武器工廠全由電腦操作，這裏的工作人員，除了最高層的人員之外，其他的人，並不知道在做什麼，他們以爲是製造原子分裂或者其他高科技的工作，因爲他們只是依電腦程式而工作。」

「那表示什麼？」

「那表示只有電腦程式，才是控制一切。」

許莎莉說：「那麼，只要我們拿到最主要的電腦方程式，他們的罪證便在我們手上，毋容狡辯？」

馬獅龍點頭說：「拿了方程式，也可以使整間工廠停止操作。」

包勤說：「是的，我們立即就去。」

馬獅龍說：「慢着，假若我們眞的拿了那最主要的電腦方程式，那麼，整間工廠立時停頓，而我們當然不能離開這地方，有了方程式，又有什麼用？」

包勤說：「以我所知，我被擄入這地方之時，那時我是被幪面的，我感覺我是坐直升機來的。」

許莎莉說：「我們似乎是坐車入來的。」

馬獅龍打開地圖，看了一會，說：「這地圖是工廠內部的情形，對外的地方並沒有什麼說明，不過，這工廠最重要的出口却有兩個。」

他們都看着地圖。

許莎莉說：「我們都是從下面的地道上來，我有一個假設，前面——我當這地方是前門，是我們入來的地方，是個平地，能與外面接觸。

「另外一個出口，應該是在山上，因爲只有山上，才能使用直升機。」

兩人也同意這個假設。

馬獅龍說：「好了，假如我們有幸盜了電腦方程式，我們一定要從正門走。」

「是的，後面可能是個山崖，我們若從那裏走，肯定是死路一條。」

馬獅龍說：「好了，退路已定，怎樣下手？」

包勤說：「這個我在行。」

「什麼？你是電腦專家？」

「也可以算得上，我是研究航空動力的，很多試驗與設計，也是用電腦的。」

許莎莉說：「我也可以，對於電腦，我也上了不少課。」

馬獅龍說：「那好極了，我負責把電腦室的人弄走或者……你們下手。」

其實弄走那些人，馬獅龍也沒有什麼把握，但自己既不是電腦人材，只有做些幫閒工作。

他們又再三研究地圖，終於找到那電腦中樞。

於是，他們開始行動。

一出儲物室，便有人聲。

兩個滿臉鬍子的人並肩走過，他們一閃，先讓他們過去。

然後，三人慢慢跟着那二人。

那二人竟是走向電腦中樞室，他們邊行邊說，馬獅龍並不聽到他們在說什麼。

包勤却道：「他們是電腦的主管。」

「那好極了。」

事實並不如馬獅龍想像那麼好。

來到一條長廊。

兩面都是暗黑色的玻璃，就像一條深沉的水晶廊，四處全無隱蔽的地方。

只要他們一現身，前面兩人一定會發現。

於是，他們只好停了下來。

看着二人走過水晶長廊，也不是簡單的事，只見他們一邊走，一邊要將一些卡片插進一些插口。

包勤說：「那是紅外光辨認系統，這水晶廊佈滿了紅外線，假若有人來，而不能用卡片證明身份，那麼，外邊便响起警報系統。」

走盡了水晶廊，是一道大鋼門。

這大鋼門並不是普通的鋼門，說得具體一點，便像那些銀行金庫的入口。

鋼門是光滑一遍，並沒有按鈕或者其他開門的東西，如果這兩人不是朝着這邊走，一般人都會以爲這只是一片銅牆鐵壁。

只見那兩人小心站定。

他們的確是異常小心的站定，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然後他們各伸出右手，按着那鋼壁。

「他們弄些什麼把戲？」

包勤說：「看來這裏採用了最先進的保險庫儀器，只有兩個主管人的掌紋，才能開啓這鋼門。」

那巨門無聲無息的開了，兩人閃身進入。

馬獅龍看了整個過程後，有些洩氣。

因爲就算有辦法通過這條紅外線走廊，也沒有辦法開啓那鋼門，因爲只有那兩人的掌紋才可以開啓。

不過，他並不是一個易於放棄的人。

他不會氣餒，千萬個念頭在轉動着。

許莎莉也明白，要盜取電腦方程式，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幸好她也是個倔强的人。

包勤輕聲說：「看來我們應該立刻離開這個地方，向世界上的人公佈這事實。」

「有人信嗎？」

「就算有人信，你有證據嗎？」

包勤默然。

那也怪不得他，他的身份特殊，他只是被擄的肉參，他唯一的希望是離開這鬼地方。

馬獅龍與許莎莉不同，他們各負有任務，任務也不要緊，最重要的是良心上的任務。

眼看這一具可能會毀滅整個地球的工廠存在，就算讓他們白白的離去，他們也不會願意的。

生存並不是活着那麼簡單。

他們爲的不是兩個超級大國。

而是爲整個地球人類。

人類的良知。

馬獅龍心中十分不安。

不過，那邊巨大的鋼門又重開了。

那兩個主管人物走了出來，鋼門無聲合上。

他們仍然是邊行邊談，走出紅外線走廊時，仍然要在每個插口中，放入卡片。

他們步伐顯得匆忙。

馬獅龍看着他們，人急智生。

他示意許莎莉一同撲出。

那兩人怎麼也預料不到，無端竟有人撲出。

馬獅龍一拳打向那人腹部。

那人並不懂得反抗，只是暗哼了一聲，他沒有大叫，因爲那求生力已抵住他的喉間。

許莎莉也做得乾淨俐落。

馬獅龍說：「不要弄死他。」

許莎莉已從那人口袋之中，拿出了卡片，這卡片是用來通過那紅外線走廊的。

「教授，跟着我們走。」

馬獅龍控制着俘虜，一面把卡片插入牆上那些插口，許莎莉也依着做。

於是，他們順利通過了紅外線走廊。

接着便是來到那大鋼閘。

馬獅龍握着俘虜的手，抵向鋼壁。

許莎莉也是同一動作。

鋼門開了。

他們推着兩個俘虜入內。

這個銅牆鋼壁的夾萬並不太大，一眼望去，約有六七百方呎。

四邊都是一些貼頂的電腦磁帶櫃，那一卷一卷的磁帶正在轉動，有快有慢。

當中是一個玻璃櫃似的東西，裏面也有很多卷電腦磁帶，四周都有暗光流動。

那些暗光有些像激光，不過却是輕柔得多。光線不知從何而來，但組成一個幾何圖形的網。

這光網，正是保護着整個玻璃櫃。

這是另一個更爲先進的警報系統，一定要把這些光線切斷，才可以拿出當中的電腦磁帶。

這些電腦磁帶既受到這麼嚴密的保護，自然便是這間化工武器工廠的神經中樞。

光線雖然是極爲柔和，但他們並不敢妄動。

馬獅龍說：「關了光源。」

那俘虜說：「我不知道密碼。」

許莎莉也問另外一個俘虜，也得到同樣的答覆。

馬獅龍推那人向玻璃櫃去。

那人拚命反抗，連求生刀劃破了他的喉嚨，他竟也不願走近那光網。

馬獅龍立時明白，這光網不只有警報作用，看來殺傷力也不少。

許莎莉也推那人。

那人立時拚命反抗。

包勤看着他們，也明白這光網的厲害。

馬獅龍出其不意的用力一推，那俘虜的右臂已觸及光網，那人高叫了一聲。

那人的衣服，透出一些燒焦的氣味。

另外一人突然發難。

許莎莉被他掙脫，立時與他對打起來。

馬獅龍一分心，手中的俘虜掙脫了，拚命奔向大門，馬獅龍一個竄身，後發而先至，並且一拳擊出。

那人面門受創，立時暈倒。

許莎莉那邊，也擊暈了俘虜。

「怎麼能取這電腦磁帶？」

包勤說：「只有一個方法。」

「先截斷光源。」

那兩人並沒有說謊，室內根本沒有光源掣，也沒有什麼電源掣。

那柔和的光網仍然保護着玻璃櫃。

馬獅龍說：「我們只有犧牲這二人。」

「他們爲虎作倀，也不是什麼好人。」

馬獅龍說：「我想出一個辦法——我看這光網的原理，既可保護玻璃櫃，也可以燒焦入侵的人，看來要盜取這電腦磁帶，一定要驚動那狂人。」

「驚動也不打緊，問題是怎樣下手去偷？」

馬獅龍說：「教授，你負責下手。」

包勤害怕，退了一步。

馬獅龍說：「我不會令你損傷的，不過，你一定要行動敏捷。」

「怎樣做？」

「我與莎莉把這二人推進光網，一時之間，光線並不能立刻透過二人，但是其中空隙的光線便被阻擋了，你便趁這空隙，伸手去拿。」

包勤仍然有些害怕。

馬獅龍怕他壞了大事，說：「教授，你負責推這人，由我來拿。」

教授同意。

許莎莉已明白馬獅龍的意思。

用個簡單的比喻——兩個俘虜便像一件三文治的兩片麵包，而馬獅龍便做了當中的肉餡。

「預備好了？」

兩人頷首，同時把兩個俘虜推了入光網之內，中間果然沒有了光線。

不過，光線觸及兩人背部時，立時傳出燒焦的味道，那兩人震動了一下，便不再有反應。

馬獅龍趁着這一刻，撲身入內，開了玻璃櫃，抽出了當中一卷磁帶。

立時，整個房間也熄了燈。

他不再理會，急忙退出。

許莎莉與包勤放下兩人。

一會，他們喘氣方定，燈也亮了起來，相信那是這夾萬中的後備電源。

不過，本來是轉動不停的磁帶已全部停頓了，看來外面的所有操作，亦已停頓。

「快走。」

馬獅龍把磁帶納入懷中。

保安系統已完全無效，鋼門一推便開了。

他們奔出了紅外線走廊，想向大門走去，可是，四處都响起了警報，並傳來了人聲。

這時，「焦」的一聲，一束光線射來。

馬獅龍及時縮開。

只見前面的地板有些烟上升，但並無裂痕。

許莎莉那一邊也同樣被一束光線射來，也使牆壁上發出些輕烟，但牆壁也沒有什麼損壞。

馬獅龍說：「小心，是新式武器。」

包勤說：「想不到他們竟有這種武器了。」

「什麼武器？」

「你看地板與牆壁。」

「殺傷力並不算大。」

包勤急說：「這光束槍是中子射線，可以把生物毀滅，却不會破壞週遭環境。」

「中子槍？」

馬獅龍也聽過有一些中子炸彈，落下一個地方，可以使人命盡毀，却不會破壞建築物，想不到這種可殺人而不毀物的力量，竟可以應用在手槍上面。

這正是這類工廠內最優良的防衛武器。

既能傷人，却不毀物，因爲這裏任何東西也是不能毀壞的，只要一些毀損，便不堪設想。

接着是一連串「焦焦」之聲不絕。

他們已被圍攻了。

前面已是無路可走。

馬獅龍說：「死守在這裏也沒有用。」

許莎莉說：「前無去路，只有向後走。」

馬獅龍有點遲疑，說：「先走再說。」

他們閃身向後面進發。

不過，那些中子槍的光束却像一個火網，一時之間，不能讓他們移動半步。

這樣下去，他們三人定然會成爲甕中之鱉。

馬獅龍忽叫道：「叫你們的首領來。」

沒有人應話，但「焦焦」之聲暫時停止。

馬獅龍續說：「我身上有炸葯。」

中子槍的光束完全停止。

馬獅龍心想：「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我身上有炸葯是事實，他們才會顧忌。」

馬獅龍向許莎莉低聲說了幾句話，又向包勤說：「教授，我這裏有一顆小炮彈，你把這小炮彈擲向那電腦夾萬的大門。」

包勤一生從未試過擲炮彈，顯得有點害怕。

馬獅龍說：「不用怕，就好像你幼時玩爆竹一般。」

包勤接過了珍珠炸彈。

馬獅龍轉向許莎莉，說：「準備好了？」

許莎莉點了點頭。

馬獅龍說：「擲！」

包勤依言，把珍珠炸彈擲向那電腦鋼門。

「轟隆……轟隆……」

馬獅龍與許莎莉同時向敵人處竄出。

那邊是一列手持中子槍的士兵，他們聽見了爆炸聲音，都十分害怕。有些開始逃竄。

他們雖然看見馬獅龍與許莎莉奔出，却也不敢按動手中的中子槍。一來他們是害怕馬獅龍身上的炸葯。二來他們被爆炸聲與他們無端出現而嚇怕了。

前面兩個士兵竟是呆若木鷄。

馬獅龍更是一竄而上，不費吹灰之力，便把其中一人的中子槍奪了過來。

許莎莉也不遑多讓。

馬獅龍說：「退！」

但許莎莉仍然多撿了一把中子槍。

他們立時又退回了隱蔽的地方。

包勤教授也是呆呆的站着，半晌才道：「馬先生，你說是玩爆竹一般？」

「我意思是擲出去的手勢，是像玩爆竹一般。」

「震得我幾乎耳朵也聾了！」包勤猶有餘悸的說。

許莎莉遞了一柄中子槍給包勤。

馬獅龍說：「雖然我們也有了中子槍，不過他們受過了這一次挫折，定會組織更强的隊伍來搜捕我們，因此，我們還是不能向前走。」

「向後走是死路。」

「也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馬獅龍說。

許莎莉和包勤都不明白。

他們只好跟着馬獅龍，向着後面進發。

一路上，他們也受到零星的攻擊，不過他們手上的中子槍，却發揮了威力。

這工廠實在是非常龐大，他們自電腦中樞一直走出來，到達這個後山出口，竟費了差不多五個小時。

他們這麼費時，可能對路途並不熟悉。

不過，他們終於來到了出口。

這後面的出口，是在高山之上，除了飛機可以降落之外，外人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因此，這地方的守衛極其鬆懈，尤其是這時已是入黑時份。

航空專家 竟是間諜

他們出了工廠。

外面是一個直升機的停機坪。

停機坪並不大，只是一個大約二百米的直徑圓形，上面刻劃了一些停機的標誌。

他們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氣。

自由的空氣。

雖然是入黑，幾十盞泛光燈，也把附近的形勢照得非常清楚。

這個小停機坪是從一個小山峯削平而成，所以另外一面便是一個陡峭的山坡，接着下面的是懸崖。

想爬山下去，簡直是妄想，下面是看不見底的深淵。

這地方除了有直升機之外，根本是無路可逃。

馬獅龍坐了下來，感到有點飢餓。

許莎莉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從早開始走出來，一直是滴水未沾唇，剛才逃亡之時精神緊張，當然是沒有甚麼感覺，而今鬆弛下來，便感到十分饑餓。

包勤說：「我很肚餓！」

他一提出，三人更是飢腸轆轆。

包勤說：「我知道那邊有個小小的指揮塔，那裡應該可以找到食物。」

二人跟着包勤走。

他們的行藏很快便被人發現，不過，他們有中子槍，很快便弄妥了差不多十個的守衛軍。

包勤也射倒了兩個。

他們來到了指揮塔。

所謂指揮塔，其實是一間兩層的石屋。

地下那一層是一些宿舍，上面那一層才用作指揮及通訊之用。

指揮塔上的人，並不知道有人攻了入來。

馬獅龍說：「先制服上面的人，也許他們會有飛機，助我們逃離此地。」

許莎莉說：「好，讓我先行。」

她說罷便衝上去。

馬獅龍隨着。

二樓上面只有三個人，不費吹灰之力，他們便被制服了，躺在地上。

馬獅龍叫了包勤上來。

包勤是個航空專家，一看之下，便說：「這東西看似簡陋，實在是十分先進。」

中東狂人手上有大量的金錢，這裏的設備，都是從西方國家購買而來的。

躺在地上的一人說：「這位先生的眼光眞不錯，你們亂用這些儀器，不只不能發出消息，反而會引起我們工廠總部的注意。」

馬獅龍說：「那麼，我們就讓你控

制吧。」

那人說：「好，好極了。」

「不是現在！」

許莎莉說：「我們吃個飽，才再作打算。」

因爲下面是宿舍，因此要吃的東西並不是甚麼問題，而且十分美味可口。

吃完之後，已是午夜時候。

他們心急離開這地方，便審問那控制塔中的三人，看看有沒有辦法離開這裡。

那爲首的一人十分坦率，說：「你們已驚動了總部，一定沒有直升機飛來的了。」

馬獅龍問：「有沒有辦法離開？」

那人搖首。

許莎莉說：「這地方的建築藍圖呢？」

那人指示了檔案櫃。

他們把藍圖拿了出來，小心細看。

原來這山後面，還有一幢房屋。

「那是甚麼地方？」馬獅龍問。

「那是修理直升機的地方……」他似乎有點言詞閃爍，不欲多言。

許莎莉說：「其他地方呢？」

「那……那……」

包勤從懷中抽出那中子槍在玩弄着。

那人當然知道那是殺人不見血的中子槍，包勤本來是一個埋首學術的教授，他跟了二人逃亡大半天，也懂得了一些嚇人的技倆。

那人急說：「那地方儲有一些滑翔機的裝備。」

「滑翔機？」

他們聽了，都有些振奮起來。

「快帶路！」

其餘兩人也願意合作，於是，他們拿出了照明設備，直向山後那列房屋進發。

馬獅龍有點奇怪，便問其中一人：「爲什麼這地方會有滑翔機？」

「我們的總統喜歡這些玩意。」

「他會來玩？」

「有時會的。」

另一人說：「他還喜歡玩熱氣球。」

「你是指那些可作飛船用的熱氣球？」

他們都點頭。

馬獅龍心想：「又多一條生路。」

他們一行六人，來到了那列房屋。

經過一番檢視，果然看到了一個熱氣球的裝備、一艘滑翔機，還有幾隻風箏滑翔器。

三件東西之中，最安全的是熱氣球。

馬獅龍向包勤說：「教授，你懂得駕駛熱氣球嗎？」

「理論上我懂得，因爲我是研究航空的，空中氣流與熱氣球之間的關係，我十分明白。」

馬獅龍嘆了口氣，問：「實際上呢？」

「我不知道。」

馬獅龍又向那爲首的人道：「要把熱氣球升空，需要多少時間？」

「大約要燒三個至五個小時。」

「有燃料嗎？」

他們檢查了那些燃料設備。

「只能燃燒兩個小時。」

換句話說，熱氣球不能應用。

還有滑翔機。

滑翔機是要用飛機拉上半空，才可以利用氣流，作無動力的滑翔。

可是，如今有了滑翔機，却沒有拖動的飛機，又有何用？

不過，他們仍然小心地檢視了滑翔機。

一切設備仍然十分良好。

「沒有動力，怎辦才好？」

包勤畢竟是個航空學的教授，他想了很久，又審視室內其他設施。

終於，他想到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他發現了一條大彈弓。

包勤說：「這地方是個山坡，如果我們把滑翔機扣在彈弓之上，再由地上的人用力拉起，就像小時候玩彈弓叉的原理，可以把滑翔機彈起。」

「這滑翔機有多重？」

「不算太重，三四個人可以推動。」

「載重呢？」

「是二百公斤。」

「那是接近五百磅……那麼怎能載我們三人？」

馬獅龍想了一會，說：「可以載你們二人——許莎莉身材窈窕，而包勤教授被囚了這麼久，身體也十分輕，載你們二人是沒有問題的。」

許莎莉問：「那你呢？」

「我自有辦法。」

包勤說：「用彈弓彈上半空，也不一定能飛翔，要看氣流與風力。」

「那便要看你們的運氣了。」馬獅龍說：「我們立即準備一切。」

他們合力把滑翔機推了出去，又在樹上縛上大彈弓，用來扣那滑翔機。

這些事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却是不易，他們一直工作至曙光初露。

他們感到十分疲倦，也吃了一些帶來的東西。

他們休息時，許莎莉忍不住問：「馬獅龍，你讓我們兩個走，你呢？」

馬獅龍笑說：「我再想其他辦法。」

「我不想留下你。」

「不用擔心，其實，這滑翔機可以載三人的話，我也不能走。」

「爲什麼？」

「因爲我一定要留下來，監視他們三人把滑翔機向半空彈去，假若我們三人上了機，他們三人在下面，便可

以爲所欲爲了。」

許莎莉心想，馬獅龍的話並沒有錯。

馬獅龍說：「我定有辦法離開，不過可能會有一些阻滯。」他從懷中掏出那些電腦磁帶，遞給許莎莉。

「怎麼給我？」

「這東西極爲重要，你走出了這鬼地方，一定要交給美國領事館。」

許莎莉接了過來。

她突然有一陣傷感的感覺。

兩人自從初見面的一場打鬥，直到上船合作，這一段時間之內，三番四次遇到危險，都因互相幫助而化險爲夷，這段友情實在難以忘懷。

馬獅龍是個樂觀的人，安慰她說：「我一定可以在自由世界和你再見。」

許莎莉點頭，眼中淌下一顆淚珠。

「對我沒信心？」

許莎莉說：「不，我們一定會再見。」

「最重要的是，把這電腦磁帶交給美國領事館，有了這些證據，那狂人定要自動拆卸這化學武器工廠！」頓了一頓，續說：「無論如何，我們也做了一件好事。」

陽光初透，東方一片金色朝霞，十分美麗。

包動說：「今天天氣很好，我們的運氣不差！」

他的話沒有錯。

天氣穩定而晴朗，氣流便會較爲穩定，這便可以使滑翔機順利飛行。

於是，他們開始行動。

臨上機之前，馬獅龍低聲對許莎莉說：「小心包動，他既有用，也是有利用價值的人。」

許莎莉明白，說：「我會看情形。」

他們上了滑翔機。

四人合力把彈弓拉動，但試了幾次，仍然沒法把力量集中，把滑翔機彈出去。

馬獅龍喝令他們再試。

那時，山頭的那邊，似有人湧出。

圍捕他們的士兵來了！

馬獅龍十分心急，假若讓他們來到，他們人多勢衆，便再沒有逃出生天的希望。

馬獅龍突然向山頭拋了一顆珍珠炸彈。

「轟隆」一聲。

那三人立時驚懼起來，而那邊山頭的軍人，一時之間也不敢迫來。

馬獅龍喝道：「再試！」

那炮彈的力量，眞有振奮人心的作用。

他們一起用力把彈弓拉盡，一陣微風吹過，他們同時放手——

滑翔機應聲彈出。

以美妙的姿態向半空而去，接着便向外間平穩地滑開去。

他們不禁歡呼！

這原始的方法，竟可把滑翔機彈了出去。

以後的時間，他們兩人的命運便在幸運之神的手上。

滑翔機終於消失了。

馬獅龍看見那邊的人又再攻來，這次人數更多，手上拿着不同的武器。

而三個俘虜並不能嚇怕他們。

馬獅龍說：「三位，我本可以先殺你們。」

三人都十分害怕。

「不過，只要你幫我一個忙，我會饒你們一命。」

「甚麼事？」

「快替我穿上那風箏飛翔器。」

三人並沒有異議。

馬獅龍雖然並沒有試過這種飛翔器，不過，這是唯一逃命的方法，只好一試。

那風箏飛翔器的雙翼巨大，穿着也費了十五分鐘。

在這十五分鐘之內，馬獅龍把身上僅餘的兩顆珍珠炸彈也擲了出去。

也幸好這兩顆珍珠炸彈，才暫時阻止了那些軍人的攻入。

終於，他成功地穿上風箏飛翔器。

馬獅龍也知道，這並不表示自己一定可以逃出。

他奔向一個山崖。

他不敢看下面，只閉着眼睛。

他只感到狂風撲面，身體像在水中浮沉一般，他睜開了眼睛，下面是——

點點山頭。

後面是一大隊士兵，他們向着他射擊。

幸好狂風極勁，已把他吹離了那山頭。

他呼了一口氣。

暫時是安全了！

馬獅龍開始時還不能控制這風箏，但飛了一會，已領悟到控制的方法。

下面是另一個山頭。

再過一會是一片沙漠。

他看見了那間半露在上面的化學武器工廠，從上面望下去，這工廠並不十分顯眼。

顯眼的是附近的裝備——四週都有一些大洞，洞口露出一些火箭似的東西。

越洲飛彈！

每一支都向上，似乎蓄勢以待。

馬獅龍慶幸自己並沒有乘坐飛機，或者是直升機，假若是乘坐飛機或直升機，高度一定不只如此，那麼，下面只要發射一枚小小的地對空飛彈，他們便會立時被毀滅，一切化爲灰燼！

不過，飛彈對滑翔機與風箏飛翔

器都無能爲力，因爲兩者都飛得很低！

人生的不幸中，有時却是一個大幸運！

馬獅龍看着下面，心中有說不出的感覺。

當電腦磁帶到達美國領事館之後，那狂人便要自動拆除一切裝置，否則他也無法再在國際立足。

半空是寂靜的，只有風聲，他感到無比的寧靜。

他不知飛行了多久，直至他看見下面是一排排的小屋，他才慢慢的降下。

他看見一支小旗，那是自由國家的旗幟。

馬獅龍下來，吻了土地一下，他高興自己終於回到自由的土地上。

可是，許莎莉與包動他們又如何？

他只有暗暗的祝福他們。

* * *

馬獅龍身上有兩本護照，因此，他輾轉地到了歐洲，立時知會美國領事館。

他受到了貴賓式的招待，並且被送回來本市，可是，他一直打探，却沒有許莎莉與包動的半點消息。

馬獅龍十分心急，因爲許莎莉究竟是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過的紅顏知己，而且那些電腦磁帶在她身上。

至於包動教授，總算有一段逃亡生涯的感情。

他們究竟去了那裏？

難道他們乘坐的滑翔機出了事？

* * *

半個月之後，仍然沒有任何消息。

有一天晚上，馬獅龍的家來了一個訪客。

當馬獅龍開門之後，他感到十分詫異。

「許多德先生？」

站在許多德後面的，還有兩個保鑣模樣的人。

許多德與馬獅龍招呼之後，便對後面兩人說：「你們到車內等我！」

兩人依命而去。

馬獅龍說：「許先生，甚麼風……」

許多德臉色凝重。

馬獅龍沒有再說下去，請了許多德進來。

許多德還沒有坐下，便說：「馬先生，你一定要救一救我的女兒。」

「什麼？你的女兒？許莎莉？」

許多德點了點頭，說：「剛才她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我，說她快要死了……」

他竟然不能再說下去，雙眼閃着淚光。

「她要死了？」馬獅龍實在有點不相信，這麼一個堅強獨立的女孩子，竟會如此說。

「是的，她的聲音微弱，似乎……」

「許先生，你冷靜一點，令千金並非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她不會那麼容易……」

「我一向也知道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而她對我說出這番話，我才覺得担心！」

「她怎麼說？」

「她說她患了重病，在歐洲一間醫院之內，她說要找到你，才有希望！」

馬獅龍心下盤算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許多德又說：「她又說包動走了！」

「包動走了？」馬獅龍心下震動。

許多德問：「究竟包動是什麼人？」

馬獅龍並沒有將詳細告訴他，只問了許莎莉所住的醫院的地址。

許多德說：「你立即趕往歐洲？」

馬獅龍說：「我恐怕……」

「我會提供所有的協助！」

這時，電話響了。

馬獅龍拿起了電話，凝神的聆聽，差不多五分鐘之後，才放下電話。

馬獅龍說：「許先生，你等我一下，對了，你轄下的航空公司中，有沒有直達那城市的？」

許多德說：「我查一下。」

馬獅龍說：「你在這裏打電話，我去收拾一下衣物，我立即便要出發了！」

馬獅龍入了自己的房間，收拾簡單的衣物。

而許多德一直打電話查詢。

原來剛才馬獅龍所接的電話，是美國領使館打來的，包動逃走的消息證實了。

他們又再度要求馬獅龍出馬。

馬獅龍當然答應，因爲他一定要去探望許莎莉，也要追尋包動的下落，否則，他接受美國領使館的整個任務，只能算是功敗垂成了。

當他收拾完畢，許多德的查詢也有了結果。

許多德說：「我們可以立刻到機場，有一班飛機——是一架貨機，可以直達那城市！」

馬獅龍想了一想：「貨機也好，可掩飾我的身份！」

於是，馬獅龍乘坐許多德的車子，直達機場。

本來，貨機並不能載普通乘客，但在許多德的安排下，馬獅龍以貨機工作人員的身份上機。

許多德因救女兒心切，自己也想上機，不過馬獅龍害怕他碍手碍脚，便說：「許先生，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商家，你一舉一動，都有記者注意，假如你的行踪被報導，不但阻礙了我的工作，而且會累及令千金！」

許多德知道馬獅龍所說的也是實情，便從懷裏取出了一張金卡片，遞

與馬獅龍說：「馬先生，你拿着這卡片，在歐洲多間銀行也可以換錢，我在這裏，會支持你的一切行動與需要。」

馬獅龍接過了金卡片，他知道許多德有强大的商業網絡，他的名字，比什麼金咭也更爲可信。

飛機差不多立即便啓程。

二十個小時之後，他已到達了許莎莉所住的醫院，她所住的醫院，也是那城市中最著名的醫院，因此，馬獅龍很容易便找到她。

她是被安置在一間深切治療室。

馬獅龍一看到「深切治療室」幾個字，心中突然緊張起來！

難道許莎莉眞是病重？

幾個護士要馬獅龍穿着了白袍，才帶他進入那病室。

他終於看見了許莎莉。

她臉容瘦減，安靜地躺在床上。

馬獅龍輕聲地叫道：「許莎莉！」

許莎莉睜開了眼睛，當她看見了馬獅龍時，她臉上滿是笑容：「這麼快便來了？」

「多得令尊的安排。」

「他爲我很担心？」

馬獅龍說：「是的，我也是。」

許莎莉半躺的憑着枕頭，看她的樣子，雖然是病容滿臉，却並不像垂危。

馬獅龍問：「爲什麼要住在這裏？」

「你指深切治療室？」

馬獅龍點了點頭。

許莎莉笑着說：「事實上，我是患有重病，而且，我住在這裏，較爲安全。」

「什麼重病？」

「是一種瘧疾！」

馬獅龍聽了，心頭似放下了一塊大石。

瘧疾只是一種極爲普通的疾病，很容易便醫好。

許莎莉苦笑說：「並不是普通的瘧疾，而是一種新品種的瘧疾，直至目前還沒有特效藥。」

「什麼？新品種的瘧疾？你怎會染到？」

「是包勤。」

「包勤？，那傢伙怎麼了？」

「說來話長——那天，我與他乘坐着滑翔機，順利地降落在歐洲一個小國中！」

這點，她的遭遇與馬獅龍差不多。

許莎莉續說：「幸好我們坐的是滑翔機，否則我們早被地對空飛彈所毀。」

這個遭遇與感覺又是相同。

「後來，我們在那小國居住了一兩天，打算要求美國安排我們離開，那知，我中了包勤的詭計。」

「什麼詭計？」

「他在我的食物內加入了藥物，令我昏迷，便偸取了我的電腦磁帶。」

「這些藥物，就是新品種的瘧疾？」

許莎莉點了點頭。

「他是個雙重間諜？」

「是的，我看他是要向鐵幕國家投誠。」

「向鐵幕國家投誠？那有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但他自然有他的想法。」

「他走了多久？」

「兩天，我看他還沒有出境。」

「那麼，我們還有抓回他的希望！」

「是的，因此我才這麼急找你來……」

忽然，許莎莉的臉陣紅陣白。

「你怎麼了？」

「我看病又發作了。」

許莎莉全身發抖，欲伸手按鈴。

馬獅龍爲她按鈴，不一會，幾個醫生來了，他被請離了治療室。

馬獅龍在外面等了個多小時，那些醫生才出來。

馬獅龍立刻追問醫生，主診醫生說：「許小姐的病暫時沒有問題，不過，她每一次的發作，病情便加深了一些，我們要培植她體內的細菌，才能對症下藥。」

「她生命有沒有問題？」

「暫時是沒有，不過再過多一些時日，我們却不敢說，這些病毒，在百多年來的醫學史上，也沒有出現過！」

馬獅龍忽然想起，包勤教授是被困在那化學武器工廠之內，難道他偸取了一些細菌出來？

細菌也可以偸出來，這個假設，連馬獅龍自己也有點不相信。

不過，找到包勤，許莎莉的病，自然有解救之法，還有那電腦磁帶，一定不能讓他投誠鐵幕國家。

可是，往那裏找包勤？

幸好這小國是一個山區地方，要離開這地方，採用汽車並不容易。

最快捷而安全的方法，是飛機。

不過，在這裏坐飛機也並不容易，這地方班機既少，座位也不多，而且價錢昂貴。

馬獅龍找了一間高級的酒店。

當他登記的時候，無意之間露出了許多德的金色卡片，他立刻便不用登記，而且得到貴賓式的招待。

許多德的力量實在不小。

他立刻吩咐侍者爲他查詢飛往鐵幕國家的班機，很快便有了結果。

侍者說：「今晚有一班直航華沙。」

「過去幾天，有沒有班機離開過？」

「沒有。」

「到了華沙，可有直航往莫斯科？」

「有，其實在歐洲，只有在華沙才可以直航往莫斯科，在其他城市，沒有那麼方便。」

看來，包勤假若要去莫斯科，唯一的班機，應該是今晚這班。

馬獅龍親自打電話往機場，希望得到旅客的名單，可惜旅客之中，並沒有包勤的名字。

忽然，馬獅龍自己也笑了起來。

包勤要逃走，又豈會用眞姓名？

他決定親往機場。

這小國的機場並不大，而且有點冷清清。

對於馬獅龍來說，實在是一件好事，因爲只要包勤一出現，便無所遁形。

班機是下午八時起飛的，而馬獅龍到達機場是六時，他一直守候着。

直到七時，仍沒有可疑的人物出現。

馬獅龍仍是忍耐着，不過到了七時半，馬獅龍對自己的估計也沒有信心。

七時半，仍未辦理上機手續，他怎能及時上機？

這時，他有點內急，不過他却不想離去，因爲他害怕這麼凑巧，包勤便在這時出現。

忽然，他看見一個臃腫的老人，戴着一個闊邊的眼鏡，正一搖一擺的進入男厠。

這個老人一直都沒有出現過，這突然的出現，引起了馬獅龍的疑心。

還有一點，那老人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全身顫抖。

全身顫抖？在什麼地方，看過有人全身顫抖？

是在醫院！是許莎莉！

難道這臃腫的老人……

馬獅龍不再等候，追入了厠所。

厠所相當寬大，却沒有人。

那老人看來是入了其中一格坐厠。

盡頭那一格，傳來一陣呻吟的聲音，馬獅龍急步上前，只見那老人正在吞藥丸。

「包勤？」馬獅龍大叫。

那人似有點愕然，隨即作不理會。

這動作，豈能騙得過馬獅龍？

他一手拉了那老人出來，那老人仍然全身顫抖，狂叫：「你……你……」

馬獅龍拉着他，他拚命掙扎，忽然，他看見那老人的大衣內有一件隆起之物。

他想去搜索，却被那老人拔了出來。

是一枝中子槍！

只有在化學武器工廠，才有這種槍！

他不是包勤，還會是誰！

「你爲什麼要背叛我們？」馬獅龍狂叫。

但包勤已全身顫抖，不能說話，而且臉上肌肉抽搐，看來十分痛苦。

這時，馬獅龍忽然覺得頸部一涼。

一隻巨手，已把他整個人也揪起來了。

馬獅龍一時之間無法還手，本來要搶那支中子槍的，也無法搶到。

馬獅龍被揪起，擲向尿槽。

揪起馬獅龍的人，手力奇大。

馬獅龍跌在尿槽，隨手抓起尿槽中的臭丸，反擲向那人，那人害怕汚穢，及時閃開。

馬獅龍趁這機會，才看清楚形勢。

前面站着的並不只一人，而是兩人。

兩個北極熊似的男人，身穿大衣，頭戴毡帽。

馬獅龍身裁也不算矮小，但站在兩人前面，竟然像個小人似的！

兩人咆哮着，又要抓起馬獅龍。

馬獅龍一閃開，趁着空隙，猛然一拳打向其中一人腹部，另外一脚，蹴向另外一人！

兩人似乎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而馬獅龍却似打在兩個大沙包之上。

看來，一隻北極熊已難應付，兩隻更是難上加難！

其中一人又伸手揪起馬獅龍，馬獅龍閃着，却不提防另外一人，那人一脚踢來，把馬獅龍踢上了半空。

馬獅龍感到痛極，但他並不怠慢，趁着身體上躍之時，抓向另一人的眼睛。

那人冷不提防，吃個正着，發狂大叫。

趁這人受傷，馬獅龍已穩身站地，又再反撲。

那人身高，而且十分健碩，並不害怕馬獅龍的來勢，他稍爲矮身，便要抓着馬獅龍。

馬獅龍把握着這千載一時的機會，雙拳同時攻向他的雙眼。

那人閃開。

怎知道馬獅龍雙拳只是虛招。

他一脚踢起。

這一脚，向着巨人的下陰踢去。

那人狂叫一聲，跌向後面。

馬獅龍正慶幸暫時打倒了這兩隻北極熊，可是，他却看到包勤已抽出了中子槍。

只要他一按掣，自己便沒有命了。

他急忙閃過。

但包勤並沒有按掣，那是因爲他身體仍在顫抖，而且十分衰弱。

馬獅龍撲前，一手奪了中子槍。

那兩人起來，再撲向馬獅龍。

馬獅龍一手拉着包勤，一手提着中子槍，指向兩人。

兩人不敢妄動。

馬獅龍說：「這是中子槍！」

那兩人似乎並不明白。

包勤用另外一種言語說了兩句話

，那兩人立即臉孔變色，慢慢後退。

包勤又說：「馬先生，快送我去醫院！」

馬獅龍看着他，見他又再顫抖，便問：「你也患了瘧疾？」

包勤點了點頭。

那兩個巨人，慢慢退出廁所。

馬獅龍把中子槍納入懷中，一手拉起包勤。

包勤臉上化了裝，身上也穿了很多衣服，才會這麼臃腫，他想瞞過馬獅龍。

馬獅龍問：「你的眼鏡呢？」

他搖了搖頭，閉上了眼睛，牙關打震。

馬獅龍出了廁所，扶着包勤，上了計程車，直趨許莎莉所住的醫院。

醫生立即爲包勤診治，並發覺他袋內有一些藥丸。

馬獅龍往見許莎莉，並把包勤的事告訴了她，許莎莉聽了，說：「他的袋裏還有藥丸嗎？」

「有。」

「好了，有了這些藥丸，醫生便可以根據這些藥丸加以研究，我的病才有希望。」

「爲什麼包勤也得你這種病？」

「因爲他是化學武器工廠的人質，因此，他也被用來作試驗品！」

「試驗品？他們竟用眞人來試驗？」

「不用眞人，怎知化學武器的收效怎樣？」

「那實在是聳人聽聞的殘酷事實！」

「幸好他仍然有一些利用價值，因此才用作試驗這種新瘧疾病毒，假如他沒有利用價值，早已利用作其他藥物或細菌的試驗了！」

「那狂人實在可怕！」

「提起那狂人，你找到了電腦磁帶嗎？」

「沒有！」

「他身上沒有？」

「那時我因爲要對付兩個巨人，又要急於送包勤來醫院，所以沒有想起這事！」

「其實，那些電腦磁帶比我們的生命還更重要，因爲這是狂人的罪證！」

「包勤不會輕易把這些東西交與別人的！」

「希望如此！」

許莎莉臉露疲倦之色，馬獅龍也離開了病房，包勤在醫院內因接受了治療，病況已穩定下來。

馬獅龍一直在酒店住了半個月，在這期間，醫院的醫生已從包勤身上的藥丸，研究出殺滅這種新瘧疾病菌的藥，而兩人也在康復之中。

馬獅龍已知會了美國，並派人來監視包勤。

包勤的身份特殊，不能讓他在國際間露臉。

美國方面的人員用盡了辦法，仍無法找出包勤的電腦磁帶。

這電腦磁帶對整個自由世界，都是十分重要。

只要電腦磁帶公開，那狂人立即會受到世界各國杯葛，而美國也可以利用這磁帶的罪證，迫使狂人拆去那地下化學武器工廠，這對於整個地球的人類，也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

就是看許莎莉與包勤身上的病毒，也可以知道這間化學武器工廠所研究的細菌武器，已到達一個可怕的程度。

假若其中一種病毒流了出來，不知有多少人會受到死亡的威脅。

許莎莉終於出院了。

她又追問了關於捉回包勤的事，馬獅龍敘述了一次。

許莎莉說：「幸好包勤在美國人員監視之下，否則那邊的人又會脅持他回去！」

馬獅龍說：「你認爲他會把電腦磁帶放在那裏？」

「我看我們親自去問他一次，也許會有結果！」

於是，他們決定去見包勤。

包勤也康復了，見到許莎莉之後，他顯得有點侷促不安。

許莎莉說：「包勤，我並不是來報仇！」

包勤不語。

「我只想知道，你爲什麼要投誠那邊？」

包勤支吾地說：「我……我想……」

馬獅龍說：「你不願說，我們也不勉强你，不過，你既然要投誠那邊，我們會說服美方人員，讓你過去！」

包勤聽了，反而十分惶恐的說：「不用了，我要回美國去！」

「爲什麼？」

包勤嘆了口氣，說：「兩位，我投誠那邊是有我的苦衷，因爲當時我身患瘧疾，這種新品種的瘧疾，只有那邊的醫生才能醫好！」

「如今不是好了？」

「我起初是不知道的，我爲了性命，所以一定要投靠他們，他們培養出這種病毒，自然有醫治之法！」

「原來是這原因！」

「包勤，我明白了，你拿着那電腦磁帶，是作爲投誠的禮物？」

「是的！」

「那麼，現在你的病好了，也不想投誠，你再收藏那磁帶也沒有用！」

包勤不說話。

馬獅龍望着他，他顯然盡量避開他的視線。

馬獅龍越是迫視着他。

忽然，馬獅龍因看着包勤的臉而想起了一件事——當他出現在機場時，是戴有眼鏡的。

如今眼鏡呢？

馬獅龍問：「包勤，你的眼鏡呢？」

包勤仍然沒有說話，不過，他却有些反應。

「沒有……沒有了。」

馬獅龍立刻搜他的身。

他的身上果然有眼鏡，可是，鏡片却是破了，而那兩條眼鏡臂也沒有了。

馬獅龍看着這副爛眼鏡。

包勤解釋說：「我被你揪回來的時候弄爛的！」

馬獅龍忽然靈光一閃，說：「脫下外衣！」

包勤有點畏縮，不過，他仍然脫下了外衣。

那件外衣是一件夾層的棉衣，馬獅龍把外衣撕開，果然發現那兩條眼鏡臂。

包勤臉露尷尬之色。

許莎莉看看那眼鏡臂，並沒有什麼發現，便問：「馬先生，我不明白。」

馬獅龍說：「你看看！」他把那眼鏡臂放在燈下，說：「這上面黏有一條透明膠紙。」

許莎莉小心一看，果然有一條透明膠紙，另外一隻也是如此。

「這便是收藏電腦磁帶的地方。」他所指的便是那兩條膠紙。

馬獅龍說：「包勤，你根本是個間諜！」

包勤沒有說話。

「而且是個雙重間諜。」

「我是被迫的！」包勤說。

「好了，我要聽聽你的故事。」

包勤見已事敗，只好和盤托出。

原來包勤本身是一個教授，但收入並不多，而他有一個龐大的家庭需要照顧，因此，他利用他的航空教授地位，爲狂人那邊收集一些關於美國航空的資料。

本來，他在美國任教時，已有人委托他收集歐洲鐵幕國家及中東國家的航空資料，於是，爲了金錢，他不惜做了一個雙重間諜。

當他被派到中東任教時，那使他收集資料的工作更加便利。

可是，秘密並不能永遠保持。

他被狂人的手下發現，被恐怖份子綁架回去，他爲了保持自己的性命，便訛說自己有美國最新發明——隱形飛機的資料。

這個說法，暫時保住了他的性命。

不過，事實上他並沒有這種隱形飛機的資料，因此，他無法向狂人那邊透露。

狂人便用病菌威脅他的性命。

那知陰差陽錯，他却能與馬獅龍一起逃離了化學武器工廠，爲了治病，他便打算用那電腦磁帶，作爲治病的交換。

馬獅龍聽了，笑說：「包勤，你實在太天眞了，他們收了你的磁帶，只會加快弄死你！」

包勤說：「我也想過，不過，如今不用去了！」

「那你還收藏電腦磁帶作什麼？」

「我可以向美國當局要求保護，甚至可以得到一份足以令我下半世生活的金錢！」

這人實在是一個天生的牆頭人，而且永不脫離雙重間諜身份的人！

馬獅龍當然沒有把磁帶交還他。

一個月之後，狂人那邊已自動拆卸那間工廠，並且讓記者參觀該工廠，以表淸白！

記者們都證實了那間只是一間普通的製藥工廠，而並不是什麼化學武器工廠！

輿論都說美方這次太大疑心，他們又怎會知道，其間有這麼重大的曲折？

馬獅龍與許莎莉回到了本市，自然受到許多德的歡迎。不過，馬獅龍並沒有接受許多德的任何酬報。

三個月之後，馬獅龍聽到包勤的消息，他因三重間諜的身份而被人槍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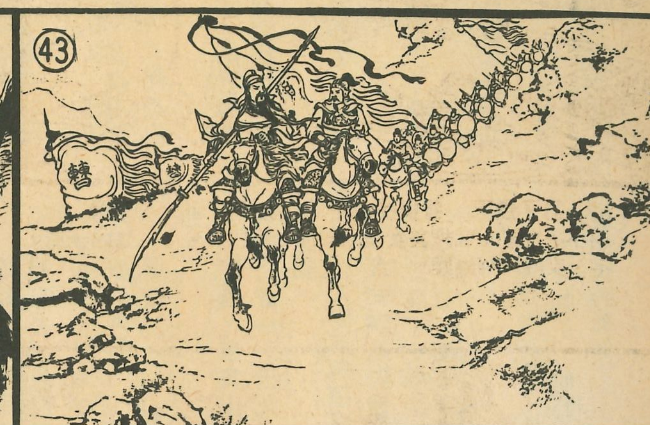
一個這麼有學問的人，犯起罪來，比一般壞人更爲可怕！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十三

白馬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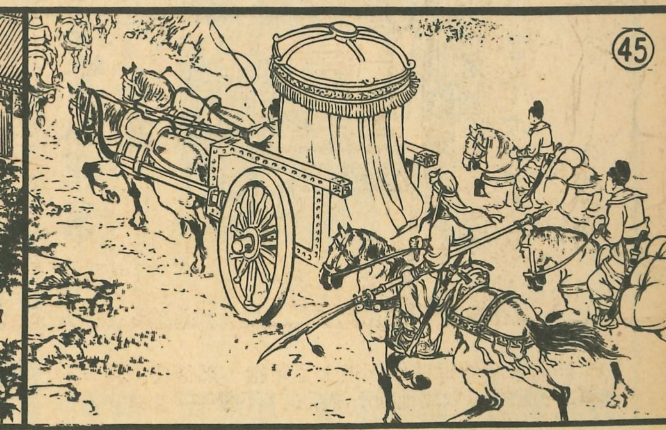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43　張遼回報了關羽，陪着他走下土山。



44　曹操聽說關羽來了，忙與衆人出轅門迎接。關羽還怕曹操反悔，又把這三件事當面對曹操說了，曹操滿口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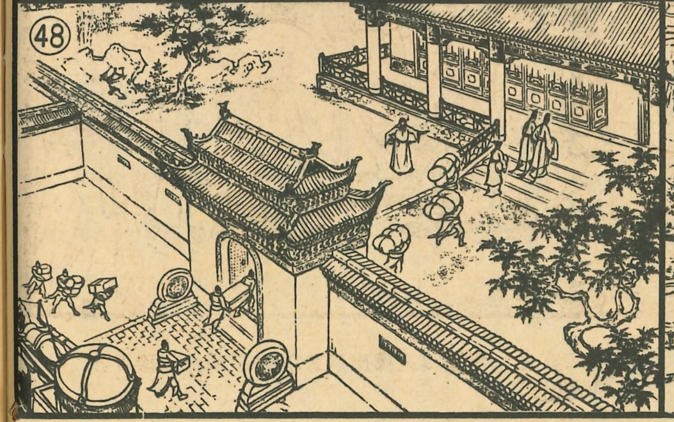
45　第二天，曹操下令班師回許昌。關羽請兩位嫂嫂上車，自己護車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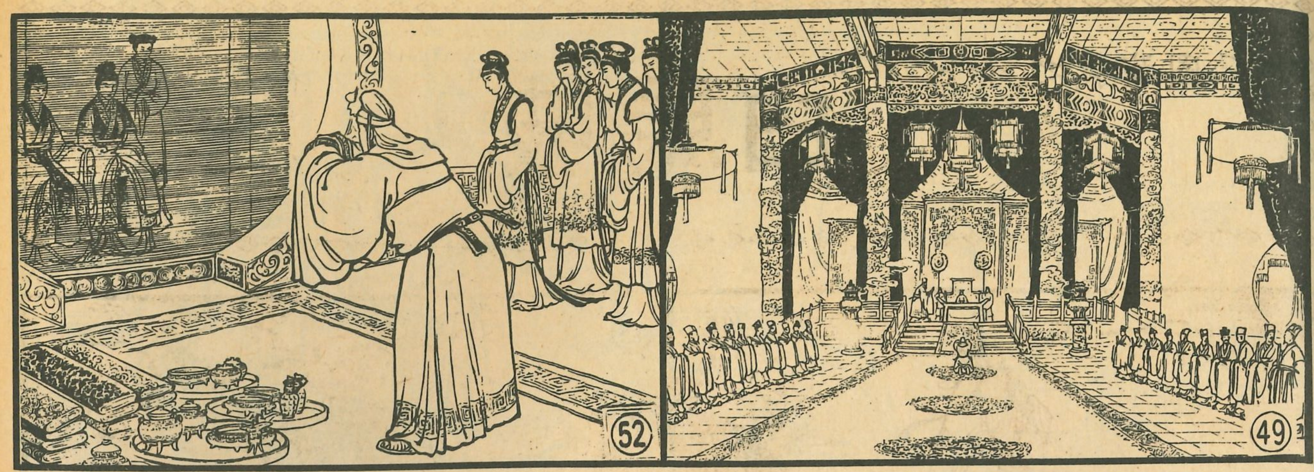
46　晚上歇宿，曹操故意只撥一間房子給關羽，讓他和兩個嫂嫂同住。關羽請兩位嫂嫂進屋休息，自己站在門外守護，一直站到天亮，毫無疲倦的樣子。



47　衆人將這情形報告曹操。曹操聽了，心裏暗暗稱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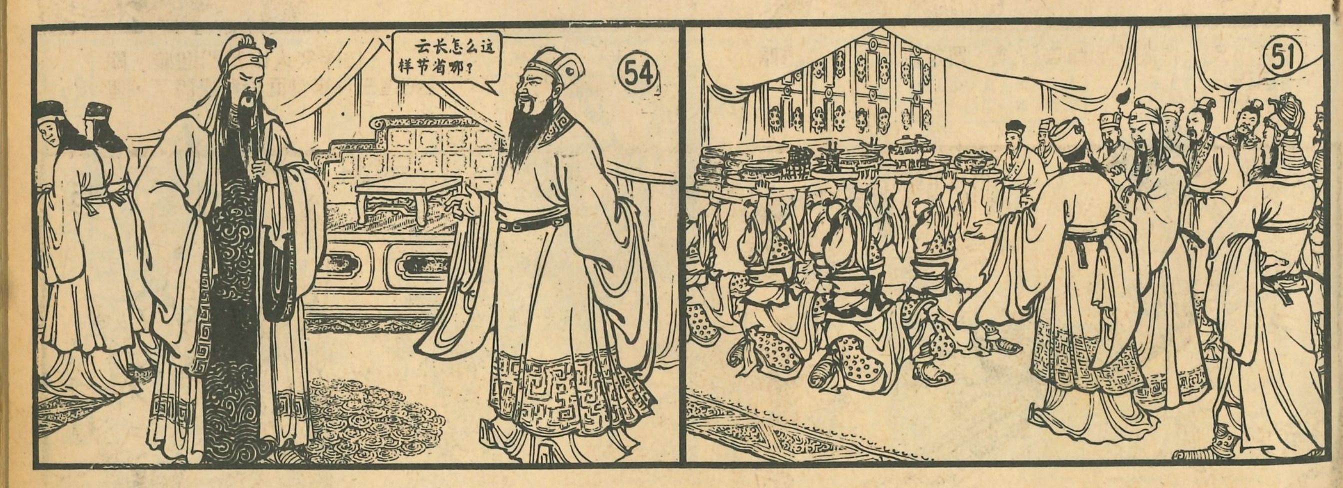
48　到了許昌，曹操撥了一座房子給關羽居住。關羽便把兩個嫂嫂安置在內宅，自己住在外宅。



49　曹操又領關羽來見獻帝，獻帝封他爲偏將軍。



50　曹操一心要收服關羽，就大擺筵席，請衆謀臣、武士和關羽相見。又當着大家的面，稱頌關羽的美德。



51　宴後，曹操叫人捧出幾大盤綾羅綢緞、珍貴器皿送給關羽。

52　過了幾天，曹操挑選十個美女，送給關羽，關羽不好推辭，就把美女連同器皿、錦帛，全部送到內宅，交給兩個嫂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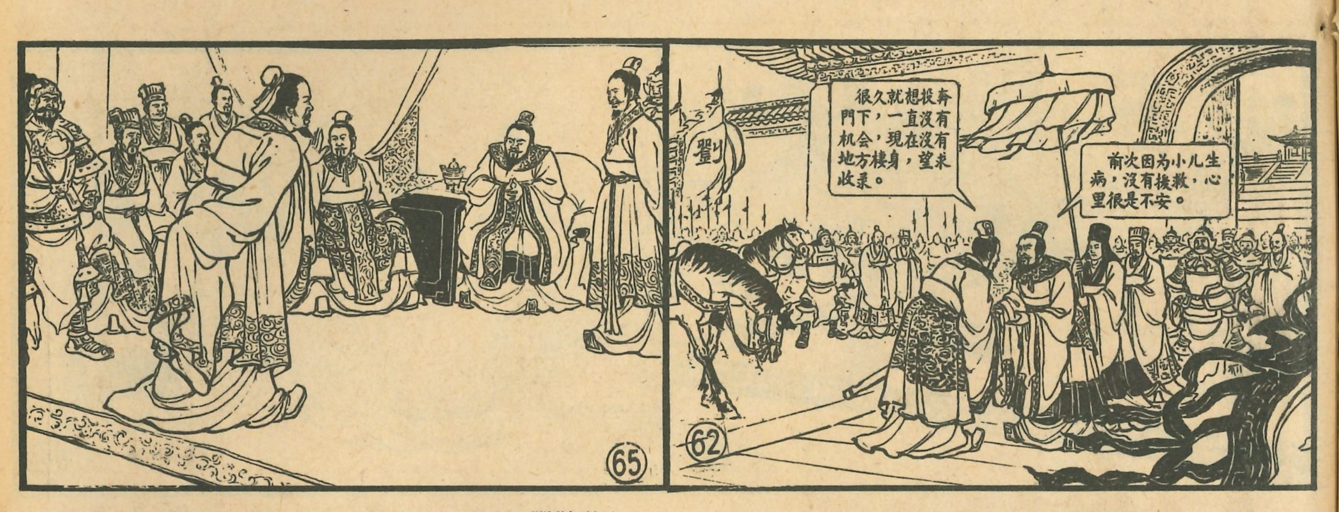
53　曹操見關羽平日穿的一件綠錦戰袍已經舊了，就照他的身材，着人做了一件新戰袍送給關羽。

54　關羽當着曹操的面，換上了新袍，然後仍把舊袍罩上。曹操還以爲他捨不得新衣，不覺笑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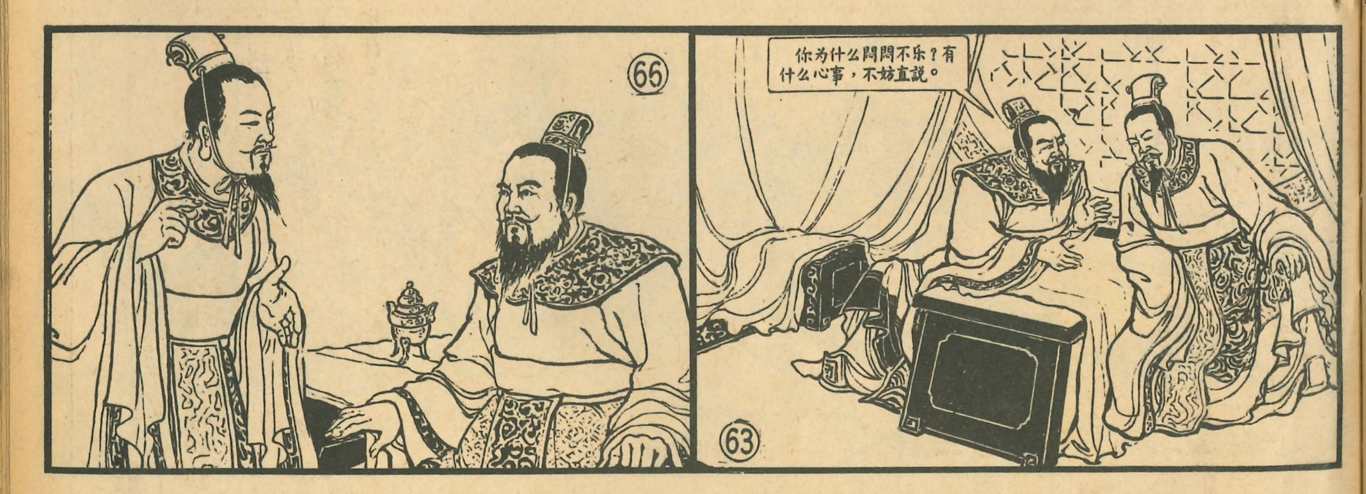
64　劉備把兄弟失散、妻子陷敵的事，委婉地說了一遍，險些掉下淚來。袁紹聽了非常同情，馬上答應替他報仇。

61　張遼見他意志非常堅決，無法挽留，便去回報曹操。曹操也不由讚嘆關羽的義氣。



65　袁紹說完，便聚集文武，商議起兵。田豐勸道：「前些時曹操進攻徐州，許都空虛，主公却按兵不動，錯過了機會；現在曹操得了徐州，銳氣正盛，不可輕敵。」

62　再說，劉備在徐州兵敗，逃到冀州。這時，袁紹因爲愛子疥瘡已經好了，親自出城相迎。



66　袁紹聽田豐這麼一說，自己不免猶豫起來。問劉備道：「田豐的話你覺得怎麼樣？」劉備說：「曹操名爲漢相，實是漢賊，明公若不興兵討伐，有失威望。」袁紹點頭稱是，决定出兵。

63　從此，劉備就在袁紹處住下來。袁紹待劉備很好，只是劉備時常愁眉不展，袁紹便問起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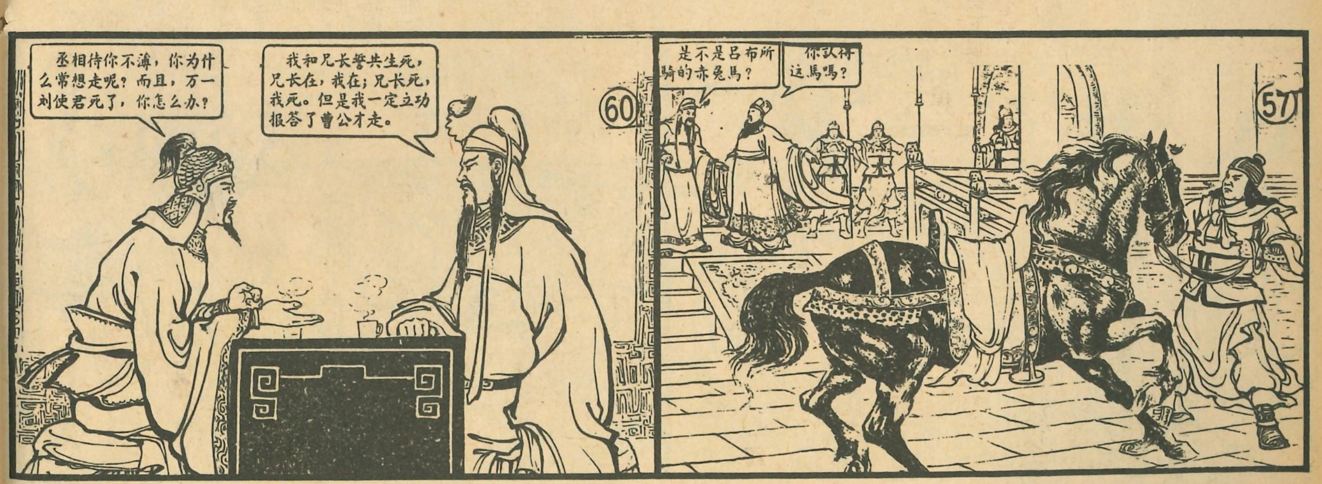
58　曹操便把赤兔馬送給關羽。關羽大喜過望，連忙跪下來，一再稱謝。曹操見了，心裏奇怪起來。

55　關羽見曹操誤會了他的意思，連忙向他解釋。曹操聽了，嘴裏雖然讚嘆，心裏却着實不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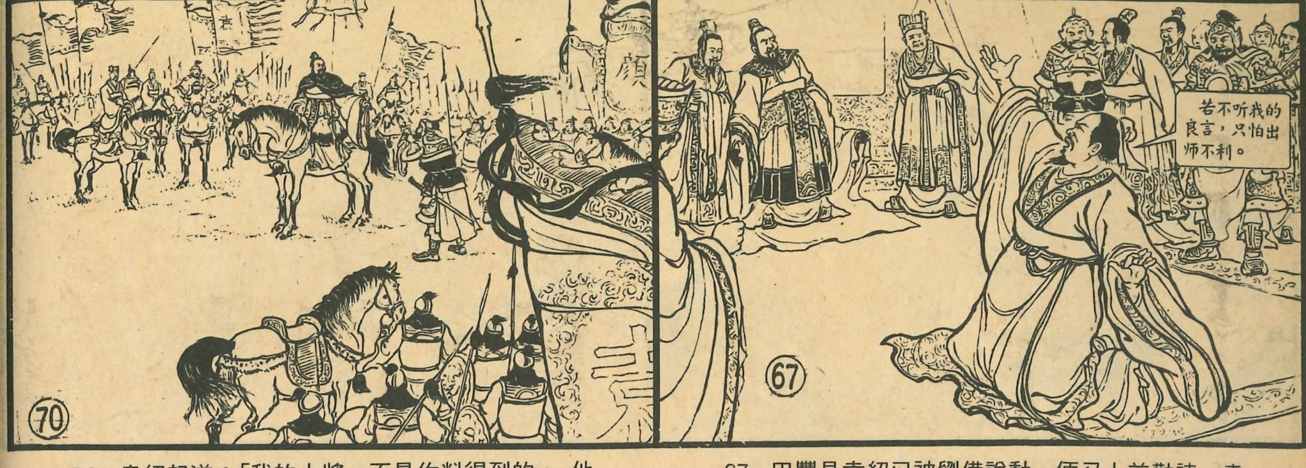
59　曹操追悔莫及，當下差人把張遼找來商量。

56　曹操送關羽出門時，見他的坐騎雖然高大，却很瘦弱，就吩咐侍從去馬厩裏牽一匹好馬來。



60　張遼來見關羽，用話探問。關羽却不隱瞞，說他日夜懷念劉備，一旦打聽到劉備的消息，就要離去。張遼一聽，便埋怨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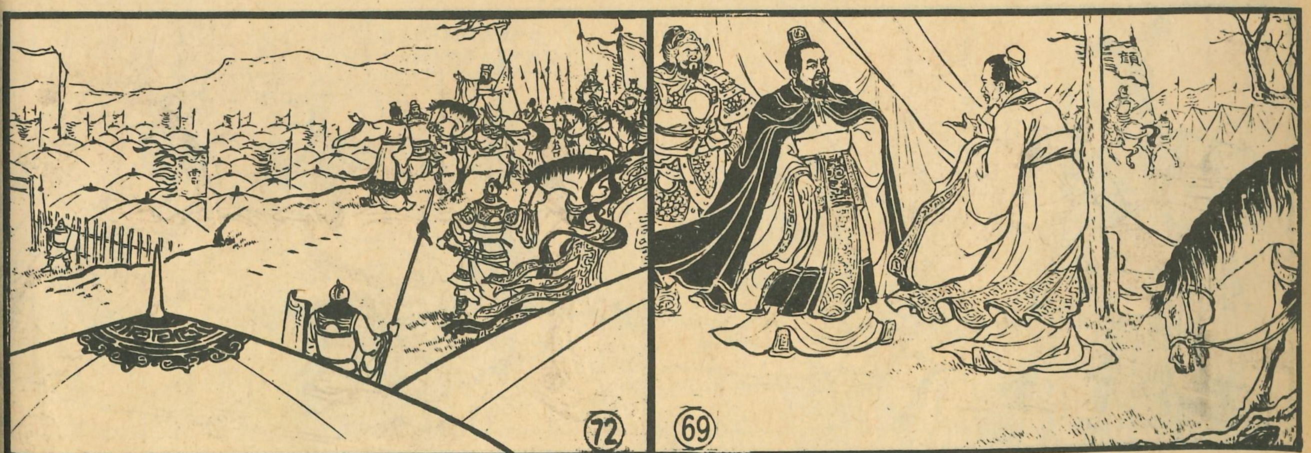
57　不一會，侍從牽來一匹馬。見那馬渾身上下如火炭般赤，一根雜毛也沒有。足足有一丈長、八尺高，非常雄偉。關羽連說：好馬！好馬！



67　田豐見袁紹已被劉備說動，便又上前勸諫。袁紹心中惱怒，喝令田豐退下。田豐還是大聲苦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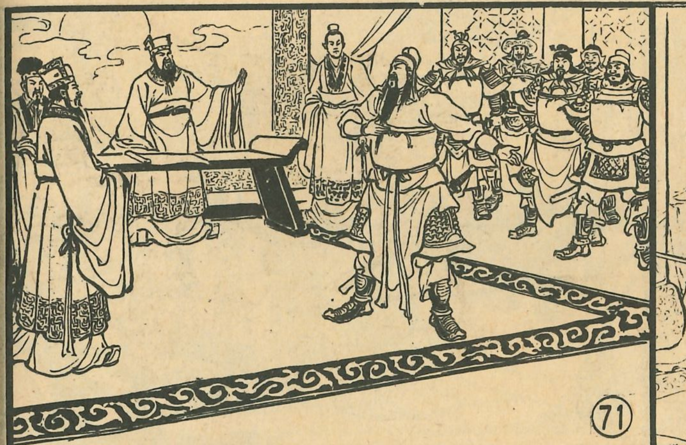


68　袁紹不禁勃然大怒，喝令把田豐推出斬了。劉備趕忙離座苦勸，才免了他的死罪，令左右把他關在獄裏。衆人見了這種情形，也都不敢再說。



69　袁紹便派顏良爲先鋒，進攻白馬。謀士沮授諫道：「顏良勇而無謀，不能獨當大敵。」

70　袁紹怒道：「我的大將，不是你料得到的。」他不聽沮授的勸告，下令叫顏良進軍，攻取白馬。袁紹親自率領大軍，開往黎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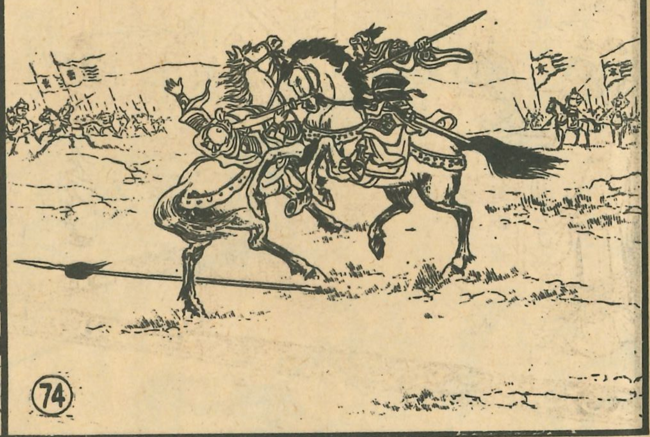


71　消息傳到許昌，曹操忙準備興兵抵敵。關羽急欲立功離去，自請爲前部先鋒。曹操婉言謝絕：「不敢煩勞將軍，等早晚有事的時候，再來相請。」

72　曹操親自領兵十五萬，分三隊開撥。半路上，接到前方告急文書，曹操率領了五萬人馬，親臨白馬，靠土山紮營。



73　第二天，曹操出陣。見山前開闊地上，袁軍十萬精兵，已經排成陣勢，不免暗暗吃驚，要呂布手下舊將宋憲搦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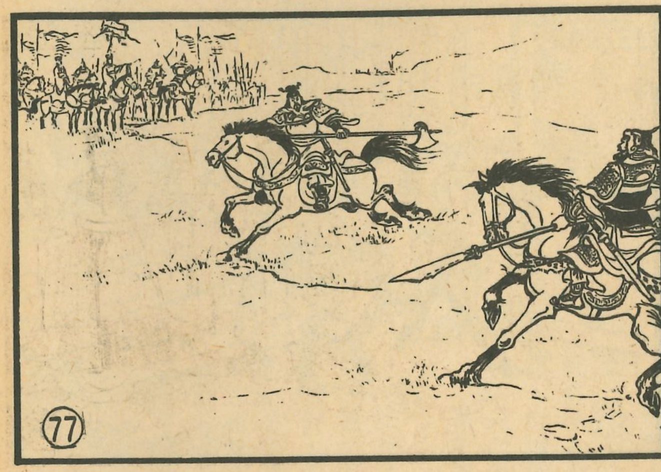


74　顏良見宋憲奔來，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了三合，顏良手起刀落，斬了宋憲。



75　魏續正在陣上，望見宋憲被殺，怒火如焚，催馬衝到顏良面前。顏良也不答話，交馬僅一個回合，魏續又被顏良一刀劈死了。

76　曹操回顧衆將道：「誰敢再去！」徐晃應聲而出。



77　兩人戰了二十回，徐晃敗歸本陣，曹操下令收軍。

78　曹操折了二將，心中憂悶。程昱建議請關羽前來。曹操說：「我怕他立了功便要離去啊！」程昱說：「劉備如果還在的話，一定投奔袁紹。現在讓關羽殺敗袁軍，袁紹必然會猜疑劉備而殺害他。劉備既死，雲長又往何處去呢？」



兩期完短篇小說

吳剛·文
可飛·圖

伏魔記

追查嘯劍令　巧合結良緣

上文提要：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傳人張浩然，一次夜行時巧遇黃河幫向威武鏢局劫鏢，遂伸出援手擊退賊幫，鏢局財物幸保不失；又一次，黃河幫堂主陳敖追殺一名專門對付黃河幫的姑娘，陳敖出其不意向那名姑娘突襲，把她擊至重傷，張浩然挺身而出，把陳敖擊退，並讓那姑娘服下療傷聖藥，姑娘甦醒後，張浩然着她就地行功療傷，姑娘依其言，感到有股涼意運行全身……

姑娘大驚，正感到不知所措之際，耳中傳來了剛才那人的聲音道：「姑娘若是感到藥力與眞力會合之時，要趕快導引運行一周天，即可倍增功力。」

姑娘聞聲，迅速運功導引那股巨大溫和之氣，按照行功心法進行。

剎時間，姑娘感到眞力運行迅速，自己亦隨之進入忘我之境，面上充滿了湛然的神色。

良久，姑娘自行功中醒了過來，感到精力充沛，異於常日，而最大的裨益，就是在這一段期間，她竟然因禍得福，自幼即希望能打通百滙穴的心願，竟於此時完成。

高興的她，躍身而起。

突然，只見她一身玄影，身隨意動，疾衝向校閱台頂，「轟」的一聲，竟然硬生生衝破校閱台屋頂，騰上半空，待她覺出不對時，欲想運功墜落時，身形早已衝出。

嘩啦聲中，一陣屋瓦灰塵落滿台上。

張浩然不虞有此，聞聲後騰身落在校場中心，回首望去，只見一條玄色身影，自校場上空向他衝下來。

人影落地，只見那秀美的姑娘，臉似百合花般綻着笑容，嬌羞的向他打量了一下，立即彎身福了一福，口中同時感激地悄聲道：「少俠救命賜藥之恩，小女子感激不盡，請受宋雙雙一拜！」

張浩然一見，突地閃身，雙手頻搖，促聲道：「不敢當！啊！你是宋姑娘？那更不勞言謝了！」

宋雙雙聽聞後，突地瞪着那澄清的眼神，詫異地望着張浩然，似是在問，我姓宋就不需言謝了嗎？爲甚麼？

張浩然聰明絕頂，怎會看不出她的意思，乃微感尷尬的，面上訕訕的道：「宋姑娘可是……」張浩然的話尚未說完，宋雙雙突地驚「啊」了一聲，似乎想起了一件極端重要之事般，神色微變，倏又隱沒，面上露出一股特異的神色，凝視着張浩然，但却聲音微帶惶急的截斷他的話，說道：「你說你給我服食的是『百草精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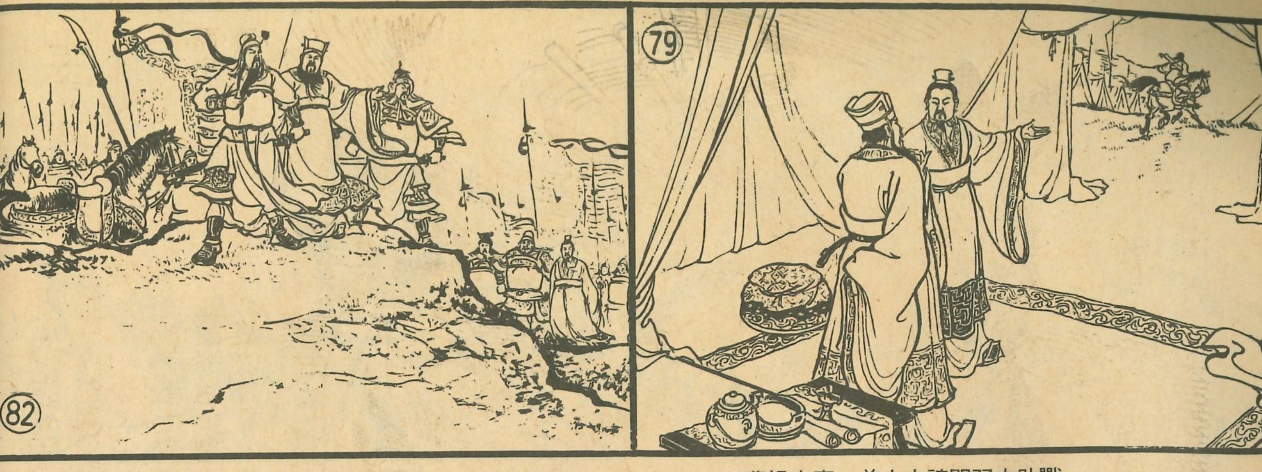
張浩然一聽，面露微笑，點點頭。

宋雙雙聞言，臉色一整，又道：「那麼你是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傳人了？」

語音中微含敵意，但張浩然却不以爲意的仍然點點頭，微笑着望着宋雙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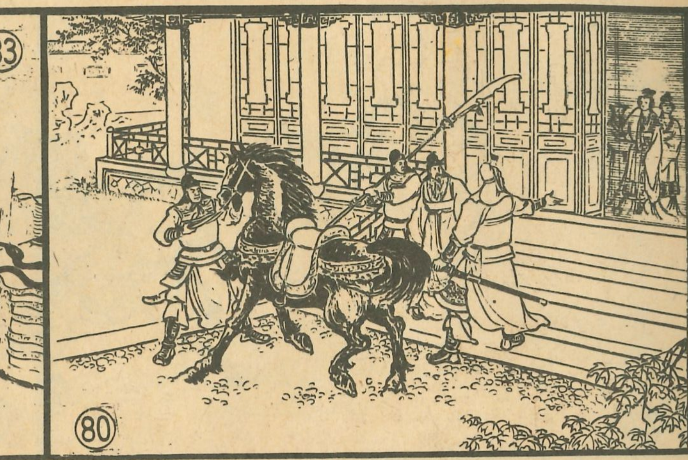
宋雙雙的臉上頓時又掠過一抹異色，但旋即又隱沒，反而藉機打量了一下天色，看見東方泛白，兩人已是折騰了一夜，乃即不經意的道：「時已不早，少俠住於何處？宋雙雙願意登門拜謝援手與賜藥之恩！」

張浩然雖然看到了宋雙雙神色不對，語氣亦不似甫見面時的那麼溫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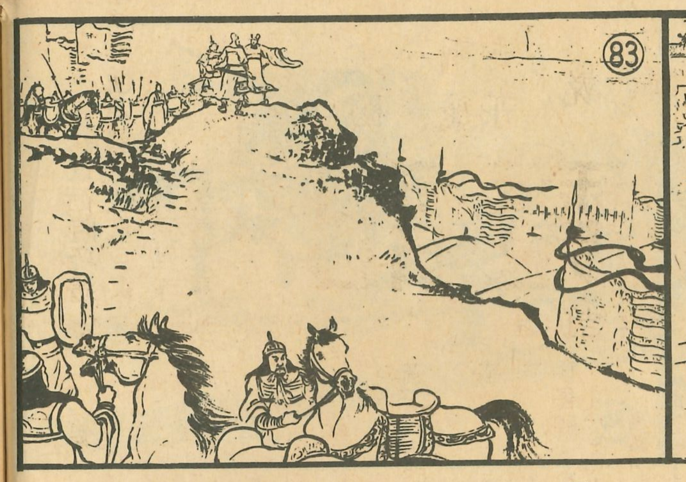


79 曹操大喜，差人去請關羽來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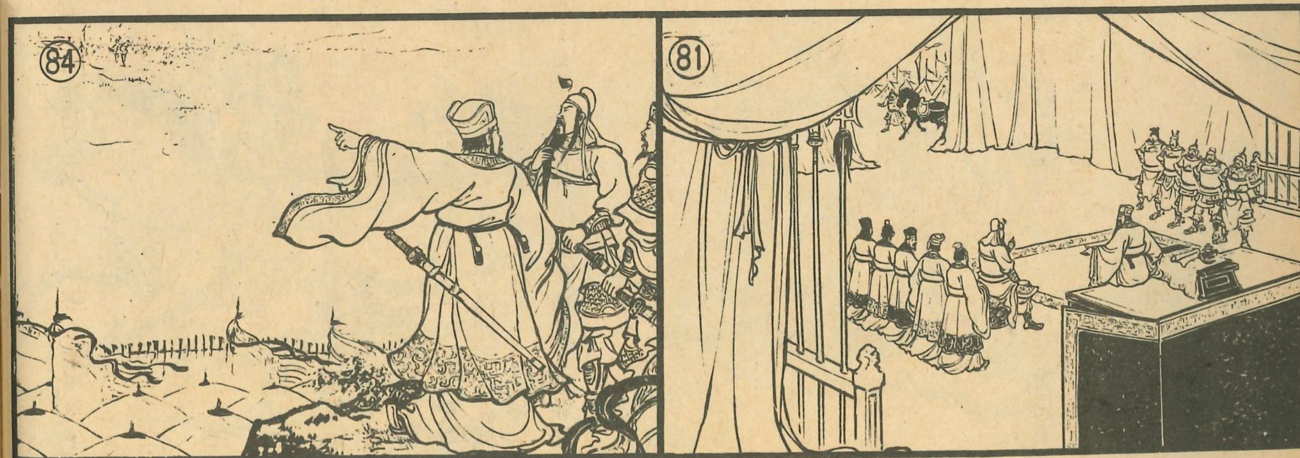
82 曹操設宴招待關羽，忽有軍士來報，說顏良前來搦戰。曹操忙領關羽上土山觀看。



80 關羽接令，向二位嫂嫂告別。甘夫人對他說：「叔叔此去，可順便打聽皇叔消息。」關羽點了點頭，隨即提刀上馬。



83 曹操指着山下遠處的河北人馬，對關羽說：「袁軍旗幟鮮明，刀槍密布，隊伍嚴整，很難對付啊。」關羽回道：「依我看，這些軍隊不過是土鷄瓦犬罷了！」



81 關羽來到白馬，拜見曹操。曹操說：「顏良勇不可當，一連殺了我兩員戰將。因此請你來商議商議。」關羽說：「等我看看再說吧。」

84 曹操又指着陣前說：「麾蓋之下，綉袍金甲，持刀立馬的，那就是河北名將顏良了。」關羽欠身說：「我雖不才，願去砍下他的首級，來獻丞相。」(待續)

，但他却未放在心上，聞言乃道：「我就住在姑娘那家客棧中！」

宋雙雙聞言，不由一楞，即聽張浩然又道：「昨夜我投棧時，天色業已接近二更天，尚未安歇，三更過後，即聞有夜行人飛行之聲，於是乃追踪姑娘與陽間惡煞陳敖來此，見其卑鄙無恥才予以薄懲的。」

宋雙雙聞言，刹時紅雲滿面，俯首低看衣衫，溫聲道：「若非少俠打救，眞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少俠之恩，小女子記下了……唉……」

一聲輕微的嘆喟，傳入了張浩然耳中，突地使他心神一凜，略作回想，突地一整臉色，向宋雙雙道：「從姑娘語氣中，似乎對岳伯伯有所芥蒂，假如方便的話，在下可否請姑娘……」

話語至此略爲拖長，而宋雙雙亦於此時似正在考慮甚麼似的，用那雙澄清的妙目，狠狠的望着張浩然。

張浩然不禁被她看得臉上發熱。

宋雙雙突地道：「你叫岳擎……岳老俠是伯伯？他不是你師父？」

張浩然道：「比師父還親。」

宋雙雙詫異神色更濃，却又問道：「岳老……俠近來可好嗎？」

張浩然一聽，奇怪的看了宋雙雙一眼，問道：「姑娘認識我岳伯伯嗎？」

宋雙雙搖搖頭，却道：「他可還在江湖走動？」

張浩然大爲驚異的望着宋雙雙，眞不知她問這話是何原因，但却迅速地肅容的答道：「自我懂事以來，岳伯伯就未曾離開過我一步。」

宋雙雙聞言，竟似不信的道：「你說他十餘年都未離開過你嗎？」

張浩然立即毅然的點點頭道：「除非……」

「除非甚麼？」宋雙雙心急的促聲問道。

張浩然不好意思的囁嚅道：「除非我上茅房的時候。」

此話一出，只羞得二人同時低下頭來，而宋雙雙却於此時竊笑出聲，她在笑這俊美少年的樸實吧。

這笑聲衝開了滿天陰霾。

宋雙雙的臉上又綻出了百合花般的笑容，但仍然略帶疑惑的道：「那麼你不是光漢幫的人了？光漢幫是不是岳老俠創立的？」

張浩然一聽，心中大爲輕鬆，乃道：「大概貴派定是有人接到了嘯劍令，是不是？」

宋雙雙點點頭。

張浩然突地對宋雙雙道：「天已不早，我們回客棧吧，妳這問題我會慢慢的告訴妳，說實話，此事正待我去解決，我要去看看是甚麼人這麼大膽，竟敢冒充我岳伯伯的名義，威脅五大門派！」

說罷，兩人業已雙雙的展開身形，離開廣場，向客棧方向馳去，在晨色茫茫中，兩條身影竟然走了個並排。

宋雙雙却邊走邊問，驚詫的道：「甚麼？你說五大門派？」

「嗯，都和貴派一樣呢。」

「啊！」宋雙雙驚呼出聲。

張浩然道：「我非找出此人不可，我定必宰了他，才可洩心頭之恨。」

宋雙雙道：「不是光漢幫嗎？」

張浩然道：「不是！光漢幫已銷聲匿跡了。」

「那麼是誰？」宋雙雙疑惑的道。

「先將黃河幫解決，才再說吧。」

張浩然話至此處，二人業已馳出廣場。

街上已有人影行動，二人放緩脚步，盡量抄近路，返回高昇客棧。

入門時，小二哥奇異的看了二人一眼，但却未說甚麼。這種事在他來說，顯然不是第一遭，客人晚上住店後，第二天早上突然從外面回來，他大概是見慣不怪。

宋雙雙辭別了張浩然，返回她那座獨樓。

張浩然亦返回自己的房間，進入房中，倒在床上，腦海中不期然浮現出宋雙雙的倩影。

瓜子臉，柳葉眉，澄澈的大眼睛，流露着一股純眞，婀娜的身形，似黃鶯的嬌語俏聲，櫻唇微綻，明眸皓齒，尤其是那吹彈可破的粉臉上，襯托着那百合花般笑容綻開時，會有一個隱約的酒渦出現。

就在此時，張浩然突地一骨碌爬起來，右手尤自撫臉，急步向外走去。

只見他來到宋雙雙那座獨樓前，正欲用手扣門，突然又停了下來，身形似是已待轉回，但聞「咿呀」一聲。

樓門啓開，露出一張嬌俏的面龐來，那雙澄澈的大眼睛望着張浩然。

開門的正是宋雙雙！

二人四目交投，亦不知是何原因，同時在心中微微一震，雙雙低首，紅雲同時出現在二人的面上，刹時間傳至耳根，眞是面紅耳熱矣。

宋雙雙抬起頭來，欣然的、赧然的道：「少俠可是有事麼？」

張浩然佇立當場，期期艾艾的正待開口。

宋雙雙却雙手拉開門，側身道：「少俠，請到裏面坐。」

張浩然隨即邁步進入房中來，只見樓中佈置甚是清雅，看來此處店家，眞不愧是老字號。

進門後落座，宋雙雙奉上一杯香茶後，張浩然自鏢袋中取出了一物，用黃綾布包着，形如拳大，置於桌上，然後向宋雙雙道：「姑娘可能會用得着此物。」

宋雙雙看了一眼桌上之物，目中露出希冀之色，但却甚靦覥的向張浩然道：「我眞糊塗，竟然未請教少俠貴姓大名，眞是失禮至極。」

張浩然豪壯一笑道：「是在下失禮

，我叫張浩然。」

宋雙雙妙目一揚，道：「武林中，有一位人稱賽孟嘗的張大先生，不知……」宋雙雙話聲未落，即見張浩然神色憤怒，却强自抑止，微帶悲聲道：「那是先父。」

宋雙雙神情一愕，但却故意的岔開話題，只見她嫣然一笑，望了張浩然一眼，一指桌上小包道：「不知此是何物？」

張浩然雙目射出湛湛神色，揚聲道：「姑娘何不打開一看？」

宋雙雙聞言，柳眉一揚，鳳目深情的向張浩然望了一眼，立即伸出羊脂白玉般的葱葱玉手，迅速打開包裹一看，裡面現出一物。

突見宋雙雙全身微顫，怯生生的滿面肅容，將那物件放在桌上，緩緩起身，立於桌子正面中間，斂襟俯身，向着那事物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

起身後，雙目微見紅潤，感激不盡的向張浩然道：「昔日岳老俠與我二叔較技，贏得本門『雲龍九現玉符』，如今未經較技之諾，少俠送來，宋雙雙實在不知如何是好，諾言不實現，恐怕亦不方便收回吧！」

張浩然本欲開口，突見門口人影一晃，店小二手上捧着茶盤步進，走到二人面前，自懷中掏出一封柬帖，向宋雙雙遞去，口中道：「小的受客人之托，送與姑娘過目。」

宋雙雙伸手接過柬帖，隨手拆封，口中却向店小二溫聲道：「來人走了沒有？」

店小二一面泡茶，一面回答道：「早已走了，是常來這兒的黃狐劉三爺。」

宋雙雙拆開柬帖，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夜三更，校場候駕！」下款署名陳敖拜啓。

宋雙雙看後，順手遞給張浩然，口中不禁冷哼一聲，粉面上頓時罩上了一層薄霜似的。

張浩然接過柬帖看畢，抬頭方待說話，目光瞥見店小二還在，即住口不言，伸手自懷中掏出了半塊碎銀子，輕輕的向店小二丟去，再接口道：「小二哥，給我準備兩份酒菜，分別送到宋姑娘和我房中來，剩下的你就拿去喝杯酒吧。」

小二一掂手中銀兩，怕不有半兩，二人吃個幾天大魚大肉也吃不完了，這客官竟是只吃兩餐，故樂得他眉開眼笑的，又躬腰又作揖，滿口「謝謝，就來，就來！」顚着屁股走出樓去。

張浩然一看店小二消失了身影，頓時肅容的向宋雙雙道：「這可好，兩件事一併解決吧。」

宋雙雙聞言，滿臉詫異的望着張浩然，神情中現出不明他話中的意思。

張浩然一指手中的柬帖，又把嘴向桌上小包裹中的「雲龍九現玉符」一呶，溫聲道：「姑娘何不以今晚的約會，順便解決貴門與我岳伯伯昔日定下的諾言？既不傷妳我之和氣，又可以實現諾言。」

宋雙雙一聽張浩然如此一說，秀目中露出了感激之色，但又帶着一股自豪的口吻道：「少俠是說，讓我與今晚的敵手，來個勝負較量後，就順便解決本門與岳老俠的諾言？」

張浩然點點頭，宋雙雙豪興逸飛的道：「好！好！我們就一言爲定，我也好報昨晚被陽間惡煞陳敖的一掌偷襲之辱，哼！」

說到最後的那一聲哼，粉面上掠過一抹濃厚的殺機，張浩然看在眼裡，對這位美艷的姑娘也不禁感到有點楞然，心想：看來崑崙派的氣質，仍是未落，這姑娘好重的殺氣！

此時，店小二正端着二人的酒菜送來。

宋雙雙一見，即向張浩然道：「少俠何不就在此……」

眼見着店小二手中的酒菜，張浩然一看，頓時會意，爽快答道：「如姑娘不嫌，在下就不客氣了。」說罷，即向店小二道：「你就把我那份酒菜也擺放在這兒吧！」

宋雙雙嫣然一笑，深情的看了張浩然一眼，即將桌上那支翠色玉石上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九條騰雲玉龍玉符，極端小心的包好，揣入懷中。

店小二迅速將二人的酒菜擺好，望了兩人一眼，知情識趣的臉上却懷着一股神秘的笑意，走出樓去。

店小二的臉色看在宋雙雙眼中，不由羞得兩腮也飛紅了，偸眼向張浩然望去。

正見一股深情的目光也射向自己面上來。

四目對望，那本是强抑着的心情，雙雙激動暴發，目光中默默傳來了心中的情意，這一對玉女金童，互相以世上最美的語言，情人的目語，傳達了口裡講不出的心意，兩人的面上，羞紅的臉色漸漸的褪了。

代之而起的，是那湛湛的深情，自然的流露，在這一刹那間，心與心已結合了。

* * *

洛陽古校閱台上，三更不到，即有三個極快捷的人影，自台下躍上。

人影一停，顯然其中一人，正是黃河幫攝魄堂堂主陳敖，另一個高瘦的老道，鷹鼻鷂目，滿面陰森，身背一個圓形包袱，顯然乃是他的兵刃。

三人中最矮的一個，一身粗衣麻服，矮矮胖胖的一副福相的土財主模樣，手執着一根桿長過臂的旱烟袋，烟鍋中正自星星燥燥的隨着他含在咀裡的烟咀，噗噗噗的響着，閃閃的冒出火花。

那一亮一亮的烟花，隨着他的面容，白鬍子外，都是紅灩灩的肥肉，似是營養甚好，絕無武林人的那種肌肉結實的紅光，而只是那種普通人的

財主臉色。

此時，那高瘦的老道轉望一眼台上的情形，再望望天色，甚不耐煩的向陽間惡煞陳敖道：「陳兄約的人怎地還沒有來，恐怕……」

話尚未說完，那土財主的手一抬，拔下烟咀，道：「時間還差一會呢。」

高瘦老道大聲一笑道：「我早就想領教岳老兒的甚麼『劍令』了，你們中原人怎地會把他捧得這麼高？眞是奇怪！」

土財主剛放在咀裡的烟咀，猛的吸了一大口烟，藉勢從那鼻孔中狠狠的呼了出來，烟霧猛的向前噴出，似是噴出了他心中的怒火，掉頭向台下望去。

高瘦道人一見，實在不好多說，然而他那陰森的雙目，却也怒射土財主老頭兒一眼。

此種情形，看在陽間惡煞陳敖眼中，趕緊接腔打圓場，用手摸摸那用布包裹着的左耳，乾嘿了一聲道：「時間差不多到了，兩小狗怎地還不見來？」

「來了後，道爺第一個讓他爬在地上求饒。」老道一股怒火無地方可發，一股腦兒從這兩句話中得了發洩。

人就是如此，蹩在肚子裡的氣不放出來，實在難受，但在有些情況之下，實在是不好受的，可也眞怪，上天造人，給造了這一張嘴臉，不但可以維護生命的生長，更有一個最大的妙用，就是說話。

說話不但可以傳達意願、連絡感情，同樣也可以破壞感情，更巧妙的另一項用處，就是可抒發感情，而最好抒發感情的，就是說謊。

說謊，再也沒有比在「人後吹大氣」的這種方式寫意了，因爲你在別人背後吹牛是沒有人阻礙。

但吹大氣時，可要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不能說曹操，曹操就到，那可就糟了。

人往往是運氣不好時，甚麼邪門都擠上身來的，看今晚這個高瘦的老道，運氣大概是不好。

因爲這句話沒說完時，突地一點黑影，悄無聲息的飛射向他的面門，他尚未看清楚，嘴上就挨了一下重記。

「啊」的一聲，嘴唇頓時腫起了老高，一顆門牙頓時脫落，滿嘴流出了一股鮮血。

只氣得他「哇哇」大聲叫，叫的時候，剛好連自己那顆門牙也吞了下去，剎時間，只見他漲得臉紅脖子粗的，直用手自脖子順喉嚨向心口的方向揉。

叫也叫不出，啊也啊不响，驚得乾瞪着一雙鷂目，雙脚直跳，從嘴唇上流下的血水已到了喉嚨。

此種情景，看在陽間惡煞陳敖及土財主眼中，大是奇異，方待向前有所行動，突地聽得一個威嚴的聲音道：「東海鰲魚島的老雜毛只會吹大氣，連顆小小的老鼠屎都躲不過。還逞甚麼能？」

台上三人同時向發聲處望去！

只見一個俊俏美艷女郎，正怯生生的站在台子後面的左面月台之上，而那左面門口，也正站着一個英挺俊拔的青衣少年人，那話聲，正是出自那少年人口中！

陽間惡煞陳敖尚未開口，那被擊的老道此時「咕」的一聲，把牙齒和血吞下，怒吼一聲，飄然而起，猛向那青衣少年人撲去！

一股疾勁的掌風，在人未到時，即已襲身！

那青衣少年人，嘴角露出一股輕微的、使人心悸的微笑！一見老道全身撲來，突然身形一晃，高瘦老道頓時失去敵人所在，撲出的身形急剎不住，掌力猛地擊上了那失修已久的校閱台後牆，「轟」的一聲，灰飛磚落，頓時台上自台頂，嘩啦啦的下了一陣磚瓦灰塵！

「颼颼」的幾聲微响，五條身形疾落在台下校場上。

先落地的，是那俊美青衣少年人，接着便是那美艷女郎宋雙雙，二人站個平排。

迎面落下了那個土財主與陽間惡煞陳敖，最後才是那個業已灰頭土臉的高瘦老道。

台上後牆的磚石激飛，那當然是老道的傑作，而台頂磚瓦下落，那可是昨夜姑娘的遺跡！

高瘦老道身上的灰塵多半是姑娘所賜，姑娘看到了老道那副狼狽之色，想起昨晚自己行功完畢的情形，不禁羞紅臉兒，但却深情的望了一眼身邊的少年人。

那少年人正是先來的張浩然，女郎不用說也是宋雙雙了！

高瘦老道擊敵未果，而又弄了個灰頭土臉，眞是既驚懔，又氣惱。

驚懔的是少年人那鬼魅般的身法，氣惱的是自己竟然出師不利，連遭挫折！

氣惱得使他忘了懍懼，甫一落地，即戟指少年人，怒聲罵道：「小狗，有種的就別跑，看道爺不宰了你！」

張浩然掉首不理，面對陽間惡煞陳敖道：「堂主閣下，下書約戰，就是用這種方式嗎？」

高瘦老道見張浩然如此對他，竟是惡向胆邊生，大喝一聲：「氣死我也！」就待掄掌襲擊！

此時，陽間惡煞陳敖却伸手一攔老道說：「道長且慢，你還怕沒機會施展嗎？」

高瘦老道强忍怒氣，怒目瞪視張浩然，立於當地。

陽間惡煞陳敖却接着向張浩然道：「少俠昨晚一鏢之賜，陳敖願立刻解決，在下先與你介紹兩位武林高人！」

說罷用手一指那高瘦老道，還未開口，即聞張浩然道：「不用啦！高人是高，就是只會吹大氣，誰不知道東海鰲魚島上有個野道士，叫做元玄眞人伊青！」說至此，見高瘦道人伊青又待發作，張浩然不屑的哼了一聲，繼續道：「這位嗎？只要是到了洛陽，沒有人不曉去拜訪拜訪，烟叟黃杰之名，可是夠响！」

「小狗，不用囉嗦，好像你甚麼都知道，道爺要領敎領教你的劍鏢！」元玄眞人伊青已是大爲不耐，突然插嘴吼叫！

在一旁的宋雙雙，似是早就看不順眼，此時，突然嬌聲的向伊青道：「老道你有甚麼本事？讓姑娘領敎領教你！」

未待伊青有何反應，在一旁的張浩然道：「宋姑娘，妳稍待與堂主閣下較量，再試試那陰險偸襲的掌法吧！這雜毛老道就算是我的了！」說完邁前一步，俊目放光，凝視着伊青，而唇角那一抹使人心悸的微笑，又顯現在面上。

元玄眞人伊青突然伸手，自懷中掏出一支鰲魚形的小鏢，托於掌心上，向張浩然道：「小狗看清了，道爺就以此領敎你的劍鏢絕技！」

話落手一抖，青光一閃，就射向張浩然那微笑的面上，兩人相隔如此之近，且是說話時射出，刹時即已到了面前。

張浩然的頭微向左偏，一轉臉，鰲鏢貼面門而過。

頭又倏然轉回，「呸」的一聲，鰲魚鏢隨聲射向伊青！

原來在張浩然轉臉時，恰將鰲魚鏢用口接住，此時運氣吐出，當場將對方三人驚懼得寒氣直冒。

這種接鏢還鏢的方式，可是大背武學常規，敵人出手之物，若不知內情，遽然接於手中，若被淬毒暗器的浮毒所染，可是甚爲麻煩之事，何況甫一接觸，就用口接？

此種動作，不但震懾對方，而那一口眞氣，啐出對手暗器的勁力，使接到手中的高瘦老道元玄眞人伊青，疾退兩步才站穩脚步，由此可見張浩然所發出之勁是何等的强猛？此情況入於對方眼中，更是大爲驚震不止。

元玄眞人伊青襲敵未果，反被張浩然啐回的暗器所震退，使他當場丟人現眼，不由得戾氣大發，怒吼一聲，雙肩齊動，背後圓形包袱忽然轉至身前，自動散開，雙手起處，「朗朗朗」一陣响聲，一雙黃澄澄的金輪執於他的雙手，怒目瞪着張浩然，大聲喝道：「小狗，今晚道爺定要你喪命在金輪之下，着！」

身形暴起，彈射至前，雙輪挾着呼呼之風聲，閃耀着黃光，向張浩然迎頭蓋臉而下！

輪形未至，張浩然身影突然消失，業已轉至元玄眞人伊青的背後，伊青已有前次的經驗，輪影忽然失了敵踪，看也不看，雙輪業已隨身形轉動，立轉向身後疾襲而至，輪影忽忽，光影閃閃！

張浩然瀟洒靈活的身影，隨着元玄眞人伊青的轉動，亦縹緲得如影隨形，又轉回原處。

輪影像旋風般，以元玄眞人伊青爲軸，頻頻交射，而張浩然青色的身影，亦如拴在樁上般的轉動個不停！

本是向右旋轉的輪影，突地又反向疾掄，而青色的身形，亦自倏停又起，倒轉而行。

青色影自運轉中，傳出了譏語。

輪影突地停止。

高瘦的元玄眞人伊青，怒目瞪向張浩然道：「小子，你只有逃走的本事？」

張浩然挺立的身形，在夜風中瀟洒至極，唇角上那股使人心悸的微笑不減，口中冷冰冰的道：「逃？你有這種能耐嗎？還是只會這麼一招？」

多絕！元玄眞人伊青可眞沒有這份如蛆附骨、如影隨形的轉動，當然他連逃的本事也不夠資格，一招麼？可也不至於此，因爲他已經有了答覆，是行動的答覆！

雙輪看來有無比的重量，只見他吃力的向前緩緩的推出，一寸寸，一分分的向着張浩然挺進。

張浩然却也緊盯着元玄眞人伊青，口中却輕輕的道：「宋姑娘請後退一丈！」

宋雙雙聞聲，愣了一愣，突地立即躍後一丈！

此話被對方二人聽到，亦迅速向後疾退丈外許！

就在此時，突見青影忽躍，金輪暴射，一聲暴响，雙輪倏忽交擊，一縷金光平射而出，同時，另一金輪中心處，突然向前噴射出數十支黑色的鰲魚鏢，如魚網般的向前成扇形，密密而射！

青色身影躍空，如大鵬般騰高丈許，閃射過平射的金輪，同時亦躲過鰲魚鏢的羣襲！

張浩然躍空的身形倏然口中長嘯，折身下射，遙遙一指，點向元玄眞人伊青，嘯聲中，另一種特異的尖細嘯聲隨之而起，一支亮晶晶的，武林人聞聲喪膽的嘯劍令，疾射向那閃射而至的伊青！

張浩然下射的身形突然一飄，斜斜落向平飛而出、勢盡折返的金輪，身形在空中，似鯉魚打挺般翻轉過來，雙脚點處，恰恰踏向金輪的中心，如金輪童子般，冉冉落於地面上，脚踏輪上，目注對方。

嘯劍令出，「颯」的一聲輕响，起自元玄眞人伊青耳畔，精光貼面一閃而回，頓時感覺左耳一凉，一股流汁順腮而下。

元玄眞人伊青本能的向左耳一摸，「噢」的一聲痛呼，突然雙目如鷹隼

般瞪向張浩然，手中金輪猛地向地上一丟，怒聲道：「小子記下了，道爺三年後定報今夜一鏢之仇！」

金輪叮噹聲中，元玄眞人伊青那瘦長的身形突地射起，幾個起落，已是越出廣場，消失於黑夜之中。

那土財主模樣兒的烟叟黃杰，此際踏前一步，向張浩然端詳一番，然後將長烟袋在鞋底上一磕，倒去烟灰，慢騰騰地又裝上一煱，察地晃燃火摺，點起一袋新烟，待烟着時，這才向張浩然道：「少俠的嘯劍令，早已久聞大名，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老朽就以這支烟袋，接少俠幾鏢！」

土財主樣子的烟叟黃杰初次開口，即聲言接鏢，而元玄眞人伊青的削耳卻剛剛演出在前，張浩然可就留意上了烟叟黃杰的大烟袋了，看了一會，突然微微一笑道：「前輩既然有興，小可當得奉陪！」

說罷，即自鏢袋中掏出三支竹製的劍鏢，托於手中，意味深長的道：「小可就以這三支竹鏢，領教前輩烟袋上的功夫！」

此話一出，頓使烟叟黃杰大為欣賞的道：「小哥好機靈，竟然看出老朽烟袋的門道！」

原來，張浩然聽到烟叟黃杰聲言後，即知道他的烟袋一定有尅制暗器之能，最爲合理的推測則是烟袋有磁性，故而他特意掏出竹鏢，以探虛實。

果然不錯，烟叟黃杰出言讚賞，張浩然卻笑道：「前輩請賜招！」

烟叟黃杰霜眉一展，哈哈的笑道：「老朽言明，以此領教少俠嘯劍令絕技，就是有自知之明，中原獨行俠岳老俠之絕技，非我所能勝，今晚來此，又不願虛行，是以少俠不要客氣，請！」

此種不卑不亢的話聲恰如其份，使張浩然大生好感，心念一轉，突然微笑，旋即道：「那麼前輩注意，小可有僭了！」

「嗚——」一種異聲，三支鳥影，同時飄起。

三點鳥影，一支直向烟叟黃杰面門射去，另兩支分左右成八字形，分向烟叟黃杰施襲！

中間一支，距離烟叟黃杰尚有一尺許，烟叟黃杰看定來鏢，烟袋一立，已疾然點向竹鏢！

恰在烟袋鍋堪堪中擊之時，竹鏢突然似是力盡般，斜向下射去，指向烟叟黃杰的小腹之中。

烟叟黃杰手中烟管疾然暴點，叭的一聲擊個正着，然而同時卻聞一聲輕嗤，突感背頸之處生涼，又是一聲輕嗤，响於後方地面！

烟叟黃杰頭微傾時，眼角餘光正見一支竹鏢沒入地上，不在意地左手揚起，已覺背頸那衣領處裂開一條大縫，涼風正颼颼灌入。

烟叟黃杰抬目向身旁不遠處的陽間惡煞陳敖歉意地望了一眼，轉頭抱拳向張浩然道：「少俠手下留情，老夫在此謝過，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獨行俠定必重播宇內，只望少俠能體念上天好生之德，老夫……唉……」似是感到年邁力弱，抑是陡生敗軍之將，不再言勇之嘆，突然雙拳一拱，疾然彈身而起，一走了之。

陽間惡煞陳敖請來之人一傷一敗，雙雙退走，頓時只剩下了他一個人。

心內生怯，但仍然充硬漢，大聲顫呼道：「小子，還我昨夜削耳的公道來。」

只叫不動，色厲內荏的樣子，看在張浩然眼中，不由又在唇角泛起了那股使人望之而心悸的微笑。

藍影一閃，張浩然身旁多了那俏盈盈，但滿面怒容的宋雙雙，只聽她嬌聲怒道：「無耻的老匹夫，暗算偷襲的小人，不用再充硬漢了，今晚絕對不勞動張少俠，本姑娘非要讓你嚐嚐我崑崙派的玲瓏指中分筋錯骨的滋味不可！」話至此處，仍向前踏出二步，邊走邊叱道：「老匹夫，準備了吧！」

一指隨着那纖纖玉手點出，指風銳嘯，射向陽間惡煞陳敖胸腹之間！

陽間惡煞陳敖對張浩然心存顧忌，但對宋雙雙可並不放在眼內，聞她說不容張少俠動手，心下大定，不由惡向膽邊生，怒從心上起，緊接着宋雙雙的話聲，身形一縱，斜躍開去，口中急聲道：「慢來！」

宋雙雙本待隨指而出的指風，刹時收住，停身道：「你還有何話可說？」

陳敖陰險的道：「你非我敵手，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人一起上吧！」

張浩然冷哼一聲！

宋雙雙更是怒不可遏的道：「別狂妄，你認為你的黑煞掌天下無敵麼？如沒有甚麼遺言，那麼就接招吧！」

聲落指出，雙指連點，一輪猛攻疾點，嗤嗤之聲，銳嘯刺耳，連綿不絕，襲向惡煞陳敖身上。

陽間惡煞陳敖雙掌急揚，疾推而出，迎着連綿射來的指風，硬迎而上。

掌風渾厚，阻礙了前指，可抵不住緊跟而來的指風勁力，這正如一隻盾牌，抵得住一槍兩槍，卻抵不住連綿不絕的尖細勁力，向前直衝，後力加到前勁，越聚力道越重，而掌風卻是一掌只能阻擋一時，而不能組成一股風盾，更不能加厚，是以宋雙雙指風未到六指重疊，指勁已擊中陽間惡煞陳敖的掌心，微微生疼。

陽間惡煞陳敖陰森的雙目一轉，頓時不再停留原地，轉身移動，斜刺裡向宋雙雙劈出一掌！

宋雙雙一見陽間惡煞陳敖身形一動，未待掌風臨身，倏的一聲尖嘯，騰身而起。

身形如大鵬般騰衝向空中，翩翩飛舞中，雙掌揚起，玲瓏指猶似雨點般的疾落，向移動中的陳敖點去。

惡煞陳敖身形一晃，更是踏步疾轉，隨意挪動，仰頭注視着宋雙雙騰空的身形，雙掌蓄勢，迎着來指，斜臂急擋，不時揮出呼呼勁風。

宋雙雙騰空的身形，每點一指，即自行藉力飄開，眞如鳳舞龍翔，看在下面觀戰的張浩然眼中，心中甚是佩服，今日他才眞正見到了威震武林的崑崙派那「九現雲龍」的身法，實在是美妙至極，使他大有嘆為觀止之感。

而騰空的宋雙雙因已有準備，且已使出崑崙派嫡傳的兩門絕學，故而在放手施為之下，威力大增！

同時少女般的心情，一者要在張浩然面前顯示出眞正的功力，二者心懷昨日被襲之恨，所以施展之下，更不容情，何況她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今晚只能勝不能敗，敗了到手之傳派之寶，又將送回張浩然手中，這豈不是太丟人嗎？

是以宋雙雙的心中，已知此一戰之重要，所以施展開來甚是有力，雖然如此，宋雙雙亦未敢全力施為，以防眞力不繼。

然而，宋雙雙擔心之事，在她施展途中突然發生了變化，她已覺出自己施展此一身法後，不但再未有平日練功時眞力減弱的現象，相反地，眞力反而洶湧如潮的繼續增長，而指力似亦慢慢加重！

此情景湧上心頭，頓憶起了自己曾經服食過張浩然的「百草精丸」之事，心中對張浩然更生感激，激鬥中亦情不自禁的望向張浩然。

只見張浩然亦正自望着她，一瞬不瞬的凝視，情生心中，壞的都是好的。宋雙雙的心中，不由對張浩然的關心自己，又更增加了一份少女幻想。

顧忌一去，精神倍增，只見她飄渺美妙的身形，在空中騰轉閃躍，更形靈活！

相反地，居然地面的陽間惡煞陳敖卻是越打越心寒，他不但覺得宋雙雙的指力尖刺之加重，亦看出了宋雙雙的身法越來越輕靈飄忽，不可捉摸，移動飄閃的身形亦更爲迅速，這種情形之下，加上他的隱憂，昨夜被張浩然擊中一掌後的傷勢，雖然服藥調治，但經過此長時間的牽動，傷勢似又發作，胸中業已感到隱隱作痛！

這老狐狸於是頓生逃走之念，即時移動身形，向校閱台方向退步，但他的動作卻於此時，亦恰恰露出破綻，掌風無力，招已不實，此種情景，業已爲身在空中之宋雙雙察覺，就在他快要移近校閱台之時，突聞身在空中的宋雙雙一聲嬌叱，一股勁風大力，摟頭蓋頂，隨着一蓬藍影疾衝而下，惡煞陳敖突地奮起全身，雙掌一起，迎擊而至，身形亦隨之藉機後閃，意圖借勢逃至台下！

然而卻突然感到此次來勢竟然出奇的重，指風頓變掌風，兩股掌風一碰，「轟！」的一聲大震！

惡煞陳敖的胸腹之間頓時一熱，口中一股腥氣翻湧而出，張口「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而頭腦一陣昏眩，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只見他那高大的身形向後疾退，「砰」的一聲跌在校閱台，將台下擋牆撞得颯颯落下很多積土，人已頭歪，癱瘓當場，不省人事。

宋雙雙卻在藍影一閃時挺立當場，舉指正點向業已昏迷不省、負傷甚重的惡煞陳敖，讓他試試「玲瓏指」的「分筋挫骨」滋味之時，突感身旁勁風一錯，右肘被人輕輕一抬，耳中傳來了一聲：「姑娘饒他一次，我們回去吧！」

語入耳中，輕柔而溫文，同時肘部傳來一股暖流，傳遍全身，宋雙雙頓感到幸福、嬌羞、溫暖，低着頭微微轉身，四目交投時，雙方心身一震，各自那靈魂之窗得到了承諾似的，宋雙雙突然嬌嗔地甩脫了張浩然猶自托着臂膀的手兒，羞怯滿面的抿嘴一笑！

緊接着騰身而起，射向廣場處而去。

同時，後面亦傳來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

一雙人影，刹時間並肩消失在黑暗之中。

（本篇完）

上文提要：花無情在紫竹仙府學成武藝下山，拜辭師父公孫傲，師妹公孫瑤仙徵得父親同意，帶同兩婢心怡、心祺隨同花無情闖蕩江湖，在張夏鎮因找不到客棧而和三侯莊較技獲勝，在他們的客棧住宿一晚，一桌豐盛筵席，結束了這段糾紛。在中宮鎮附近，遇上赤鱗幫的幾個長老，全部將他們廢去武功，為江湖除害。來到濟南，住入黑店，花無情喝茶中毒，瑤仙追查他們要解藥……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皐・文
高可飛・圖

法輪九轉

中毒訪醫　瑤仙被擄

花無情大喝一聲道：「且慢……」同時一指飛出，勁風如矢，正好擊中他右臂的曲尺穴上，保全了他的一對眸子。

黑髯老者呆了一呆，道：「公子，你這是……」

花無情道：「你是受人矇蔽，我不怪你，現在你們可以走了。」

黑髯老者躬身一禮道：「多謝公子小姐不殺之恩，今後如有用得到咱們之處，黑衣堂當萬死不辭。」

這些人走了，四具死屍也一起帶走，只剩下一片片觸目驚心的血跡。

公孫瑤仙十分關切地詢問花無情道：「師兄，你感覺怎樣？」

花無情道：「暫時不會怎樣，我的功力還能夠提到六成。」

公孫瑤仙道：「總不能老讓劇毒留在體內，師兄，咱們問問掌櫃的，找一個大夫瞧瞧。」

她語音甫落，一名手執旱烟桿的老者走了過來，道：「本城南門天生堂葯材店的東主吳道子就是一位名醫，能治各種疑難雜症，公子何不前去試試？」

花無情見是易安居的掌櫃，立即雙拳一抱道：「多謝指點，請算算店錢，咱們今晚還住在貴店，也許明晨咱們就要離開濟南了。」

掌櫃的道：「公子治病要緊，店錢待會兒再算不遲。」

花無情道：「好吧。」

他們按掌櫃的指示，找到了濟南名醫吳道子，經過診斷之後，吳道子搖搖頭道：「公子所中之毒非常奇特，老朽瞧不出它是何種奇毒，更沒有化解它的能力，請公子多多原諒。」

花無情道：「這不能怪大夫，告辭。」

吳道子道：「慢點，公子，老朽雖然沒有治療奇毒的能力，却可以給你一點參考。」

花無情道：「哦，大夫請說。」

吳道子道：「一是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大俠，與他的三夫人玉羅刹，只可惜普天之下，沒有人知道盤龍石府位於何處。」

公孫瑤仙道：「除了盤龍石府，還有沒有能治奇毒之人？」

吳道子道：「有，只不過是道聽途說，很難作準。」

公孫瑤仙道：「大夫不妨說說看，咱們可以去碰碰運氣。」

吳道子道：「此人名叫獨脚鬼仙，居住於太白山的絕頂，他不僅醫術通神，武功之高，也決不在盤龍石府之下，只是避世獨居，厭惡世人，只要有人爬上太白山的絕頂，就不可能活着回來。」

花無情雙拳一抱道：「多謝指教，告辭。」

出了天生堂，心祺櫻唇一噘道：「說了半天都是廢話，咱們既找不到盤龍石府，也不見得就能找到那獨脚怪人，說了還不是等於沒說。」

心怡道：「不，獨脚鬼仙既在太白山，總算有一個地方可找，咱們不妨到那兒試試。」

公孫瑤仙道：「師兄可知道太白山在那裡？」

花無情道：「我沒有到過太白山，只聽說它在陝西，為秦中三大名山之一，它廣大高寒，七月飛霜，登陟十分不易。」

公孫瑤仙道：「咱們幾次遭到襲擊，敵人都以為咱們來自盤龍石府，咱們不加辯白，是想引出他們的門下一較高低，現在師兄身中奇毒，功力只能提到六成，一旦盤龍石府當眞找來，單憑小妹與心怡姐妹，只怕很難是他們的對手。」

心怡道：「小姐說得對，小婢還擔心公子的毒傷難保沒有變化，所以不管太白山如何險惡，咱們還是非去不可。」

花無情淡淡一笑道：「妳們不必躭心，我從來沒有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公孫瑤仙眼眶一紅道：「你不怕死，但你有沒有想到咱們主婢？有沒有想你娘及我爹？」

花無情握着公孫瑤仙的玉手，微微一笑道：「妳放心，王半仙跟我算過命，他說我福大命大，可以活到一百零九歲，這點毒傷害不死我的。」

公孫瑤仙瞪他一眼道：「人家都快急瘋了，你還這麼嘻嘻哈哈的毫不在乎，你跟我正經一點，好嗎？」

花無情長長一吁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像曹操一代之雄，對人生也有這麼多的感慨，小兄只不過淡泊世事，遊戲風塵罷了，再說師父他老人家學究天人，遇事前知，他說咱們會遭遇很多艱險，最後仍然會花好月圓，難道妳連師父的話也不相信了？」

公孫瑤仙道：「我說不過你，不跟你說了。」

其實他們已經回到易安居的門前，要說也要等到回房以後。

翌晨他們離開濟南，經濟河、茌平，向聊城奔去。

公孫瑤仙道：「師兄，咱們前往太白山，迢迢千里，不知道那一天才能回來，伯母不知你的情形，豈不是望眼欲穿？」

花無情道：「妳放心，我已經託易安居掌櫃的找人帶一封平安家書給我娘了。」

公孫瑤仙道：「那就好。」

這天他們到達聊城，時間才只未末時分，由於連日跋涉，他們就在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晚餐之時，心祺道：「公子有沒有注意，咱們離開濟南不久，就有人跟踪？」

花無情道：「我知道，這間食堂之內就有三個。」

公孫瑤仙道：「你們說的是兩名灰衣漢子及一名黃衣少年？他們好像不是一夥的。」

這間食堂之中，的確有兩名灰衣漢子及一名黃衣少年，只是公孫瑤仙是背部對着他們，而且他們進入食堂較晚，她並未回頭瞧看，就知道他們分坐兩處，似乎不是一夥的，可見這主婢三人，雖是初出江湖，智慧之高、心思的細密，決不是一般常人所能比擬的。

花無情笑笑道：「妳說得不錯，他們的確不是一夥的，這一路下來，灰衣漢子已經換了五次跟踪之人，他們必然有一個組織，黃衣少年單人匹馬，並不避諱跟咱們亮相，只是咱們不知道他目的何在，也敵友難分。」

心怡道：「公子雖然身中劇毒，我不相信有人能將咱們怎樣。」

公孫瑤仙道：「不要太自滿，心怡，世上奇人異士很多，咱們今後無論飲食起居，都要多加一份小心。」

心怡道：「是，小姐。」

次日他們由聊城南下，跟踪者仍然亦步亦趨，及到陽穀縣城，除了黃衣少年，另一批已不見踪影了。

就寢前他們聚在花無情的房裡閒聊，心祺哼了一聲道：「那穿黃衣的小子，好像跟定咱們了，明天待小婢給他一點教訓。」

公孫瑤仙道：「不可，陽關大道，人人能走，妳憑甚麼找人家的麻煩？」

心祺道：「咱們走到那裡，他就跟到那裡，雖然陽關大道人人能走，那有這般巧法？」

花無情道：「此人英華內蘊，一身功力必然不凡，在沒有弄清他的目的之前，咱們不宜樹此强敵，我擔心的還是那批人，明天由陽穀到范縣，據店小二說，全是羊腸小道，有幾處十分荒涼，我怕……」

公孫瑤仙道：「師兄是怕他們在那兒設伏？」

花無情道：「我的確有點躭心。」

公孫瑤仙道：「他們要是當眞冤魂不散，咱們只好以奇門陣法對付他們了。」

心祺道：「不錯，公子的功力只能提到六成，如果搏殺過久，恐怕會導致劇毒擴散，那就麻煩了。」

公孫瑤仙道：「我知道，今後遇到敵人，不要師兄動手，咱們使用奇門陣法，不讓他留下一個活口。」

花無情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咱們不必趕盡殺絕。」

心祺撇撇嘴道：「公子，你這副慈悲心腸還是收起來吧，你不想趕盡殺絕，人家却千里追殺，還暗中下毒，非要置咱們於死地不可，你再要存那婦人之仁，咱們主婢只怕都要被你所害！」

花無情心頭一懍道：「妳說得對，今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若有人想對咱們不利，咱們就給他一個迎頭

痛擊。」

心怡道：「小姐，我明敵暗，實在防不勝防，此後由小婢姐妹分班守夜，妳看可好？」

公孫瑤仙道：「不必，咱們只要在房中設下奇門陣法，沒有人能奈何咱們。」

心怡道：「對，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招！」

在陽穀，他們平安的渡過，次日出城十餘里，景象就逐漸荒涼起來，心祺一馬當先，瞧到這行人絕跡，草木陰森，她雖然並不畏懼，緊張却在所難免。

馳行約莫三十餘里，形勢突然開朗，前面不僅是一大片空地，而且有一間不算太小的飲食店，只不過店中高朋滿座，已經找不到容身之地了。

心祺馳入空地，立即勒住韁繩，待花無情等到達，她才詢問道：「小姐，怎麼辦？」

公孫瑤仙向店內瞧了一眼，秀眉不由一皺，因爲店中的食客不下百人，而且每人都帶着兵刃，顯然都不是安善良民。

在這荒野之處，居然聚集如此衆多的江湖人物，他們究竟爲了甚麼？

答案可能只有一個，他們是在等候花無情。

公孫瑤仙雖然知道這是唯一的答案，她依然吩咐心怡姐妹道：「妳們將馬拴好，去店中買些食物，咱們就在林邊歇息一下。」

待心怡姐妹走向小店，她與花無情也將馬匹拴好，兩人倚樹而立，靜靜的瞧着小店。

心怡姐妹剛剛走近店門，突然人影急閃，她們已被五名彪形大漢圍了起來，其中一名瘦高漢子哈哈一笑道：「小妞兒，作甚麼來的？」

心祺目射煞光，冷冷一哼道：「姑奶奶幹甚麼來的，你管不着，滾開！否則你就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

心怡姐妹雖然比不上公孫瑤仙，也算得人間殊色，估不到這雙嬌小艷麗的小姑娘，竟然殺機橫溢，氣勢凌人，使得想佔便宜的五名大漢，同時神色一呆。

心怡姐妹未理會他們，依然不急不徐的向店門前進，只不過店門被五名大漢一堵，就變作此路不通了。

距離店門五步，她們同時立定身形，心祺冷叱一聲道：「好狗不擋路，滾開！」

瘦高漢子跨前兩步道：「小妞兒別發橫，讓大爺侍候侍候妳。」說話之際，右手倏伸，五指快如閃電，抓向心祺的肩頭。

單看此人出手的那份快捷，就知道他一身功力頗爲不凡，心祺如果被他一把抓到，縱然不致肩骨盡碎，至少也會動彈不得。

令人不解的是，他這一抓，竟有一條人影飛了起來，跟着噗的一聲，那人影在一聲慘嚎之後，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莫非瘦高漢子辣手摧花，抓着心祺的肩頭不算，還將她一下摔死？

的確是有人摔死，但不是心祺。

那麼被摔死的是瘦高漢子了？不錯，的確是他，只是小店近百雙目光，却沒有一個瞧出瘦高漢子是怎樣被摔出去的。

這些人沒有一個是信男善女，他們原本就是衝着花無情來的，雖然公孫瑤仙主婢功力極高，花無情却身中劇毒，不能妄動眞力，何況雙拳難敵四手，他們以近百人的龐大力量，這一仗應該是必勝無疑。

因此店中有人發出一聲厲嘯，賊人便像潮水一般湧了出來，心怡姐妹退到空地的中央，拔出長劍，與賊人展開一場惡鬥。

這雙姐妹的無量破風劍法，已有極高的造詣，而且她們劍貫紫竹神功，足踏奇門步法，縱使千軍萬馬也奈何她們不得，這些人又能將她們怎樣？

賊人絕未想到她們的功力竟如此之高，對方的主角還沒有出場，就被兩名小丫頭殺得血染黃土，屍橫遍地，這口氣他們怎能嚥得下去？

此時場中發出一聲長嘯，氣勢剛勁，顯示他絕非一般賊人可比。

場中的搏殺，在嘯聲中停了下來，賊陣中一排走出四名白髯飄飄的老者，他們在心怡姐妹身前丈外之處一站，其中一名手執旱烟鍋的老者道：「小姑娘好身手，只是殺孽太重了一點，叫妳們的主人出來吧，別叫人說老夫欺負妳們。」

心祺撇撇嘴道：「好大的口氣，報個名兒讓本姑娘聽聽。」

這兩名小丫頭雖是出道江湖不久，但經花無情的教導以及道聽途說，對江湖上的知名人物知道的倒是不少，所以心祺才有此一問。

執旱烟鍋的老者道：「咱們是岷山黑夷四老神，老夫兄弟很少行走江湖，說了妳們也不知道。」

心怡姐妹的確不知道，只瞧出他們的皮膚較黑，雙目深陷，似乎非我族類。

四川岷山有一種黑夷族，居住於松理、汶茂各縣山中，是一個未開化的地域，江湖上知道這民族的實在不多，連花無情都不知道黑夷四老神的來歷，心怡姐妹自然也不知道他們是何等人物了。

不過這雙姐妹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因而心祺哼了一聲道：「別自吹自擂了，老頭兒，要見咱們的主人，先過了咱們這一關再說！」

執旱烟鍋的老者道了一聲好，同時舉手一揮，兩名白髮老者立即緩步而出。

一名手持點穴鐝的奔向心怡，另一名手挽丈二豹鞭的直撲心祺。

這兩名黑夷老神果非等閒可比，一招揮出，勁力如山，縱然是當代一流高手，只怕也非他們三個回合之敵。

可惜他們遇到的是紫竹門下，心怡姐妹以三級紫竹神功注入劍身，就能跟他們鬥個不相上下，左掌再擊出狂沙滿天掌力，這兩位異族高人就無力承受了。

另兩名黑夷老神見狀大駭，他們說甚麼也料不到憑他們雄霸西北、人人畏懼的黑夷四老神，竟鬥不過兩名女娃兒。

於是，執旱烟鍋的奔向心怡，使金槍的奔撲心祺，他們四位前輩高人，竟然以二敵一，圍攻兩名年紀輕輕的少女！

其實就算硬拚，心怡姐妹以四級紫竹神功，十招之內，必能將他們擱在此地，只是在一旁蠢蠢欲動的數十名賊人，其中不乏危險人物。

他們有些手握各類暗器，有些握着黑色的彈丸，一旦羣起攻擊，心怡姐妹就有危險了。

花無情道：「師妹，心怡姐妹有危險，咱們快到賊人的四週佈上『八方風雨撼危樓』。」

公孫瑤仙道：「用紫竹旗？」

花無情道：「不必，摘幾根樹枝就可以了。」

於是他們每人摘下八根樹枝，左右一分，身如魅影，剎那之間，便已佈成一座神鬼莫測的奇門陣法。

天色原是晴朗的，荒山原野、小店茅屋，並無絲毫改變，但陣中賊人的感受就不同了，他們覺得突然之間陰霾四佈，狂風驟雨急襲而來，或者以爲身在危樓，正遭受滾滾洪流及無情風雨的衝擊，或者認爲正置身荒山，豺狼後躡，猛獸當道，在風雨如晦、孤立無援的景況之下，只有死路一條了。

幻由心生，由於各人的心境不同，他們的感覺也有極大的差異。

這就是紫竹奇門陣法的厲害之處，它由人們的七情六慾，而將他們導入幻境，連黑夷四老神，一樣無法倖免。

心怡姐妹相視一笑，然後晃身馳出陣外，公孫瑤仙原是叫她們到店裡購買食物的，因而她們依然向小店走去。

這家小食店有一名老闆、兩名夥計，他們雖然只有三人，但有膽量在此地開店，必然不是常人。

當心怡姐妹進入小店之際，奇陣之中形成了互相殘殺的局面，一陣陣扣人心弦的哀嚎之聲，遠達四野，數里可聞。

小店老闆雖然不是常人，但也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的陣法，以及這等殘酷的屠殺，他見心怡姐妹進店，雖是面色如土，仍以僵硬的笑容詢問道：「兩位姑娘是不是要買點甚麼？」

心怡道：「兩隻燒鷄，一斤滷牛肉，二十個饅頭，再灌滿四壺白開水，另外包點小菜就行了。」

老闆立即吩咐嚇得發抖的夥計照辦，然後說道：「姑娘，那些人……」

心祺丟了一錠銀兩到櫃台上，道：「老闆好像也是江湖中人？」

老闆道：「小老兒當過幾年鏢師，由於年事日高，所以離開鏢局，在這兒開一間小店，以求溫飽，對江湖往事，小老兒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

此時店小二已經將她們要的食物包好送來，老闆道：「姑娘，妳付的銀子太多了……」

心祺道：「待會請兩位夥計挖個坑把他們埋了，剩下的銀子就作爲夥計的酬勞吧。」

她們抓起食物，由奇陣之旁經過，陣內已屍體狼藉，遍地血腥，還有十餘人在拚鬥，要不了多久，這十餘人沒有一個能夠活命。

心怡姐妹回到花無情師兄妹歇息之處，心祺道：「公子、小姐，咱們買了一些食物，店內還有，此地沿途荒涼，賣食物的不會太多，咱們不如到店內去飲食，這些食物留下來也許用得着。」

公孫瑤仙向奇門陣中瞥了一眼，道：「你們吃吧，我吃不下去。」

公孫瑤仙是一個心地良善的姑娘，紫竹仙府十多年的歲月，不要說殺人了，連鷄她也沒有殺過。

如今跟隨花無情闖蕩江湖，她才知道人世之間是這般的險惡。

在迫於無奈之際，他們也殺過人，但像奇門陣中這等慘狀，實在令人不忍卒覩，叫她怎能吃得下飯去？

花無情明瞭她的心情，因而吩咐心怡姐妹道：「妳們去把陣撤了，剩下的放他們走吧。」

心祺道：「來不及了，剩下的全都身負重傷，縱使撤去陣法，他們一樣活不成了。」

的確，黑夷四老神只剩下兩個，其餘的還有十一名高手，他們的功力雖是高過別人，但每一個都是傷痕蔽體，沒有一塊完整的地方。

「八方風雨撼危樓」是紫竹仙府最可怕的奇陣之一，陷身其中者，不僅因心境的不同，而產生各種幻覺，最厲害的是使人時時都在極度恐懼之中，因而導致心性大亂，陷入瘋狂，此時縱然撤去奇陣，這般重傷者精神一經鬆懈，就會立即死亡。

花無情自然瞭解這些，但他不想公孫瑤仙吃不下飯，因而長長一吁道：「撤吧，請店小二幫幫忙，把這裡清理一下。」

心祺道：「好吧，姐，妳左我右，咱們走。」

紫竹奇陣一撤，場中剩下的十三人先是一陣發呆，然後一連串的仆倒下去，他們眞的死了，連黑夷四老神在內，沒有一個留得住命。

公孫瑤仙嘆息一聲道：「這八方風雨樓太過霸道，咱們今後少用爲宜。」

花無情道：「妳說得是，這些屍體，咱們把它埋了吧。」

公孫瑤仙道：「屍體太多，埋起來費時費力，我這裡有化骨散，將它化成水後用水一冲，就一切都乾淨了。」

他們清理了鬥場，一切都恢復了舊觀，但天色却已向晚，只好寄宿在小店之中了。

小店只有三間客房，正好適合他們使用，公孫瑤仙居中，花無情及雙婢居住兩旁，這樣安排是保護瑤仙，以免她遭人暗算。

但人算不如天算，次日凌晨，當心怡前來侍候她時，叫門却無人答應。

花無情及心祺聞聲奔來，心怡道：「公子，小姐只怕出了事，小婢呼叫拍門，均無回應。」

花無情一掌震開房門，三人衝進去一瞧，只見後窗大開，房裡那有公孫瑤仙的踪影！她的兵刃和包裹仍在，也找不出打鬥的痕跡，顯然她必是中了賊人迷香之類的暗算，才能毫無聲息的被人所擄。

他們詢問店夥，也問不出一點眉目，三人分搜週圍數十里，仍然交了白卷。

當日晚間，他們依然聚在小店，心怡愁容滿面的道：「怎麼辦呢？公子。」

花無情略作沉思道：「我在江湖上向南方尋找，妳們立即趕回紫竹仙府，請師父他老人家出山，也好分途尋找瑤仙。」

心祺道：「江湖如此之大，今後咱們怎樣連絡？」

花無情道：「我所到之處，必會留下本門竹葉暗號，我想妳們總會瞧到的。」

心祺道：「江湖十分險惡，公子一人，小婢有點放心不下。」

花無情道：「不必擔憂，我會小心的，日間辛苦了一天，還是早點歇息吧。」

翌晨他們分道揚鑣，互道珍重而別。

* * *

這是一間珠環翠繞、滿室芬芳的閨房。

一張綉帳深垂的牙床之上，睡着一位國色天香般的紫衣麗人，約莫盞茶時分，她醒來了，及一瞧房中的陳設，她那嬌靨之上，不由昇起一片訝異之色。

她記得是與師兄及心怡姐妹住在小店簡陋的客房之內的，但此地絕對不是小店的客房。

何以一覺醒來，環境會有如此不同的改變？師兄及雙婢，如今又在何處？

她心有所疑，不得不出房瞧看一個究竟，及立起身來，竟然感到身體虛弱，像是大病初癒一般。

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她怎能不大吃一驚，待運功一試，竟然眞氣無法凝聚，似乎中了劇毒。

她伸手一摸革囊，發覺紫竹旗仍在，心頭稍感安慰，她的功力雖是無法用以克敵，有了紫竹旗，她就可以將這間閨房佈成天羅地網，任他何等人物，也休想奈何於她。

公孫瑤仙雖是初出江湖，智慧之高却非常人可比，她的身體有些虛弱，仍然當機立斷，以紫竹旗佈成一座「天魁鎖魂陣」，然後趺坐床上，運功祛毒。

她所中之毒十分奇特，除了混身無力，並無其他痛苦，只是她運功半晌，眞力依然無法提聚。

此時，房門呀一聲被人推開，走進來一名手捧食盤的丫環，她入房只走了一步，便神色愕然的呆呆立在那兒，像是有點不知所措。

公孫瑤仙感到有些飢餓，遂走過去將食盤接了過來，那丫環根本瞧不見甚麼，她只覺得置身於烟雲滚滚、鬼哭狠嚎的深山叢林之中，原已意亂神迷，心驚膽戰，如今手中的食盤忽然不翼而飛，她那裡還能沉得住氣？

她嚇得大叫一聲，便暈倒地上，公孫瑤仙不去管她，先吃點東西使體力稍作恢復。

不久丫環醒了，她却不敢起身，除了大呼救命，就是哀嚎不已的痛哭。

公孫瑤仙道：「不要哭了，我有話問妳。」

「啊，妳……是……鬼……」

「不管我是甚麼，妳必須回答我的問話。」

「好，好，妳要問甚麼？」

「妳叫甚麼名字？」

「我叫小瑛。」

「這兒是甚麼地方？」

「我是雲台堡的丫頭，可是現在我却不知道在那裡了。」

「雲台堡是甚麼地方？堡主是誰？」

「啊，姑娘，這麼說妳不是鬼了，否則妳怎會不知道這些？」

「妳不必管我是人是鬼，我要叫妳死，不過是舉手之勞，如果妳不想死，就快點回答我的問話。」

「好，我回答，不過此地太可怕了，就像地獄一般，請姑娘先弄我出去再說，好嗎？」

「妳放心，我不要妳死，妳死不了的，還是先回答我的問話吧。」

「既然姑娘這麼說，我只好先回答妳的問題了，雲台堡在江蘇雲台山的山麓，咱們堡主令狐飛龍武功卓絕，長相威武，是武林中罕見的少年奇材。」

「哼！我看他只不過是一個下三流的無耻盜匪罷了，否則他怎會暗中下毒，將我擄來雲台堡？」

「姑娘這麼說是寃枉咱們堡主了，擄妳來的並不是他。」

「那是誰？」

「是堡主的妹妹令狐飛蟬。」

「爲甚麼，我跟她有仇？」

「她跟姑娘毫無恩怨，只是爲了堡主，她才出此下策。」

「這話怎麼說？」

「因爲咱們堡主眼界極高，一般女子很難得到他青睞一顧，可是事情就有那麼湊巧，咱們在遊濟南大明湖之際，堡主瞧見了姑娘，從此魂牽夢繞，茶飯不思，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姑娘美絕人寰，怕不是天上的仙子偶遊人間，咱們小姐爲解堡主相思之苦，所以才……」

「妳們小姐會使毒？」

「是的，小姐的武功雖然稍遜於堡主，但使毒之能，則無人能及。」

「好，我放妳出去，叫令狐飛蟬來見我。」

她語音甫落，小瑛感到肩井穴被人扣着，同時湧來一股力道，小丫頭就一跤摔了出去。

摔得並不算重，小瑛很快就爬了起來，及擧目一瞧，她只是立身於公孫瑤仙的房門之外。

小丫頭呆了一呆，轉身就向令狐飛蟬的閨房奔去。

「稟小姐，她……她……」

雲台堡堡主令狐飛龍也在乃妹的房中，他們正在商量如何向公孫瑤仙勸說，及見小瑛面色慘白，驚恐萬狀，以爲公孫瑤仙出了意外，因而令狐飛龍問道：「究竟出了甚麼事，莫非那位姑娘有甚麼意外？」

小瑛道：「不，小婢根本就沒有瞧到那位姑娘。」

令狐飛蟬道：「她逃了？這是不可能的。」

小瑛道：「她沒有逃，還在房裡……」

令狐飛蟬怒叱一聲道：「妳怎麼說話顚顚倒倒的，她既然還在房裡，妳爲甚麼沒有見到她？」

小瑛道：「小婢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才跨進房門一步，就像闖入蠻荒叢林，那兒濃霧瀰漫，鬼哭狠嚎，就像地獄一般的恐怖！」

令狐飛蟬道：「所以妳就逃出來了？」

小瑛道：「當時濃霧蔽空，峯巒綿亘，小婢不知身在何處，怎能逃得出來？」

令狐飛蟬道：「那妳是怎樣出來的？」

小瑛道：「是那位姑娘將小婢摔出來的，她叫小婢傳話，要小姐去見她。」

聽完小瑛的叙述，令狐兄妹的臉色顯得十分沉重，他們沉默良久，令狐飛龍長身而起道：「好，讓我去會會她。」

令狐飛蟬道：「不，大哥，還是讓我去吧，她已經中毒，眞力必然無法提聚，在此等情形之下，勿須使用武功。」

小瑛道：「小姐，她可能會使用妖法，咱們不要理她，待她毒力發作，咱們再去收拾她就容易了。」

令狐飛龍長長一吁道：「其曲在我，咱們不能這麼作，何况如果她當眞身懷妖術，咱們不去未必就能免禍。」

令狐飛蟬道：「如果她會妖術，豈會落入咱們的手中？依小瑛之見，只不過是一種障眼法兒，咱們只要心神不亂，她奈何不了咱們的。」

令狐飛龍道：「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令狐飛蟬道：「小瑛去傳四教頭，叫他們帶二十名武士包圍那個房間，我進房去見機而行，大哥在房外替小妹打個接應，我不相信名震武林的雲台堡，會栽在一個少女的手裡。」

雲台堡的四大教頭都是馳名江湖的人物，每人的武功，全有一身不凡的造詣，堡中武士是由他們負責訓練的。

小瑛召集四大教頭及二十名武士，將公孫瑤仙的房間圍得水洩不通，然後請令狐兄妹來到房前。他們及門而止，令狐飛蟬呼叫道：「姑娘，咱們兄妹將姑娘請來，雖是唐突了一點，但咱們並無惡意，小妹想來與姑娘聊聊，希望妳不要介意。」

房中未聞回音，她向令狐飛龍瞧了一眼，便推開房門，擧步跨了進去。

她推開房門之際，房中景物清晰可見，公孫瑤仙正趺坐牙床之上，似乎在運功療毒。

及跨進一步，景物忽然大變，但見雲霧環繞，山高林密，她已經不知身在何處了。

她認爲這只是一種障眼法兒，肯定仍然身在房中，因而毫不慌亂，認定公孫瑤仙所坐之處，一步步向床前逼去。

但她只邁出兩步，忽然見到一座高不可仰的雄山，那不僅是叢莽處處，荆棘滿目，其陡峻峭拔也令人望而却步。

令狐飛蟬認爲那只是障眼法兒，根本不理會甚麼崇山峻嶺，脚下一抬，毫不猶疑的一脚跨去。

「啊……」

她的脚不僅眞的碰到了山石，左脚的大拇指幾乎折斷，痛得她眼淚都掉下來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莫非她眞的會使妖法？

無論令狐兄妹武功多高，無論雲台堡有多大勢力，他們絕對鬥不過妖法，這是無庸置疑的。

令狐飛蟬膽寒了，想不到她的兄長夢寐難忘、她暗中使毒弄來的，竟是一個妖女！

為今之計，她只好先脫身出房，然後商議如何斬妖除魔，以保雲台堡這片基業。

幸好脚趾的痛苦已經減輕，她猛的一個旋身，就待向房外衝去。

她進房只走了三步，轉身衝出，應該不是難事，但她這一轉身，她不只是神色一呆，脚下竟然一步也不敢踏出。

因為她瞧到的是一個山谷，其中奇花異卉，美不勝收，還有禽鳴樹梢，蝶繞花間，景物如此美好，怎能不令人心曠神怡？

此時一陣琴聲正由谷中傳出，音韻流暢，有如高山流水，清音入耳，如同珠走玉盤，她原是箇中能手，每有知音難覓之感，如今聽到如此美妙的琴聲，她怎能不情不自禁的向谷中走去？

沒有人知道這位令狐姑娘是不是找到那位操琴者，可是守在房門外的令狐飛龍却已等了將近兩個時辰。

這位雲台堡堡主固然是心急如焚，他那些手下也是惶然的不知所措。

房門是開着的，但只一門之隔，却像兩個世界，門外晴空萬里，門裡則烟雲滾滾，甚麼也瞧不到，而且靜悄悄的，半點聲息也沒有。

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令狐飛蟬不是進去跟那位姑娘聊聊的麼？除非她一進房就被制住，否則怎麼會毫無人聲？

雲台四教頭主張衝進去，他們不相信一個身中劇毒的女人，能夠將他們怎樣。

令狐飛龍搖搖頭道：「你們四人聯手，能夠贏得了小姐？」

四教頭默然了，雲台堡以堡主的武功最高，令狐飛蟬是略遜一籌，但四教頭聯手仍非其敵，何況她還是一位使毒的高手。

在攻既不可，退又不能的情況之下，令狐飛龍只好遞降表了。

「姑娘，咱們兄妹有眼無珠，不知道姑娘是絕頂高人，在下令狐飛龍特來向姑娘請罪。」

「哦，就是這麼簡單？」

「只要姑娘釋放舍妹，任何條件咱們都可以斟酌。」

「斟酌？這兩個字可不可以修改一下？」

「這個……咳，只要不使雲台堡太過難堪，在下願意接受。」

「你怕難堪？哼，那我呢？莫非就不難堪？」

「咱們雖是不對，但十分尊敬姑娘。」

「你們以下流手段劫走本姑娘，你可曾想到別人是怎樣想法？」

「這個……」

「令狐飛蟬下流卑鄙，使毒害人，我要廢了她武功，閣下身為一堡之主，竟然如此下流無行，也應該受到一點懲罰。」

「姑娘，殺人不過頭點地，妳如果廢了舍妹，就沒有人能夠治療妳的毒傷了，請姑娘高抬貴手，在下當叫舍妹立刻奉上解葯。」

「哈哈……」

一股長笑彌漫空際，它沒有閃電，也不像雷鳴，但笑聲入耳，每一個人都感到頭皮發炸，五內翻騰，一些功力較淺的武士已經跌倒地上，翻滾哀嚎起來。

所幸笑聲並不太長，一條紫色人影一閃之間，便已凌空飛出，沒有人看清她是如何飛出的，却聽到一股清朗的語聲。

「本姑娘在堡外候教，如敢不來，將使你們鷄犬不留！」

令狐飛龍呆了一呆，立即領先衝進房去，因為房中烟霧已經消失，景物清晰可見，他要尋找乃妹，看她是不是當眞遭到了毒手。

他一眼就已瞧到了，令狐飛蟬正躺在牙床之上。

「妹妹……妹妹……」

她沒有死，還睜着一雙呆澀無神的眸子，她似乎聽得到令狐飛龍的呼叫，却只報以一聲痴痴的傻笑。

令狐飛龍大吃一驚道：「糟了，我妹妹被那女人弄成了白痴，此仇不報，何以為人！」

他猛一旋身，威武的面頰上立即湧出一股凌厲的殺機，同時大喝一聲道：「全堡武士集合，跟我出堡。」

雲台堡的武士約有一百餘名，其中以四大教頭的功力最高，加上堡主令狐兄妹武功卓絕，因而雲台堡在江湖道上頗享盛譽。

估不到陰溝裡翻船，令狐飛龍因為貪戀女色，致使胞妹變為白痴，雲台堡還要面臨一場血戰的考驗。

如今雲台堡傾巢而出，所迎戰的對象，只是一個芳齡不滿二十的少女，無論這場搏殺誰是勝利者，雲台堡的聲威，將受到無比的打擊。

此時雙方已在堡外一片廣場之上對峙，殺氣瀰漫着整個廣場，只是雲台堡以衆凌寡，這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比鬥。

而且雲台堡的武士，每人都手持兵刃，令狐飛龍更懷抱七尺長刀，威風凜凜，神態威猛以極。

再看公孫瑤仙，只是孤零零一個，而且身材嬌小，手無寸鐵，雙方相較，實在不成比例。

令狐飛龍在公孫瑤仙身前八尺之處一站，掌中長刀一橫，暴喝一聲道：「小賤人，妳敢將我的妹妹弄成白痴，本堡主如不將妳碎屍萬段，誓不為人！」

公孫瑤仙冷冷道：「閣下本來就不是人，只披着一張人皮罷了，廢話少說，你們一起上吧。」

雲台堡的四大教頭趨前幾步道：「殺鷄焉用牛刀，請堡主讓屬下收拾這個小賤人。」

四大教頭不僅各有他們的獨門武功，而且練有聯手作戰的四象陣法，他們以四搏一，似乎有點大材小用，不過他們在堡內見識過這位小姑娘的絕乘功力，所以才以四敵一，想以四象陣法聯手取勝。

雲台堡的武功，以威猛見稱江湖，此時四大教頭聯手，但見人影交叉流轉，殺氣籠罩四方，威力之強，果非一般高手所能望其項背。

令狐飛龍惟恐他們傷了公孫瑤仙的生命，那麼他妹妹的白痴就無人可救了，他正待吩咐他們只要生擒，忽然紫氣暴盛，狂風驟起，四條人影被那駭人的風暴捲得飛了起來。

那四人自然是雲台堡的四大教頭了，他們想以四象陣法來制服公孫瑤仙，可以說是孔夫子門前賣文章，太過不知自量了。

所幸公孫瑤仙她心存慈悲，只以三級紫竹神功與一記狂沙滿天掌力，將四大教頭送到一丈以外，他們跌得暈頭轉向，受傷還不算太重。

公孫瑤仙向令狐飛龍瞥了一眼道：「你就是令狐堡主？」

令狐飛龍道：「不錯，令狐飛龍正是在下。」

公孫瑤仙道：「咱們有仇？」

令狐飛龍道：「沒有，只因在下與舍妹在濟南大明湖得覩仙姿，心存愛慕，才將姑娘請來。」

公孫瑤仙面色一寒道：「出招吧，本姑娘今天要為武林除害，懲治你這個淫徒。」

令狐飛龍長長一嘆道：「雲台堡行俠江湖，有口皆碑，在下也潔身自愛，年近三十，從未近過女色，姑娘這淫徒二字之賜，在下實在不敢接受。」

公孫瑤仙撇撇嘴道：「閣下也是一號人物了，事實俱在，為甚麼還要說這些無恥的言語？出招吧，本姑娘要毀掉你的武功，為天下婦女討還一點公道。」

令狐飛龍雙目暴睜，道：「很好，姑娘如果有這份能耐，在下的項上人頭妳一併拿去就是。」

公孫瑤仙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出招吧。」

令狐飛龍道：「在下不想佔便宜，請姑娘使用兵刃。」

公孫瑤仙由地上拾起一柄長劍，手握劍柄，劍尖指天，週身紫氣環繞，紫衣無風自動，她那美絕人寰的嬌靨，湧出一股無比的殺機。

令狐飛龍久走江湖，憑掌中的一柄七尺長刀，不知擊敗過多少成名露臉的人物，雲台堡三字，在江湖道上成了金字招牌。

然而這位一身是膽、滿腔豪氣的一方霸主，面對嬌小纖細的公孫瑤仙，却生出了一股莫明的恐懼。

他的七尺長刀擺出了雷霆一擊的架式，可是他的手臂在顫抖，額頭在流汗，長刀還是七尺，他却如擧千鈞，有着不勝負荷的感覺。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公孫瑤仙已兩度叫他出招，憑他雲台堡堡主的身份，難道棄刀投降不成？

正在此時，一聲低沉的嘯聲忽然遙遙傳來，令狐飛龍暗中吁了一口長氣，同時長刀一收，抱刀一拱道：「不知何方朋友前來敝堡，請姑娘稍候片刻。」

公孫瑤仙沒有答言，但也沒有進攻，却將紫竹神功提至六級，她猜想來人多半是令狐飛龍的朋友，而且功力十分之高，她現在身陷險地，孤立無援，不得不多加一份小心。

當嘯聲一停之際，一條灰色人影已躍落鬥場，當眞是輕如落葉，點塵不驚，其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公孫瑤仙擧目向此人一瞧，只見他滿頭白髮，鬚如銀絲，是一位年事頗高的道長，但他面色紅潤，目射精光，修為之深，應該是一個世外高人。

此時令狐飛龍已趨至道長身前，躬身一禮道：「徒兒參見恩師。」

老道長向公孫瑤仙打量一眼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令狐飛龍道：「這個……」

老道長面色一沉道：「怎麼！不能說？」

令狐飛龍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徒兒不敢隱瞞恩師，起因錯在徒兒兄妹。」

（未完・四）



粉紅色的陷阱

風流才子故事集／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護送財寶　失而復得

人，不能太有錢，尤其是橫財！

白玉樓、阿臭師徒就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殺死西門雨、西門恨雪父子，白牡丹支付白銀二千兩，從老王爺那裡又得到三千兩，却一直馬不停蹄的四處奔波，根本沒有時間享受這一筆錢。

如今，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查明了黃茉莉的身份，殺死了黑臉三郎，可逮住一個享受的機會，自然不會輕輕放過。

吃喝玩樂，花天酒地，直從泉州樂到了漳州，住進了十里香。

十里香的派頭不小，來頭更大，一進門便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由漳州知府趙子高親筆所題的一首詩，曰：

瓊漿玉液滿庭芳
佳餚珍饈盈華堂
四方豪傑齊下馬
萬人同讚十里香

生意做得很大，有飯莊，有客棧，也有酒樓、茶館。

最重要的是，還有陪酒的酒孃。

南國佳麗，北地胭脂，應有盡有。

環肥燕瘦，狐媚妖嬈，隨君所好。

＊　＊　＊

師徒二人簡直樂透了，一住就是十天，樂而忘返，樂不思蜀，白花花的銀子像水也似的往外流。

此刻，便有四名紅得發紫的酒女，在他們所住的北上房陪二人飲酒作樂。

傍晚時分，酒興方酣，師徒二人正樂得不可開交，沒料到竟有一位不速之客不請自來，闖進了客房的門。

來者非別，乃情報販子包玉郎是也。

包打聽一入門便大聲嚷嚷道：「赫！一箭雙鵰，左擁右抱，兩位眞會樂啊。」

風流才子白玉樓爽朗的笑笑，道：「殺手生涯原是夢，得行樂時且行樂，今天不樂，誰曉得能否見到明天的太陽，保得住項上的腦袋瓜？」

阿臭的表現好大方，將懷裡的一名酒女往前一推，道：「來，包朋友，有福同享，你也樂乎樂乎吧。」

一推之勢，力道不小，酒女收不住嬌軀，猛往前撞，正好撞到包玉郎懷裡去，包打聽毫不客氣，伸手就將她摟住，順勢坐下去，拿着酒女的杯子，陪阿臭師徒喝起酒來。

白玉樓忙命人送來一副杯筷，連敬包玉郎三杯後正容說道：「包兄怎知白某在此？」

包玉郎神采飛揚的道：「喪門是名門，白兄是名人，奪命旗就高掛在十里香的大門上，就算是白痴也可以摸進來。」

「包朋友來漳州作甚麼？」

「自然是販賣消息。」

「有什麼熱門的消息？」

「關於小王妃黃茉莉的來龍去脈已經調查的清清楚楚，她是强盜的女兒，黃瓜是——」

阿臭不想再聽下去，截口道：「好了，好了，這些都是馬後炮，喪門早已瞭如指掌，不必再炒冷飯，上一道新鮮的好菜還差不多。」

包打聽橫掃二人一眼，將聲音壓低了許多，神秘兮兮的道：「包某是帶來一個天大地大的大秘密。」

白玉樓一怔神，道：「什麼大秘密？」

「有一大批財寶正由北方運來漳州。」

「可知財寶的詳細內容？」

「據說都是價值連城的珍珠寶石，另外還有兩尊更貴重的佛像。」

「佛像有何貴重？」

「一尊乃純金鑄造，一尊則是以整塊翡翠精雕而成。」

此話一出，二人的臉色大變，阿臭道：「金佛有多大？」

包玉郎道：「跟眞人一般高。」

「可是你親目所見？」

「只是耳聞。」

「寸金，寸斤，乖乖，跟眞人一般高，想必定有千斤以上。」

「那當然，否則怎能說是大批財寶。」

白玉樓肅容滿面的道：「那玉佛又有多大？」

包打聽道：「同樣跟眞人不相上下。」

「翠玉乃是玉石中的極品，價值遠在黃金之上甚多。」

「不錯，單此一尊玉佛便可傲視天下，富冠寰宇。」

阿臭道：「可知這批財寶的主人是誰？」

「傳說很多。」

「說幾個出來聽聽。」

「有的說是一位告老還鄉的大官的。」

「其次？」

「是一位億萬富豪的私產。」

「再其次？」

「是一名江洋大盜的贓物。」

「還有呢？」

「一羣貪官汚吏搜刮來的民脂民膏。」

白玉樓道：「現在何處？」

包打聽道：「正在南來的途中，如果小弟的估計沒錯，今晚便可到達漳州。」

「這麼多奇珍異寶，定然有武林高手護送？」

「是的，起初是由一家鏢局負責，在永安縣又換人了。」

「這是爲何？」

「寶物引起了黑白兩道的覬覦，一路追踪截殺，行至永安縣，所有的鏢師差不多快要死光了，鏢局萬般無奈，只好忍痛退鏢。」

阿臭道：「如此說來，這一批財寶沒人保護，豈不危哉險也？」

「已經有人接上了。」

「誰？」

「喜門。」

「鐵娘子紅玫瑰？」

「就是她。」

「她能罩得住嗎？」

「目前尚能勉强支撐，時間一久可能也會出紕漏。」

「錢財人人都喜歡，我看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會出漏子。」

白玉樓舉起一杯酒來，餵了懷中的酒女一口，剩下來的半杯自己一飲而盡，慢吞吞的道：「包打聽，你告訴本門主這些事，用意何在？」

包玉郎一本正經的道：「是希望白大俠不要錯過這個發財的好機會。」

「你的意思是……」

「可與紅玫瑰携手合作。」

「玫瑰有刺，本門主沒興趣。」

「有刺的女人才夠味兒。」

「喪門不是鏢局，白某也不想當鏢師。」

阿臭道：「再說，區區之數的保護費，還看不在我們師徒的眼內。」

包打聽白眼珠一翻，道：「想發大財也可以，包某現有一計在此。」

「你有什麼錦囊妙計？」

「乾脆合咱們三人之力，鬥倒紅玫瑰，全部搶過來。」

「你打算分多少？」

「三分天下如何？」

「憑你也想跟喪門平分秋色？」

「馬馬虎虎，五分之一也成。」

「這還差不多，只是……」

「只是怎樣？」

白玉樓一臉肅穆的接口道：「喪門做的是殺人的買賣，不當强盜。」

「君不聞人不得橫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

「你也應該聽說過，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然而，這麼大的數目，這樣好的機會，可謂千載難逢，幸勿失之交臂。」

「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發財的方法多的是，喪門不做强盜，也不當別人的保鑣。」

阿臭不願將男歡女悅的酒興破壞，很技巧的下了逐客令：「對不起，讓你白跑一趟，欲搶金像玉佛，必須另找合夥人。」

包玉郎倒也很知趣，起身苦笑道：「看來也只好如此，再見。」

白玉樓好大方，取出五十兩銀子來，抖手擲給包玉郎，笑呵呵的道：「朋友有通財之義，豈能讓包兄白忙，區區之數不成敬意，就當是吃紅吧。」

包玉郎很巧妙的掂弄着手中的銀子，既未收起，亦未退還，一臉肅穆的道：「我包玉郎雖然只是一個無賴、混混，微不足道，但也有一定的做人原則。」

「什麼原則？」

「無功不受祿。」

「你可以再繼續提供消息。」

「白兄不是沒有發財的興致嗎？」

「本門主對殺人有興趣，也許有人會採取更直接的手段——殺人！」

「好，這事包在小弟身上啦，一有進一步的消息，自當隨時回報。」

「白某先在此謝過。」

「告辭。」

「不送！」

* * *

包玉郎走了。

師徒二人的酒也喝不成了。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上房外面的院子裡，人馬喧騰，湧進來一大羣投宿的人。

一共有六輛馬車，其中四輛馬車上各載着四隻木箱，另二輛上各載着一隻特大號的木箱。

每一輛車均由四匹駿馬來拉，饒是如此，馬兒依舊累得汗流浹背，口中直吐白沫。

足証木箱極重，非比尋常。

還有一輛十分豪華的，帶頂的，坐人馬車。

以及一頂阿臭，白玉樓皆甚熟悉的轎子。

馬車上坐着一位青衣老者，與一位黑衣少年，這二人一步下馬車，便相偕進入客房，以致站在窗下的阿臭師徒耳目難辨，不知其爲何許人也。

轎子則逃不過他二人的法眼，赫然正是名震遐邇的喜門轎。

喜門轎未停，紅玫瑰已一躍而出，眞不愧爲是鐵娘子，正在比手劃脚的指揮全局。

除原有的四名殺手外，也不知她又從那裡請來六名武林高手，有的派出去守大門，有的上房去擔任警戒，有的則在幫助車把式將六輛馬車井然有序的排列在一起。

顯而易見，這便是包打聽口中的那一批奇珍異寶。

說巧眞巧，居然也投宿到十里香來。

阿臭神色一緊，道：「眞是寃家路窄，喜門一直想跟喪門一爭短長，這下紅玫瑰可神氣了，一定會在咱們面前耀武揚威。」

白玉樓另有他自己的看法，道：「也許是個好兆頭，喪門的財源將會滾滾而來。」

阿臭不懂，道：「師父莫非已經改變主意，想……」

「阿臭，別想歪了，師父的主意並未改變。」

「那財源從何而來？」

「這一批財寶無疑是一個絕佳的餌，必會引起黑白二道羣起而爭，掀起一場血風腥雨。」

阿臭「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有爭鬥就會有傷亡，有傷亡就會有人出錢請殺手，咱們自然就可以生意興隆，大發利市，狠狠的撈一票。」

白玉樓頷首道：「沒錯，爲師的就是這個意思。」

遣走酒女，師徒二人正準備出去一看究竟，十里香的胖店東推門而入，滿臉堆笑的道：「眞不好意思，想跟兩位商量一件事。」

一住十日，早已和店東混熟了，阿臭笑容可掬的道：「說吧，別客氣。」

店東却擺出一張苦瓜臉來，顯得很爲難的樣子，遲疑再三後方始吞吞吐吐的道：「可否請兩位幫幫忙換個地方住？」

白玉樓錯愕一下，道：「要喪門搬家？」

店東彎腰哈背的道：「小老兒實在是迫於無奈。」

「此話怎講？」

「有人包下了十里香，要求現住的客人全部搬走。」

「是什麼人包的？」

「就是外面的車馬隊。」

「你答應了？」

「不答應他們就要揍人。」

「可以叫他們另投別家。」

「對方偏看中了十里香。」

阿臭氣忿的道：「店是你的，你可以拒絕。」

店東顫聲道：「這些人小老兒可惹不起，斗膽也不敢拒絕。」

「你不是有漳州知府趙子高做靠山嗎，怕什麼？」

「他們的靠山可能更大更厲害。」

「是那一棵葱？」

「小老兒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追根究底。」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兩位大人大量，請幫個忙換一家客棧吧。」

白玉樓以肯定的語氣道：「本門主已經住慣了十里香，不搬！」

阿臭的話更堅決：「門也沒有！」

這一來可把老店東給整慘了，唉聲歎氣的道：「兩位不肯搬，他們又非住不可，看來小老兒今天是老命休矣。」

白玉樓朗聲道：「掌櫃的別怕，可將責任推到白某的身上來，他們若是不痛快，可以衝着喪門來。」

阿臭粗聲大氣的道：「天大的事有喪門替你扛着，保証叫他們吃不了兜着走。」

店東半信半疑，欲語未語。

紅玫瑰却及時自動的找上門來。

店東看得一呆，忙不迭的道：「請女英雄給我時間，我們正在談搬遷的事，很快就會有結果的。」

言來甚是慌張，對紅玫瑰畏若虎狼。

孰料，紅玫瑰的表現則相當友善，笑容滿面的道：「他們兩位是本門主的知交好友，可以不必搬。」

店東以爲是自己聽錯了，追問道：「眞的？」

紅玫瑰道：「不假。」

「那其他的客人……」

「還是要搬。」

「現在？」

「越快越好。」

「天色已晚，換店不易，只怕有些人會不情願。」

「搬家總比搬腦袋好，趙大少爺一且怪罪下來事情就痲煩了。」

店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是，是，小老兒這就去辦，請轉稟大少爺海量包涵，多給大家一些搬遷的時間。」

紅玫瑰聲嬌語冷的道：「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本門主也是替人跑腿辦事的，做不了主，你最好實話實說，叫他們別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店東似是已經領教過趙大少爺的厲害，聞言連聲應是，多一個字也不敢說，當即諾諾而退。

阿臭對紅玫瑰一向沒有好感，冷哼一聲，道：「紅玫瑰，妳當眞不是來逼宮的？」

紅玫瑰含情脈脈的瞟了白玉樓一眼，笑盈盈的道：「喜門喪門，忝爲同行一脈，能夠同宿一家店，乃是前世修來的福，玫瑰再無情也不會趕老朋友走。」

白玉樓冷然一哂，道：「妳同意，趙大少爺肯嗎？」

鐵娘子嫣然一笑，道：「本門主美言幾句，諒趙大少還會買小妹的帳。」

阿臭冷言冷語的道：「既然不是來逼咱們搬家的，那妳此來何事？」

紅玫瑰簡短有力的吐出來兩個字：「睦鄰。」

阿臭冷笑道：「難得啊，唯利是圖的紅玫瑰也懂得睦鄰，是吃錯了藥，還是那裡有毛病？」

「紅玫瑰毫不介意，依舊笑靨如春的道：「同行，又住在同一家客棧，理當前來拜訪，若有意外事故發生，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阿臭的態度還是很強硬：「我們師徒除一身傲骨外別無長物，不會有何意外發生，倒是喜門的鏢珍貴異常，隨時都會有人前來搶奪。」

紅玫瑰道：「所以本門主才希望貴師徒大力賜助。」

白玉樓一怔，道：「聽妳的口氣，好像有意拉喪門共同來保這一趟鏢？」

「但願如此。」

「抱歉，喪門不做鏢局的買賣。」

「從旁協助也可以。」

「喪門更沒有替別人搖旗吶喊的習慣。」

「要怎樣喪門和喜門才會攜手合作？」

「目前白某還看不出有此可能。」

阿臭補充道：「寡婦死兒子，妳沒有指望了。」

紅玫瑰好深的涵養，面不改色的道：「一個巴掌拍不響，合作的事必須彼此心甘情願才行，絲毫也勉强不得。兩位可再從長考慮，喜門願意耐心的等下去。」

人已行至門外，忽又回轉頭來留下來一句話：「趙大少富可敵國，保護費大得驚人，只有傻蛋才會將金山銀山往門外推！」

* * *

夜已深沉。

大地一片寂寥。

平常百姓俱已進入夢鄉。

阿臭、白玉樓、紅玫瑰等人也都就寢入睡。

整個十里香，只有喜門的四名高手仍然堅守崗位，在四處小心警戒着。

猛可間，喝聲四起，警訊頻傳。

「什麼人？」

喝聲不止來至一處，前門、後門、屋頂上皆有情況發生，四名高手還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人數多少？甚至連亮傢伙的機會都沒有，便被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斃了兩個，擊傷二人。

來勢好兇，就像洪水猛獸一般，破門越屋，一湧而入，衝向裝載珠寶的馬車。

爲首的共是三個人。

一個是鬼見愁風飛揚。

一個是母夜叉陰九娘。

另一人紫臉，闊嘴，絡腮鬍，魁梧昂藏，目賽銅鈴，年逾五旬，神采飛揚，有一股與生俱來的領袖氣質，以及殺氣騰騰的威風架勢。

在他們的身後，人潮洶湧，少說也有五六十人，一個個橫眉豎目，彷若兇神惡煞，潮水也似的將十里香全部淹沒。

紫臉老頭發號施令道：「來人哪！」

衆嘍囉齊聲回應：「屬下在！」

「套車，先把珠寶運走。」

「是，總瓢把子！」

「放一把火，燒掉十里香。」

「遵命！」

「如有人反抗，就給我殺。」

「是！是！」

餘音未落，衆嘍囉尚未付諸行動，紅玫瑰的警覺性甚高，已率衆閃電縱出，堵在馬車四週。

阿臭、白玉樓的行動也不慢，登上了屋頂，準備作壁上觀。

鐵娘子雙目如電，橫掃全場一眼，最後將眸光落在八閻雙煞的身上，嬌滴滴的笑說：「兩位，久違了。」

鬼見愁風飛揚皮笑肉不笑的道：「紅門主，別來無恙？」

母夜叉陰九娘的笑聲比哭還難聽：「幸會，幸會！」

紅玫瑰以試探的語氣說道：「還記得昔日賢伉儷與本門主通力合作，擊斃東方雪，東方不雨的往事否？」

風飛揚乾笑兩聲，道：「這是一段值得驕傲的往事，風某當然不會忘記。」

陰九娘的一雙勾魂媚眼一翻，追問了一句：「紅門主提這些陳年往事不知是何居心？」

紅玫瑰正經八百的道：「本門主是想與賢伉儷再繼續合作。」

風飛揚道：「合作幹甚麼？」

「共同來保這一趟鏢。」

「什麼條件？」

「白銀一千兩。」

陰九娘冷笑一聲，道：「這麼一丁點小錢，妳自己留着倒貼小白臉吧。」

紅玫瑰從容不迫的道：「嫌少咱們可以再商量。」

「抱歉，我們已經有了合作的新伙件。」

「是那位？」

「就是這一位。」

陰九娘手指着那位紫臉老頭，紅玫瑰定目一看，道：「還沒有請教這位朋友是何方神聖？」

風飛揚代爲介紹道：「紫面判官馬嘯天，聽說過吧？」

陰九娘補充道：「是黑道上的總舵主，也是總瓢把子，一路上跟喜門交手的江湖人物，十之八九都是馬總的手下。」

風流才子白玉樓在屋頂上接口道：「這位馬總可是響叮噹，叮噹響的大人物，一支狼牙棒打遍天下無敵手，有呼風喚雨之能，只要馬大俠一聲令下，三萬綠林好漢，莫不爭先效命，萬死不辭！」

阿臭不甘寂寞，也在一旁猛敲邊鼓：「馬總殺人的本事更是超人一等，要你死絕對活不了，要你活也死不成，所以人稱判官，只比閻王爺矮一點點。」

紫面判官馬嘯天聽在耳中，頗爲受用，昂首望着白玉樓，笑呵呵的道：「白門主可是來兜攬生意的？」

白玉樓道：「奪命旗一旦掛出，就表示喪門在此開張營業。」

「可有生意上門？」

「眼前還沒有。」

「改行如何？」

「幹甚麼？」

「搬這一批金銀財寶。」

「喪門沒興趣，寧願幹殺人的買賣。」

「那就殺一個人吧。」

「殺誰？」

紫面判官手指着紅玫瑰道：「就是這一朵帶刺的玫瑰。」

紅玫瑰聞言花容驟變，臉色陰晴不定，白玉樓淡淡一笑，道：「抱歉，江湖規矩，殺手不殺殺手。」

馬嘯天眉頭一皺，道：「不肯殺人也沒關係，下來敘敘嘛，兩位這樣高高在上，別人會誤以爲是喪門故意隔岸觀火，冷眼看熱鬧。」

白玉樓坦白的說：「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阿臭的話更絕：「屋頂上比較涼快，看得也更清楚。」

母夜叉陰九娘聞言大爲不快，冷聲道：「哼，只怕貴師徒是存心不良，欲得漁翁之……」

「利」字尚未出口，鐵娘子紅玫瑰已自不耐，搶先截口道：「總瓢把子夜闖十里香，意欲何爲？」

紫面判官馬嘯天朗聲道：「好說，想向紅門主借些東西。」

「借甚麼東西？」

「就是這一批金銀財寶。」

「馬總想要多少？」

「一半如何？」

「你不覺得太貪太多？」

「不多，三萬弟兄每人分不到幾個錢。」

鐵娘子紅玫瑰聞言大怒，黛眉雙挑的道：「假如本門主不肯接受敲詐呢？」

馬嘯天乍然發出一聲虎吼，道：「那就對不住，咱們只好自己動手搶。」

風飛揚道：「也就是說，所有的金銀財寶咱們全要了。」

陰九娘的言詞更惡毒：「也許還會搭上喜門的這十幾條人命。」

阿臭故意拿紅玫瑰尋開心，猛說風涼話：「夜路走多了終於遇上鬼，偷鷄不成蝕把米，我看喜門不但賺不到保護費，說不定連小命也會賠進去。」

紅玫瑰聞言更火更怒，冷厲的眸光從馬嘯天、風飛揚、陰九娘的臉上一掃而過，語冷詞寒的道：「馬總名滿天下，威震綠林，我紅玫瑰早有一個耳聞，但喜門也絕不是省油的燈，假使三位手頭拮据，缺少川資，本門主可以周濟一二，給朋友們三杯水酒喝喝，若是存心勒索，獅子大開口，最好是死了這條心。」

馬嘯天嘿嘿冷笑一聲，道：「紅門主未免太小覷我馬嘯天了，老夫此來可不是爲了討水酒喝。」

「你到底想幹甚麼？」

「想發財。」

「要一半？」

「這是和平解決。」

「武力解決又怎樣？」

「老子全要了！」

「馬嘯天，你憑甚麼？」

「憑老子手中的一支狼牙棒。」

「哼，別人怕你，本門主可不在乎。」

「廢話少說，接招。」

「看打！」

「殺！」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馬嘯天最後的這一聲殺，等於是下達了攻擊令，風飛揚、陰九娘乃至黑道上的綠林好漢，皆齊聲響應，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喊殺聲中，從四面八方攻上去。

眞像是洪水猛獸，排山倒海，勢如破竹，饒她紅玫瑰十分了得，門下的殺手也不含糊，怎奈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抵不住人多，交手不及十合，喜門單薄的陣勢便被衝破打散，紫面判官馬嘯天擺脫紅玫瑰，長驅直入，人已跳到馬車上面去，準備開啓木箱。

「住手！」

紅玫瑰果非弱手，擊退兩名綠林好漢，猛一個急轉身，反撲紫面判官。

「站住！」

「別動！」

風飛揚、陰九娘的動作快若瀉電奔馬，喝聲中早已雙雙攏上去，跟紅玫瑰大打出手。

八闆雙煞均非泛泛之輩，鐵娘子的本事再大，一時半刻之間也脫身不得，急得她直跺脚，攻守進退之餘仍圖作最後的掙扎：「希望我們能有再度合作的機會。」

鬼見愁風飛揚道：「妳已經沒有機會了。」

「此話怎講？」

「我們已與馬總聯成一氣。」

「你們彼此的條件如何？」

「二八分帳。」

「分甚麼帳？」

「分這一批金銀財寶。」

「兩位二成？」

「不錯。」

「不覺得太少？」

母夜叉陰九娘陰陽怪氣的道：「馬總是主角，人多勢衆，出力最大，我們能分得二成已感心滿意足。」

「兩位好像認定可將這些東西弄到手？」

「如探囊取物。」

「假如本門主願意多給兩位一點好處，是否可以改變主意？」

「不可能！」

「這……」

「江湖人信用第一，既已與馬總有言在先，就當始終如一，不能說話當放屁。」

「如此說來，今夜這一場惡戰已是無可避免？」

鬼見愁風飛揚呼！呼！呼！連攻三掌，殺氣騰騰的道：「對，除非喜門肯拱手讓出一半，否則，不是妳死，便是我亡，絕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紅玫瑰玉腕疾翻，反擊四招，咬着銀牙道：「財寶是別人的，喜門只是負責保護，做不了主。」

「可以叫主人出來答話。」

「善財難捨，主人不會答允。」

「那就少磨牙，咱們在功夫上見眞章！」

「找死！」

「納命來！」

「打！」

「殺！」

隨着這兩聲吼喝，戰況馬上急轉直下，八闆雙煞的攻勢陡地加快一倍，但見掌影翻飛，勁風呼嘯，招招辛辣，步步進逼，決心要使鐵娘子當衆出醜，置之死地而後已。

紅玫瑰當然不是好惹的，見招拆招，遇式破式，寸土不讓，寸地必爭，任憑雙煞施出渾身解數，却始終難越雷池半步，無法越過鐵娘子，與馬嘯天會合。

紫面判官馬嘯天的情況也不盡如意，雖然一再號令手下，將喜門的殺手釘牢困死，無奈這一羣殺手個個身懷絕技，又復視死如歸，絕大多數的綠林好漢皆非他們的對手，根本釘不牢，困不死，一有機會便抽身而出，去截殺馬嘯天。

是以，紫面判官儘管早已突破重圍，登上馬車，却一直受困於喜門殺手的不斷騷擾，難以順利的打開木箱，一窺究竟。

不禁激起了馬嘯天的萬丈豪情，洪鐘也似的聲音道：「奶奶的，老子就不信你們是鐵打的金剛，銅鑄的羅漢，想死馬爺爺就送你們上西天！」

索性不再開箱啓櫃，回頭單挑喜門的殺手猛攻猛打。

狼牙棒虎虎生風。

鐵拳頭剛猛如山。

逮住一個打一個。

逮住一對揍一雙。

馬嘯天的身手果然不同凡響，何消片刻工夫，便將喜門的高手殺退，連傷數人，逼退到三丈以外去。

這一來，馬嘯天總算得到一個難得的好機會，狼牙棒高高舉起，呼！的一聲，照準其中的一隻大木箱砸下去。

「不許動！」

紅玫瑰睹狀大驚，發掌猛攻。

「野玫瑰，妳不要命了？」

雙煞喝聲中左右夾擊，立將紅玫瑰截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猛聽砰的一聲響，一隻大木箱已應聲而碎。

木屑紛飛中，金光四射，嘩啦啦的瀉下來一地的金銀珠寶。

馬嘯天的動作好快，勢如破竹。

喜門的殺手攔阻不及。

紅玫瑰也分身乏術。

狼牙棒一棒接着一棒。

巨震聲一聲接着一聲。

只一眨眼的工夫，所有的木箱全部被馬嘯天砸破打壞。

有金銀。

有珠寶。

有瑪瑙、翡翠。

也有玉器、古玩。

珠光寶氣，璀璨奪目，照亮了半邊天，果不其然，悚目都是價值連城的寶貝。

尤其有兩樣東西最爲引人注目。

一樣是一尊黃橙橙的，耀眼生輝的，與眞人一般無二的坐姿金佛。

另一樣是一尊白裡透綠，綠中泛白，大小姿態跟金佛相彷彿的玉菩薩。

阿臭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多金銀財寶，眼睛都看傻直了，傻呼呼的喳呼道：「我的媽呀，這些寶貝若是全

歸我阿臭所有，八百輩子也用不完。」

白玉樓笑道：「傻小子，更令人吃驚的你還沒有注意到。」

「還有甚麼新鮮玩意兒？」

「瞧瞧那座金佛。」

「金佛怎樣？」

「看看像誰？」

「咦，好奇怪啊，很像是强盜的女兒黃茉莉。」

「玉佛呢？」

「似乎也很眼熟。」

「再看清楚點。」

「好像是白牡丹。」

的確，金佛像黃茉莉。玉菩薩像名妓白牡丹。

是故意仿造？

是純粹巧合？

還是別有用心？

或者……

事情透着古怪，阿臭百思不解，疑雲滿面的道：「師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玉樓來不及答腔，早已被紫面判官馬嘯天的吼聲淹沒。

「弟兄們，拿啊，搶啊，帶啊！」

「搶得多分得也多！」

「帶得多就可以發財啦。」

「邊搶，邊戰，邊退。」

「拿夠了的人就開始撤啦。」

「咱們在芒山老地方會合。」

隨着他這一陣話語，場中馬上亂作一團，衆綠林好漢齊皆一湧而上，彷彿是蒼蠅遇見了腐肉，野狗碰上了猪骨，如瘋似狂般地展開一場空前未有的劫掠。

眞像是秋風掃落葉，好不壯觀，所有的金銀財寶很快就被搶去了一大半。

金佛、玉像由於太重搬不動，依然原封未動。

人潮已經開始撤退，且搶、且戰、且走。

喜門人少勢弱，個個焦頭爛額，疲於奔命。

鐵娘子紅玫瑰空有一身的好本領，却難免顧此失彼之恨，奪回來的少，失去的多，氣得她大吼大叫不止。

* * *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事實上馬嘯天手下的綠林好漢也沒有討得半點好。

不知何時，與黑衣少年在一起的那位青衣老者，早已神不知鬼不覺的潛至大門之外，堵住他們的去路。

此人的功力簡直出神入化，高不可測，衆綠林高手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連他的一招都接不下來。

有的當場斃命。

有的負創而逃。

曾幾何時，搶劫去的金銀財寶又全部回到青衣老者的手中。

馬嘯天睹狀大驚，扯開嗓門嚷嚷道：「別走大門，可越牆而逃。」

鬼見愁風飛揚也幫忙出主意：「最好化整爲零，四處突圍。」

母夜叉陰九娘亦道：「賺一個是一個，千萬不能空手而回。」

衆綠林好漢還眞聽話，立即化整爲零，四處奔逃，有的飛上牆頭，有的上了房。

阿臭師徒的附近就冒上來兩個人。

一個手中捧着一錠大元寶。

一個手中拎着好幾串瑪瑙、珊瑚。

阿臭嘻皮笑臉的道：「恭喜兩位發財啦。」

白玉樓冷然一哂，道：「現在還不作數，平安離開十里香才算功德圓滿。」

其中一人報以一聲冷哼，大言不慚的道：「搶到手就是大爺我的了，天王老子也休想再……」

言猶未盡，便沒了下文，青衣老者的身法之快，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但見人影一閃，便飄然而至，那人連人家是何時到達，何時出手，以及如何出招進攻都沒弄清楚，便匆匆忙忙的踏上黃泉路，金元寶則已回到老者的手裡。

青衣老者好厲害，呼！地一聲，將金元寶抖手擲回馬車上，奇巧無比的又打碎了一名綠林豪客的頭。

站在阿臭身旁的另一位大漢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驚駭萬狀的道：「我的媽呀，這個老傢伙好厲害。」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扔下瑪瑙、珊瑚項鍊，縱身一瀉而下，逃之夭夭。

白玉樓淡淡一笑，道：「閣下好功夫。」

青衣老者白眉一軒，道：「白門主過獎了！」

阿臭欲語未語，忽見有數人登上了對面的屋頂，正待滿載而去。

「放下！」

「找死！」

喝聲中，青衣老者拿一串瑪瑙珠子當作暗器來用，照準對面屋頂上的人打過去。

眞是匪夷所思，珠子居然會自行散開，分襲數人。

而且十分準確，單攻拿着財寶的手。

不偏不倚，百發百中，慘叫聲中大家手中的寶物皆應聲落地，人也冷汗直冒，落荒而逃。

有樣學樣，紅玫瑰以及喜門的四名殺手立即起而效尤，不再跟八闆雙煞等人死纏困鬥，改採遊擊戰法，或而强行截擊，或而以暗器追打。

效果如立竿見影，被搶去的金銀多數又再度回籠，能夠順利帶走的少之又少。

死的死，傷的傷，數十名綠林好漢霎時便潰不成軍，紫面判官馬嘯天眼見大勢已去，事不可爲，對紅玫瑰

與青衣老者道：「是老夫低估了兩位的實力，以致人手不足，功敗垂成，咱們山不轉路轉，後會有期。」

鬼見愁風飛揚道：「下次再來必會傾力而出！」

母衣叉陰九娘道：「下次見面就要你們的好看！」

話落人起，閃電也似的越牆而去。

喜門同樣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三死二傷，本來就很單薄的人手更形單薄。

阿臭師徒已飄然落地，白玉樓不疾不徐的道：「馬嘯天可是一個出了名的狠角色，說得出，做得到，必會捲土重來。」

白眼一翻，阿臭接口說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再來必會有充分的準備，喜門必將面臨殘酷的考驗，還會有更熱鬧的好戲可看。」

邊說邊走，沒再理會指揮手下收拾殘局的紅玫瑰，兀自返回自己的客房去。

* * *

可是，返回客房僅頓飯工夫之久，正準備上床睡覺，鐵娘子紅玫瑰却又不請自來，推門而入。

還有一個伴，正是那身懷絕技的青衣老者。

白玉樓一怔神，道：「兩位忙完了？」

紅玫瑰强作笑顏道：「已大致就緒。」

阿臭側耳一聽，道：「外面叮叮噹噹的在幹甚麼？」

青衣老者面無表情的道：「在修理木箱。」

白玉樓道：「兩位夤夜造訪，不知有何見教？」

紅玫瑰道：「主要是希望白大俠能夠接受本門主的建議。」

「甚麼建議？」

「甚盼喪門與喜門共同携手來保這一趟鏢。」

「今天的場面，喜門應付的很好嘛。」

「事出僥倖，馬嘯天必會捲土重來。」

「再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喜門既敢挑下這一副擔子，自有萬全的打算。」

「馬嘯天、風飛揚這幾個人尚不足慮，怕只怕還會有更厲害的人物窺伺在側。」

「誰？」

「譬如骷髏會。」

阿臭愣然一楞，誇大其詞的道：「這一羣强盜可不好惹，一個個如狠似虎，殺人不眨眼，倘若得知有大批金銀財寶在此，必會傾巢而出，倭寇人多勢衆，一人一口口水就可以把喜門淹死。」

紅玫瑰肅容滿面的道：「這一路之上本門主已感覺到，海盜就在左右。」

青衣老者道：「所以說單憑喜門的力量似嫌單薄，需要喪門大力相助。」

鐵娘子道：「但不知白門主意下如何？」

白玉樓顧左右而言他，答非所問的對青衣老者道：「還沒有請教尊駕貴姓大名？」

青衣老者正容道：「老夫趙福。」

「在那裡高就？」

「是我們少爺家裡的總管。」

「趙大少爺的大名是……」

「趙德柱。」

阿臭聽得一楞，接口道：「罩得住？」

總管趙福以肯定的語氣道：「我家少爺是很罩得住。」

「武功很高？」

「文武全才。」

「主人既然如此了得，何必花錢請人？」

「我家少爺很少親自出手。」

「自視很高，架子很大？」

「可以這樣說。」

「可能也很害羞？」

趙總管笑道：「小友何出此言？」

「道理很簡單，不害羞就不會躲在房子裡，足不出戶。」

「他很愛靜。」

「我看不單是愛靜，還有點醜。」

「醜？」

「是呀，只有醜人才會將自己關起來。」

「小友完全弄錯了，我們少爺才貌雙全。」

「可否請來一見？」

「他不喜歡與人交往。」

「噢，毛病眞多，還很驕傲哩！」

趙總管似乎不願再談論趙大少爺的事，轉對白玉樓道：「白門主如肯大力臂助，老夫願出高價。」

風流才子白玉樓遲疑一下，道：「多高？」

「與喜門同價。」

「喜門得多少？」

「一條腿。」

「一條腿？」

「是的，一條腿，金佛身上的一條腿。」

阿臭大呼小叫道：「乖乖，一條金腿可不輕啊，可能有百八十斤？」

紅玫瑰道：「大約一千兩。」

白玉樓道：「好端端的一尊金佛，斷掉了一條腿多可惜。」

鐵娘子道：「趙家多的是金子銀子，只是以一條金腿爲準，另行支付，並非眞的要破壞金佛。」

白玉樓「哦」了一聲，忽然想到一事，改口道：「趙家跟强盜的女兒黃茉莉是何關係？」

趙福錯愕一下，道：「趙某不認識這個人。」

「名妓白牡丹呢？」

「也沒有聽說過。」

「眞的？」

（未完・一）

上文提要：白愁飛傳達蘇夢枕的命令，王小石答應蔡京和傅宗書去刺殺諸葛先生，二人從愁石齋出來，會同方恨少、唐寶牛、溫柔等人，却少了張炭，查詢之下，才知他因偷書而被鐵手鐵游夏、追命崔略商捉去，他們是四大名捕的老三和老二。祥哥兒奉蘇夢枕之命叫白愁飛回去，王小石計劃先脫離金風細雨樓才幹殺手工作，助手只找方恨少唐寶牛等，首要的先去救張炭回來……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風細雨樓

炭張釋技較　捕名遇監探

「這件事情，你們要做，就不可以退縮，不做，亦不勉强，但不要問我是什麼事，非到該說的時候，我是不會說的。」王小石問：「你們幹不幹？」

「我幹！」唐寶牛第一個道。

「我也去。」方恨少說：「大家都那麼信你，我怎能不信你。」

「這種好玩的事兒怎能缺了我？」溫柔似笑非笑的道：「就算我不信那隻鬼見愁，也會信任你這顆小石頭。」

*　*　*

於是，他們都去。

不論王小石要做的是什麼事。

他們會跟着去做。

原因：只爲了信任。

信：是一種依憑，也是一種寄託，沒有它的人會很孤獨，有了它的人則很堅定。它在一個人身上發生，那是因爲他性格上的光輝；如果它在一個人身上消失，那便是人格上一種無可彌補的缺憾。

他們信王小石。

所以他們毫不考慮便跟隨了他。

——可是王小石現在要做的事，眞的值得他們這般信念不移嗎？

——如果王小石在他們面前失了信，這些朋友兄弟又會怎麼想？

*　*　*

王小石要殺諸葛先生。

要殺諸葛先生之前，先要部署。

部署的第一步，便是退出金風細雨樓。

——無論王小石的成與敗，諸葛先生的生與死，都與蘇夢枕、白愁飛等無涉，自然，也追究不上金風細雨樓。

當然，如果行刺成功，論功行賞，受惠的自然少不了金風細雨樓。

所以王小石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信呈蘇夢枕。

信的內容是：

退出金風細雨樓！

*　*　*

信已成。

王小石的文筆本就揮洒自如。

要退出金風細雨樓，必定要有籍口。

一個人如果要「背叛」他的上級，「不服」永遠是最有力的理由。

——他不服蘇夢枕，自認爲不該只當「三當家」。

——他不服蘇夢枕所領導的金風細雨樓，不贊同他暗裏支持在朝廷裏諸葛先生的派系。

——他不服溫柔爲何只喜歡跟自己鬧在一起，而偏對白愁飛情有獨鍾！

「不服」，便是理由。

王小石覺得振振有詞，大致可以瞞天過海。

直寫到第三點的時候，王小石心中一動；到底自己有沒有眞的這樣想過呢？

宣紙上墨瀋未乾，他提着筆，一時沒寫得下去，就這樣痴了一陣子。

窗外雪意濃，這一兩天裏，大概會下場大雪罷。

這種雪一旦開始，就不易止歇。

至少，寒意在短期間是不會消散的了。

齋室之外，可見酒樓妓館，眞箇是極盡豪華，在燈昇暮降之際，仍見一片繁盛景象，眞箇是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

是時，西夏寇邊，遼軍進侵，全勢日猖，而盜賊蠭起，浙江方臘，起兵作亂，數逾二十萬人，淮南守江，以三十六人起事，成行河朔，轉掠十郡，無可攖其鋒，而君主荒淫，奸臣當道，侈靡日盛，國勢日衰。

——這是一場奢豪的迷夢，還是悲落衰涼的現實？

（大概我亦有這般想過罷？不然，怎麼會在無意中把溫柔的態度，也列成了第三項理由？要眞的是這樣，我實在是個卑鄙小人，愧對白二哥。）

王小石仍縈繞着這在心頭裏的耿耿。

（這個冬天會很漫長罷？）

（這個冬天會很冷的罷？）

（溫柔可是個怕冷的女子呢！）

這一恍惚間，硯上的墨汁又凝結了。

王小石動手磨墨，把信寫好，交給祥哥兒，速呈蘇夢枕，他相信在這時候，白愁飛已把一切細節與轉折，稟知了蘇大哥了。

王小石寫完了信，把愁石齋裏的字畫捲了起來，好好的擺放着，然後關上了門。

溫柔、方恨少、唐寶牛這一干舊雨新知，會在瓦子巷薑行附近的戲台下等他聚合，一起去做一件事。

一件足以撼動京師、震驚朝野的大事。

（戲台上也做着大戲罷？）

（不知是唱曲還是做劇，說書還是傀儡戲呢？）

（我們自己的戲，也該上台了罷？）

——不知道大哥收到我的信的時候，今天的第一道雪下了沒有？他的第一道命令下了沒有？

——他映着爐火，在綠樓西窗前展信而讀時，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呢？

*　*　*

白愁飛自祥哥兒手上接到了信的時候，信並沒有封口，白愁飛先行拆閱。

然後他說：「可以了，你去吧。」

祥哥兒覺得有些奇怪。

可是他不敢問。

他有一種奇特的感覺。

他覺得白愁飛在笑。

就算他外表一點笑容也沒有，但他內心一定是在笑着的，爲何他不流露出絲毫笑意呢？可怪的是，祥哥兒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心裏竟生起了一種不寒而悚的感覺。

他也不明白自己爲何會有這種感覺。

*　*　*

王小石在赴瓦子巷之前，還是決定先去一個地方。

那就是直赴大理寺衙門監獄，探聽張炭的安危。

他總覺得張炭被捕的事，可大可小，而被他無意中偷到手的書，也必有蹊蹺。

這段日子以來，他跟好大喜功、愛充英雄的唐寶牛，和膽小怕事偏又常惹事生非的張炭，已結成兄弟一般的莫逆之交。

——兄弟有難，怎能袖手旁觀。

這便是江湖人的原則。

王小石寫得一手好字，作了不少好詩，又能洋洋灑灑的寫文章，他的武功高、劍法好、刀法也一流，他可以說既是文人，又是武人，但更切實的是：他是江湖人——正如人無論做甚麼職業，都只是兼職，一個人眞正的終生事業，當然是做人。

做人才是人的「本行」。

當好一個「江湖人」，才是王小石的「本份」。

他決意要先去探張炭。

——人的一生，往往是由一些看來不重要的選擇或決定所改變。

在黃鶴樓下，由於他多望了幾眼，便認識了白愁飛，致使第一次與六分半堂對敵。

在漢水畔，因多看了一瞥，便結識了雷純，首次與「迷天七聖」的人爲敵。

在苦水舖廢墟裏，因一場雨而救了蘇夢枕，並與他同赴三合樓，還成爲了金風細雨樓的三當家！

——這一回呢？

*　*　*

誰知道？

*　*　*

——誰也不知道生命之流把人載到甚麼地方去。

也許生命的存在便是要人繼續做自己不能控制的事。

人活着也許便是爲他自己製造痲煩，或爲他人製造煩惱。沒有痲煩，就不是人。

如果這是眞理，把「痲煩」二字換成「歡愉」，整個人就會輕鬆得多、有樂趣多了。

可惜任何快樂，都得付出代價換取的。

有時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就像有些貨品一樣，代價太昂貴了，便叫人買不起。

快樂也如是。

所幸眞正的快樂，反而高價難尋，只能在內心裏覓得。

只是怎樣從自己內心深度，把快樂釋放出來，也是門艱深的學問，首先要自足，然後要存善，接着要看破

，還得要放開，才能得到自在。

千金易得，快樂難求。

* * *

蘇夢枕一向都不是個快樂的人。

他的神色非常陰鬱，加上他一直有病，所以更活得像眼裏的兩盞鬼火一樣，身子消瘦得幾近失去了影子，只剩下雙頰蒼青裏的兩抹酡紅。

——那大概是病火在體內筋絡裏燃燒罷？

自從他斷了一腿之後，神情更有一股鬱鬱難伸之意。

現在他的眼神更添了一層不快樂。

除了這一點之外，白愁飛就再也觀察不出箇所以然來了。

蘇夢枕剛剛讀完了信。

王小石的信。

他放下了信，就置於膝上，寒火般的雙目，望向窗外。

遠處是青山。

近處是重樓。

山外青山。

樓外樓。

他看完了信，很疲倦，像是在忽然間老了十年。

他坐在一張高大而奇特的木椅上，這椅子全是用長短不一的木砌成的，每一根木頭都是直的，這椅可臥可靠，但却並不十分的舒適。

（蘇夢枕的權力，在開封府裏已是道上第一了，他爲何還要坐這種古拙而不舒服的椅子？）

（其實，除了龍椅，他甚麼椅子都坐得起。）

（——也許，他選這張椅子，就是爲了要讓自己不會感到太過舒適，唯有還覺得不適，才會提高警省、奮發圖强。）

（以蘇夢枕今天的身份地位，已不能敗：他「站」得太高了，而且在爬往高處的過程裏，已弄得遍體鱗傷，如果突然栽倒下去，只怕不但難以全身，也難以活命了。）

白愁飛看着這個孤獨而寂寞的人，心裏忽然有許多複雜的感覺。

其中的一個感覺是：

——如果坐在這張椅子上的是他，不知自己又會怎麼想呢？

「湖水又漲了，總有一天會泛淹出來的。」蘇夢枕悠悠地說，忽然加問了一句：「你在想甚麼？」

白愁飛神色不變的道：「我在想：三弟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蘇夢枕長長地一歎。

「也許，他眞的是這樣想，」蘇夢枕眼裏孤寞深寒之意又厲烈了些，「人只會做他所想的。」

「人有時候也會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他會不會是被迫的呢？」白愁飛哀傷地道：「他俯傾於權重天下的太師蔡京，自然不喜我們支持諸葛先生了，我眞不明白，小石理應不是這種人。」

蘇夢枕忽用手捂住左胸，臉色慘灰，雙眉幾結在一起。

白愁飛這才發現，蘇夢枕在近半年來，眉毛脫落了不少，頭髮也稀疏了。

良久，蘇夢枕才咳嗽起來。

似把心肺都嗆出來的咳嗽。

然後，蘇夢枕才很輕很輕很輕的問了一句：「老三他甚麼都沒跟你解釋？」

白愁飛發出一聲悠悠長歎。

蘇夢枕也不再言語。他看着樓外斜飄的雪花，好像化身爲湖邊的枯樹，在守候整個冬天的寒寂。

* * *

王小石一到大理寺監獄，顏鶴髮就一把拉住他，很有點氣急敗壞。

王小石一見他樣子，就問：「出了甚麼問題？」

這一干在京畿路臥虎藏龍的高手裏，顏鶴髮可以說是年高望重，他既是「迷天七聖」裡的大聖主，而在「七聖盟」潰敗後他隨即加入「金風細雨樓」，同樣掌有相當的權威，武林同道一向都敬之畏之，而官場上的朋友自也不致不給他顏面。

這樣看來，這事兒連人頭熟、人面廣、手段高明的顏鶴髮也解決不來，王小石不免有點訝異。

「張兄弟一進這兒來，本來就要吃苦子的，我攔住了，但放人他們却不敢拿主張；」顏鶴髮無奈地道：「這是四大名捕拿的人，誰也不敢擔待，誰也不敢擅釋。」

王小石眉毛一振道：「四大名捕好大的威風！張炭犯的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還得餵他苦頭嚐嚐，也可沒把風雨樓瞧在眼裏了，現在是那一位名捕大爺當的值？」

顏鶴髮也嗤笑道：「鐵二爺和崔三爺把人押進來就不理了，現在是冷四爺手下的案子，他鐵臉無私，六親不認，誰的賬自然也不認了。」

王小石心中有氣：「冷四爺？冷血？」

顏鶴髮雙手一攤：「自是他了。」

遇上四大名捕，饒是他天大的顏面，也沒法處理。

王小石哼嘿了一聲：「我倒要拜會拜會這位名動江湖的使劍第一勇士。」

「他還沒來呢。」顏鶴髮道：「張炭還收押在牢裏。」

王小石遲疑一下，道：「我得先見見張炭。」

顏鶴髮道：「這倒不成問題。」他早已打點了刑部司門郎中，司獄官也大都還賣顏鶴髮的賬，王小石進入了收押疑犯的羈室，先與張炭會面。

顏鶴髮本要一道入內，王小石知張炭向來胃口奇佳，入獄後必塡不飽肚子，便要顏鶴髮再去準備一下。

俟顏鶴髮匆匆去打點一切之後，王小石便走入牢裏。

這是他第一次走入一座監牢。

* * *

——你進過監牢嗎？

如果你入過監獄，便知道那是一個怎樣的非人世界。

這非人間裏關着的是一些失去自由、絕望的人。病菌在空氣裏蔓生，有的是含冤未申而收監的，有的根本因獄訟稽留不決，按讞不實，致被長期扣押在獄。奏案申牘，疏駁歲月，公文輾轉遲回，延滯腐敗，而長吏既不親決，胥吏又旁緣爲姦，滋蔓逾年，日久怨生。王小石入江湖以來，多識得各路市井英雄，受刑入獄的漢子也在所多有，一早已風聞種種監獄裏令人心酸心寒的情形。

他決不願見自己的好友會落在監牢裏。

——何況那是一條漢子！

——更何況張炭犯的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

* * *

顏鶴髮打點停當之後，王小石已跟張炭談了好一輪的話，王小石見顏鶴髮回來，劈面就說：「不行，張老五不能留在這裏。」

顏鶴髮一呆，道：「總要留個三、五天罷，四大名捕不會這麼快就放人的。」

王小石道：「我聽張五哥說了，他曾動用過道上朋友的力量，跟唐寶牛越獄，他若再呆在此地，給刑部的任勞、任怨發現了，只怕就兩件案子一齊審理，苦頭可大着呢！」

顏鶴髮苦着臉道：「這個……」

只聽一人冷冷地道：「甚麼這個那個的，這人當街偷書，像甚麼話，得要還押一段時候。」

說話的人年輕貌俊，整個看去，他的臉像花崗岩上雕出來的，深刻分明，但又給人一種冷峻堅忍的感覺。

他腰上一柄劍，窄、細、利而無鞘，布衣芒鞋，精悍得像一支標槍，全身沒有一分多餘的贅肉，一雙眸子，熱心而冷澈。

站在他身旁的刑房書辦忙着引介：「這位就是冷四爺，冷爺，這位……這位就是……開封府裏武林道上的名宿顏鶴髮顏老爺子……還有這位……這位就是……喏……是……」這位刑房書辦有意搞好眼前幾人的關係，奈何口才實在不能算好，囁囁嚅嚅的半天沒能把話說完。

王小石一見到這個人，就生起了一種很奇特的感覺：他必定會跟這個人交手的，而他相信在這一剎間這人也有這種感覺。

冷血剔起一邊眉毛：「王小石？」

王小石雙眉一聳：「冷捕頭。」

冷血的大眼睛閃着光華：「聽說汴梁城裏葫蘆衚裏的愁石齋，有一個書畫文武全才，加入金風細雨樓才三天，便教六分半堂兵敗人亡，然而又自甘淡薄，人在陋巷，守志不移，便是閣下吧？」

王小石一笑道：「冷捕頭一個人，一把劍，天下奸惡無不聞名喪膽，我這些見不得光的小作爲，算得了甚麼！只求冷爺早抬貴手，這位張兄弟也是黑白二道叫得響名字的人，不但在前些時候受過了些折磨，得了風寒，待在這兒，萬一出了意外，彼此不好料理，不如就瞧在金風細雨樓的份上，也賞我幾分薄面，就叫他簽保候傳吧，我可以人頭擔保，屆時他必到案，冷捕頭以爲呢？」

冷血濃眉一軒：「你要我私下縱放？」

王小石聽他語氣，亦知事無望了，也把語音一沉道：「這只是察情定案。只是張兄弟也沒犯着甚麼大罪，按律例應可飭回待訟，我是向冷爺求個人情，行個方便而已。」

冷血冷哼道：「我可不是方便佛，你問問你的朋友，他可是向甚麼人偷盜來着？」

王小石只好忍怒道：「他事先不知是兩位捕爺，並非蓄意冒犯虎威。」

冷血依然不放鬆：「可他偷的是甚麼書，你可知道？」

其實王小石也亟欲知道，正想趁機藉話題問個清楚，不料張炭却光了火，「我偷的是皇帝老子那個花花公子御書房裏的春宮圖素女經！」他可都豁了出去，「這算甚麼？就判死罪不成！」

張炭破口大罵，王小石可一時約束不住，顏鶴髮急得直跺腳。

冷血森然道：「你可聽見了？」

王小石只好低聲下氣的道：「他可是有病，神智不淸，務請別見怪。」

張炭兀自憤然，在牢柵裏叫道：「我那兒都沒病，我的耳朵倒有毛病，聽來甚麼四大名捕秉正俠烈，全都是吹不脹的牛皮。」

冷血冷然道：「他這些話，如果奏報上去，可不只是殺頭的罪。」

王小石沉住氣道：「請冷大人恕罪，他是一時意氣。」

冷血嘿然道：「這我可作不得主。」

王小石道：「你不報上去不就得了。」

冷血望着他肩上的那一截彎刀形的劍柄：「除非你讓我試試你的劍。」

王小石道：「我這把劍只是用來裝飾的，因怕人行劫，自己膽小，便提一把劍來唬唬宵小之輩，怎敢在冷四爺這等劍術名家前獻醜。」

冷血待他說完，又道：「聽說你的劍，同時也是刀？」

王小石苦笑道：「我是個學刀不成、學劍無功的人。」

冷血道：「拔你的劍。」

王小石詫道：「甚麼？」

冷血一字一字地道：「拔你的劍或刀，咱們來上一場，你要是贏得了我，這犯人便由得你帶走。」

王小石知道「小不忍大謀則亂」：「我萬萬不是閣下對手，動兵器只是自

取其辱。」

「你也不必過謙了，就算你不拔劍，我也會出手，」冷血平板的語音，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冷傲，「或者這樣也可以：如果我三招之內不能逼你拔劍或傷或敗你，這人你也可以保出去，如何？」

王小石心中頓時一動，口裏仍說：「我這是萬萬不敢，四爺是官差大爺，我是一介白丁，萬一冷爺指派我個不是，我豈非也惹上官司了？」

冷血決然道：「是我逼你動手，決不派你的罪，你能在我三招內不動傢伙，就算是贏了，人可以帶走，何不試試？」

王小石心中大動。

——正要觀察一下四大名捕的武功。

——這也是一種「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冷血是四大名捕裏最年輕而武功又是最弱的一個，自己有此天賜良機，何不趁此秤一秤他的斤兩，至少可對其他三位名捕及諸葛先生，可以有個更平實的估量。

（試一試就試一試。）

冷血眼裏似有了笑意。

尖銳的笑意。

與其說是笑意，不如說那是强烈的戰志。一種不敗的鬥志，使得他的容顏發出一種幾近笑意的鋒芒。

「怎樣？」

「三招？」

「其實一招便可以了。」

「三招不夠，」王小石也笑了，「你還不足以令我拔劍。」

他笑笑加了一句：「三十招吧！」

他這句話一出口，連顏鶴髮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 * *

冷血看了他好一會，居然道：「你說的是，那麼，就執中而用，七招罷！」

「你攻七劍，我不動兵器，你便釋放張炭？」王小石小心翼翼的問多一遍：「你爲甚麼要我動手？」

「你放心，我只是試試你的武功，不會要你的命的，」冷血道：「我第一眼看見你，就知道我們非一戰不可。」

他嘴角一牽，就算作是笑：「反正如你所言，這位張兄也沒甚麼大不了的罪！」

王小石也有這種感覺。

他們就像在一個無形樊籠裏的兩隻猛獸，爲求爭取生存下去，就非要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就算不分死活，至少也要定高下。

「好，」王小石捋起長衫下襬，斷然道：「只要你不反悔。」

「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我相信你。」王小石道：「因爲你是四大名捕。」

「要是你敗了，或動了兵器，也得要告訴我一件事。」

「甚麼事？」

「你的師傅到底是誰。」冷血說到這裏，不再看王小石。

他只是盯着王小石的劍。

還有他劍柄上的刀。

王小石忽然覺得手背有點痛。

他幾乎要想從劍柄上縮手。

可是他强行忍住了。

——是冷血的視線，竟讓他手背有針刺的感覺！

——眼前的這個人，尚未拔劍，眼裏已發出了首道劍芒。

——拔了劍以後又怎樣？

* * *

（那不是劍！）

（那是一種感覺，死亡的感覺！）

（他從來沒有感覺到死亡如此地逼近，逼得如許之近！）

（從來沒有過！）

（他疾閃、翻身、激射、站穩——剛剛才立定，死亡又第二度逼近！）

（這使他幾乎忍不住要拔劍——或者拔刀，來砍斷、截阻、粉碎這死亡的侵略！）

（可是他忍住了。）

（强忍。）

（死亡自喉嚨的右側，相差不到三分處掠過，然後又迅即兜射了回來！）

（死亡第三度逼近。）

（他一閃就閃進了牢柵裏。）

（牢柵當然不可能讓人隨便進出，其間隔之密也不可能讓人進出，但他一閃身就進去了，誰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擠」進去的！）

（可是死亡也追了進來。）

（死亡第四度找上了他。）

（他立即撞了出去。）

（鐵柵爲之拗彎。）

（但他並沒有擺脫死亡。）

（死意仍在他一步之遙。）

（甚至已達到了半步之近。）

（他大叫一聲，霍然返身，一手抓住了死亡。）

（死亡是抓不住的。）

（他明明抓住了死。）

（只是死亡又疾收回去了。）

（他手裏一片潮濕，血湧了出來，滴在地上的聲音清晰可聞。）

（死亡又自另一角度迴刺了過來。）

）

（第六度，死亡又以全勝的姿態要覆蓋他、籠罩他、吞噬他。）

（他已不得不拔刀、亮劍。）

（他已沒有選擇。）

（只是他還有一個沒有選擇中的選擇。）

（他搶攻。）

（他搶攻向死亡。）

（他攻不進死亡，死亡已經是死亡，死亡不死，死亡不亡。）

（只不過死亡也給他逼退。）

（只不過被逼退的死亡又立即以更威皇的姿態倒撞了回來。）

（强大無匹、唯死無他。）

（這樣强烈的死志，令人頓生：人生到此，可以一死的感覺。）

（他已沒有路。）

（沒有退路，也沒有活路。）

（除非拔劍、出刀。）

（只不過一旦拔刀出劍，便算是輸。）

（張炭便得要待在牢裏，任勞、任怨決不會放過他的。）

（死亡將臨。）

（死亡已逼近眉睫。）

（唯有出刀。）

（唯有拔劍。）

（不出刀，只有死。）

（不拔劍，一定亡。）

——王小石怎麼辦？

——他怎麼應付？

——誰能對付死亡？

* * *

誰都不能夠應付死亡。

王小石也不能。

他不能拔劍，不能出刀。

但他能做一件事。

——甚麼事？

* * *

冷血大叫一聲，刺出去的劍急回反封，「噹」的一響，一枚飛石碎爲十數塊，箭般四射，落在丈外、欄外、檻外。

王小石沒有拔劍。

他始終未曾出刀。

他只是發出了暗器。

暗器就在他襟裏。

——飛石。

王小石的石。

* * *

冷血憤然收劍。「很好。」拋下這兩個字，他便大步而去，再也不回頭。

王小石雖然沒有拔出武器，但他發出了暗器。

但是冷血並沒有爭辯。

——是他認爲暗器並不是武器？

——是他覺得已試出了王小石的武功深淺？

——還是他已不想贏，還是爲了守信？

* * *

冷血出去之後不久，就有個獄卒進來，恭恭敬敬的替張炭解除枷鎖。

張炭自然認得他。

——他就是大牢裏叫「豬皮蛋」的痲子獄卒，也是道上的人物。

張炭曾經在牢裏承過他的情，所以對他也很客氣恭謹。

「豬皮蛋」低聲笑道：「你來這兒，也眞是來去自如啊！」言下似有些不勝羨慕之意。

張炭知道這次完全是因爲王小石，他才有機會重見天日的。

他想上前去謝王小石的時候，才發現王小石在看自己左手掌心。

他的手心盡是汗。

——冷汗？

他的右手還淌着血。

——他在看掌紋？

（一個人在看掌紋問命運的時候，是自己感到對前途將來惶惑及沒有把握之際，莫非王小石的心情也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爲甚麼會這樣？）

至少現在張炭並不能理解王小石爲甚麼會這樣。

* * *

張炭望着顏鶴髮，顏鶴髮也回望張炭，他們都不知應該怎樣。

直至王小石說：「我們到瓦子巷去。」他的語音非常凝重。

* * *

瓦子巷當然不是賣瓦的地方。

這是個娛樂場所的集中地，「夜市直至三更盡，纔五更又開張，要鬧去處，通曉不絕」，眞是個「不夜天」，其熱鬧程度，已到了「車馬闐擁，不可駐足」的地步。

到了瓦子巷，雪意外的提早止歇了，可能一會兒還要下呢。王小石以爲愛熱鬧的溫柔、唐寶牛、方恨少、朱小腰等人必是在看戲。

誰知道不是。

方恨少等人都在生氣。

王小石再到遲一步，他們就要鬧事。

——原來他們發現在這繁榮熱鬧的巷子裏，經營生意的人都沒有甚麼喜樂的神色，細問之下，才知道今天是「抽行頭」的日子。

「抽行頭」便是交錢。

交的不是稅賦，而是這地方的「人頭帳目」：就是「堂花」和「粘頭」。

這跟飛天光棍、地痞無賴詐人錢財沒甚麼兩樣，只不過這些錢比暗來黑往的市井流氓刮得還緊，因爲這是「官家」要的。

——官家本來就有夏秋二稅，還有雜稅錢，包括了月椿錢、板帳錢、頭子錢和牙契錢，而今這個經制錢，說是爲軍費而籌的。

主事的人竟然是刑捕班房的人。

瓦子巷裏的人，每到要交課銀的時候，自然都愁眉苦臉；贏利本微，甚至血本無歸，而今又加橫徵暴斂，貪得無厭，這年頭的生意是越來越難做了。

「豈有此理，」方恨少忿忿地道：「怎麼會有這種不成文的商稅！」

「這不是逼人造反麼！」唐寶牛更氣。

王小石問：「你們怎麼知道這是四大名捕私下所策動的新稅？」

「一般收稅的是場務，而今卻由三班捕房的人來越俎代庖，更加雷厲風行了；」朱小腰答：「我們剛才問過幾個人了，的確不是四大名捕的主意，而是神信府策動的，試問誰敢不從？」

王小石望了朱小腰一眼。

朱小腰並不避開他的眼光。

這種毫不避諱的回望自具魅力。

在燈火樓臺的照映裏，朱小腰的美帶着媚色。

「楚腰纖細掌中輕，落魄江湖載酒行。」王小石突然問了一個毫無關聯、甚至可以說是十分唐突的問題：「你是個女子，多年來在江湖上冒寒受霜、出生入死的，你不會覺得累嗎？」

朱小腰一對美目居然眨也不眨，仍在瞧着他，她想也不想，便答：「你是勸我早些兒找個好人家嫁了算吧？」她有點倦乏似地笑了一笑：「第一，像我這種女子，誰敢娶我？第二，像我這種女人，看得入眼的男子本就不多。第三，誰說女人一定要嫁人的？第四，人在江湖，固然是累；離開江湖，則不如一死。寂寞，是會死人的；孤獨殺人，比刀劍尤甚。」

然後她問王小石：「我的意思，你聽得懂罷？」

王小石却在此時又反問了她一個毫不相干的問題：「溫柔呢？」

在這羣朋友裏，最愛熱鬧、最聒鬧、最好玩的溫柔，怎麼反而在此喧鬧場面裏沒了聲息？

朱小腰幽幽一嘆：「溫柔？她在紗行前的楹樹下，」她眼波流轉，加了一句：「你要知道，她在哭。」

「哭？」王小石這回很有些震動：「爲甚麼？」

「西樓月下當時見，淚粉偸勻，歇罷還顰。恨隔爐煙看未眞。」朱小腰似笑非笑，饒有深意的輕聲吟道：「別來樓外垂楊縷，幾換青春。倦客紅塵，長記樓中粉淚人。」

她見王小石有點痴，便柔聲膩道：「去吧，自古多情空餘恨，何必眞的要等到情到濃時情轉薄呢？」

王小石在這一刹間有一種很奇異的感受。

燈色盈盈，雪意淸淸，人們互相呵暖，鑼梆喧天，人頭擁擠，連凄冷的星月也熱鬧起來了，可是在這個燈火闌珊處，誰在是那個那個、江湖以外、想念的人？

——假如眞的要行刺諸葛先生，成少敗多，九死一生，人生在世，却未曾跟自己心愛的女子訴說過心裏的話。

王小石忽然有一種衝動。

他想見溫柔。

——問她爲甚麼哭，並且把自己的感受，一一告訴她。

在江湖上，風塵裏，有一個可以傾訴的紅顏，總是好的。

於是王小石去找溫柔。

唐寶牛却是不明白。

他既不明白，也看不明白。

「你們在說甚麼？他去做甚麼？我們呆在這裏幹甚麼？」唐寶牛一串問題隨着一疊聲的不耐煩：「我們都勸溫柔不得，他去又有何用？我們不是要幹大事嗎？怎麼擺佈我們在這裏喝西北風？」

「別吵別吵！你不能，焉知別人不能乎？」方恨少一副很懂事理的樣子，斥道：「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老子說的就是你這種人。」

朱小腰悠然接道：「這句話是莊子說的，出自『天地篇』，與老子無關。」

「是是是，」方恨少居然臉不紅，氣不喘，耳朵不歪地道：「我都說嘛，老、莊本就是一家。」

「對對對，」唐寶牛見報仇時候到了，學着他的口吻說：「我也說過，方恨少和方唐哥本就是同一個意思。」

方恨少一楞，奇道：「方唐哥？」

唐寶牛肯定地點首道：「對，荒唐的荒。」

* * *

王小石却在他們喧鬧中，繞過賣薑的和賣果子的，到了楹樹旁，楹樹上結着花，青白顏色，花瓣狹長，風過時，每一朵花像隻月下旋舞的小風車，花落紛紛，比雪更曼妙。

溫柔輕泣。

她在樹的背面。

這兒熱鬧非凡。

就這樣背過去，快樂與輕泣，彷彿就成了兩個世界。

王小石站在溫柔的背後，見她微微抽搐的雙肩，跟平時佻皮活潑鬧得雞犬不寧的她頓成兩個人，這般的柔弱無依，反令他無從勸慰，只在心裏倍增憐惜。

一朵花，旋呀旋呀的旋舞着落了下來，王小石不經意的用手接住，這一絲聲息無疑驚擾了溫柔。

「你來了？」她嗔喜地道：「可你剛才又要走！」

她回過頭來，珍珠般的淚猶掛在臉上，見是王小石，怔住了，「怎麼是你？」

王小石心頭一陣涼冷，直寒到指尖去了。

可見他見到溫柔臉上的淚痕，把她的容顏映襯得像個小孩子一般，心就軟了。

「白二哥剛才來過？」

溫柔低下了頭，很不開心的樣子。

王小石柔聲問：「怎麼？二哥欺負妳了？」

「他是來找你，不是找我，」溫柔愀然不樂，「他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二哥可有留下什麼話？」

「他只叫你依計行事，不必罣慮，」溫柔扁着嘴兒說：「總堂那兒他會料理，要你放心。」

她傷心的說：「他就不知道我不放心，我一直都不放心。」

王小石溫聲道：「那你不放心什麼？怎麼連我都不知道？」

「我不放心他嘛，」溫柔的淚又開閘似的簌簌落了下來，「他從不關心我……你說，你說，小石頭，我是不是很惹人厭？」說着，又哭了起來。

王小石聽得心都酸了，用手去輕拍她的柔肩：「唉，別哭別哭，溫柔別哭。」

溫柔索性伏在他肩上痛哭，眼淚鼻涕盡在他襟上揩，「我是不是很討人厭嘛？我就知道……沒有人喜歡我……大家都忙來忙去，就我一個什麼忙都沒我的份兒……」

王小石一時不知所措，只好輕輕的抱着她，這惹來好一些途人的注視：「這算什麼！世風日下，男女禮防，全不顧忌！」

「親熱也去別的地方去呀，衆目睽睽的，眞是寡廉鮮耻！」

「嘿，嘖嘖嘖，老澤，這兒好看着哩！」

「喂，小鐘，這玩意你看不得，快走快走！」

王小石也不去理這些無聊的人，只低聲道：「溫柔不要哭，我這兒不是正要幹大事麼？你也一起來啊。」

溫柔抬起一張美臉，珠淚映着燈輝閃亮，還在問：「我討不討人厭呢？小石頭。」

王小石只好說：「溫柔一向最討人喜愛，人家珍惜還來不及呢。」

溫柔眼中閃過一片亮，忽又黯然了起來：「可是……那個鬼見愁總是不理我。」

「他沒理你，可不是不喜歡你呀，」王小石勸慰的說：「他也沒不理你，他只是事情太忙了。」

「他……會不會也喜歡我呢？」溫柔仍孕着淚光的眼眸又閃動着美麗的希望。

「他當然喜歡你了。」

「眞的！」溫柔喜歡得笑出聲來，可是眼色又黯了下去：「你騙我的，他只喜歡純姊，才不會喜歡我……」

「才不呢！」王小石只好說：「他常在我面前提到你……」

「他提我？」溫柔奮悅了起來，泡着兩汪眼淚，掛着兩行淚痕，「他提我什麼？」

「他提你……是個很好的女孩，」王小石覺得每說一個字，彷彿都在自己心口裏擂上一記，這一口氣說下去，反而不覺得痛了，感覺都似痳木了，「他很喜歡你，只是他太忙，過一段時候就會常常陪你玩了。」

「是這樣的嗎？」溫柔好高興起來，一個女子在戀愛時候特別美麗，王小石現在都看到了，「我才不要他陪我呢！你告訴他，他專心專意的忙罷，我決不妨礙他的，也不……怪他的。」她如此地爲白愁飛設想了起來。

「你知道嗎？我好傾慕他呵……他總是不在乎的樣子，傲慢得像眼裏沒有別人，大概他看得上的只有蘇師兄和你，以及還有純姐罷……好險，我差些兒誤會了純姊呢！」溫柔吐了吐舌，她渾身都像發着光，一舉一動都讓王小石覺得心疼難耐，「這些我都沒告訴過第二個人，我只告訴你……」

她撒嬌的扯着王小石衣襟說：「你可要答應我，不許你告訴別人的呵。」

（爲什麼你要告訴我呢！）

（你可以告訴任何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像我這般不願意聽……）

（但我會聽。）

王小石惘然一笑。

「不許笑，」溫柔玲瓏小巧的笑着，王小石不算高大，但仍比她高上一個頭，她那一張秀巧的臉瞇着眼笑時，有百種表情千種風情，「我要你說答應。」

「我答應。」

「答應我什麼？」

「什麼？」

「你可不許耍賴！」溫柔跺着脚嗔道：「答應我不說出去。」

「答應你不說出去。」

「不行。」溫柔想想還是不放心，「我要你……起誓。」

這時行人、途人、旁人都被另一件事吸引過去了，反而沒加注意王小石和溫柔。

王小石只好起誓：「溫柔告訴我的事，我王小石決不說出去，皇天后土，天人共鑒，王小石如果毁約，將如……」

話未說出口，溫柔纖纖如玉的五指已掩住他的唇，柔聲說：「這可別說下去了。」

王小石見她又高興了起來，調笑她道：「看你，又哭又笑的，小狗撒尿。」

溫柔皺眉嗔道：「太難聽了。」

王小石笑道：「好聽的也有，」他吟哦道：「言是定知非，欲笑翻成泣。」

溫柔用手去撫平他的鬢角：「小石頭，就只有你知我。」

她離他是如許之近，吐氣若蘭，伸手可及，然而又如咫尺天涯，不由得很有一股激動，禁不住握着溫柔的手，卻一時說不出話來，溫柔唷的一聲，甩開了他的手。

「你的手怎地這麼涼啊！」

這時候，他們就聽見唐寶牛在人羣裏的咆哮。

* * *

王小石的手倏然改而扶着溫柔的肩，溫柔只覺得自己給一種柔和而急速的力量所推動，巧妙地左穿右插，已越過人羣，到了唐寶牛身邊。

要是給溫柔自己擠過去，只怕少不免也得擠上半句鐘。

他們只要再遲到半步，唐寶牛就要動手了，而動手的後果肯定不堪設想。

朱小腰也在唐寶牛身邊。

她制止不了唐寶牛的衝動。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唐寶牛根本是爲了她才那麼衝動的。

因爲衝突，才會衝動。

（未完・六）

上文提要：段大姐派星兒往打探水龍的行踪，星兒却被水龍的手下用巨網擒着，摔向船板流產而亡，高峯驚聞噩耗，痛不欲生，誓要殺水龍替星兒報仇，正中段大姐下懷；水龍把高峯引來，高峯只一出刀，便削掉惡犬的頭顱，水龍兩名手下各自擺出架式，準備與高峯一拚……



天才小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缺經驗誤接金錠　中劇毒險成殘廢

高峯咧咧大嘴巴，吼道：「眞可惜呀！」

何無痕怒道：「可惜什麼？」

高峯仍不動的道：「可惜水龍那老小子沒有來！」

勞三太大怒，道：「爲你自己可惜吧，小子！」

他的吼罵甫落，忽然抱刀滾地，貼着地面滾向高峯，地面上已捲起一溜冷燄。

高峯見勞三太出手怪異，本能的拔身而起三丈高，他的短刀已指向何無痕殺去。

他打算宰一個是一個，何無痕手中只有一個網。

但他的主意打錯了。

何無痕的巨網，就是等着高峯撲來的。

勞三太的出招，便是逼着高峯騰身而起，這樣，他便給何無痕製造了出網的機會了。

高峯怎知這二人久經殺場，動手的默契已至福至心靈，他還往巨網撲去。

「察」！

巨網當頭往下罩，高峯空中發現上當，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揮動短刀猛一切，那巨網生生被他切了一個大窟窿，巨網罩地的時候，他已由網中奔向吃一大驚的何無痕了。

「他媽的，是寶刀！」

這是何無痕在閃躲時候叫出來的。

他的那面巨網乃生絲所造，一般兵刄不易切割，更何況網有韌性，就算被割破一點，也不能割破一大塊。

高峯不開口，他只認定敵人的頭。

他的身形就如同野豹撲擊獵物那麼凶殘，那麼快捷，他的左掌在前，但右手的短刀却比左手更快的閃過敵人的脖子，發出「刷」的一聲。

鮮血在射，射得隨後衝上來的勞三太滿面赤紅，勞三太就好像從染缸裏出來似的。

鮮血却未射上高峯的身。

這正是他爹的絕藝，他爹高殺頭殺人的時候，犯人的血永遠也射不到他的身上，那就是玩刀的高手。

高殺頭出刀，便知道犯人的鮮血會往什麼方向濺射，他立刻神奇的往另一方向閃。

也眞妙，那麼一閃，也正是敵人無法反抗的所在。

高峯就是學了這一手，才又閃過勞三太的追殺。

何無痕的人頭未落下來。

他甚至還在翻動着一雙大眼睛，他的眼神表示他難以相信這事會發生在他的身上。

高峯閃立在兩丈外，他並未再殺！

他想着剛才那破網的一刀，如果他不能破網而出，他一定死得很慘！

他更明白爲甚麼沒有把敵人的人頭切下來，如果不是敵人的那片網，他一定會切下敵人的人頭。

是那面巨網救了何無痕。

高峯未再殺，他却逼視着勞三太。

勞三太只把高峯逼退，他却並未追殺，只因爲他發覺何無痕並未死。

如果何無痕死了，勞三太便只有拚命了。

*　*　*

勞三太感到吃驚，他在揮刀中發覺高峯的身法很奇特，刀法更嚇人，因爲那種身法看上去似肉搏，但却又十分眩人眸芒。

他就是看不出何無痕是如何挨的那一刀，才吃驚的。

勞三太在三船幫十多年，當然也殺過不少人，只不過今天他頭一回心寒。

他不只吃驚何無痕挨刀，更吃驚那條「黑狼」掉了頭。

「黑狼」正是幫主水龍身邊飼養的三條惡犬之一，平常這三條惡犬都是由「三江八怪」親自餵養，如今竟然被高峯一照上面便把狗頭切掉，實在令人吃驚，因爲勞三太也不能一出手就把那麼凶殘的惡犬砍死。

勞三太低頭怒吼，道：「好小子，你出刀就要命！」

他覺得自己的脖子涼颯颯的。

高峯冷冷道：「我的刀只往一個地方殺，那就是敵人的脖子。」

勞三太咬牙回問何無痕：「老何，你的傷……」

何無痕張口，說不出聲音來。

勞三太却明白何無痕的眼神，他二人聯手久了，誰的心中如何想法，彼此之間都清楚。

勞三太再看看三丈外站定的高峯，再也不敢去撩撥的低身扶起流血不已的何無痕，抹頭就往江邊跑。

他邊跑邊厲聲叫：「好小子，算你狠，這筆帳有得算，咱們沒完沒了。」

他跑得快，當然也不敢回頭看，但有個聲音在耳邊：「我放你一馬，快回去叫姓水的來。」

勞三太大吃一驚，因爲這聲音實在不大，而他已經跑出十幾丈，難道……

扛的人換個肩，勞三太眼角餘光斜着瞟，他眞的吃驚了，因爲高峯就在他右後面，二人相差三五尺，如果高峯出刀，勞三太早就完了。

勞三太邊跑邊回首道：「你等着，我們當家馬上就來會你了！」

高峯不追了，他站在地上咬着牙！

他不知道是否應該殺了這二人。

他看着勞三太把何無痕扛着跑，心中一時間也下不了毒手，只因爲他剛入江湖，還不懂甚麼斬草除根或對敵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這種想法。

他看着勞三太轉過山邊便不見了。

高峯回過頭來，他步履沈重的往茅屋中走去，他必須去茅屋，因爲星兒的屍體還在那裡，他要爲星兒上香拜祭。

他走到茅屋前面了。

那扇門便也自裡面拉開了，高峯舉步走進去，却發現段大姐忿怒的站在裡面。

司徒德直搖頭，却雙目溜圓的直視着高峯。

「大姐！」

段大姐沈聲道：「你放走兩個兇徒？」

高峯怔怔的站在那裡。

他心中只想着星兒，如果星兒的屍體不在此地，他可能不會來。

段大姐又叱道：「爲甚麼把那兩人放走？他們是要你命來的呀。」

高峯道：「要我命的人是水龍。」

段大姐道：「他們是水龍的人。」

高峯道：「水龍有上千的手下，三船幫有上千條大小船隻。」

段大姐雙目有殺氣，她從來不允許她的人對她如此的回話。

一邊的司徒德也驚怒着。

段大姐面色寒冷的道：「爲我辦事的人都只有兩條路，那就是去殺死敵人，或者被敵人殺死。」

高峯楞了一下，道：「妳命令我去殺他們？」

段大姐道：「那是我們的敵人。」

高峯道：「大姐，我是放了他二人，但我却明白的告訴那人，我叫他去對水龍說，我在那兒等水龍，大姐，我以爲水龍才是我們的敵人。」

段大姐的面色好看多了。

司徒德也呵呵笑了！

他忙迎上高峯，道：「小兄弟，你幹得好，你應該叫他們滾回去的，你知道如果他們不回去向水龍說明你在向水龍挑戰，只怕還沒有適當的人把小兄弟的決心送到那大頭的手裡，好！」

段大姐道：「還以爲你手軟心也軟，下不了手呢，原來你是有意放走他二人的。」

高峯道：「有個受傷的，只怕救治不當，準死無疑！」

司徒德道：「那傢伙善用網，三江八怪之一的何無痕，是個娘娘腔的男人。」

高峯道：「我差一點着了他的道。」

段大姐道：「那面巨網罩上你的時候，大姐就要去爲你拚命了，差幸……」

司徒德笑道：「我們剛要出手，就見你自網中脫出，唔！你的刀法辛辣至極。」

高峯却心中在想：你們怎不去殺了那兩人？

他未說出口，段大姐却拍拍一張椅子，道：「小弟，你坐下來，大姐有

話對你說。」

高峯坐在椅子上，他有些木訥的看着地上。

段大姐道：「跟在大姐身邊辦事，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那就是出刀只有一個念頭——求勝。」

她頓了一下，又道：「敵人也求勝，只有一方能勝，勝者生存敗者死，江湖就是這碼子事，你不殺人，人就會殺你，這是個人吃人的世界，你懂嗎？」

高峯過去不懂。

他過去在大山裡放牛羊，何曾殺過人？

只不過當他的星兒慘死之後，他漸漸的體會出，有許多人比深山裡的虎豹野狼還可怕。

也許段大姐的話是對的，江湖生存難啊。

他便在段大姐的指導下，又點點頭。

段大姐笑了。

她走近高峯，笑笑道：「星兒死了，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好，這麼吧，且等一些時候，我再給你送個與星兒一樣的姑娘侍候你。」

「我不要！」

高峯的話反而令段大姐吃吃笑了。

她笑着，拍拍高峯，道：「眞是多情種子，小弟，人生千萬別死心眼，諸事要看開，苦惱就少來。」

高峯不開口，他看向大桌下面。

司徒德已點點頭，對高峯道：「也好，你下去吧！下去爲星兒拜祭一番。」

於是，大桌移開了。

高峯又走下地道，段大姐陪着他一齊走下去的。

地道中一片冷清，高峯悶聲不開口，他心中却在激動，如果不是因爲星兒，他早就離開這裡了。

他實在對段大姐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一種是厭惡也帶着恐懼的味道。

段大姐爲甚麼同三船幫仇深似海？

高峯本來是不想知道這些的，但在幾次搏鬥中，便也引起他的好奇心。

他心中想着，但表面却又不表示出來。

段大姐已站在那張供桌前面，桌後面的石壁洞口已封，星兒就厝在洞中，高峯心中一陣痛，他再也看不到星兒了，星兒那一顰一笑，却好像又在他的眼前浮動着。

高峯木然的又跪在桌前，他雙手掩面，却不見一滴眼淚掉下來。

他當然在落淚，只不過他的淚往肚裡流，那便也是悲忿過度的表現。

段大姐很滿意，高峯越傷情，她就能抓緊他，這就是另一種控制人的方法。

她相信高峯正是她尋求的那種人，那種天生會用刀的人，她絕不會輕易把高峯放走。

段大姐得意的樣子是不會表露出來的，她的面上却顯得一片冷漠，就好像她眞的死了個女兒似的那麼冷厲。

* * *

地室中很靜，高峯仍然雙手掩面，段大姐也依然站在他身後。

高峯不動，段大姐也不開口，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見司徒德那矮老人匆匆的奔進來。

段大姐回身，面上現出個疑問。

「大姐，來了。」

「來得眞夠快。」

「快到江邊了。」

「一共幾個人？」

「一個。」

段大姐立刻走近石壁上的小孔前面，她仔細的看着，也細心的思忖。

高峯仍然不動，他好像沒有聽見。

是的，他在沉思，他思念着與星兒共同生活的一個月中，是多麼的愉快。

太美妙的生活，往往叫人以爲自己是神仙。

高峯就以爲與星兒一起，比神仙生活還快活。

他一生中，第一次有這麼美好的日子，當然引他陷入沉思中了！

段大姐走近高峯，冷冷的道：「小弟，又來了三船幫的人物，你可以去會會了。」

高峯仍然未聽見，他的面上有笑意。

他只要想到同星兒在一起，便面現出笑容。

司徒德見段大姐叫了兩次高峯，他也不爲所動，立刻走上前去拍拍高峯的肩頭，道：「小兄弟，大姐有話說。」

高峯抬頭回轉，看着段大姐。

段大姐一笑，道：「還以爲你怎麼了。」

高峯道：「姓水的來了？」

段大姐道：「三船幫的人來了！」

高峯道：「我去！」

段大姐道：「記住，出手要快，要狠！」

高峯回身看看石壁小洞處，星兒的屍體在裡面。

他再看看大桌上，一個個神位矗立着，有一塊新的神位，那是星兒的。

當他發現之後，他問司徒德，道：「這神位……」

司徒德道：「我剛放上去，是星兒姑娘的。」他頓了一下，又道：「桌上的神位，都是大姐最親密的戰友，他們雖死猶生，永遠奉祭在此！」

高峯識字不多，但在與星兒相處的一個月中，星兒敎了他不少字，那

神位上「星兒」二字，就是星兒敎他的。

* * *

扶一扶腰際短刀，高峯隨着司徒德走出地道，他到了茅屋外面，却又聞得司徒德道：「小兄弟，休忘了大姐的吩咐，敵人是不喜歡咱們活在他們四週的，你明白嗎？」

高峯道：「已是誓不兩立，還有甚麼好顧忌？姓水的不死，我無法向星兒交代！」

司徒德重重的點頭，道：「殺吧，小兄弟，只有刀才是眞理。」

高峯不由得扶了扶短刀，他咬着牙走了。

司徒德嘿嘿笑起來了。

他匆忙的走入地道，只見段大姐仍然站在那個小洞口前不動。

「他去了？」

「是的，大姐。」司徒德頓了一下，立刻又道：「大姐，高峯的仇恨高漲，一心要爲星兒報仇。」

段大姐道：「這就是我不滿意他的地方。」

司徒德道：「怎麼說？」

段大姐道：「我所用的人要一切爲我，而不是爲了一個丫頭，他應該聽命於我，而不是一意孤行。」

司徒德道：「只要他能取下水龍的人頭，我們就滿意了。」

段大姐道：「一意孤行是很危險的事，高峯是奇才，我不希望他夭折，只可惜他太死心眼，只知道星兒，却辜負我對他的栽培。」

司徒德道：「慢慢來，只要他重情感，我們就有辦法，我們可以再給他弄個星兒呀。」

段大姐道：「我試過，他不要！」

司徒德道：「他年紀還輕，他會慢慢忘記的，當他淡忘了星兒的時候，我們就會再……」

段大姐突然道：「他去了，高峯往那人走去了。」

司徒德頓然不開口了。

他很想從洞中望去，但段大姐站在那裡。

* * *

是的，高峯往那人走去了。

他仍然走地有聲，一副金剛怒目的樣子，他甚至出氣帶聲，虎狠在撲咬的時候也有聲音，是吼聲。

不錯，高峯發出虎狠的吼聲。

他逼近小船邊的楊柳樹下，只見一個山羊鬍子的中年人，這個中年人滿面慈祥的樣子，笑嘻嘻的就好像桌上供奉的彌勒佛一樣。

這個人不但白白淨淨的，而且胖嘟嘟的有雙下巴，那身衣服眞派場，馬掛發着光，長衫黃緞子，便一雙靴子也在靴面上繡着個「福」字！

這種人當然福氣，這種人不論到甚麼地方，都會令人覺得他一定是財神爺的大舅子。

這種人也最會拍馬逢迎，當然，這種人如果開口說話，一定也帶着銅臭味……

* * *

高峯站在這人前面，他不出刀，因爲對面的胖中年漢子並未握刀。

他甚至看不出這人的身上會有甚麼兵器，而且這人見了高峯，一直呵呵的笑着。

有道是——伸手不打笑面人，高峯怎會對一個笑臉相迎的人出刀？

他冷冷的道：「你是誰？」

胖子吃吃笑起來了。

他笑得雙肩聳動，不亦樂乎。

高峯道：「別笑了，你回答我的話吧。」

胖子果然不笑了。

他欠欠身子，道：「你就是我們當家提到的高峯？」

高峯道：「我叫高峯。」

胖子豎起大姆指，道：「眞好名字，高高的山峯入雲霄，俯視天下唯我獨尊。」

高峯沉沉的道：「你應該在你主子面前拍馬屁，你拍錯地方了。」

胖子吃吃一笑，道：「怎說是拍馬屁？高少爺，我句句眞心話。」

高峯冷笑道：「口是而心非。」

胖子道：「高少爺，我們當家的名叫水龍，他乃水中之龍，你乃高山之虎，在字義上而言，我們當家的屬智者，你高少爺應爲仁者，這就是智者樂水而仁者樂山的意思，千萬不能演變成龍虎相鬥，兩不利呀。」

高峯冷叱道：「水龍不是叫你對我說這些狗皮倒灶的話吧？」

他雙目凶光倏現，又道：「你應該出招了。」

胖子忙搖手，笑嘻嘻的道：「高少爺，你看我是會耍刀的人嗎？」

高峯道：「你不會武功？」

胖子道：「我包才紳只是個管帳的，動動算盤我在行，用刀殺人可外行。」

高峯一怔，道：「水龍派你來幹甚麼？」

包才紳又笑，道：「唯有派我來，方顯我們當家的誠意，高少爺，我們當家的愛才，他覺得你就是他心目中的人才，再是怎麼說，他也想把你收到他身邊，高少爺，我們當家的求才若渴，你若……」

高峯沉聲道：「除非我的星兒活過來。」

包才紳道：「人死怎能復生，那位姑娘實在不是我們所殺，你……」

高峯怒道：「星兒是死在你們的人的手中，她活着去，死着回來，你們休想賴。」

包才紳道：「所以我們當家的有回報，他準備二十四個美姑娘，等着你少爺去挑，我敢說，二十四個姑娘，沒有一個不比你的星兒漂亮。」

高峯吼道：「我要的是星兒那顆善良的心。」

包才紳道：「那二十四位姑娘也都善良得很吶。」

高峯火大了。

他戟指包才紳道：「滾回去，去叫水龍滾來，就說高某人在此候教了。」

包才紳道：「何必呢，你何苦一定要同姓段的女人賣命？不値得呀！」

高峯道：「我爲我的星兒拚命。」

包才紳道：「星兒乃是姓段那女人送你的，你上她的大當，還不自知。」

這句話令高峯感到興趣，他很想知道段大姐與三船幫之間的瓜葛。

他逼視着包才紳，道：「段大姐要取姓水的人頭，她當然有她的理由，段大姐爲甚麼不取別人的頭？」

包才紳道：「高少爺呀，你實在太純潔了，你雖純潔得可愛，但却也太危險了。」

高峯道：「怎麼說？」

包才紳道：「人在江湖行，耳目要靈活，所謂耳聽八面眼觀四方，你大概初入江湖吧？」

高峯怒道：「我今年十六歲。」

包才紳拍手笑道：「眞年輕，甚麼都不懂，被人利用了還不知道，還以爲自己多聰明。」

高峯要發火，他的手按在刀把上。

包才紳當然知道高峯要出刀，而且刀出就會叫他的頭落地。

他當然不是來送死的，他忙搖手笑道：「你且息息怒，讓我說下去。」

高峯道：「我已不耐煩了。」

包才紳道：「高少爺，江湖之上人吃人，三船幫乃三江水面的大幫派，人多船多銀子多，江湖上那個不紅眼相看？那個又不垂涎欲滴？那個段女人不自量力，她一心想在我幫中插一手，撈些甚麼，可是她行嗎？」

高峯道：「就爲了這些？」

包才紳道：「據我所知，大概就是這些，如果還有別的，我實在猜不着了。」

高峯道：「強索豪奪？」

包才紳道：「不錯。」

高峯冷冷道：「段大姐想奪取三船幫？她只是個女人，她能嗎？」

包才紳道：「高少爺，天下有許多可怕的女人，姓段的就是其中一個呀。」

高峯想笑，他絕不會相信姓包的話，只不過他也猜不出，段大姐爲甚麼一定要水龍死。

* * *

包才紳看看高峯，他伸手入懷。

這動作立刻引起高峯的注意。

高峯以爲包才紳取傢伙了，他便準備拔刀。

只要刀出，他就會往敵人撲擊過去，他相信一定可以把姓包的人頭切下來。

只不過他却發現，包才紳的手上托着個閃閃發光的金元寶，眞亮。

高峯不曾見過金元寶，他甚至也未曾見過金子。

他在大山裡放牛羊，就算是他舅舅，也怕未曾見過金子是甚麼樣，他只見過碎銀子，直到他與星兒在小船上之後，方才見過銀錠。

包才紳的金元寶，令高峯楞然。

他冷冷的道：「你想買動我的決心？姓包的，你白費心機了。」

包才紳呵呵笑道：「高少爺，你知道爲人辦事的苦衷嗎？我在爲我們當家的辦事。」

高峯道：「所以我不殺你，快回去叫水龍前來。」

包才紳道：「這個金元寶是五十兩，我們當家送你高少爺的見面禮，高少爺，你不會拒絕吧？」

高峯道：「你錯了，我不會投靠水龍的。」

包才紳道：「眞是可惜呀。」

高峯道：「等我火起，你就後悔了。」

突然，包才紳豎起大姆指對高峯讚道：「好，高少爺既不爲色迷，更不爲金所惑，似高少爺這種不事二主的忠心，江湖上已少見了，我爲你喝采。」

「你眞囉嗦。」

「你的忠義令我感動，就算你不投入三船幫，包某也要以此金相贈，我立刻去請我們的當家赴會。」

他果然轉身，但却將手中的金元寶拋向高峯。

包才紳已奔出三丈外，道：「你等着。」

高峯不由得伸手接住拋來的金元寶。

他上當了。

高峯握着沉甸甸的金元寶，看着包才紳往江邊奔去，便緩緩的轉過身往山坡這面走。

他實在難以相信，姓包的竟然把金元寶平白的送給敵人，難道姓包的眞不怕被水龍知道？

高峯握着金元寶剛走進茅屋，發現段大姐忿怒的坐在一張櫈子上。

段大姐冷冷的道：「你又忘了我怎麼對你說的話了？」

高峯道：「我不能出手殺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我下不了手。」

段大姐沉聲道：「江湖上有許多不會武功的人，但也有許多可怕的這種人，你……」

高峯楞然的把掌中那個金元寶送到段大姐面前，道：「大姐，那人還送我元寶，你……」

他吃驚的把手中元寶拋在地上，因爲他發覺他的手掌一片泛紫。

段大姐也吃一驚，她抓起高峯的手腕，出指如風般疾快的截點高峯的合谷與曲池，一面對一邊的司徒德道：「快，盡速叫他們把高小弟送到『龍記棧房』去，他中毒了！」

高峯已覺右手麻木，心頭既驚且怒。

他實在不敢相信姓包的會如此陰險，然而事實又擺在眼前，不容他不相信。

* * *

司徒德匆忙的走了。

茅屋中的段大姐已指着地上的元寶，沉聲道：「你以爲那是眞的元寶？」

高峯道：「很重……」

段大姐道：「是鉛的，鉛與金子的重量差不多，外面包了一層金，但其內部却暗藏着劇烈的毒藥，當你接到手中的時候，毒藥就會由小孔中滲入你的掌上。」

她再看看高峯的右手，嘆口氣，又道：「要快，晚了你這隻手只有斬斷了。」

「我不要被砍斷手，那比殺了我還叫我痛苦。」

段大姐道：「你一直不將我的話放在心上，你令我很失望。」

高峯急道：「大姐，快救我，我如果手斷了，星兒的大仇誰去報？」

段大姐面色一寒，道：「又是星兒，如此下去，你難成大事。」

高峯道：「大姐，妳叫我怎樣？」

段大姐道：「小弟，你是男子漢大丈夫，一定要提得起放得下，千萬不能婆婆媽媽……」

她看看外面，又回過頭道：「星兒是我養大的，她是我的人，我一樣傷心，但傷心有何用，人死不能復生，活的人就只有爲死的人討回些甚麼，而不是一味的傷心。」

高峯有些汗顏。

他不開口，却看着一隻泛紫的手掌。

段大姐又道：「要想星兒瞑目，只有殺了水龍，可是水龍不是好對付的，三江地內我和他鬥了多年，水龍仍然是三船幫龍頭老大，高小弟，你若不聽我的話，你一定會有得苦受的。」

他現在就在受罪，他覺得那雙手已不是自己的了。

他立刻重重的對段大姐道：「大姐，爲了狙殺水龍，我以後一切聽妳的。」

段大姐心中一樂，她再一次利用機會，把高峯套牢。

而這一次，却是敵人給她製造的。

* * *

段大姐當然不放過這一機會，她指着高峯道：「是你的眞心話？」

高峯道：「我可以發誓。」

「不必，江湖中人一諾千金，我相信你以後，會聽我的吩咐行事。」

便在這時候，忽見一頂小轎停在茅屋外面，段大姐已對高峯道：「去吧，回龍記棧房治毒傷去。」

高峯道：「大姐，妳不去？」

段大姐搖頭，道：「我還有事。」

司徒德走進來了。

他只對高峯招手，當高峯走出茅屋上了小轎，他才吩咐兩個抬轎的大漢：「快，送入咱們客棧。」

高峯這才明白，龍記棧房是段大姐開設的。

他不知道的事還多着。

段大姐手下殺手不少，但他們只知道奉命行事，却從來不多問，現在……

現在高峯也不再多問，他只能聽命行事了。

他變成段大姐的眞正殺手，就算他想爲星兒報仇，那也得由段大姐決定。

* * *

就在高峯被小轎抬走後的一個時辰，忽見勞三太、包才紳、勾上天與「雙篙攔江」丁化蛟與方成仁幾個，風捲殘雲也似的撲到了那片柳林下。

只聽得勾上天粗聲吼道：「老包，那小子眞的中了你的毒？」

包才紳道：「四當家，錯不了。」

勞三太四下仔細看，他甚至也看到柳樹上，道：「奇怪，怎麼不見那小子的影子？」

包才紳得意的道：「找呀，說不定死在那裡了。」

丁化蛟與方成仁二人端着四丈長竹篙，匆匆的奔到岸邊的小船上，兩個人先用長篙戳進船艙中，發覺艙內沒有人在。

丁化蛟已高聲道：「四當家，那小子不在小船上……」

勾上天也奔到小船上，他看着水面，沉聲道：「這小子一定有問題。」

包才紳道：「中了包某的毒，他當然問題大了。」

勞三太道：「老包，可是他的人却不見了。」

包才紳忽然想起與高峯碰面，高峯是由山坡那面走來，便對勾上天道：「四當家，我們去山坡那面找去，也許小子發覺中了毒，便盲目的往山坡那面跑了。」

勾上天道：「先放火燒這小船。」

勞三太笑道：「對，先燒了他的窩。」

方成仁自懷中取出火種，小船上有的是引燃物，一把火立刻劈劈啪啪燒起來。

岸邊起了一股火光冲天，勾上天等已往山坡那面撲去，幾個人只繞了幾道彎，前面出現一座小茅屋。

勾上天哈哈笑，當先奔到茅屋前，却發現一個駝背老太婆抱着一綑柴薪往屋內走去。

「老太婆。」

便在這時候，從屋子裡又走出個彎腰老頭兒，那老頭兒拚命睜着一雙老花眼，看向勾上天。

他也吃驚的看着勾上天身後追上來的幾個人。

「你們……要幹甚麼？」

老太婆沒有正面看，她只偏頭問勾上天。

勾上天道：「老太婆，你們可曾看到一個受傷的年輕人走過？」

老太婆搖頭，道：「沒有呀，甚麼年輕人？」

包才紳忙走近老太婆，解釋的道：「有個年輕人，十五六歲那麼大，右手中了毒，他一定來這裡求救了。」

門內的老者走出來，道：「我們從未見到甚麼受傷的年輕人，各位若是想討口茶，我們還可奉上，各位，要不要進屋來坐一坐？」

勾上天稍作思忖，道：「正要討口水喝。」

他當先往茅屋中走去，那老太婆已笑呵呵的道：「我去煮茶。」

她的身形剛轉，却被包才紳拉住，道：「我陪妳去煮茶，老太太。」

「你爲甚麼要陪我煮茶？」

「因爲我們想喝乾淨茶。」

老太太呵呵笑道：「我不會把我的裹脚布放進鍋裡煮，有甚麼髒的？」

包才紳也笑，他冷笑道：「老太太眞會說笑。」

他看看老太太，又道：「煮裹脚布要比煮上一鍋毒藥給人喝好多了，因爲毒藥會毒死人的呀！」

老太太猛古丁旋回身，忿怒的瞪着包才紳，叱道：「你這個人是怎麼一回事，玩笑一句可以說，過份的玩笑開不得，莫非你常用毒藥害人，到頭來又怕別人害你？」

包才紳嘿嘿冷笑道：「妳說對了，害人之心我有，防人之心我更有，老太婆，妳煮茶吧！」

不料老太婆却提着一個木桶，在門口的小井中提了一桶冷水，便立刻送到茅屋裡，她在桶內放了個碗，便退到一邊不開口了。

包才紳楞了一下。

勾上天却沉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老太婆不回答，她走近老頭兒，十分不高興的道：「當家的，好人難做，叫他們喝涼水吧！」

老頭子怒視包才紳，叱道：「你莫非對我老妻不規矩，想吃老豆腐，是嗎？」

包才紳苦笑，道：「老頭兒，你想到那裡了，包大爺會找你的老婆？我有毛病？」

他指着水桶，又道：「老子只是想看她煮茶，這有甚麼不對的？」

老頭兒沉下臉，道：「你連煮茶也沒見過？」

包才紳道：「我不能不提防她下毒！」

老頭兒忽然仰天哈哈大笑，道：「我們的好心被你們當成驢肝肺了，哈哈……你們喝涼水吧！」

就在他的話聲裡，勾上天幾人已把這茅屋內看個仔細，茅屋內本就很簡單，他們早就看清楚了。

勾上天起身道：「我們不喝了。」

他當先往外走，包才紳走在最後，他走近老太婆，嘿嘿冷笑道：「再見了，那桶水給妳洗妳的裹脚布吧！」

勾上天幾人衝出門外，他四下仔細看，突然指着山坡後面，道：「走，咱們往坡後搜。」

＊　＊　＊

茅屋裡，老太太坐在椅子上，她冷而厲烈的沉聲道：「屠山他們五個爲甚麼這時候還不出現？他們辦事好像越來越不俐落了！」

那老者却笑道：「會的，只是他們不願意在這兒動手，這裡是咱們一個重要的瞭望站，失去了多可惜。」

這老者，敢情正是司徒德。

那老太婆，不錯，正是段大姐。

段大姐道：「我分別把他們五人召來，無非是要他們護着轎子，平安回到龍記棧房，如今轎已離去，他們五人却不見影子，他們去那裡了？」

司徒德道：「屠山他們五人很少聚在一起辦事，如今碰上面，八成去喝一杯了，不過……」

段大姐道：「正事不辦去喝酒？」

司徒德道：「他們見小轎平安離去，便放心的喝酒去了，這情形會有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姐，屠山與白可染二人比較腦筋動得快，如果他們發覺三船幫只有姓勾的五個人，說不定會動手。」

段大姐點點頭，道：「不錯，勾上天也是五個人，屠山他們也是五個人，雙方人馬都一樣，不過……」

她動手在面上取下人皮面具，便立刻往茅屋外面走。

她只走了不到半里，忽見斜刺裡閃出五個人來。

這五個人發出嘿嘿冷笑聲，扇形似的往段大姐包圍過來了。

段大姐永遠也想不到，自己此刻陷入絕境！她眞後悔把面上的人皮面具取下來。

五個人正是勾上天、勞三太、丁化蛟、方成仁與包才紳，他們五人只往山坡後看了一下便又回來了，因爲後山坡一目了然，那裡甚麼也沒有，而勾上天臨去故意大聲說要往後山坡，其實他早就懷疑茅屋內兩個老人了，他不相信有人敢與他們說不客氣的話，只因爲三船幫在這一帶的勢力大，一般人見了他們三船幫的人，都會擺出低聲下氣的姿態。

所以勾上天心中犯疑，並不放過茅屋內兩個老的。

此刻，勾上天第一個笑了。

段大姐不笑，她面罩寒霜的看着勾上天五人。

奇怪的是五個人之中，只有勾上天一人認識段大姐，即使是水龍貼身保鏢「三江八怪」中的勞三太，也不認識段大姐是甚麼模樣。

當然，丁化蛟、方成仁與包才紳三人更不會知道，面前這個俏女人，就是千方百計要殺水龍的段大姐。

＊　＊　＊

勾上天笑得雙肩聳動，道：「這個世界越來越小了，段姑娘，妳說是嗎？」

段大姐仍不開口，她不是不開口，她在動腦筋。

處在這種要命的時刻，她必需專心動心眼，對於勾上天的話，她根本沒聽見似的。

勞三太已驚怒的向勾上天道：「四當家，你說這女人姓段？」

勾上天仍然在笑，道：「一心想謀害我們當家的女人，就是她！」

「段大姐？」包才紳驚呼。

勾上天道：「那是她組合中人稱呼她大姐，她的名字叫段玉。」

勞三太咬牙切齒道：「他媽的，當家的早也說晚也提，每天告誡我們八人小心姓段的女人，嘿嘿，原來是個挨壓的騷女人，嘿……」

段大姐笑笑，她開口了。

她的話變得非常溫柔，道：「女人那個不挨壓？女人如果不挨壓，你們又是那個黑洞冒出來的呀！」

這話眞大膽，也是反將了勞三太一軍，氣得勞三太一掄手中鈎刀就要上。

勾上天已搖搖手，道：「今天在這荒坡上，我量她插翅也難飛，何必急着要她的命。」

勞三太道：「咱們當家的有交代，非宰了這女人他才能安枕，四當家，我們還等甚麼？」

勾上天道：「她跑不了的，但我們却要在她臨死之前，問出她的老窩在甚麼地方，當然，她若夠光棍，少吃些苦頭，那就告訴爺們，她的幾個殺手隱藏在甚麼地方。」

包才紳又哈哈笑道：「四當家，只要活捉住她，屬下有辦法叫她一一的吐實情。」

勾上天一聲哈哈，道：「倒忘了你的手段了。」

段大姐此刻冷笑道：「勾上天，上次的敎訓難道忘了？我不想多殺人，去叫水龍來！」

勾上天笑得幾乎掉眼淚，道：「妳會見到我們當家的，段玉，妳是在我們的押解之下去見我們當家的。」

段大姐道：「水龍不敢跟我放手一搏，他是王八蛋，他也怕死！」

勾上天不笑了。

他逼上一大步，戟指段大姐叱道：「我們當家的身繫數千人的營生，每日何止處理萬機，那有時間和妳囉嗦，妳不配！」

段大姐嘿嘿冷笑，道：「勾上天，你們四人果然是一丘之貉，幹的事令人髮指，水龍不敢面對我，我當然知道，只不過你今天也休想倚多爲勝，你們討不了好處的。」

勾上天冷冷道：「段玉，妳的那個出刀就切人頭的殺手呢？哈……」

包才紳更是得意的大笑起來。

段玉道：「他很好，他不會上當的。」

包才紳不笑却大吼道：「妳騙三歲小孩子不是？那小子愛金元寶，他中了我的沾膚化膿封心劇毒，他早就死了，不是嗎？」

段玉直視着包才紳，她發覺這個白胖福態的傢伙，實在不像個用毒坑人的惡漢。

然而，包才紳却承認是他下的毒手。

段大姐道：「人死有屍，你可曾看到我的人死在甚麼地方？」

包才紳當時跑得快，他怕被高峯發覺以後會對他出刀，高峯一出刀就會把人頭切掉。

包才紳絕不想死在高峯這種人的手中，所以當時他轉身就跑，他可不敢留下來看着高峯死。

如今段大姐這一問，包才紳還眞的一楞。

他能用毒，難保沒有人會解毒，高峯會不會……

忽然間，勞三太粗聲吼道：「別去管那小子的死活，收拾這姓段的女人才是眞。」

勾上天已拔出短劍，他舉着短劍發號令，道：「雙篙攔江分左右，交叉着挑刺她的中盤，勞三太滾地招呼她的下三路，包才紳守住她的退路，我直取她的正面。」

他分配得很適當，勞三太抱鈎往地面滾進，他對付高峯的時候，就是這一招。

他逼着高峯往空躍，好叫何無痕撒網捉活的，但他二人却想不到高峯手中的是寶刀。

此刻，勞三太又是這一招，滾地就是十七刀貼着地面猛掃着。

與此同時，丁化蛟與方成仁的兩支竹篙抖閃着，分成兩個方向往敵人的腰眼刺去。

勾上天拔空而起，短劍直指段大姐，叱道：「看妳今天往那裡逃！」

段大姐嘿然一聲，拔身而起三丈高，她在空中厲聲喊：「殺！」

兩把兵刃分成兩個方向刺，一指勾上天，另一掃向兩支竹篙上。

她並不想削斷敵人的竹篙，她只是藉力再上躍，因爲勞三太的鈎刀還在下面等着她。

空中爆發出叮叮噹噹聲。

段大姐斜刺裡往外躍，她也看見包才紳橫身打出一個黑壓壓的東西。

段大姐不用手，她用尖刀猛一撥。

包才紳已大喝道：「退回去！」

段大姐縱身揮動雙刀，那是她的連環殺，立刻將追殺上來的兩件兵器擋於一丈外。

便在這時候，忽見山坡另一邊如飛的奔來六個人。

這六個人當中，有人發話道：「大姐，我們來了。」

是司徒德的聲音！

他第一個奔到現場，他那矮矮的身子，却在此時顯出十分威猛的樣子，手上提了一根金索。

那根金索不是好玩的，如果被他的金索繞上脖子，這個人的頭就會掉下地。

他已變了樣，不再是茅屋中的老頭兒了。

司徒德剛到，另外五人也已躍過來了。

不錯，段大姐的五個殺手全來了。

屠山、白可染、苗太平、師懷玉、路通，五個人發出嘿嘿的冷笑聲。

眞奇怪，這五個人手中均是雙刃尖刀二尺長，別看刀短，却是鋒利無匹，每把刀閃着耀眼的光芒。

* * *

段大姐看着司徒德點點頭。

原來段大姐已知道，這是司徒德匆匆的把屠山五個人找來了。

她果然猜對了。

司徒德見段大姐往外走，他本來是要往地洞中去的，却忽然想到段大姐會不會碰上勾上天，萬一雙方遇上，段大姐一人非吃大虧不可。

他隨後追過來，遠遠的，果然發現段大姐被勾上天幾人圍上了。

司徒德立刻回身走，他行走如飛，因爲他知道屠山幾個人或許會向段大姐報告甚麼，估計幾個人應該還在附近。

果然，他在一片林子裡發現屠山幾個人在擺龍門陣，說笑的好不自在。

於是，司徒德把屠山幾人帶來了。

* * *

勾上天五人本來是愉快的。

抓住段玉，就是大功一件，五個人當然高興。

只不過當屠山等人奔過來以後，勾上天便楞住了。

* * *

段大姐伸手把快要散開的秀髮嫵媚的往後攏着，她不想在自己手下的面前，露出一副狼狽樣子。

她有其一定的威嚴，如果她不這樣，自覺有失身份似的。

她的動作是自然的，說出的話更自然，就好像她剛才只不過是玩遊戲一樣。

有許多美麗的女人作過遊戲之後，從不忘表現出自己的嫵媚。

當然，段大姐更不會忘記美妙的動作。

她眨動着一雙大眼睛，淡淡地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只不過今天的風水變動得太快了。」

勾上天一瞪眼，叱道：「娘的老皮，原來妳設了陷阱，嘿嘿，不見得就能把爺們留住。」

司徒德走近段大姐，道：「大姐，他們燒了我們的小船，這是前來殺高小弟的。」

這些段大姐早就知道了，這話偏就由司徒德再加以細說，段大姐立刻知道司徒德的用意。

司徒德是要勾上天以爲，茅屋中的兩個老人不是他們。

段大姐嬌笑，道：「燒了船是東西，我們要他們的命，那比船貴多了。」

她這話，在場的人全聽到了。

她的五名殺手不開口。

殺手只是奉命行事，他們從不多說一句話。

他們正等着段大姐下達屠殺命令了。

勞三太忿怒的道：「四當家，你可識得這幾個王八蛋？」

他罵，但却沒有引起屠山五個人的忿怒。

屠山五個人反而面現笑容，只不過五個人的笑實在叫人難以恭維。

勾上天道：「姓段的女人養了不少殺手。」

勞三太嘿嘿的又道：「可也被爺們弄死不少。」

他的話不錯，茅屋地下石洞中就擺放了十幾個牌位，而且星兒的神位才剛剛放上去不久。

段大姐立刻指着勞三太，道：「閣下難道就是水龍身邊的人？」

勞三太胸一挺，吼道：「『三江八怪』就是爺們八個人，臭女人，沒嚇着妳吧？」

段大姐吃吃笑了。

她只笑了三聲，便面色一沉，對屠山幾人吩咐：「殺了他們，我不要他們活着離開此地。」

她的話聲如刺，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覺得不舒服。

司徒德跟在段大姐身後面，看上去他好像是保駕一樣，兩個人緩緩的往山坡下走着。

段大姐根本不回頭看。

殺人有甚麼好看的？

司徒德不時的回頭看，他每一看就會笑一下。

* * *

屠山五人的架式眞凶殘，他五人好像早就分配好了似的，一開始便各找自己的對象。

屠山找上勾上天，雙刃尖刀對短劍，幾乎就是近身肉搏戰。

兩個人的身形移動中，帶着呼嚕的風聲，交叉刺殺，宛如兩頭花豹撕咬。

白可染直撲勞三太，只因爲白可染有個親如兄弟的丁大可，姓丁的刺殺水龍失敗，就是死在「三江八怪」之手，如今勞三太承認自己是「三江八怪」之一，白可染便也認準他了。

兩個人只照上面，立刻不要命的狠幹起來。

* * *

苗太平是個精壯漢子，他找上了包才紳，包才紳雙手托着六支餵毒的鏢。

姓包的沒有刀，但他的毒鏢很霸道，苗太平是個精明人，他並不急躁，他在騰躍中製造機會。

一個能在搏鬥中製造機會的人，這個人的腦筋就不簡單，苗太平的雙刃尖刀不等用老就收招，他必需先防着敵人手中的鏢。

「看鏢。」

苗太平疾閃，却不見敵人的鏢出手。

眞奸，這是欺敵，包才紳的小聰明用不完，他只叫，却不發鏢。

苗太平心中就知道，敵人出鏢就會有收穫，敵人是不會亂發鏢的。

兩個人穿花蝴蝶也似的彼此閃躍着。

師懷玉却已與丁化蛟二人殺得好不熱鬧。

那丁化蛟的長篙不方便，他閃身躍在三丈外，就在師懷玉疾速撲上的剎那間，丁化蛟已把篙尖取在手中，那篙尖鋒利二尺長，能當槍刺，也能當成短刀使。

這二人照上面就邊罵邊殺。

那一面，路通還在左右閃，只因爲方成仁的竹篙舞開來，掃打狂刺還帶扎，路通想撲近方成仁身邊，怕是有得折騰的。

* * *

山坡上十個人分成五撥幹，咒罵之聲便也此起彼落的不斷傳來。

首先是丁化蛟的淒厲慘叫與大聲咒罵。

師懷玉的刀法很奇特，正面只能看見他的人，却很難看到他手上的雙刃尖刀，當丁化蛟的篙尖指向他的胸口時候，師懷玉橫身錯步，然後把自己的左臂送上去。

「錚！」

丁化蛟的篙尖扎入師懷玉的上臂足有兩寸深，然而就在丁化蛟正欲拔出篙尖再刺而心中一樂的時候，他突然感到肚皮一涼。

不痛，但丁化蛟知道上當了。

他只暴退一丈餘，便頓感無力。

鮮血在標，他方才覺得有一種令人悶悶的痛，於是他發出凄叫，他也罵。

「唔……操你親娘……唔……」

師懷玉不追殺，他伸手動了一下左臂，還用手去抖了一下流出的鮮血。

他把自己的鮮血擦在身上，右手的雙刃尖刀舉起來。

他看看刀上的鮮血，然後送到嘴邊，伸出舌尖舐着刀上的血，那是丁化蛟的鮮血！

刀上的鮮血舐乾淨了，便回身往山坡下面走去。

師懷玉並不去看其他人的決鬥。

段大姐早就分配好了。

段大姐要每人一個敵人——她把勾上天五人交給他們了，段大姐未再留下來看戰果就走了。

師懷玉殺了一個敵人之後也走了。

段大姐的殺手都是這樣，交付的任務是甚麼，他們就怎麼去幹，他們彼此之間就好像清算銀子一樣，十分清楚。

* * *

竹篙發出爆裂聲，而且聲聲厲烈，好不嚇人。

只見與方成仁交手的路通，左手單掌使出開碑手，一掌擊在方成仁的竹篙上，便也把方成仁的竹篙段段擊裂爆開來。

方成仁倒轉竹篙的時候，忽聞得丁化蛟的厲叫聲傳來，他與丁化蛟是焦孟不離的好兄弟，比親兄弟還好，「雙篙攔江」的威名在三江地界內是成名人物，如今丁化蛟正緩緩往地上倒下去，而師懷玉已走下山坡了。

方成仁厲叫如虎，他拔下篙尖猛往路通撞去，口中大吼：「你死吧！我說兒……」

路通的紅鼻頭猛一抽，他不閃躲，而且比方成仁衝得更厲烈，也更凶殘。

就在二人一陣沙沙兵刃抖撞中，兩個人忽然交相摟抱在一起。

兩個人錯開了頭部，雙目直視着遠方，鮮血就在二人貼靠之間往地上滴着……滴着……

沒有人知道是誰流出的鮮血。

兩個力拚的人不動，站得四平八穩。

突然，路通的右手猛一沉又力旋，便也旋得方成仁一哆嗦。

那是無法忍受的哆嗦，也是痛苦的表示。

緩緩的，路通的右手往外抽着，他的左掌被刺穿個洞，篙尖幾乎有半尺還在他掌肉裡，不但路通的左掌被刺穿，他的左邊腹部好像也在流血，看情形，他好像拚命抓牢敵人的篙尖，不被刺入腹中。

路通的雙刃尖刀却不一樣了，他的右腕雖被敵人扣緊，但他仍然咬牙往敵人的肚子裡戳進去，而且他也得手了，他最後又用邊旋刀，就是要敵人死。

方成仁在路通拚力一推又拔出雙刃尖刀的時候，他拋棄了篙尖，雙手捂緊肚皮，大旋身發出「唔」的一聲厲嗥，人已往坡下撞去。

他被地上的丁化蛟屍體絆了一跤，他跌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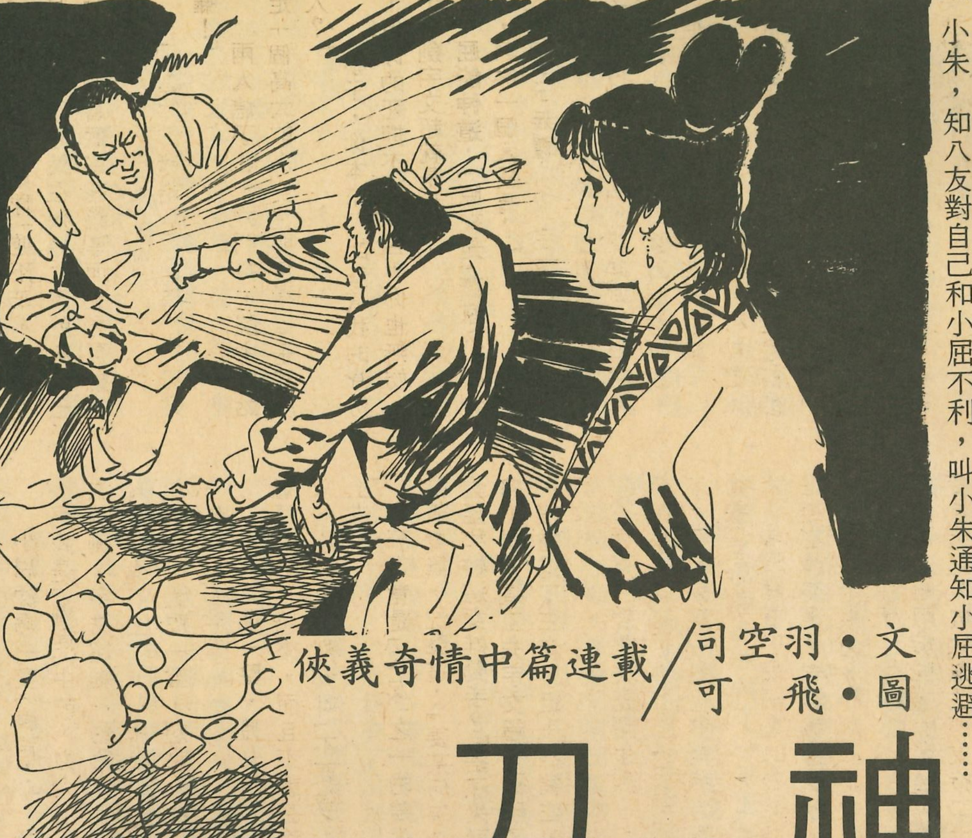
他再也爬不起來了。

* * *

與師懷玉一樣，路通連正眼也不看另外三批搏鬥，他抽出汗巾，將左掌用力包起來，頭也不回的匆匆往另一個方向奔去。

（未完・四）

上文提要：上官行不時來王妃匿藏的地方聊天，他是漢留過去北六省的舵主，對八友和漢留之事頗了解，王妃和小屈都對他很信任，因此留在濟南似很安全，一晚小屈夜探小朱，見到錢如水，才知小朱是少女，在靜軒和小朱相會，她自認是鐵貝子的女人，小屈將鐵貝子捉住，朱紹基來說情，小屈只好放人。王妃夜探小朱，知八友對自己和小屈不利，叫小朱通知小屈逃避……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文・司空羽　圖・可飛

神刀

兩小遵囑上京　半途跟踪內奸

「妳不是小朱嗎？不，妳不是朱姑娘嗎？」琴格格道。

「是的，」對方這麼說，就等於知道了她的身份以及最近發生的事了，她立即搶着道：「我是奉王妃之命來傳遞緊急消息的。」

「妳見到我娘了？她在那裡？」

朱烈道：「她到柳探花大宅去踩探，正好『燕京八友』全到了，要聯合家叔對妳母女不利，所以王妃要我來通知妳，立刻到柳絮泉去等她，如果未等到而失敗，三月後在北京西山的陶然亭上見。」

琴格格大驚道：「這麼說，我娘已和『八友』拚上了？」

「不，王妃說她要先打倒一兩個『八友』中人，似不會正面與全部『八友』爲敵的。琴格格，他們馬上就到，千萬別誤了逃生機會。」

琴格格道：「走，我們去叫醒小屈一道走。」

朱烈道：「我先告訴了他，他怕王妃人單勢孤太危險，叫我來通知妳到柳絮泉去等候，他緊三火四地就走了。」

「這……」琴格格一想，連小屈都不怕「八友」，我娘在危險之中，我怎能退縮，立刻和朱烈出了大宅。但走出不遠，小朱道：「琴格格，我還有事，不能陪妳一道去了。」

琴格格心想，大概是畏懼「八友」的聲勢，加之已是鐵貝子的人了，自然對這邊的人就疏遠了，變得好快呀，她道：「朱姑娘請便。」

兩人分手，朱烈又折了回來，把小屈叫醒，道：「快走吧！王妃要我來通知你和琴格格，她在柳探花府發現『八友』全到了，她要先各個擊破，打倒一兩個，叫我通知你們去柳絮泉等她。」

小屈一躍下床道：「妳不就住在柳探花府中嗎？」

「是啊！家叔在後園中敎我武功，發現『燕京八友』全到了，欲邀家叔向王妃母女及你下手，因而王妃要我來……」

「琴格格呢？」

「她一聽說王妃要先打倒一兩個，母女連心，已先去了。」朱烈這麼安排，是不甘成全琴格格，可是眞是這麼做了，又感覺於心不安。因爲琴格格雖是滿人，卻無負於任何人，尤其是小屈。

小屈把衣服穿好，深深地看了朱烈一眼，道：「朱烈，眞想不到妳這麼好看。」這句話未加絲毫修飾，由衷說出，可是朱烈聽來心情就不同了，要不是滿人逮住了小屈，自己代小屈關在牢中又怎麼會發生不幸。

她儘可能找些理由爲自己找台階。她的心在跳，臉上有點紅暈，在鐵貝子面前，絕對不會有這種現象的。小屈不在乎她的失身，他說過的，問題在她自己這邊，只要她不放手，誰也搶不走「笨球」。

她也知道「笨球」並不笨，三年不見，鐵貝子居然在幾招之下就灰頭土臉了。她喜歡這種憨厚而且有靈慧的男人。

「小屈，快走吧！他們快要來囉！」

兩人熄了燈走到門口，院中已站定一個高大的人。屈能伸道：「是甚麼人？」

「小子，你本來不配知道我的身份，但你的死期不遠，告訴你也無妨，千手劍宇文超就是我。」

屈能伸道：「原來是『燕京八友』到了，只你一個人成嗎？」

「小子無禮——」宇文超見小屈不用兵刃，他也不用，主動撲了上來，宇文超以千手聞名，雙掌如劍山劍陣，却逢上了兩掌如刀林刀海的小屈。即使是膂力方面，小屈也未遑稍讓。

宇文超本以爲三五招就可以把人帶走，如今玩了十來招，竟是愈打愈寒心，幾乎他的招式還未全發出來，小屈已經擋上了。

三十招一過，宇文超竟有些不支了。朱烈道：「小屈，速戰速決，要不要我幫你忙？」

「不要，再有十招，這老小子也該躺下了。」

宇文超的火大了，事實上小屈的話一點也不過份，宇文超愧忿難當，要是敗在這小子手下，「八友」的人都被他丟光了。

小屈沈喝一聲「滚開！」一招三式，兩式是「鑰匙」中的，力大無朋，詭玄莫測，宇文超唯一的感覺是進無法攻，退而不能守，一片刀山如雨砍下，如困獸大喝一聲，想來一次只攻不守的偕亡打法。

但「刷」地一聲，另一條人影自院牆那邊射了過來，而且不講甚麼身份攻向小屈。朱烈大叫「不要臉！」迎了上去。

來人竟是「八友」之一的姜化文，揹着雙筆，沈聲道：「姜某何等身份？豈能和妳這女娃動手？」捨了朱烈要撲向小屈，這工夫宇文超又被砍了一掌，跟蹌退了三步，但朱烈纏住姜化文不放。

事實上姜化文認識朱烈，不便欺負朱紹基的姪女，但又不便明說出來。可是朱烈一點也不含糊，硬往致命要害上招呼。

朱烈雖學了朱紹基的三絕招，可惜她心情惡劣，未能領會貫通，只得其三四成的威力，所以只能勉強和姜化文打個平手。

宇文超可慘哩，小屈越戰越勇，步步進逼，自知無法再支持二十招，他感到一陣悲哀，世上的確有些事是比死更可怕的。就在這時，一聲獰笑，牆頭又落下一人，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不顧身份，也不打招呼就向小屈撲上來。

此人自然也是「八友」之一，昔年的八友死的死，傷的傷，失踪的失踪，又補充了幾個，這人叫齊劍宏，是天山派的翹楚，揹着沈重的降魔杵。

此人一出手，小屈抖擻精神，傻小子睡涼炕，居然不退不避，硬架硬接，接了他兩掌，被震退一步。

因爲此人綽號「大力伽藍」，那降魔杵有九十多斤重，小屈沒有被他兩掌砸飛，不由大爲驚異，在武林高手當中，能接下他七成兩掌內力的人已不多見。

小屈雖然攻少守多，以一對二，且都是「八友」中人物，這些人不能不納悶，這小子是誰的門下？他是怎麼練的？朱烈那邊的姜化文，氣得連連低吼，下煞手吧說不過去，即使想叫她吃點苦頭也不是馬上可以如願的。

但不久又來了一個，却是一樣德行，來了就打，這人正是「八友」之一的阮哲，腰上插着點穴鏃。

無論如何，以一對三就是玩命都不成，小屈左招右架，不到半盞茶工夫，挨了三四掌，還被踢倒一次。宇文超道：「小子，倒了就認了！還爬起來幹甚麼？你就是有通天之能今夜能逃得了嗎？」

小屈道：「倒了再爬起來，總比三個『八友』中人合戰一個後輩光明些——」「蓬」地一聲，阮哲一脚踢在他的腰上，小屈摔倒滚出三四步，三個高手，向上疾撲。

「嘿……」一陣冷森的低笑來自映壁之上，道：「丟人！小子，接着……」

三大高手突然止步，回頭望去，映壁上站着一個身披黑色斗篷的蒙面人，丟出一柄窄長的刀，小屈躍起一把接住。

一刀在手，如虎添翼，自感內力和招式都得心應手，爲所欲爲，主動的攻向三大高手，而此刻，和小朱苦戰的姜化文也停下來打量映壁上的怪客。

沒有人知道此人是誰，就連小屈也不知道。

三大高手只感小屈的刀勢逼人，不亮兵刃就可能狼狽不堪，儘管以三人之力合擊，不亮兵刃也能取勝的，却不知要多少招才能辦到。

小屈力戰三人，自然仍是險象環生，尤其阮哲的點穴鏃詭詐百出，齊劍宏的降魔杵威猛無儔，宇文超的劍却又輕靈無比。小屈以一柄普通的窄刀接下三人全力攻擊的十五招，已經是武林盛事了。

這怪客本也無意要他取勝，可能是給三大高手點顏色看看，在小屈用刀之下，三人聯手又如何？這是一種揶揄和羞辱。

就在三大高手全力一搏，準備先把小屈打倒時，「獵獵」衣袂聲乍起，穿大斗篷的蒙面怪人已飄落在三人附近，三人同時停止對小屈的攻擊而改

向此人下手。

杵如大樹巨桅山壓而下；鏃似無數青色毒蛇，俟機噬嚼；劍如矯捷游龍，閃爍着漫天鱗甲，不用問，三大高手都以他們拿手的招式全力施為。

只見此人一伸手就奪下了小屈手中的窄長怪刀，斗篷一旋，倒踩七星，正是：莫執此身云是道，須知身外還有身。學道如此，練功也是如此。此人斗篷內只有一隻右手，左臂在肘部以上斷去，僅一旋，瞬間換了九個方位，即有四九三十六個不同的攻擊角度，窄刀不疾不徐地一挑一劃一鈎，三大高手在封架急退中幾乎同聲驚呼：「菩薩刀！」

雖僅三字，多麼驚心動魄！

原來這就是「菩薩刀」。

這位穿黑色斗篷，斷了左臂的蒙面人，一招驚敵而且是「八友」中的三大高手，在武林中，這可能是空前絕後的創舉。

但是，一招驚敵，畢竟不是一招退敵，三人驚的是此人只有一臂，輕功如此之高，須知失一臂對輕功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們驚疑的是此人的刀法怪異、凌厲、玄奧而又迅疾，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招式奧妙，反應迅捷靈活，內力充沛及經驗老到的綜合，缺一就不可能造成三大高手的震撼。

小屈三年來獲益不少，尤其是王妃再傳「鑰匙」之後，功力已窺堂奧，以行家的眼光來看這種奇技，那激動和驚佩就非外行所能領會的了。

小屈幾乎想引吭狂喊，「這是王者刀法，無敵天下。」但他沒有喊，只是激動得搓手不已。

朱烈剛才乍見小屈大顯神威，本已驚奇不已，這穿斗篷的人以凌空虛渡的輕功飄下映壁，以及一招驚敵，她已經呆了。

這怪人並未能乘勝追擊，牙咬窄刀，右臂一抄，挾起小屈射向映壁。這打鬥的院子中央距映壁頂上最少也有八九丈甚至十二、三丈，僅是映壁本身高度就在兩丈五六以上。

就在此人左足堪堪落在映壁上時，小屈突然發出一聲驚呼，映壁後寒芒閃爍暴漲，青濛濛的劍光向怪人小腿上掃到。

須知這是在一掠十丈左右，由下而上力道用老的檔口，如果是雙臂健全，而且未挾着一個人的高手，也許並不太絕望，必要時，以刀點擊映壁頂端，藉力二次騰升未嘗不可。可是他只有一臂，還挾了個沈重的人。

也正因為如此，下面的三大高手有人已掏出了暗器要發而未發，他們認為這一劍來勢如電，除非此人能飛會遁，絕對逃不過這一劍。

就連朱烈此刻也以為這怪客凶多吉少，不能不為小屈提心吊膽，至於怪客，她對他頗有冷眼旁觀，幸災樂禍的心情。

因為這怪客沒有救她，這是因為小朱未看到怪客只有一臂。此一瞬，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視着閃電的劍芒，和下落的怪客。

也就在劍和腿，只不過尺許左右時，忽見怪客的黑色大斗篷突然張開，其大如碾盤，其平如鐵板，如碩大無比的雙翼，無風而上下鼓動。

像下落的猛鷲巨隼，煽動雙翼使下落趨緩。

這是內功已達玄奧境界才能作到的罡氣，一般高手能以罡氣護身，但不能以罡氣役物。使斗篷如大鳥之翼翅，即是罡氣役物的絕技。

就在這瞬間，那一劍帶着隱隱嘯聲距脚下三四寸掃過，幾乎在此同時，怪客左足尖一著地，右脚已蹴在握劍者的右腕上，長劍脫手，人也翻下映壁。

下面三大高手中居然有人忘情地叫了一聲「好！」就在這時，怪客失去了踪跡。

原來在映壁上用劍施襲的人也是蒙面，翻下之後，在月亮門外向三大高手打個手勢就走了，顯然此人不願朱烈聽出他的口音。

其實朱烈的眼很尖，她以為這蒙面人就是那個高大方臉的人，也就是北六省舵主呂殿英，大致沒錯。

這足以証明，這呂殿英和他的叔叔，都和滿人有牽連。千手劍宇文超尷尬地道：「二位，追是不追？」

阮哲道：「當然要追，近來咱們出師不利，幾次都是數人聯手，但結果……」

齊劍宏道：「阮兄，先別氣餒，吾人雖是『八友』一份子，但人外有人，比咱們高明的太多了，就以這怪客來說，剛才來往於映壁之上所施展的輕功，即凌空虛渡，避過那一劍的役物罡氣，相信咱們八友之中包括老大在內也未必辦得到，依我看，也別追了。」

阮哲道：「照齊兄之意，以後遇上這個怪客，只有避道而行，認了？」

齊劍宏道：「阮兄別誤會，小弟剛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對不對？」

「不錯。」

「怪客身手了得，這世上是否也有比他更高明之人？」

宇文超超道：「就連王妃那欽犯，看來也未必是此人的敵手。各位想想看，此人會是誰，武林中有這號人物嗎？」

齊劍宏道：「先不必研究此人是誰，齊某以為，要找個能對付這怪客的人並不難。問題是肯不肯為咱們的主子效力？」

阮哲道：「是何方神聖？」

齊劍宏作了幾個手勢，宇文超和阮哲同聲道：「他？」

齊劍宏道：「這是齊某所知道能對付此人的唯一人物，當然我們所知道的畢竟有限，這等絕世高手，可能還有。」

三人臨去並未帶走小朱，而朱烈仍怔在院中，四周秋蟲唧唧，螢火明滅，闃無人跡，越顯得自己的孤寂。

她奉王妃之命來通風報信，却用了點心機，希望分開小屈和琴格格，沒想到「八友」來了幾個，加上怪客的現身，一番心機白費，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 * *

而琴格格離此之後，自然沒有去柳絮泉，而是直接去了柳探花大宅。正好是王妃誘出了「還童叟」和姜化文兩人，把姜化文擊傷。

而「還童叟」和王妃的搏鬥在沒有結局之前來了一個女人，王妃沒有和她照面就走了。她並非怕她，而是厭惡，這女人正是錢如水。

「還童叟」似也不願和她多囉嗦，弄走了姜化文。其實姜化文不知道，他應該感謝錢如水才對，如她不出現，他的命運就很難說了。

是以琴格格撲了空，而柳探花宅內也無打鬥現象，只好到柳絮泉去了。沒有多久，她等到了王妃，王妃一問之下，琴格格說了朱烈去報信的一切。

王妃喟然道：「朱烈這女孩子愛用心計，在這緊要情況之下也還這麼私心自用，琴兒，娘說過，人一動情，所作皆非，可千萬要小心啊！」

琴格格道：「娘，朱烈有甚麼不是之處嗎？」

王妃道：「她先通知妳到這兒相見，却說屈能伸已先來了，其實那時她還未通知能伸，妳走了之後她再去找能伸，大概是希望和他在一起吧！」

琴格格立即色變，道：「她們在一起？現在何處？」

王妃道：「他們現在也不在一起。」

琴格格道：「能伸呢？會不會已遇上『八友』中的人了？」

「遇是遇上了！能伸應付得很好，當三個『八友』高手對付他一人時……」

「三個？」

「妳先別急，事情並不如妳想得那麼壞，在那危急時刻，來了一個怪客……」王妃說了當時情形。原來王妃是在怪客到了不久才到，而隱在「跨院」屋脊上窺伺的。

「娘，這怪客不是神乎其技了嗎？」

王妃微微點頭，似在凝思。

「娘，此人是『菩薩刀』嗎？」

王妃不出聲，良久才道：「娘也不知道，『菩薩刀』似乎無人見過，武林中人只要見到高超的刀法，幾乎都會聯想到『菩薩刀』上去。」

「這麼說，根本就沒有個『醉菩薩』了？」

王妃搖搖頭，道：「有。」

「娘，妳剛說過無人見過『菩薩刀』，怎知有這麼個絕世高手呢？」

王妃道：「琴兒，有些事目前對妳說妳也不懂，不知道那怪客帶走能伸是善意還是另有企圖？」

琴格格道：「怪客不是臨危援手嗎？」

「乍看是臨危援手，誰知道其用心何在？」

「娘有沒有追踪？」

「有，娘起步遲了些，加上他在映壁上，娘在跨院正屋脊後，相距十五丈以上，況且此人的輕功了得，居然會凌空虛渡……」

琴格格焦急地道：「娘，我們要找都不知往那個方向對不？」

「不錯，不過他知道我們會在此等候，咱們在此等他一夜。如明晨不來，就北上到北京陶然亭去等他，他必會去的。另外咱們折回北京，娘還有事待辦。」

「娘，萬一能伸稍遲些來此撲空，而未想到咱們會折返北京呢？」

「那要看朱烈是不是忠實地把信帶到了？」

「娘，我們可否等到明天正午？我相信那怪客如不是敵人，能伸一定會儘快趕來相見的，除非朱烈根本沒說出我們在此等候的話。」

王妃道：「朱烈的心地還不至於那麼壞吧？要不，琴兒妳在此等候，娘再到柳探花府去探一下，如找到朱烈，順便問問她有沒有照我的話帶到？」

王妃去了一趟，只見鐵貝子焦灼地等人，卻不見「還童叟」、朱烈以及「八友」中其他高手。

原來他們三人到澡堂子去泡上了，而「還童叟」却在找人。小朱明知王妃母女在柳絮泉，却不敢去，因為她說過謊，竟在街上徘徊。

因而王妃白跑了一趟。

* * *

至於那怪客挾着小屈疾掠，竄房越脊，風聲「呼呼」，他連問數聲：「前輩救命大恩，身同再造，可否告知大名？」

怪客沒有回答一句話，到了郊外林中，把他放下就走，沒有打個手勢，更未說聲「後會有期」，只以冷電似的目光睨了他一眼就不見了。

小屈呆立了很久，才出了樹林回頭走。

巧的是，進入了濟南府街道內不久，竟又遇上了朱烈。

這次重遇，使朱烈有一種緣份的企示。她以為他們二人是有緣的，也許是不算太晚的。小屈萬分高興，執着她的手道：「朱烈，眞巧！咱們又遇上了。」

朱烈道：「是啊！你要去哪裡？你不是被那怪客救走了？」

「我被那位怪客前輩救走，在郊外林中放下，一句話沒說就走了！」

「始終沒說一句話？」

「是啊！在路上我問他的高姓大名他也不回答。」

朱烈道：「可是在那王妃住處，怪客却說過『丟人！小子，接着！』六個字，也聽不出是那一省的口音，却相信已在中年以上了！」

小屈道：「我想琴格格和王妃已經到達柳絮泉了，我們去看看。」

朱烈道：「我剛從那兒來的，未見到王妃母女。」

小屈道：「糟了！也許王妃被『八友』纏住，琴格格也一起被俘了……」

朱烈道：「我的看法不然，王妃叫我去通知你們時，信心十足的樣子，而且說過她不會和他們硬碰，會抽冷子打倒他們一兩個，我以爲她們母女已折回北京了。」

小屈道：「會是那樣嗎？」

「八成。王妃說過，如失散，三月後在北京西山陶然亭上見。所謂失散，自然也包括你在內。」

小屈道：「萬一王妃和琴格格還在濟南到處找我那就糟了！」

朱烈道：「我想不會，王妃母女只要未和你連絡上，就會回北京去在預定地點相見，她們在北京一定還有很多待辦的大事。」

小屈道：「這也可能，就像我一樣，一找不到她們，立刻就決定去北京，想她們母女必然也是心同此理。朱烈，妳……」

「小屈，你如果不嫌我……咱們一道……」

「我怎麼會嫌妳呢？我說過，不論妳發生了甚麼事，我對妳永遠不變。」

朱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道：「小屈，我要交給你的那與生俱來的東西，已經被一個賊偷去了……」

小朱淚光流轉。

「朱烈，我雖然重視它，但在不可抗拒的情況下失去，就無損妳的貞烈，朱烈，我心目中的妳還是和以前一樣。」

兩人商量一下，決定仍回原住處，王妃母女還沒有回來，也未見敵方的人來騷擾，小屈收拾了自己的行李，還爲小朱弄了一套男人衣服，趁夜離開了濟南。

這當然是朱烈的督促。

小朱以爲，反正她已對小屈說了謊，將來必然拆穿，那也是將來的事，得過且過，能和小屈多厮混幾天都是好的。

天才朦朦亮，兩人已來到渡口，這兒是個擺渡渡頭，有幾艘大舢舨輪流載客過黃河。

由於太早，客人只有七八人，船家希望足三十人再開船，其中有位三十來歲的華服漢子，道：「船家，開船吧！不足之數，由在下補上。」

船老大陪笑道：「貴客，這怎麼好意思？就算你老有急事，一兩個缺額尚可，二十一、二個缺額要六兩多銀子，這……這使不得，使不得的……」

那客人往後艄丟出一錠銀子，大約是十兩的，道：「船老大，你說對啦，在下確有急事，午時前要趕到濟陽。」

船老大道：「貴客，這兒距濟陽差不多百里，擺渡過河也要大半個時辰，貴客，過了河你只有三個多時辰能到達濟陽嗎？」

那華服漢子道：「這個……當然，過了河，在下可以借到好的馬匹。」

於是馬上就開了船。

這擺渡可不是一般的小划子，坐十個八個人就很擁擠了。過黃河可不成，船長四丈六七，寬約一丈二三，順風時可以豎桅揚帆，還有兩個艙房哩。

這七八個客人本是鄉下作小生意的，但除了兩小，還有一位較爲特殊，此人拿了個布招，上書「鐵口直斷」四個大字，下有些小字，爲：陰陽宅、八字、占卦、算命、拆字、收驚兼治疑難雜症等。

這前艙能坐七八人，「鐵口直斷」過江似也不忘本行，把活動小桌支起來招攬生意，那華服漢子坐在卜者對面道：「在下就作你第一個上門的顧客吧！貴姓。」

卜者打量這華服人，道：「在下鐵博古。」

「好個博古通今，鐵先生對易卜知道多少？」

鐵博古黯然道：「在下恕難回答，就連有大成就的古人如：素天罡，羅育吾、張神峯、徐子平、謝石，及劉伯溫等等，也不過是各有各的專長，還不敢說全能全知。像他們的『神峯通考』『瓊璣三盤賦』『淵海子平』及『滴天髓』等等，雖然深究哲理，畢竟不能包羅萬有，對不！」

華服人道：「鐵先生忒謙，你的淵博已不讓古人了，反正渡河須一個時辰，閒着也是無聊，在下想拆個字，看看未來事業休咎如何？」

鐵博古漠然道：「三兩。」

本來這價錢太貴了些，這華服人也許要表示他的富有，立即付了三兩，面不改色。鐵博古道：「大名？」

「在下史進一。」

「請寫個字吧！」

史進一不假思考地寫了他的名字，也就是個「一」字。

鐵博古略一皺眉，道：「史爺，小可不作這檔生意。」說着推出了三兩銀子，本來兩小在艙外蓆篷孔中向內窺伺，以爲這卜者是個江湖騙子，那姓史的是個騷包或者秧子，擺闊誇富而已。而此人一看這個字就拒絕收費，也不測字了，不由大奇。

史進一愕然道：「先生之意在下不懂。」

鐵博古喟然道：「史爺，省了這三兩銀子吧！小可作生意有三不作，一是太窮之人不作，二是陽壽已終者不作，乃不忍收費也。」

史進一面色微變，道：「先生，君子問禍不問福，你儘管收費直說。」

鐵博古喟然道：「既然如此，在下奉送了！請收起這三兩銀子吧……」仍然推出銀子。

史進一拒收，鐵博古道：「『一』字爲『不』字起筆，乃『不祥、不起』之意。也是『死』字頭『生』字尾，史爺春秋不多，大限已至。」

史進一搖搖頭道：「這在下就不懂了。在下身體粗健，事業順遂，且將遇貴人，不久必飛黃騰達，要說在下將不久人世，這你……」

兩小互視一眼，似乎都在表示卜者的危言聳聽。

鐵博古道：「世事多變，人生無常，史爺信也好，不信也無所謂。」

史進一道：「請問在下將死於何日？」

鐵博古道：「明天是六月十八，自十一至十七這些數字中都有個『一』字，只有『八』字中接不下個『一』字，所以史爺的『大去』之日，即爲明日……」

這史進一頗能沉得住氣，道：「請問將於什麼時辰『大去』？」

鐵博古想了一下道：「十二個時辰之中，只有『卯』字中沒有個『一』，可以斷定應在『卯』時。」

史進一似已失去了那份瀟洒，木然地道：「難道寫『一』字問卜者都有此結局嗎？」

鐵博古道：「當然不是，此乃機鋒耳！因爲史爺寫這『一』字時，正好擺渡上小廝扛一木板而過，此乃『就木』之兆……」

兩小相顧愕然，不管此人是不是信口雌黃，胸中不無點墨，說的頭頭是道，絲絲入扣，不由人不信。只見這史進一楞楞地坐在那兒，其餘幾個鄉下販夫，多不識字，也聽不懂他們說了些什麼。

這時小屈低聲道：「朱烈，妳信不信？」

朱烈搖搖頭，道：「不信，你呢？」

小屈道：「不過這個姓鐵的看來有點怪怪的。」

朱烈道：「不錯，這個人絕不是個占卜餬口的江湖人。而史進一這個人，實在也不像個勘破生死的人。可是他……」

史進一楞了一會，還是把三兩銀子推了過去，鐵博古只好勉强收了，而這時那些鄉下人已有兩三人出艙打量對岸還有多遠，聊天去了。

這不是升帆行駛的，只不過非正順風，要利用帆和舵作「之」字形來回橫駛，所以有時舢舨旁傾斜得很厲害。

這工夫那鐵博古趁船身傾斜，身子和史進一極近時，低聲道：「幾個人？」

史進一低聲道：「『春風連綿妻獨睡』，拆字格……」

鐵博古想了一下似乎豁然而通，反問道：「貴方來了幾個？」

史進一低聲道：「『無尺土之封』，謎出『李陵答蘇武書』，拆字格……」

兩小正好隱隱聽到，不由同時一怔，也同時精神一振，本來他們就看出，這兩人很刺眼，絕不尋常。

就這回工夫，史進一似乎也猜中了謎底，點頭微笑，兩人各自扭頭看艙外江景就不再說話了。

兩小的文事底子都不錯，對燈謎也都極有興趣。

而鐵、史兩人所出的謎面固然頗深，怎奈前人已出過，只是兩小都記不大清楚了，小屈道：「朱烈，如果我們能猜出謎底這個字，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秘密了。」

朱烈道：「我好像見過其中一個謎，讓我猜猜……」

小屈道：「我也聽過其中一謎……」小屈忽然拉着朱烈來到靠近後艙處，道：「『春雨連綿妻獨睡』好像是在『春』字上猜，春雨連綿就沒有太陽對不？」

朱烈道：「是啊！」

小屈道：「那就去掉『春』字下的『日』字。妻獨睡是丈夫不在對不？」

朱烈道：「是啊！」

小屈道：「丈夫不在就該去掉『春』字上頭的『夫』字，那就是個『一』字了。」

朱烈大力拍了小屈的肩膊一下道：「笨球，你眞了不起！這就表示只來了一個人。」

小屈點點頭。

朱烈苦思了一會道：「我也差不多猜着了。」

小屈道：「快說。」

朱烈道：「『無尺土之封』，謎出『李陵答蘇武書』，拆字格，射一字。也是個『一』字。」

小屈道：「怎見得？」

朱烈道：「一尺爲十寸對不對？『封』字去『十寸』及『土』字，不是也只剩下個『一』字了嗎？」

小屈忘形之下，大力在朱烈的大腿上拍了一下，道：「眞有妳的……」

朱烈白他一眼道：「你是裝傻扮懵，還是眞不知道，你的手可以到處亂拍嗎？」

小屈道：「朱烈，對不起！這兩人十分神秘，咱們要不要踩踩他們的線？」

朱烈道：「當然要，雖然他們可能是邪門外道，既然遇上了就要看個究竟。」

小屈打量小朱，她垂下頭。小屈道：「小朱，妳眞的很好看。」

* * *

濟陽是個很大的縣城，靠近南關的地方有個大戶，在地方上很有點名氣，一是因爲財力雄厚，二是聽說這位閔振東閔大爺武功高强，和他來往的都是些有頭有臉，響噹噹的人物。

而鐵博古和史進一竟聯袂來到閔府。

迎接兩人的閔振東，居然是一個失明的人。

失明的人能成為武林高手嗎？這很難說，儘管閔振東並非一點也看不見，兩位客人立刻被請到中院的客齋秘室之中。

閔振東約四旬，夫人只有二十多，剛過花信年紀，長得嬌嬈動人，由她親自動手獻茶，招待客人。

夫人退出後，閔振東道：「哪一位是北邊的？」

鐵博古道：「在下鐵博古。」

「南邊的這位……」

「小可史進一。」

閔振東道：「二位的任務請即交接，完成後閔某一盡地主之誼，聊備薄酌，請兩位賞光，如兩位能宿一夜再走，舍下有幾個庸脂俗粉，不成敬意……」

鐵、史兩人互視一眼，道：「叨擾閔爺，心實不妥……」

閔振東道：「閔某是個識時務的人，不作無謂的執着，新朝新氣象，勢如破竹，諒不久必能一統天下。而南邊的黃公，也能認清時局，作極睿智之抉擇，閔某欽佩之至。是哪一位交？那一位接？」

這時史進一站了起來，身子微微前弓，似在運氣，面孔稍紅，只見他的雙手輕撫小腹、上腹；食道而咽喉，然後「咯」地一聲，吐出一個大如龍眼的白色蠟丸，道：「密札在此，請閔爺監交……」

閔振東伸出手接住，然後用潔白手絹把蠟丸擦乾，放在鐵博古的掌中。

鐵博古捧此蠟丸，有如捧着聖旨，或者珍逾拱璧的瑰寶，往口中一送就吞了下去。

閔振東道：「任務已完成，咱們喝一杯去……」領先出了客齋，來到後院的院落之中，這兒住了三五個環肥燕瘦，都不超過二十歲的美艷少女，也是專為南北兩方面來人準備的。

鐵博古如果精通「子平之術」，不知他如此好色縱慾，是否是一大諷刺？結果他選了個名叫「綠珠」的美女。

綠珠是石崇的愛妾，後因故為石崇而殉情。這位綠珠姑娘似也不遜於古人。

史進一選了一位名叫飛燕的姑娘，瘦得却無骨感，反而十分誘人，這正是趙飛燕之所以能以瘦取勝的原因了吧！

史進一帶着飛燕姑娘去了前面的偏院，自有僕人侍候酒菜，為了使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閔振東向不陪客。

鐵博古帶着綠珠使用閔振東的浴室。

這是因為北面來的畢竟尊貴些。

閔振東這浴室與衆不同，他是個很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浴是人生一件大事，自人「呱呱」墜地就開始沐浴了，所以把這浴室佈置得十分特別。

這兒有大池小池，有床榻，甚至還有桌椅，可以邊浴邊飲酒取樂，充份做到了古人的「秉燭夜遊」雅緻。

兩小當然跟來了，也看到了一切。

他們猜到南邊的史進一可能是南明的漢奸，北邊的鐵博古可能是多爾袞的心腹。兩小自然要先以鐵博古為目標了。

鐵博古和綠珠進入浴室時，幾式精美佳餚已放在桌上，兩壺美酒，任君選擇飲用。

只不過鐵博古此刻所急需的似不是美酒佳餚，而是秀色可餐的綠珠。她是個肥瘦適中、肌膚細嫩、婀娜多姿的少女，受過訓練，特別會運用她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鐵博古已迫不及待。

進了浴室，綠珠已卸了外衣。

她的內衣不是通常一般婦女的束胸或緊身(古代婦女穿束胸是把雙峯綳緊，不使其聳起)衣，而是一種特製的。

這褻衣應該說只有上衣、露胸、袒背、下面垂到膝上一尺處，這樣，使她的胴體上的缺陷都能大致一目了然。

鐵博古頗大方，竟然無遮。

他似乎以為這麼年輕的少女，應該不會比他自己更老練。他有把握使她醉在他的成熟男人的技巧之下……

綠珠很會侍候男人，包括這種自以為很老練的鐵博古在內，佈菜、敬酒，而且美目流盼，迷死人不償命。

鐵博古的手不老實，她會半推半就地推拒，因而鐵博古的手、嘴及眼睛都在大肆忙碌不已。

小屈和朱烈伏在天窗上，小屈道：「要不要現在下手？」

朱烈道：「東西在這個半仙的肚中，若不能使他很快地就範，稍一折騰，或者這女人一呼叫來了人，就麻煩了。」

小屈道：「依妳之見呢？」

朱烈道：「這種混世半仙，一定還有進一步的舉措，到那時咱們再下手，必是舉手之勞。」

小屈道：「是什麼進一步的舉措？」

「哎呀！待會兒你不就看到了？」

的確，鐵博古不以佳餚佐酒，而是把綠珠當作了盤中珍饈，大口灌酒，大口地吸吮綠珠的胴體。

他的動作越來越有烟火氣，一點半仙的韻味也沒有了。

小屈「呸」了一聲，道：「這人好下流！」

朱烈道：「男人嘛！反正最後總不免這一套。小屈，如果得了手，而他又昏迷或死去了，你有沒有辦法在不開膛破肚之下取出蠟丸？」

小屈道：「這……這要試試看，沒有多大的把握。」

綠珠不愧為閔振東手下一員大將，把任何客人都能侍候得舒舒服服，沒有一個被她招待的客人不是盡興而歸的。

現在他坐在鐵博古的大腿上，逗得這位密使心癢難熬，猴急地抱她下池，為她寬衣。

兩小在上面居高臨下，盡收眼底，此刻浴室內巨大紅燭高燒，蠟淚流濺，燈光下美人如玉，軟玉溫香，鐵博古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下去。

鐵博古的耐力逐漸瓦解了，在池中有些醜態。

此情此景，朱烈觸目傷情，也可以說勾起了她的餘痛：不久之前，我是不是這樣在那個賊的撫弄、輕薄及猥褻之下失身的？那賊外表瀟洒，德行比這個會斯文些嗎？

池水清澈，還帶點微碧，珊瑚色的胴體有如芙蕖上的仙露，在燈光下泛射着一片晶瑩。

大凡稱得上美男或美女的，絕非僅有一個動人的面孔就夠了，即使在古時，不着重胸部挺聳，却也絕不會把一個胸部平板，甚至能看到根根肋骨的排骨美人視為絕色。她必須是完整的，各方面的，只要有肩太寬、頸太短、肌膚不勻(露骨)，上下身比例不夠，腿彎，無臀甚至於腰太扁(不圓)等，嚴格說都算是玉中之瑕，難當那個「絕」字。

綠珠呢？幾乎沒有以上的缺點。

她是閔振東為未來事業打基礎的一個尤物。

現在半仙已顯了原形，把她抱了出來，放在榻上。後面的那就是「嬌啼婉轉」的陣仗了。

小屈一時看得出神，忽然大腿上被狠狠地擰了一把，他差點尖叫出聲，道：「朱烈，妳這是幹什麼？」

「男人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好看是不是？」

小屈的臉紅了，道：「妳剛才是不是說這會兒下手？」

「對，這會兒就是絕世高手他也得認。」

「妳下去還是我下去？」

「我才不會去看兩條狗表演啦！你下去我在這兒把風。記住！不要猶豫要立下煞手。」

「我知道……」小屈自後窗進入。人在這種銷魂之下，精神早已不能集中，小屈一掌切下，鐵博古就伏在上面不動了。

綠珠大驚正要喊，小屈以為她是個為人驅使的工具，供人洩慾，實在是一個可憐虫，立刻點了她的穴道。

小屈弄下鐵博古時，這景象使他耳熱心跳。人總是血肉之軀，要說能視而不見，那可能是視覺有問題吧！

因為是人總是具有人性啊！

小屈把鐵博古仰在地上，運功於掌上正要向他腹上按去，忽見天窗上落下一個人，竟是朱烈。

「朱烈，妳怎麼不在上面把風？」

「小屈，閔振東來了，還有他的老婆，看他們神秘的樣子，似乎要來窺浴。」

其實不是，而是來暗中觀察這些尤物在對付兩邊來的客人時有沒有「怠工」現象，以及客人是否感到十分滿意，以便在客人心滿意足之餘，套取一些內幕，以作為今後鑽營的參考。她的目力僅是略差而已。

「來了怎麼辦？把他弄走。」

「來不及了！況且，咱們還要在姓史的身上套取口供，看看他是南明何人的特使？受何人指使？現在只有冒充他們，快！把他們弄到床下。」

兩人一齊動手，把兩頭裸羊塞到床下。

小屈道：「然後呢？」

「把衣服脫了下池抱在一起，記住！面孔別瞧向天窗、門及後窗，要摟得緊，快！」

小屈似乎沒有反對的理由，這兩人在此交換密函，以蠟丸吞入腹中，可見其機密及重要了。

如能弄清史進一交給鐵博古是什麼秘密，而史進一又是何人部下，及時除奸，南明也許還不至於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了。

另一方面，他對朱烈這份情感是不會變的，自她失身於鐵貝子，小屈就以為一切都完了，即使他表示不在乎她的那次不幸，以朱烈的個性也不會再接納他的。

所以小屈以為，這是一次改善他們之間那點彆扭勁兒的適當時機。他自然願意，却也心頭「卜卜」狂跳不已。

他們的動作夠快，把衣服藏起下池摟在一起。

朱烈是什麼心態呢？

她固然志在獲取這最大機密，另一方面，却也不甘把小屈拱手讓人，她見過綠珠的胴體。過去暗中也偷看過琴格格沐浴，她有把握，自己的胴體不輸於她們兩人。

儘管有時她告訴自己，條件再好，她已失去了資格，但要她制服自己是很難的，待人難寬，律己不嚴，這是人的通病。

總之，她正在歧路上徬徨。

小屈緊緊地摟着她，身心俱顫，這和在那大廚房內漆黑一片，自己的手被人抓住去摸的感受是不同的。

現在知道，那是朱烈，因為她沒有個叫朱麗葉的妹妹，她那麼做也許是為了鼓勵他求生存的勇氣吧！

現在他摟着她，不必去摸，那豐隆挺聳的雙峯緊緊地壓在他的胸前，那是實實在在的觸碰。

水是溫的，人體是熱的，兩顆心在狂跳，在雙方耳膜上造成了奔雷似的巨響，小屈突然體會到鐵博古剛才為什麼那麼狂熱？那麼忘形的原因

了。他們的大半身體在水中，交頸貼面，還在耳語，朱烈道：「猜想閔振東夫婦還在偷看，我們要使他們相信綠珠盡了職，而你也認爲綠珠是實至名歸的。」

小屈道：「我該怎麼辦？」

「爲了不露出馬脚來，你輕狂點我可以原諒你。」

這句話對小屈幾乎有百無禁忌的意義，他的手有點模仿鐵半仙的趨勢。所謂「兩情相悅，又豈在朝朝暮暮」的說法，此刻看來簡直是高調。

「小屈，鐵半仙是個假半仙，記住！要配合他的身份……」

怎麼個配合法？此刻總不能把她抱到榻上吧？否則那就現了原形，被偷窺者認出面貌來了。

很久很久之後，朱烈掙開，揚手欲摑，小屈道：「朱烈，妳怎麼啦？」

「小屈，你對這種事一學就會。」

「是妳要我儘量放手表演的嘛！」

「可是你那一手……」

「那一手？」

「就是那一手，哼！和鐵博古一樣地下流。」

「朱烈，如不逼眞點，萬一被看破，咱們赤身裸體怎麼辦？朱烈，我喜歡妳倒不是僅僅喜歡妳的身體呀！」

「算了！饒你這一次。」

「他們走了？」

「當然，我們快點穿上衣服弄出蠟丸。」朱烈道：「你那一掌砍下，他還活着嗎？」

「不能讓他活着對不？」

「不錯，要不，不久前他要是醒了就完哩！」

他們匆匆穿好衣服把鐵博古拖出來，小屈以深湛的內力運於掌上，在他腹部往上緩緩推動，直到喉部，「卜」地一聲，蠟丸射了出來。

朱烈收起蠟丸，和小屈出了浴室，逕奔史進一的宿處，只見飛燕姑娘睡得正濃，史進一却不見了。

史進一如果入厠了，他必然穿了鞋子去，但一雙鞋子還在炕前，兩人找了一下，決定暫時放棄。

兩人出了閔振東的大宅，不過是二更尾時辰，有少數店家還沒關門，但他們找了個絕了戶的張姓祠堂，這兒久已無人管理，門窗破敗，內外院蔓草叢生。

二人在外院通往內院的石階上一坐，朱烈道：「小屈，取火摺子照個亮兒，咱們看看這蠟丸中到底是什麼國家機密？」

小屈打着了火，燃了火摺子，朱烈已弄破了蠟丸，裏面有三層油紙，最後是一個紙團，攤開一看，兩小不由一怔。

這極窄的小紙條上竟是這樣寫着：當你看到此條時，死期已至。

小屈道：「朱烈，這是怎麼回事兒，難道咱們上了當？」

朱烈喃喃地道：「八成，身爲清廷及南明內奸的橋樑，此人沒有兩套鬼劃符成嗎？不過有點邪門，這蠟丸如是假的，眞的在何人身上？史進一何處去了？」

小屈道：「會不會根本就是假的。比如說史進一不是南邊而是北邊的，鐵博古不是北邊而是南邊的。交換時本是由南邊來的史進一吐出蠟丸交北邊來的鐵博古，使暗中覬覦者上當，實際上，鐵博古已把眞的交給了史進一，而史進一連夜離去了。」

朱烈望着小屈道：「小屈，笨球加在你頭上眞不公平，想不到你還很聰明呢！你猜得可能八九不離十兒！」

小屈一高興，又把朱烈抱住，就在此時，身後內院中傳來了冷蔑的陰笑，道：「聰明是聰明，猜也猜到了個八九成，只不過小聰明往往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嘿……」

兩小向前竄出一丈回頭一看，竟是閔振東和他的年輕妻子，閔振東還是那身打扮，未換緊身衣服，他的年輕貌美的妻子却穿得十分俐落，還握一對匕首。

朱烈道：「閔大俠是何時發現我們的？」

閔振東道：「在浴室內冒充之時。」

「了不起！」

閔振東道：「了不起實在談不上，而是你們兩個小崽子太幼稚了，你們不知道綠珠擅房中術，是個中高手。」

朱烈道：「什麼是『房中術』？」

小屈扯了她一下，但閔振東道：「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救治諸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益壽，黃帝御一千二百女而白日飛昇……」

小屈冷笑道：「你少在這兒胡扯，『葛洪傳』只說：俗人只知黃帝御一千二百女而成道，而不知黃帝在荊山之下，鼎湖上之飛，九成乃乘龍飛天……」

閔振東微愕道：「小崽子，你懂得還不少哩！」

小屈道：「然而，『博物誌』中却說『黃帝崩』，而不是飛昇，所謂房中採戰之術都是左道旁門。」

閔振東本想向兩小炫耀他的淵博，事實上他的老婆才是行家，以前是一道姑，擅「栽接」、「採戰」之術，採陽補陰，或採陽壯陽。至於「栽接」，乃是指「老幹接新枝」之法，總之，這些統稱爲「房中術」，結果反被小屈難倒。

事實如此，史有明文「黃帝薨」而非「白日飛昇」。

閔妻道：「不必巧辯，你們兩個小崽子是甚麼來路？」

朱烈道：「妳猜！」輕輕捏了小屈一下。

閔妻皺眉道：「看你們一男一女兩個毛孩子，又在浴室內擁抱溫存，人小鬼大，你們是……」

朱烈道：「我是南邊來的。」

閔妻微怔道：「他呢？」

朱烈道：「他來自北邊。」

閔振東愣了一下冷笑道：「如今南、北雙方最上面並無來往，只是下面私通，你們如果眞是兩邊的人，怎麼會在一起？」

朱烈道：「你知道甚麼？由於雙方交接機密文件，常有洩密情況發生，經雙方研究，在你這兒洩露的可能性最大，因而雙方各派代表一人，前來查訪。」

閔振東冷笑道：「就憑你們這兩個小崽子？」

「小崽子不也弄死了鐵博古？」

「哈……」閔振東笑道：「你們能弄死鐵博古，我閔振東還混甚麼？鐵博古先生……。」

「來了。」鐵博古一搖三擺地自外面走進來。

兩小互視一眼。鐵博古道：「說實話，鐵某可以爲你們向閔爺討個人情，下不爲例，饒你們一次。」

朱烈眼睛一轉，道：「先報上你的眞正身份來。」

鐵博古道：「鐵某的身份，閔爺諒必已對二位說過了，史爺才是北邊來的，他此刻已在百里以外了。」

兩小以爲此話可信，朱烈道：「既然如此，告訴你們也無妨，我們是『八大錘』及『處決班』中的人。」

「好好。」閔振東道：「只要你能說出『八大錘』中三五個人物或『處決班』幾個人以及其所司職責，就算你們是眞的好了。」

朱烈哂然道：「居然考起咱們來了！好吧！孫郁，也就是面如重棗那個是『八大錘』中人物吧？趙平是吧？還有個章振，對不對？」

閔、鐵兩人互視一眼，朱烈道：「說多了有洩密之嫌，『火神』李笠即爲處決班中人物之一，此班專司追殺叛逆及違紀之人員，沒錯吧？」

閔振東等三人交換了個莫測高深的表情，朱烈又神秘地道：「既然如此，我倆只好向上面覆命了！」抱拳和小屈轉身就走。

鐵博古道：「兩位小友不必如此匆忙，既然到了濟陽，終不能不讓閔爺一盡地主之誼吧？請！」

小屈道：「在下還有事待辦，以後再來貴地必然造訪叨擾。」兩小才走出三四步，衣袂破風，閔妻淩空落下，迎面攔住，道：「第一，處決班中最年輕的人物也在三十以上，至於『八大錘』中人物，更沒有二十以下的毛孩子，我看你們還是乖乖地跟我們回去吧！」

朱烈道：「可以，可以，只要妳能辦得到。」朱烈可不管那一套，由於不知對方深淺，自己這邊又少了一個人，還是先下手爲强。

一出手就是最早的那一招半。目前施出，威力又自不同，閔妻研究「房中術」，在武功方面實在還不入流，再加上她過於輕敵，正好就在一招半上被砸了出去。

由於砸中了胸部，她還慘嘷了一聲，倒地半天沒有爬起來，鐵博古奔上去道：「嫂夫人傷得不重吧？」

閔妻切齒道：「好……毒的小賊……快把他……他們拿下……」

「當然，嫂夫人，他們跑不了的。」

這工夫閔振東噙著獰笑走近，道：「閔某一直沒有輕估你們，說，你們到底是甚麼身份？」

朱烈道：「對你們說實話你們又不信，而有些太機密的事又不便洩露，所以也只好手底下見了。」

閔振東道：「這很容易驗明正身，只要兩位出示腰牌即可。」

他們自然沒有腰牌了。朱烈道：「這樣吧，我不妨稍透露一點兒，那就是我倆此行，主要是踩探郡王妃母女的脚印，我們都是北邊的。」

閔振東道：「踩上了沒有？」

「當然踩上了，她們在濟南，還和『八友』混戰了一番哩！」

閔振東看看鐵博古，委決不下，但坐在石階上的閔妻卻道：「別信她胡扯，這個分明是女的，請問處決班及『八大錘』之中那有女人？他們旨在詐取機密，依我猜，十成十是『漢留』的走狗。」

朱烈道：「對呀！是『漢留』的人哪！」

閔妻道：「怎麼樣？我沒看走眼吧？」

朱烈冷笑道：「這本是秘密，對妳這無知的女人說了也無妨，『漢留』中有『八友』中人，而相傳『八友』中也有『漢留』的人。這妳就懂了吧？」說完拉著小屈就走。

只不過，小朱這一套管是管用，站在閔、鐵二人的立場，寧可錯抓而絕不能錯放，所以兩人一交眼色，雙雙撲上，閔振東道：「爲了至高機密，即使兩位不諒解也要請兩位在舍下盤桓數日，待查證無詐後，當鄭重向兩位道歉！」

朱烈道：「我看不必了！你們閔家不是甚麼清白人家。」

閔振東變色道：「小友何出此言？」

小屈道：「我的朋友說的也沒有甚麼不對，你老婆以媚術訓練少女，送舊迎新，那和秦樓楚館有甚麼分別？我們要是住在那兒，鄰居還以爲我們是大茶壺啦！」

閔振東儼然以地方紳士自居，沒有人敢把這些名銜加在他的頭上，不由盛怒，道：「小崽子！我看你們是誠心找死，姓閔的就算得罪你們了，一切後果責任也能一身承當。」

（未完・九）

上文提要：耿小雲戰勝老壽星，打賭賽贏了，老壽星不能不依約放行，明月宮想阻止狄明揚往東海探親的計劃失敗了。從松林裡暗中窺視的駱長青，蕭湘雲亦繼續躡踪狄明揚等一行四人，來到昌化城投宿，第二天起來，發現狄明揚等四人無故失踪，經查明是一種五更鷄鳴還魂香之類的東西，極可能是被蛇姑婆擄去，她也是明月宮同夥，於是和蕭湘雲趕去蛇谷……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鐵扦雄黃全備齊　老少兩俠闖蛇谷

蛇姑婆田七娘，自稱是長虫門第九代掌門人。凡是長虫門的掌門人，都叫蛇姑婆，所以「蛇姑婆」三個字，在江湖上一向極負盛名。

長虫門是以賣藥出名的，凡是毒蛇咬傷，只要用蛇谷的解藥，立可起死回生，還有就是各種毒瘡，無名腫毒，蛇谷的「萬應丹」，也是一敷就好，再就是明目去翳的「蛇胆丸」，風濕骨痛的「祛風酒」，和滋補珍品「龍髓丹」，都是名聞遐邇的奇效靈藥，在江湖上久享盛名。

只要是蛇姑婆監製的藥品，每年一次，行銷各地，都是由蛇姑婆的女弟子携帶藥品到各地大藥舖走一趟，立被搶購一空，但蛇姑婆却有一條禁例，除了她女弟子携帶藥品出外銷售，蛇谷之中是不准任何人進入的。

今天晨曦初升，駱長青、蕭湘雲却闖了進來，半里長的谷道，一條羊腸小徑，獨輪車木輪轉動，發出轆轆之聲。

進入蛇谷，駱長青自然特別小心，處處留神。

這一段谷道因爲寸草不生之故，看得較爲清晰，許多大石纍纍的石縫之間，有時也會探出一顆三角形的蛇頭來，有些石上，也有正在蜿蜒游行的大小蛇類，但爲數不多，她們並無傷人之意，駱長青也不去理牠們。

跟在獨輪車後面的蕭湘雲，可已經看得手心沁出冷汗來，一手緊握劍柄，一手握着幾枚喪門釘，隨時都準備出手，不，她如果沒有駱長青叮囑，只怕早就出手了。

駱長青道：「進入蛇谷，如遇毒蛇不對人發動攻擊，妳切忌先出手，如果打死了一條蛇，立即會遭到蛇羣的圍攻，所以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可出手。」

就在他們快行完谷道之際，谷中已經得到了消息，那自然是蛇去報訊的了。

只見前面路上，忽然閃出一身黑衣面貌奇醜女子冷聲喝道：「甚麼人膽敢擅闖蛇谷，是不是嫌命長了？」

駱長青雙手推着車，迎了上去，含笑道：「姑娘年紀不大，說話倒是絕得很，妳是田七娘的門下，田七娘平日教妳這樣對人說話的麼？」

黑衣醜女人不覺聽得一怔，冷冷的看了駱長青一眼，才道：「你們難道沒有看到谷口的字麼？蛇谷嚴禁外人進入。」

駱長青含笑道：「看到了，那是指沒事人，老夫有事要找令師，不進來，如何找她？」

黑衣醜女聽說他要找師父，也許是師父的熟人，否則口氣也不敢如此托大，她望着駱長青，依然冷冷的道：「家師不在谷內。」

駱長青道：「令師往那裡去了？」

黑衣醜女道：「不知道。」

駱長青道：「這就奇了，令師和老

夫約定好了，要老夫今日到蛇谷來，她怎會不在？」

黑衣醜女道：「既然你和家師約好了，家師也許會趕回來，你們到谷外去等家師好了。」

駱長青臉色一沉，哼道：「並不是老夫有求於令師，是令師再三託人帶信給老夫，要老夫助她一臂之力，老夫到了這裡，妳居然要老夫到谷外去等，這是田七娘待客之道麼？」

他是故意借題發揮。

黑衣醜女看他說得不像有假，倒也不敢開罪，依然冷聲道：「蛇谷之中，從不接待外客，這是規矩。」

駱長青道：「老夫也有規矩，姑娘不讓老夫進去，那就在這裡等她好了。」

說完，停好獨輪車，在路旁大石上坐了下來。

黑衣醜女因他是師父約來的，倒也不好再要他退出谷去。他坐了下來，她也只得守在路上。

駱長青取出一支旱煙管，裝上一筒煙，打着火石，慢慢的吸了幾口，偏頭問道：「姑娘是田七娘第幾名弟子？」

黑衣醜女道：「我是老三。」

駱長青又道：「妳師父一共有幾個門人？」

黑衣醜女道：「三個。」

駱長青點點頭，又道：「谷中除了妳們師姐妹，還有甚麼人？」

黑衣醜女忽然警覺，冷聲道：「你問這些做甚麼？」

駱長青含笑道：「老夫只是隨便和妳聊聊。」

他又吸了口煙，又道：「妳師父出去有幾天了？」

黑衣醜女道：「不知道。」

駱長青又吸了兩口煙，忽然旱煙管一指，站起身笑道：「田七娘回來了！」

黑衣醜女回頭朝谷外看去，駱長青旱煙管一下點了她穴道，朝蕭湘雲招招手道：「妳來搜搜她的懷裡，有些甚麼東西？」

蕭湘雲依言走到黑衣醜女身邊，探手入懷，摸了摸，懷中除了有一塊手帕，甚麼也沒有，這就說道：「她身上只有一塊手帕，甚麼東西都沒有。」

駱長青用旱煙管敲了她三處穴道，把她放到大石上，含笑道：「讓她在這裡休息吧，咱們進去。」

話聲甫落，突聽一個尖冷的聲音喝道：「你們不用進去了。」

隨着話聲，閃出一個面貌奇醜的女子來，方才的黑衣醜女，不過二十四五歲，這個面貌奇醜的女子，至少大了她十歲，也穿着一身黑衣。

駱長青看了她一眼，心中暗道：「此人大概是蛇姑婆的大弟子，這倒來得正好。」

一面吸着旱煙，呵呵笑道：「很好，老夫問妳，妳是田七娘門下老幾？」

他先發制人，左手提着旱煙管，無名指和小指中間，早已夾着一支鐵針，就在旱煙管一抬之際，兩指朝外輕揚，鐵針無聲無息的電射出去。

那醜女不防駱長青倚老賣老，在說話之時，會發出一支針來，等到肩頭一麻，已經被打中穴道，一個人再也動彈不得。

駱長青回頭大笑道：「妙極，田七娘三個弟子已被咱們制住兩個，這倒是出我意外的順利。」

隨着話聲，走上一步，旱煙管連點了她三處穴道。

蕭湘雲道：「制住她兩個門人，有甚麼用？」

「哈！」駱長青笑道：「用處可大着哩，第一，遇上田七娘，咱們可以拿她弟子作爲人質，一個換一個，至少可以換回兩個人來。第二，如果蛇姑婆眞的不在，她蛇谷中的毒蛇，必然不會聽她們指揮，咱們深入蛇谷，如果有人指揮來圍攻咱們，自然沒有人指揮的好，所謂蛇無頭不行，如今她三個弟子，只剩下一個了，萬一動起手來，豈不省事多了？」

接着又道：「此人可能是田七娘的大弟子，妳過來再搜搜她懷中，可有甚麼？」

蕭湘雲依言走上，伸手朝奇醜女子懷中摸去，這回她摸到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竹哨，另外一件却是尺許長的一根鐵管，一起取了出來，說道：「她身上就是這兩件東西。」

駱長青接到手裡，看了一眼，笑道：「差幸爲師先發制人，把她制住，若是讓她吹起哨子來，說不定咱們兩人此刻就落在蛇陣之中了。」

一面仔細打量着那支鐵管，只有小指粗細，頭上似乎可抽出來，這就用兩個指頭輕輕一拉，果然又拉出了一截尺許長的鐵管，管中似乎還有東西，再往外一拉，又拉出尺許長的一支鐵扦，扦端色呈深藍，似是餵過劇毒。

這鐵管本來只有尺許長，經拉出兩截之後，就有三尺來長了，鐵扦極細，也不像甚麼兵刃。

駱長青看了一回，想不出是做甚麼用的。

蕭湘雲在旁問道：「師父，這是甚麼東西？」

駱長青搖頭道：「也不像兵刃，不知道做甚麼用的。」

蕭湘雲道：「會不會是指揮蛇用的？」

這話聽得駱長青「噢」了一聲，笑道：「妳果然聰明，這鐵扦頭上淬過劇毒，很可能這種劇毒，是專門尅制毒蛇的了，很好，咱們不妨拿它試試，果眞是尅制毒蛇用的，咱們進入蛇谷，就不用怕了。」

他一手提一個，把兩個黑衣醜女放到獨輪車上，推着車往裡行去。

這下走沒幾步，前面豁然開朗，

一片起伏山崗，盡呈眼前，但見草長過人，中間一條小徑蜿蜒而去，一直通到一座小小山底下，山麓間有着數間石屋，那自然是蛇姑婆住的地方了。

就在他獨輪車推到山谷之際，草叢間悉嗦有聲，游出十幾條蛇身斑爛的毒蛇來，昂起三角蛇頭吐着紅信，這十幾條毒蛇每條差不多都有筆筒那麼粗細，長約丈餘，攔在前面，不讓前進。

蕭湘雲驚叫一聲，正待揚手發釘。駱長青低喝一聲：「慢點，且讓爲師試試。」

他依然推車前行了幾步，左手執着那支三尺長的鐵扦，朝前揚去。

說也奇怪，那十幾條毒蛇本來攔阻去路，經鐵扦一揚，本來昂起的蛇頭，忽然低了下去，不約而同朝草叢中游去，走得一條不剩。

駱長青大笑道：「早知如此，咱們昨晚不是空忙了一場嗎？來，妳跟在後面，不可出手傷牠們，牠們大概也不敢侵犯我們了。」

蕭湘雲喜道：「這東西還眞靈呢！」

駱長青推着車走在前面，如今他有了信心，把鐵扦交到右手，一手推車，一手忽左忽右的揮動着鐵扦。

這一路上草長過人，草叢中不知隱伏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毒蛇，有的蛇身比飯碗還粗，有的很細很長，兩人經過之處，大小毒蛇經鐵扦揮動，紛紛後退，但走在後面的蕭湘雲看得心驚肉跳，連脚都軟了。

設若沒有這支鐵扦，縱然有一車鐵釘、鐵針，縱然你準備了兩袋雄黃，和十幾個火葯爆竹，眞要讓蛇羣圍攻起來，依然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不被毒蛇咬死才怪！

駱長青也看得暗暗咋舌，叫了聲：「好險！」

不過一會工夫，就已到達小山脚下，這是一片平整草坪搭建了幾間石屋。

這片草坪上，却是沒有半條蛇的影子，青草綠油油的，甚是可愛。

就在此時，石屋中走出一個長髮披肩的黑衣女子，看到駱長青、蕭湘雲兩人，不覺一怔，問道：「咦，你們是甚麼人，怎麼跑到谷中來了。」

駱長青道：「姑娘可是田七娘的門下麼？」

那長髮女子出來之時，還沒有看到獨輪車上的兩個人，現在她看清楚了，大師姐、三師妹一動不動躺在車上，不由大吃一驚，脚下後退一步，刷的一聲從腰間掣出一柄烏黑的長劍，喝道：「你們是甚麼人，擅闖蛇谷，你們把大師姐、三師妹怎麼了？」

駱長青看她色厲內荏，是個沒甚麼江湖經驗的人，這就推着車一直走近石屋，含笑道：「小姑娘，不用驚慌，老夫是應田七娘之約來的，妳大師姐和三師妹對老夫出言不遜，老夫才把她們拏下，正要問問田七娘，她如何教她的徒弟，對尊長一點禮貌也沒有。」

長髮女子聽得半信半疑，問道：「我們又不認識你，你是甚麼人？」

「老夫鐵拐李長青。」

駱長春呵呵一笑，停住車子，然後從車上抽出李公拐，拄着鐵拐，說道：「妳師父可曾和妳們說過？」

長髮女子道：「沒有，妳老來找師父，但師父不在家。」

駱長青又是呵呵大笑道：「小姑娘，並不是老夫要找妳師父，是妳師父再三邀請老夫來助拳的，妳師父不是要對付一個甚麼東海釣鰲客的嗎？」

長髮女子現在有些相信了，說道：「這個我好像聽師父說過，但她老人家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駱長青心想：「看來蛇姑婆眞的不在。」

一面摸着絡腮鬍子，含笑點頭道：「那是前天之事，妳師父約老夫來這裡，她大概就會回來的了，唔，老夫就在這裡等她好了。」

長髮女子爲難的道：「這個……這個……」

駱長青道：「小姑娘，妳有甚麼爲難之處，但說無妨。」

長髮女子道：「家師不准外人入谷，但你又是家師請來的，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望望車上兩人，接着道：「你既是家師的朋友，就請你把大師姐、三師妹放了吧！」

駱長青點頭道：「老夫本待見到妳師父再放人的，好吧，老夫答應妳先放了她們。」

口中說着，一支鐵針已從掌中射出。

長髮女子雖然毫無江湖經驗，但她心思細密，對駱長青懷着戒心，看他說話之時，掌心似有一絲毫光飛射而出，急忙舉劍一格，「叮」的一聲，把飛針擊落，口中說道：「原來你是騙人的。」

脚下後退，左手迅速取出竹哨，正待朝口中吹去。

駱長青沒想她居然這般精靈，就在她後退之點，鐵拐一點，一道人影快若閃電，一下已經落到她面前，左手一探，去抓她的手腕。

長髮女子來不及吹哨，右手一振，烏黑長劍在急切之間，快捷的刺出了兩劍。

駱長青那容她出手，身子輕輕晃動，就避開了她第一劍，鐵拐「噹」的一聲，壓住了她刺出的第二劍，左手又朝她肩頭抓去。

長髮女子但覺劍上壓力奇重，想抽都抽不出來，心頭一急，再待後退，已是不及，肩頭一麻，如被五隻鐵鈎箝住了一般，痛得口中「啊」出聲來。

駱長青含笑道：「小姑娘，不用怕，老夫不會難爲妳們的，只是拿妳們三個，去換另外三個人而已！」

手起指落，也點了她的穴道。

蕭湘雲咭的笑道：「蛇姑婆名滿天下，她三個門下，原來也稀鬆得很。」

駱長青笑道：「這是爲師出手比她們快了一步，若論她的武功，全都不是弱手，如果讓她們騰出手來，只要竹哨一响，蛇羣圍攻過來，不用她們出手，咱們兩人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他邊說邊走，把獨輪車推到屋簷下，回頭吩咐道：「妳守在這裡，我進去瞧瞧。」

隨手把那支指揮蛇羣的鐵扦交給了蕭湘雲，一手拄着鐵拐，朝石屋中走去。

三間石屋，中間是堂屋，左右兩邊各有一室，左邊一間是煉葯室，也就是劊蛇之室，入門就腥臭觸鼻，右邊是儲葯室，壁架上都是大大小小的葯瓶。

駱長青心中暗道：「旣入寶山，豈可空手而返？」

目光迅疾一掠，看到一排青瓷葯瓶中間，有兩個葫蘆形的葯瓶，紅標籤上寫着：「毒龍丸」三個字，不由大喜。據江湖傳說，蛇姑婆煉製的毒龍丸，不但能解任何毒蛇、毒虫之毒，而且任何毒蛇、毒虫，聞到毒龍丸的氣味，立即退避三舍，不敢游近，這是長虫門唯一秘傳秘製的丹葯，除了給門人弟子帶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外人是買不到的。

駱長青心知和田七娘結下了樑子，除非你把她殺死，否則日後麻煩可就大了，她會像陰魂不散，不時驅使毒蛇毒虫來毒害你，這兩瓶毒龍丸，對自己自然極爲有用了，當下伸手取過，揣入懷中，一面依然注目望去，希冀葯架上再發現甚麼尅制毒蛇的葯物。

他隨着葯架，走近壁角，忽然脚下碰到了一件東西，踢得足尖隱隱生痛，低頭看去，原來是一個拳頭大大的小鐵環，心中不禁一動，忖道：「這裡地上怎麼會多了一個小鐵環來呢？莫非是地下道不成？」

他江湖經驗何等老到，心念一動，立即俯下身去，一手抓住鐵環往上拉起，一塊四方形的鐵板應手拉起，露出一個黑黝黝的地窖入口，他略爲躊躇，就舉步跨了下去。

入口下面是一道石級，約有三十來級，駱長青晃亮着火摺子，舉目望去，這地窖也有三間大小，放着的都是些研製葯材的器具，靠裡面一根石柱子，綑綁着一個雙手反綁的藍衫少年，神情萎頓，顯然吃過不少苦頭。

走過去問道：「小兄弟，你是甚麼人？」

藍衫少年怒聲道：「你管我是甚麼人？」

駱長青經火摺子一照，才發現這藍衫少年生得眉清目雋，只是嘴角間隱隱有着血漬，這就含笑道：「小兄弟，老夫並不是田七娘一黨，你別誤會了。」

走近藍衫少年身邊，用手輕輕一招，就把比拇指還粗的蔴繩一下招斷，只招了幾下，藍衫少年身上幾道蔴索紛紛墜地。

敢情藍衫少年被綑綁了很久，蔴索寸斷，他還需要活動幾下手脚，才恢復過來，朝駱長青作了一個長揖說道：「老前輩恕晚輩適才冒犯，不知老前輩名號如何稱呼？」

駱長青呵呵一笑道：「老夫也是無意之中發現這座地窖的，更是無意之中救了小兄弟，些許微勞，不足掛齒。」

他不肯說出自己姓名，只是不願讓對方把他當作救命恩人罷了。

藍衫少年深深的注視了他一眼，才抱抱拳道：「老前輩既然不欲人知，晚輩就此別過。」

他從附近一張長案上取過一柄藍穗長劍，佩到腰上，就轉身欲走。

駱長青道：「小兄弟，慢點走，出了這座石屋，谷中毒蛇何止千百，不如和老夫一同出去的好。」

藍衫少年發出清朗的笑聲，說道：「晚輩只是在毫無防範之下，被賊婆子擒來，谷中區區毒蛇，又能奈我何？」

舉步朝石級上走去。

駱長青心中暗道：「好個狂傲年輕人！」

跟着他登上石級，跨了右廂。

那藍衫少年已經走到門口，只聽蕭湘雲口中噫道：「你不是藍兄麼？怎麼會在這裡？」

原來藍衫少年正是藍飛天，他目光一抬，看到和自己招呼的是一個淡黃臉，略帶病容的少年，自己從未和他見過，不知他如何認識自己的？當時不由得一怔，問道：「兄台如何稱呼？不知如何認識在下的？」

蕭湘雲笑了笑道：「兄弟雲嘯湘，藍兄怎麼不認識了？哦，對了，我……臉上易了容，難怪藍兄認不出來了。」

藍飛天漸漸聽出她的聲音來了，失聲笑道：「原來是雲兄，哦，雲兄可知狄兄在那裡麼？」

駱長青含笑走來，說道：「原來你們竟是舊識。」

蕭湘雲道：「藍兄，這是我師父。」

一面又朝駱長青道：「他叫藍飛天，雲南藍家的人，是狄大哥的好朋友。」

藍飛天含笑道：「兄弟被田七娘擒來，囚禁在地窖之中，還是雲兄令師把我救出來的呢！」

蕭湘雲哦了一聲，說道：「方才藍兄不是問狄大哥的下落麼？我們就是找狄大哥來的。」

藍飛天吃驚道：「狄兄可是被賊蛇婆擒來了麼？」

蕭湘雲道：「藍兄怎麼知道的？」

藍飛天道：「幾天前，兄弟在一處古廟中歇脚，忽見賊蛇婆和老壽星、逢若仙三人走了進來，兄弟在必姆山曾見過他們三人，故而認識，這就躲入神龕後面，聽他們說起狄兄和一個東海釣鰲的人同行，又說狄明揚劍法精奇，就算他合三人聯手，也未必能有勝算……」

蕭湘雲問道：「後來呢？」

藍飛天道：「賊蛇婆呷呷笑了起來，她說：對付他們二人，何需正面動手？只要略施小技，就可手到擒來。老壽星急忙問她如何略施小技，賊蛇婆低低的說了幾句，因為她說得很輕，我沒有聽得清楚，那逢若仙却搖着頭說：這樣作法，未免太不光明，我知道賊蛇婆一定要暗算狄兄了！」

蕭湘雲道：「是啊！他們是用下五門的迷香，才把狄大哥三人擒來的。」

藍飛天目中流露出無比關切之色，急急問道：「狄兄他們已經落到賊蛇婆手中了麼？他……人在那裡呢？」

駱長青一直沒有說話，只是聽着二人的話，他看藍飛天聽到狄明揚被擒，眼神之中流露出無比關切，他是老江湖了，心中暗暗忖道：「朋友之間，縱然情同手足，但關切之情，也只在心裡，臉上流露出來的，應該是吃驚和着急，不會流露出眼神之間，這種神色只有女孩子才有，莫非這藍飛天是女的不成？」

不覺對她注意起來。

這一注意，藍飛天站着的人，雖然穿了寬大的長衫，但依然可以看得出身材纖細，而且無論說話、舉動，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他是個女子，心中暗暗點着頭，只是沒有說出來。

蕭湘雲道：「藍兄快說吧，你說完了，我自然會告訴你的了。」

藍飛天道：「後來他們離開古廟，我就一路跟在他們後面，老壽星和逢若仙先行離去，賊蛇婆是趕回蛇谷來的，走沒多處，她忽然閃入林中，我在遠處等了一回，還沒見她出來，忍不住也跟入林去，那知剛閃入林中，鼻中就聞到一陣異香，我聞得出來，那陣香氣之中，隱隱有一股腥味，那是用一種罕見的毒蛇煉製的。」

蕭湘雲搶着道：「那是迷魂香了，狄大哥他們也是被她用這種迷魂香迷倒的。」

藍飛天道：「等我發覺，已是遲了，這賊蛇婆已經到了背後，被她制住穴道，就這樣被她拏到這裡來，現在你可以說了，狄兄被她擒住，囚禁在那裡呢？」

蕭湘雲接着也把自己和駱長青本是暗中跟隨狄明揚三人身後來的，在昌化城裡，他們如何失踪，自己兩人才找到蛇谷來，詳細說了一遍。

藍飛天攢攢眉道：「這麼說，賊蛇婆沒有回蛇谷來了，她擒了狄兄三人，會到那裡去的呢？」

駱長青心中一動，突然想起老壽星說過，要請東海釣鰲客到北海釣鰲去，這一想，不由心頭大急，說道：「我們要趕快追上他們，才能救得出狄明揚，若是讓他們到了北海，那就難了……」

蕭湘雲道：「北海是甚麼地方？為甚麼到了北海，就救不出人了？」

「唉，妳不知道北海……」駱長青只是搖頭道：「那裡住着一位黑道前輩異人，此人和東海老神仙齊名，若是讓田七娘把東海釣鰲客、狄明揚三人送到那裡去，那就糟了……」

蕭湘雲道：「就算他北海是龍潭虎穴，我們也要去闖它一闖。」

藍飛天道：「對，咱們去鬥鬥那個自以為了不起的人！」

駱長青苦笑道：「北海這位異人，就是江湖上幾個首屈一指的大門派，也不敢去碰他一下，近三十年來，各大門派的門人弟子，有事到北方去，總是要繞道而行，生怕遇上對方的門人弟子，目空一切，一旦發生了爭執，惹出事端來，你們當他好對付的？」

蕭湘雲道：「那……怎麼辦呢？」

駱長青道：「好在這裡離北海不遠，目前唯一的辦法，只是趕快追上他們，能在半途中把四人救下來才好，不過老壽星、逢若仙和蛇姑婆這三人十分扎手，只怕憑咱們三個，也遠非他們對手，咱們最好想個辦法在暗中救人，不能和他們硬來。」

蕭湘雲急道：「咱們那就快些走吧！」

＊　＊　＊

雷公店，只是幾十戶人家的小地方，面臨一條泥巴路的邊上，有一家小商店，這是雷公店唯一的「店」了。

中午時分，這家小酒店的松棚底下，來了一大批客人，坐滿了僅有的三張板桌，這是小店有史以來客人最多的一次了。

尤其是這些客人，都是江湖武林大名鼎鼎的一方雄主，今天居然齊集到這間窮鄉僻壤的小店裡來，更覺得事出非常。

你道這是甚麼人呢？

第一個是明月宮總護法公孫襄、總巡酆濟川、仙霞嶺楓林堡司徒贊、四十八都戚祖光、豪嶺關勝百生、白雲觀矮純陽茅若清、綠鷹島主秦鎮海、蜘蛛島黑蜘蛛朱化龍、鄱陽湖水寨獨目神鷲鄧乾坤、九嶺山飛天豹佟祿山、洪澤湖禿龍洪大德、長江三十六水寨總瓢把子翻天蛟巴弼巖，另外還有幾位身份比較特殊的是諸廣山的老壽星段老彭、天台山逢若仙、蛇嶺蛇姑婆田七娘、東海釣鰲客師徒、狄明揚和耿小雲。

這一行人怎會齊集到雷公店來的呢？

這是一個武林中最大的陰謀，「正義」二字，被人利用了，使人黑白難辨，是非難分，且讓在下慢慢道來！

這是去年秋天，武當派俗家弟子羅曉天在鎮江江山第一樓上，遇上淮揚鷹爪門拳師賀笑天，兩人因姓名粗聽起來聲音相同，起了爭執，互指對方冒名招搖，終於動起手來，賀笑天被羅曉天「兩儀掌」擊中要害，回家不過兩天，便因重傷不治身死，鷹爪門心裡不服，就找上武當派理論，武當派竟然諸之不理，這件事在必姆山大會提了出來，經大會決定，會後推派代表同赴武當山評理。

評理，本來只須推派幾個代表，如今却幾乎是必姆山與會的人全體參加了，這自然是別有用心，以評理做藉口，準備一舉踏平武當山了。

這次行動是由明月宮總護法公孫襄為首。其實公孫襄也是奉命行事，這命令是老壽星段老彭帶來的，段老彭不僅帶來了北海老神仙的諭令，同時也帶來了東海釣鰲客師徒和狄明揚、耿小雲四個神智被迷失的人。

對這四個人，可使公孫先生大感為難，他知道狄明揚是康宮主的小兄弟，康宮主對他甚是愛護，也因愛屋及烏，把耿小雲當作了小妹子。

如今蛇姑婆却用「靈蛇散」把他迷失了神智，又撥到自己手下來，聽候自己差遣，這要是給康宮主知道了，責怪下來，他究是明月宮之主，自己不過是明月宮的總護法而已。

但明月宮是奉北海老神仙之命而成立的，康宮主是老神仙座下大弟子，出任明月宮宮主的，自己也是秉承老神仙之命出任總護法，輔佐宮主來的，那麼老神仙的法旨，自然不得不聽了。

大家趕到雷公店，正當中午，就在路旁的小店打尖，大家落座之後，店裡兩老夫妻巴結的端上茶來。

掌櫃的走到公孫襄面前，仔細打量了一眼，陪着笑問道：「小老兒想動問一句，這位客官可是公孫先生麼？」

公孫襄聽得一奇，點頭道：「在下正是姓公孫，不知掌櫃如何認識在下的？」

「果然是公孫先生！」掌櫃的含笑道：「小老兒並不認識公孫先生，是昨天中午，有一位客官說的，今天中午，公孫先生會來小店打尖，他還說了客官的面貌和衣着，所以小老兒一下就認出客官了。」

公孫襄聽得心中暗自忖道：「昨天中午有人和他說的，並且知道今天中午自己會來這裡打尖，那人豈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了。」

一面問道：「那客官還說了甚麼沒有？」

掌櫃的道：「他留了一封信，要小老兒轉交給公孫先生。」

轉身往屋中走去，不多一會，就拿着一封信走來，送到公孫先生面前，低聲說道：「那位客官說的，這信只有公孫先生一人可看。」

公孫襄接過信來，果見信封上寫着「書奉公孫先生親啟」幾個字，筆跡勁秀，下面並未具名。

公孫襄並未立即拆開封口，只是抬目問道：「掌櫃的，這位客官是怎樣一個人？」

掌櫃的想了想道：「這位客官很年輕，身上穿一件藍長衫，面貌十分英俊，噢，他手裡還拿着一把摺扇，瀟洒得很！」

公孫襄心頭一跳，忖道：「會是宮主？」

急忙拆開封口，抽出一張雪白的信箋，上面只有一行字，那是：「請至大洪山拜月台一晤。」

卻沒有具名，當下收起信封，一面朝着掌櫃問道：「掌櫃可知道大洪山拜月台如何走法？」

掌櫃的道：「這裡到大洪山還有三四十里路程，拜月台小老兒可從沒聽說過。」

公孫襄點點頭，心想：「宮主親自來了，要自己到拜月台去，也許是不願和其他的人見面，有機密之事要和自己商量，自然不能躭誤了。」

公孫襄等大家用過酒菜，要掌櫃去跟附近農家商量，騰出幾間民房，給大家休息，今天就在此地過夜，諸事安排妥當，就獨自朝大洪山趕去。

三四十里的路程，在他來說，不過片刻工夫，便已趕到山下，只是不知拜月台在甚麼地方，正想找個砍柴的或是打獵的問問。

忽見右首一條山徑上，走出一個身穿青布衣褲的小女孩來，那女孩不過十二三歲，梳着兩條烏油油的辮子，一張小圓臉生得白裏透紅，看模樣絕不會是山中人家的孩子。

公孫襄正在打量着她，那小女孩一雙烏溜溜的眼睛也正好在打量着公孫襄。

公孫襄連忙迎了上去，含笑道：「小姑娘，在下想請問一聲……」

小女孩展齒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不待他說下去，就搶着道：「你要問拜月台是不是？跟我來。」

轉身朝山徑就走。

公孫襄聽得好生奇怪，這小女孩怎麼會知道自己要去拜月台的？但繼而一想：「也許她是宮主派來給自己領路的了。」

這就跟着小女孩身後，朝山徑走去，一面問道：「小姑娘……」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出口，前面的小女孩已經一蹦一跳的跑得快，奔出去了一段路。

公孫襄身為明月宮護法，一身功夫，在武林中已經是數一數二的高手，眼看小女孩已經奔了出去，也就展開脚程，追了上去。

那知小女孩回頭看到公孫襄追了上去，起了童心，只顧低頭疾掠，一路連蹦帶跳，跑得比飛還快。

公孫襄看得暗暗好笑，妳是想和我比腳程了？也就提吸眞氣，一路緊追下去。

你別看小女孩一蹦一跳，她施展的竟是「縮地成寸」身法，看去不太快，但前掠之勢，竟然有如離弦之矢，一路起落，貼地低飛，任你公孫先生有數十年修爲，提氣而行，依然和她保持有五六丈遠近，休想追得上她。

這下直把公孫先生看得極爲驚奇，暗道：「這小女孩莫非是宮主的小師妹不成，只有北海老神仙，才能調教得出這等小小年紀，就有如此佳妙的輕功身法了。」

這一陣工夫，兩人一前一後，宛如流星追月般的飛奔，業已轉過幾重山頭，山徑一直盤曲而上，不多一會，已經快要登上一處高峯的山巓。

小女孩在一棵高大的松樹下，停了下來。

只見她一張蘋果小臉，已經跑得通紅，連鬢髮間也被汗水沾濕了，這一停下，胸口起伏只是喘着氣，回頭笑道：「公孫先生，你跑得眞快。」

公孫襄心中暗道：「小丫頭，妳內力總比我差得多了。」他當然不會汗流浹背，也沒有氣喘如牛，只是朝她微微一笑道：「妳這點年紀，能一直跑在在下前面，追不上妳，已經勝過在下甚多了。」

小女孩笑道：「我還是跑不過你，你沒有像我這樣喘不過氣來。」

公孫襄心中暗道：「妳要是和我一樣，少說也得練上幾十年呢！」一面問道：「拜月台……」

小女孩指指山巓，說道：「就在上面，你自己上去吧！」身形輕閃，朝樹林中投去。

公孫襄循着她所指，輕蹬巧縱，登上山巓，這裏只是一片十數丈見方的平台，有着三五棵高大松樹，和幾方天生的巨石。

一個身材頎長，身穿天藍長衫的少年負手而立，天風吹拂着他的衣衫，看到的雖然只是他的背影，但已是飄逸自然，十分瀟洒。

公孫襄心頭微微一怔，忖道：「他不是宮主！」

藍衫少年已經開口了：「公孫先生來了麼？」

口齒清朗，隨着話聲，緩緩轉過身來。

公孫襄目光一注，只見這藍衫少年臉如薄粉，唇若塗朱，雙眼清朗，有如點漆，康宮主是美男子，狄明揚是美少年，但與他相比，就要差上幾分。

他不是等閑人物，一下就已看出這藍衫少年眉宇之間，隱蘊紫氣，膚色之內，隱含寶光，分明身懷上乘武功，心頭暗暗一驚，望了他一眼，故作怔容，拱拱手道：「閣下大號如何稱呼？留柬見召，不知有何見教？」

藍衫少年朝他微微一笑，才道：「在下奉邀公孫先生來此，實有要事相商，賤名不說也罷。」

他不肯道出姓名。

公孫襄微有不悅之色，但依然含笑道：「閣下一紙素箋，未具姓名，在下就從雷公店趕來，孔老夫子說的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大概也不過如此了，趕到此地，見到了閣下，閣下連名號都不肯見告，這是對朋友之道麼？」

藍衫少年淡淡一笑道：「你我本來不是朋友，將來也不會是朋友，我請公孫先生來，談的是要事，不是談人，賤名說不說都是一樣。」

公孫襄覺得此人十分高傲，而且口氣也不善，不覺大笑一聲道：「既非朋友，那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藍衫少年神色絲毫不動，只是徐徐的說道：「你我縱非朋友，難道就不能談談眼前的事麼？」

「公孫襄道：「眼前有甚麼事？」

藍衫少年伸手朝右側一指，徐徐說道：「公孫先生請看，那坳間不是有一間白色爲牆的石屋麼？」

公孫襄明知道他邀約自己前來，必有事故，但他既不肯道姓名，却又顧左右而言他，和自己說甚麼白石爲牆的石屋，當眞有些莫測高深，他手指之處，也正是自己上來的時候，他負手所看的地方。

不覺順着他手指往下看去，果見不遠處的山坳間，有一座白石砌成的石屋，一面問道：「那座石屋，和閣下邀約在下來此，也有關連麼？」

「正是。」藍衫少年緩緩的道：「公孫先生是明月宮的總護法，月前橫掃江南，威震黃山，江湖上提起公孫先生，莫不悚然變色，此次公孫先生又統率羣雄，興問罪之師，武當、少林亦將望風披靡，所以在下不得不請公孫先生來此一談……」

公孫襄攢攢眉道：「閣下究竟要和在下談甚麼呢？」

藍衫少年道：「公孫先生在江湖上縱横捭闔，一生功過，很難下得定論，但至少平生應無大惡，但如果此次上武當，下少林，明月宮這番倘若得手，整個武林均將淪入魔道，公孫先生就成爲武林的千古罪人……」

公孫先生臉色微變，大笑道：「閣下……」

藍衫少年忽地神色一正，目中神光湛然，一擺手道：「公孫先生且等我把話說完了。」

公孫襄也是成名多年，藝高膽大，雖覺眼前這藍衫少年身懷上乘武功，絕非易與，但他在江湖上甚麼陣仗沒有見識過，豈會把一個弱冠少年放在心上，聞言點頭道：「好，閣下請畢其詞，公孫襄洗耳恭聽就是。」

藍衫少年續道：「因爲武林這場浩劫，公孫先生是第一個關鍵人物……」

「哈哈！」公孫先生洪笑道：「閣下過獎，公孫襄眞有如此重要麼？」

他這話却是自負得很，不爲良相，當爲良醫，不流芳百世，也遺臭萬年，大丈夫當如是耳！

藍衫少年接着道：「因此公孫先生在這一動盪不寧的江湖上，可以使之草木不驚，各大門派相安無事，也可以掀起一場血雨腥風，使各大門派精英盡失，道消魔長，當然江湖上，誰都希望平安無事，誰都不希望鬧得血雨腥風……」

公孫襄笑道：「原來閣下是做說客來的，希望說服在下……」

「不是。」藍衫少年神情嚴肅，徐徐說道：「那座白石爲牆的石屋，是爲公孫先生蓋的，希望你能在屋中閉門思過，修心養性，靜靜的住上三年……」

那石屋是爲自己蓋的，要自己閉門思過，住上三年？

公孫襄聽得不覺仰頭狂笑，點頭道：「很好，閣下想得果然週全得很！」

藍衫少年道：「公孫先生那是同意了？石屋中食用無缺，我已情商大洪山主，派有專人負責……」

公孫襄笑道：「這是閣下指定要在下住在這裏的了？」

藍衫少年道：「這裏一來無人驚擾，又有大洪山主負責保護，公孫先生自可放心住在這裏。」

公孫襄覺得好笑，說道：「公孫襄闖蕩江湖數十年，何以要聽一個乳臭未乾，又不肯通姓名的少年人的話呢？」

藍衫少年道：「你既然來了，自然非留不可。」

公孫襄道：「閣下準備把在下留下？」

藍衫少年道：「不然，又何用把公孫先生請來？」

公孫襄道：「閣下約了多少幫手來，何不請出來讓在下見識見識？到底是那些高人，有這樣的把握，留得下區區公孫襄？」

藍衫少年道：「在下並沒有約甚麼幫手。」

公孫襄大笑道：「閣下沒約幫手，如何留得下我？」

藍衫少年淡淡一笑道：「難道在下一個人不夠麼？」

「很好！」公孫襄點頭道：「閣下要如何留法？」

藍衫少年微哂道：「在下只須封你一個穴道，三年之後，再來替你解穴，那時去留悉聽公孫先生之便。」

公孫襄看他說得認眞，倒也有些相信，對方年紀雖輕，分明具有上乘身手，但自己豈會有如此窩囊？大笑道：「閣下，那就來試試看？」

藍衫少年目光一注，說道：「公孫先生似乎還有抗拒之意？」

公孫襄道：「難道區區就會讓你輕易點中穴道？」

藍衫少年道：「那好，公孫先生大概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那就接招了。」

話聲甫落，人已閃電欺近，抬手一指朝公孫襄點了過來。

公孫襄看他這一指出手之快，輕靈無比，簡直不知他指向何處，但高手過招，第一招就可以看出來人身手，心頭不禁大爲驚駭，口中同樣朗笑一聲，身形輕閃，避招還招，拍出一掌。

公孫襄看來不過四十許人，實則已六十出頭，積數十年修爲，功力何等深厚？右手一掌堪堪拍出，身形電旋，左手又是一掌劈了過去。

照說，掌法快了，掌力就輕，掌力重了，出手就慢，但公孫先生這兩掌不但奇快無比，掌上含蘊的內力，也極爲沉猛，掌風內勁幾乎橫掃數尺方圓，對方身法再快，也閃無可閃，避無可避！

藍衫少年却並不閃避，人如逆水游魚，從兩記掌風空隙一閃而入，又是一指，點了過來。他的身法奇妙已極，居然能從掌風縫隙中間閃入，而且一下就欺到了公孫襄的右側，尤其他點出的一指，公孫襄依然看不出他襲擊何處。

這下看得公孫襄心頭大震，憑自己的經驗閱歷，竟連對方出手路數都看不出來，急忙雙手揮動，指顧間，一口氣劈出了九掌。

這九掌可以說把他畢生功力都凝聚上了，掌勢之快，有如重嶂疊巒，排空擊到，掌上不帶絲毫風聲，但一丈周圍，都是他重壓如山的內勁，空氣被排擠出去，若有人畜留在這一丈以內，定爲之窒息。

藍衫少年還是身形閃動，逆風而進，公孫襄這九掌當然發有先後，他就在這九記掌風的縫隙而入，身法之快，雖然公孫襄掌法重重疊疊的湧去，却始終沾不到一點衣角，公孫襄第九掌堪堪出手，他已經閃到面前，一指點了過來。

公孫襄闖蕩江湖數十年，經過多少場面，也遇上過多少高手，但眞正使他膽顫心驚的，今天是第一次。

這是因爲藍衫少年不懼他裂石碎碑的掌力，他不識藍衫少年點出來的指風究竟取自己甚麼穴道？

這兩點，任何一個高手遇上了都會頭痛，他連發九掌，依然無法阻遏藍衫少年欺入，心頭既驚且怒，不見他點足作勢，一個人離地數寸，像流水般往後疾退出去。

藍衫少年口中一聲輕笑，同樣身若行雲，跟着他疾進。

兩人相距不過數尺，一退一進，身法同樣快速，滑出去一丈光景。

公孫襄突然長笑一聲，右手揮處，劃出一道扇面般的白光，原來他手上多了一柄鐵骨摺扇，扇招展開，上下翻飛，但見白光繚繞，扇面倏合倏開，着着攻守兼顧，攻勢凌厲。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齊雲飛往找偎紅，剛巧撞見伍永德欲殺偎紅滅口，雙方交手，伍永德不敵而自行了斷，齊雲飛遂帶偎紅回客棧，途中却遭人襲擊，失去偎紅踪影，找尋間却意外尋回失踪的太子，却又來了兩名建隆幫的手下，邀齊雲飛會見永青子，原來永青子欲邀他加入建隆幫，但被齊雲飛拒絕，永青子遂下令手下一湧而上對付他，却有一名黃衣老叟想與齊雲飛單獨較量……

齊雲飛後傳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鳳錯

獨力難抗逆賊　聯手方能殲敵

「韋右護法請小心，齊雲飛確非浪得虛名之輩，據說田中郎、韓鐵衣都敗在他劍下！」永青子道。

黃衣老叟恭應一聲，但任誰看過他之神情，都知道他心中不以爲然。

齊雲飛聽到永青子稱他韋右護法，心頭一動，脫口問道：「閣下莫非是『鐵爪銅臂』韋野平？」

老叟怪笑道：「想不到老夫離開武林已十五載，居然還有人知道賤名！」

齊雲飛道：「當年少林方丈一直要捉你回少林，聽說你逃往西北，還道你已埋身黃沙了……」

韋野平冷冷地道：「江湖上傳聞有誤，老夫是跑到東海的一座小島苦練武功！嘿嘿，老夫命長得很，豈有這般易死的！姓齊的，你準備，老夫要動手了！」話音未落，他人已標前，左掌突然自袖管中透出，只見他一隻手掌黑得發亮，指甲長達半尺，原來他戴了隻手套，那五塊指甲實則乃以精鐵打製，而且淬了毒藥，只須讓它刺破皮膚，便能置敵於死地。

齊雲飛知道今日之戰凶多吉少，只能求速戰速決，望能多殺幾個，是以對方一動，他亦同時出劍，劍長手短，韋野平不能得逞，手腕一翻，以「指甲」彈開劍刃，手臂隨即一直，向齊雲飛右臂抓去。

他變化不可謂不快，但齊雲飛反應同樣快速，長劍劃了半個弧圈，向他脖子削去。韋野平右手亦透出袖管，但見一隻雪白的手掌，握着一枝尺半長的銅製手掌，手掌五指微屈成爪狀，向長劍格去。只要擋開長劍，他左掌仍能抓及齊雲飛。

齊雲飛若然貪功，右臂必難逃指甲損膚之厄，若然收招後退，則韋野平隨後之絕招，將源源不絕使出，韋野平有把握在三十招內得手！

不過他實在低估了齊雲飛的實力，齊雲飛長劍一遞出，雙脚同時一錯，已換了一個方位，但劍刃仍削向其脖子！眼看銅手即將觸及長劍，忽見齊雲飛手腕一沉，劍尖垂下，改刺其腰際！

這一劍變化快速，事先又沒有先兆，韋野平意料不及，幾乎着了道兒！千鈞一髮之際，及時挪身閃開，但齊雲飛乘機發動攻勢，將對方緊緊地裹在劍網之中！

廳內的人爲劍氣所迫，都紛紛避開，幾乎貼牆而立，人人屏息靜觀，可是能將兩人每招每式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寥寥可數。永青子端坐在太師椅上，雙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兩人。邊看邊讚賞：「這齊雲飛年紀輕輕，便有此功力，也不知他是如何練出來！嘿嘿，此人既不能爲己所用，今日非將之除掉不可！韋野平未必能勝得了他！」

齊雲飛劍法變化多端且精微，往往稍改一點出手，效果便截然不同，韋野平武功武器雖然歹毒，終不如他之博大精深，氣勢迫人！

齊雲飛心頭雪亮，知道今日若要殺死對方，必須一擊即中，否則其他人必然一齊湧上來，便再無機會。不料，他稍爲分神，耳際已聞「嗤」地一聲響，左袖管已被韋野平之鐵爪抓破！

韋野平一招得手，精神大振，他在衆目睽睽之下，絕不能輸給齊雲飛，是以極力反攻！如今他表面上氣勢仍盛，實則心中甚爲後悔：「想不到這小子當眞有幾分眞材實學！剛才實不宜强出頭，該讓別人先鬥他一陣，消耗他的精力……」

後悔已來不及，戰場上瞬息萬變，韋野平是老江湖，當然知道此理，是以收起雜念，全力進擊，齊雲飛竟被其氣勢所壓，化攻爲守。

永青子及在場之人，心中均忖道：「這姓齊的劍法雖然厲害，但終究年紀較小，功力不足，看來右護法是必勝的了！」

再過四十招，齊雲飛已退了數步，直至一根大柱前，韋野平雙眼精光四射，暗道：「看你還能退否！」

他右手「銅臂」急砸而下，齊雲飛長劍連忙一格，不料，韋野平這一砸，表面上看來凶猛，實則暗藏巧勁，長劍一至，他手腕一縮一翻，以「銅臂」上之食中兩指的空隙，抓住劍刃！

說時遲，那時快，他左手之「鐵爪」已挾風望齊雲飛抓去！「鐵爪」淬了毒，齊雲飛手上長劍如何抵擋，這剎那，廳內建隆幫的人已有人喝采起來！

永青子則道：「齊雲飛，你改變初衷，加入敝幫尚來得及！」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齊雲飛長劍一絞一縮，由於劍軟，順利地脫出「銅臂」之糾纏，同時身子如魚兒一般，一轉，人已藏在柱後！

韋野平好不容易方等到此良機，豈肯放棄？是以那一爪幾乎使盡其全身之力，去勢極猛！他眼前一花，知齊雲飛已經閃開，然收勢不及，鐵爪五指全招在木柱上！

「篤」地一聲響，猛見一股陰森森的劍氣臨身，他收爪不及，只好仰頭猛縮，可是齊雲飛在柱後刺出的那一劍蓄勢而發，疾如流星曳空，韋野平反應雖快，他仍將劍尖送進其咽喉！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齊雲飛把劍尖送進韋野平的咽喉，永青子那句話方說畢，形勢已經逆轉！直至齊雲飛抽出長劍來，把劍上之血珠吹掉，廳內方發出驚呼聲。

這個結果，齊雲飛一早已在心中計劃好，一切均依其計劃進展，但饒得如此，想起適才形勢之險，後背仍禁不住升起一股寒氣！却哈哈一笑，蕭洒地道：「多謝幫主錯愛，可惜該後悔的是韋野平！」

永青子不由勃然大怒，沉聲道：「那一位肯再去教訓他的？」他要一下子殺死齊雲飛，只須下個命令，但他仍不相信齊雲飛能勝過在場所有的人，尤其他心目中已有個好人選，是故說話時，目光却落在左首那位黑袍人身上。

那黑袍人似乎亦有意出手，是以話音剛落，便見他踏前半步，道：「待屬下去會會他！」隨即轉頭望向齊雲飛。

齊雲飛道：「在下慣於使劍，閣下也可以用武器！」

黑袍人淡淡地道：「本座向來用掌！」

「此刻在貴幫之內，閣下因何還須戴面具？」

「因爲本座喜歡！」黑袍人慢慢向齊雲飛走去，身上那襲黑袍却慢慢鼓漲起來。「請齊大俠準備。」

「且慢！」齊雲飛沉聲問道：「從你的身材及聲音看來，絕非齊某之好友，可見你戴面具，只不過是防別人之眼，此處無外人，閣下又何須裝模作樣？唔，你一定是身份特殊的人！」

黑袍人冷笑一聲：「本座實不明白你死到臨頭，尚有這等雅興，難怪人人均說你好管閑事！」

永青子道：「左護法動手吧，免得夜長夢多！」

黑袍人再喝了一聲「請」才立下個門戶，齊雲飛眉頭微皺，對方已經展開攻勢，時拳時掌，時而拳掌齊施，齊雲飛亦寸步不讓，長劍尋隙抵縫，以不變應萬變，兩人鬥得甚是激烈。

司空業果然沒有看走眼，這位黑袍人的確武功高强，而且功力深厚，何況他還是以逸待勞，因此他任由齊雲飛强攻，陣脚依然甚穩，寸步不讓。

黑袍人之武功路數十分正派，而且博大，在正氣方面，遠在齊雲飛之上，齊雲飛只勝在多變兩個字，黑袍客憑一對肉掌，便可拑住齊雲飛之攻勢，使得他心頭詫異萬分：「這廝到底是什麼人？看來武功尚在梅杏兩園園主之上！此等高手，怎肯替永青子賣命？由此可見永青子的確不是尋常之輩，難怪他有非份之想！」

他稍爲分神，便讓黑袍客佔了上風，心頭一懍，連忙强攝心神，全力應付，論招式，齊雲飛仗着利劍，仍然稍爲佔優，但黑袍客內力稍勝一籌，每能在劣勢時，發出內家眞力，扳回頹勢，是以鬥了近百招，難分勝負！

廳內的人都屏息而觀，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但聞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永青子暗嘆一聲：「只道齊雲飛破了幾宗大案，乃他心智高人一籌，料不到他還有此等武功，可惜不爲我所用，否則何患不能成大事！咦，他智勇雙全，護法也未必能敵……」

那黑袍客是建隆幫之支柱，韋野平死後，倚仗更殷，實不容失，否則建隆幫三五年之內，不能東山再起。

永青子心頭擔憂，忍不住提醒他：「高手相爭，必須揚長避短，以己之長，攻敵之短，能符此理，才是眞正之高手！」

黑袍客心頭苦笑，他何嘗不知此理？只是一則齊雲飛打鬥經驗比己豐富，長劍纏得緊，使己沒有足夠時間，運足眞氣發掌！

齊雲飛笑道：「看來閣下在幫主心目中之地位極高，否則他不會出言提點你！」

黑袍客趁他說話分神，腰斜伸，脚踏子午馬，當胸擊出一拳。這一拳毫無變化，但力蘊千鈞，氣勢磅礴，齊雲飛不敢攖其鋒，連忙閃開！

黑袍客大喝一聲，猱身再上。齊雲飛心頭一動，脫口道：「大師是出家人，因何四大不空？」

黑袍客倏地一呆，齊雲飛焉敢放過機會？立即一劍直指其咽喉！總算黑袍客功力不凡，千鈞一髮之際，猛地使了一個「鐵板橋」，堪堪避過一厄！

可是他仰得急，頭上帽冠跌落地上，而齊雲飛劍氣過處，竟將其人皮面具剖開，露出一張清癯的臉龐來，看其年紀已不少。

黑袍客心知危機未過，雙脚用力一蹬，倒縱兩丈，齊雲飛得勢不饒人，抱劍撲上去！與此同時，左右兩邊竄出兩條中年大漢來，揮刀劍向齊雲飛襲去！

齊雲飛長劍過處，在黑袍客脅上添了一個血洞，却非致命傷，欺身補一劍，兩旁的刀劍已至，不由暗呼一聲可惜，迴劍將刀劍擋開！

黑袍客驚魂稍定，但見他牛山濯濯，不見一毛，近額之處尙有九點香疤，他臉上閃過一抹殺機，喝道：「你倆都退下！」

那兩名中年漢乖乖退開，齊雲飛哈哈笑道：「齊某幸無看錯人！不知大師是少林寺那一輩的弟子？」

黑袍客冷冷地道：「今日你無論如何須葬身於此，不妨告訴你，老衲乃慧心！」

齊雲飛又輕咦一聲，蓋慧字輩的少林弟子，乃與少林方丈同輩，他雖不知慧心在少林寺之地位，但肯定在少林寺衆弟子之中，武功屬表表者！

「原來是少林寺之高僧，幸會幸會！貴寺有幾位高僧，與自己都有點交情……」齊雲飛尙未說畢，慧心已展開攻勢，「就算你是方丈的親戚，今日也不會放過你！」

齊雲飛知道他是少林寺高僧，便立即收攝心神，再不敢怠慢。慧心暴露了身份，絕不能留齊雲飛，是以進行强攻！齊雲飛面對强敵，心無旁騖，以柔制剛，又再鬥了數十回合，齊雲飛反而定下神來，因爲慧心攻得急，幾番露出破綻，雖然一縱即逝，齊雲飛把握不到機會，但終還有擊倒對方之機會。

廳內觀戰之人看得脖子酸了，眼也花了，可是仍不敢大口喘氣，此刻，已不分敵我，全爲雙方精湛之武技而折服。起初采聲不絕，到後來已連一句讚詞也喊不出來，生恐一個小小的行動，對雙方都有極大的影响！連永青子也看得忘記了一切！

這刹那，永青子心中不時喊着一句話：「可惜齊雲飛不能爲我所用！」這時候，他亦自認要稍遜齊雲飛半籌！就目前之表現來說，慧心似乎稍佔點優勢，但不可忘記齊雲飛已經過連場惡鬥，而且小腿上之傷尚未痊癒，對他施展小巧功夫不無影响，持平而論，齊雲飛武功絕不在慧心之下！

慧心越鬥越奇怪：「這斯是幾歲練武的？怎地連內功亦如此深厚，更有遇强越强之能！」

對齊雲飛來說，他心中什麼也沒想過，這一仗乃自他出道以來，最淋漓酣暢的！他也不單存殺敵之心，尙有競技之志！

激鬥中，終於讓慧心找到一個機會，但見他右掌運勁，發出一股强勁之劈空掌，齊雲飛就似風中勁草一般左搖右擺，並未折斷！旁觀者却都覺得呼吸困難，心頭如壓着一塊大石般！

齊雲飛又回掌，利用身形步法，卸去掌勁，但暗中却蓄滿了勁。慧心見右掌不能佔到便宜，左掌亦緩緩推出，這一掌威力更大！

與此同時，齊雲飛雙手持劍，一劍刺出，劍尖逆風發出嘶嘶聲响！這一劍去勢更加氣勢迫人，而且快捷無比，直指慧心之右胸！

這刹那，慧心腦海中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齊雲飛那一劍必能令自己受重創，但自己那一掌却未必能取對方之命！此念一閃即逝，他出掌速度不由稍慢，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飛的長劍，忽然奇詭地轉了個方向！

明明是有去無回的雷霆一擊，劍刃居然能夠微偏稍彎，削向慧心的左臂！這一招乃齊雲飛心血來潮，臨時自創，亦是其功力所聚，當然其長劍剛中帶柔，也是功不可沒，連他自己也十分滿意！

這一劍亦令慧心魂飛魄散，電光石火之間，忙不迭收臂抽身！可是他那一掌亦是有去無回，刹那之間根本沒法收招，是以只好把左臂向左挪開，那一掌依然發了出去！

一道怪叫與一聲悶哼同時响起，齊雲飛那一劍仍在慧心手臂上添了一道血槽；而慧心那一掌却擊在一位壯漢身上，但見他張口噴出一股血箭，人即癱軟在地！

齊雲飛一劍得手，心情依然平靜如水，沒有一絲高興，長劍絕招連綿不絕，不讓對方喘一口氣！慧心陣脚未穩，只有招架之功，不斷後退。

永青子見齊雲飛臉上神光湛然，沒一絲疲態，相反慧心一襲黑袍已被

鮮血染得斑斑駁駁，心頭吃驚！他估計準確，慧心功力雖然深厚，但齊雲飛智勇雙全，打鬥經驗比少林寺之和尚自然遠勝，是故取勝的仍將是齊雲飛！再鬥下去，最後躺在地上的一定是慧心！

永青子再不猶疑，沉聲道：「今日乃本幫生死存亡關頭，爲防夜長夢多，請司馬昆仲上前，合力將齊雲飛除掉！」

司馬翔及司馬翊立即自廳外跳了進去，兩人一左一右將齊雲飛圍住，一個使左手刀，一個使右手刀，他倆心意相通，練有一套合擊之術，對付多少個敵人都是兩人上陣，因此司馬翔立道：「請左護法且退下休息！」

慧心如何肯聽？他早把齊雲飛恨之入骨，喝道：「誰要你們上來？貧僧一個人便可收拾他！」

司馬翊不由一呆，齊雲飛本來在司馬氏兄弟圍上來時，形勢已轉爲惡劣，此刻見司馬翊一呆，立即悄悄飛起一脚，靴尖蹬在司馬翊膝蓋上，痛得他單足跳後！

齊雲飛立即抱劍向他撲去！司馬翔大喝一聲：「休傷吾弟！」標前幾步，抬刀便往齊雲飛後肩砍去！

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飛倏地一個轉身，長劍如毒蛇出洞一般，直向司馬翔胸膛刺去！江湖上人人均知，司馬氏兄弟只要死去一個，另一個便不足畏，齊雲飛深明其理，有此良機豈能不殺？

司馬翔只覺眼前一花，緊接着但覺胸膛一涼，那柄刀再也沒法砍下去！齊雲飛橫蹬一脚將司馬翔踢飛！恰好慧心衝上來，冷不防司馬翔屍體飛至！此刻他已殺昏了頭，左掌一掃，將司馬翔撞開，去勢不停，仍向齊雲飛射去，但齊雲飛已換了個方向，攻向司馬翊！

這件事只在瞬息間發生，待永青子欲下令手下上前救援，司馬翊已被殺死！

永青子霍地自椅上站了起來，喝道：「都上前，亂刀將其殺死！」

廳內尚餘的二十餘人，全部掣出武器圍上去，齊雲飛喝道：「不要命的全來吧！齊某殺了兩個人已有賺，一條賤軀不足惜，看誰不怕死！」

他一句話說畢之後便不再吭一聲，事實上此刻他亦不能分神，並存心死於此處，出手全是拚命之招，雖在重重圍困之中，但仍然能殺了一個建隆幫之高手。

永青子躍上太師椅上，在他眼中，齊雲飛乃甕中之鱉，被殺只是遲早的事而已。就在此刻，他突然聽到頭頂上有個踏瓦之聲，但見他人如離弦之矢射起，雙掌向上一托，一陣嘩啦啦之聲响起，屋頂已破了一個洞，但跌下來的却不是人，只是殘磚破瓦！

與此同時，臨門外屋簷上又躍下三個人來，竟然是關笛、長春道長及藍勝朱！三人一至，便衝進大廳內廝殺。關笛呼道：「大哥莫怕，咱們來了！」

齊雲飛回頭瞥了一眼，詫聲問道：「你們怎地來了？」

關笛道：「不止咱們三個，外面還有許多人！建隆幫今日是死定了！」她自知武功稍差，不時抽空發射飛刀，一開始便有幾個人中了暗器，雖然廳內的都是建隆幫精英，但暗箭難防，使得廳內羣醜提心吊膽，不得不分神，如此一來，齊雲飛的壓力大爲減輕。

長春道長使的是一柄似鐮刀的兵器，招式怪異，不幾個照面便將一名建隆幫之堂主的右臂切了下來，接着也摸出一把鐵蒺藜來，背後傷人，又讓他得手。

齊雲飛趁亂大喝一聲，發起神威，飛起一脚，將一名建隆幫的堂主踢得口吐鮮血而亡！慧心虎吼一聲，拚命纏住齊雲飛，嘶聲叫道：「快從後面殺他！」他身上受了兩處劍傷，再經過惡鬥，一襲黑袍全是血跡，甚至恐怖。

關笛連忙奔過去，脫手發出兩柄飛刀，直取慧心後背，慧心聞得風聲，轉身發出一掌，掌風把飛刀反擊過去，飛刀失去準頭，向兩旁射去。人如大鳥般向關笛撲去。

他氣勢懾人，關笛大吃一驚，忙不迭閃開，但旁邊一位姓樂的堂主揮着短槍刺至，將其截住。關笛不由發出一道驚呼聲。

千鈞一髮之際，藍勝朱剛好撇掉對手，及時飛身躍去，攔在關笛身前，舉劍一刺，喝道：「休傷吾義妹！」

慧心喝道：「擋我者死！」他左掌運功發掌，將劍刃震開，右掌劃了半個弧圈，挾風向藍勝朱拍出！他妄用眞力，右臂血流如注，但他竟似毫無所覺般！

關笛對藍勝朱有救命之恩，是以藍勝朱拚死也得護住關笛。論眞實武功，藍勝朱當然不能與慧心比，可是慧心已受了傷，因此藍勝朱鬥起來，還不致於太吃力。

齊雲飛在關笛三人來了之後，又少了個慧心，自然輕鬆了許多，在刺斃一名敵人之後，乘機轉頭回顧，忽然發覺不見了永青子，不由大吃一驚！不過他反應快，心生一計，冷笑一聲：「諸位何必再替永青子賣命！瞧他一聲不吭，自己先溜了，幾時將諸位之生死放在心中！」

衆人一聞此言，都不由自主轉頭回顧，那裡還有永青子的踪影，心頭都不由一涼。

關笛乘機道：「瞧呀，永青子心中只有自己的霸業，那裡有你們？嘿嘿，你們想做開國功臣，這夢做得太早了！」

慧心高聲道：「幫主一定是另有佈置，你們不可聽他們妖言惑衆，否則

幫主回來之後，哼哼，大家都明白會有什麼後果！」

關笛哈哈笑道：「他窮途末路，還能佈置什麼？能夠活下去，他還會顧及你們？」這幾句話，在衆人心中多少起了作用，大家對齊雲飛便不那麼拚命。

長春道長道：「咱們還有人去找官府，不消一會便有大隊官兵殺至，屆時諸位便成甕中之鱉！」

慧心道：「咱們不拚命便無活路！官兵絕對不會放過咱們！」

「不錯，護法所說乃至理明言！」忽見永青子自屋頂破洞中躍了下來。「何況外面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建隆幫的人一見到永青子，均是精神一振，恢復鬥志，進行强攻，相反齊雲飛一見到他，心頭暗吃一驚，但聞永青子喝道：「你們讓開，待本座親自來擒齊雲飛！」

齊雲飛正欲擒賊先擒王，聞言暗喜，長笑道：「齊某也正想掂掂你的斤兩，究竟憑什麼欲得天下！」四周敵人一退開，他便向永青子撲去。

永青子使的也是長劍，招式甚爲綿實，每招均不使老，一沾即走，但一招接一招，有如長江水般。齊雲飛讚一聲好劍法，改變打法，以快制勝！

永青子武功之高，出乎齊雲飛的意料，尤其他在連場搏鬥之後，更感應付艱難，藍勝朱門受傷後的慧心，也堪堪只能鬥個平手，剩下來的尚有十多二十人，單憑長春道長和關笛兩人，肯定難以應付，此刻懷中尚有暗器還能勉强支撐，待暗器用罄，後果如何不問自知。

齊雲飛偷眼看了一下，忙道：「關家妹子，你們三個快走，此處由愚兄來收拾！」

「不，小妹絕不能讓大哥一個人留下來冒險！」關笛說得斬釘截鐵：「要走便一齊走！」

齊雲飛急道：「你們再不去討救兵，咱們四個便全都得死在這裡！」

永青子長笑道：「想逃跑？那有這般容易的事？今日咱們是不計後果，也要將你們四個全部殺死，尤其是你！」

話音說畢，忽然有人道：「那也未必！」接着門外飛進一個人來，一位建隆幫堂主見有人進來，冒失地上前攔截，却讓那人一拳擊倒！

齊雲飛轉頭見到田中郎，不由驚喜交乍，他知道田中郎絕不會無條件幫助自己。永青子見來人武功不凡，喝問道：「來者何人？快報上名來！」

田中郎看也不看他一眼，面對齊雲飛，問道：「齊兄要否小弟助拳？」

齊雲飛冷冷地道：「料田兄必有令人難以答應之條件！且說來聽聽！」

田中郎乾笑一聲，道：「也不是什麼條件，小弟只求齊兄再給我一次機會，咱們找個地方公開比試比試！」

齊雲飛料到他會提出這個條件，田中郎心胸狹窄，公開比試，若然讓他一招半招，對自己聲名有損，若將他擊敗，恐怕田中郎更受不了！

田中郎怎知道齊雲飛爲難之處，他經過三年之苦練，已有把握勝齊雲飛，是以一直想挽回當年落敗之面子。當下又道：「齊兄，貴友形勢岌岌可危，你可莫再拖延，以免遺憾終生！」

齊雲飛何嘗不急，但仍裝作淡然地道：「只怕田兄助拳，也未能解決問題！」

田中郎忽然[illegible]哨一聲，但見屋頂又跳下兩個人來。「此兩位，一個是小弟的師兄，一個是小弟的師弟，都是本門之精英，田某自忖已足以應付！」

關笛急道：「大哥，你千萬不要答應他，這種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根本不是人，小妹寧願被他們殺死，也不要他助拳！」

「田兄行爲有失光明，連小女孩都看得出來，可否稍改一下條件？」

田中郎臉上發熱，訕訕地道：「未知如何改法？」

永青子高聲道：「齊雲飛，你要人助拳，也不是英雄好漢，何況硬要拉人淌渾水，有誤朋友性命！」

齊雲飛道：「可否將公開比試改爲秘密？」

料不到田中郎一口拒絕。「不可，私下決鬥，齊兄必然不盡全力，應付了事！如此又有何意思？」

齊雲飛忙道：「齊某豈是如此草率之人？」

田中郎考慮了一下，道：「好，小弟相信你一次！師兄、師弟，咱們三人一齊上！」他師兄姓薛，單名一個信字，他師弟名楚湘南。三人同時抽出虎頭刀來，向建隆幫殺去。

三人去得正是時候，因爲此刻長春道人、關笛和藍勝朱三人都已受了傷。「五虎斷魂刀」的弟子雖不多，但能自成一門派，自有其過人之處，是以三人衝進人叢，關笛那方之形勢立即穩定下來。

永青子見形勢不利，忙道：「田中郎，令堂兄乃本幫之堂主，他乃被齊雲飛擒去的，你不助本幫，反助仇人，不怕被天下人恥笑？」

田中郎冷冷地道：「你以爲此事田某不知道？我早想處理他，只是礙於親戚份上，難以出手，齊雲飛肯代勞，田某還得感激他哩！」

永青子大怒：「那你們三個也準備葬身於此吧！」

田中郎聞聲運氣，左拳擊中一名建隆幫堂主，道：「永青子你少賣狂！齊雲飛若非已惡鬥幾場，你幾時是他對手？還想殺咱們三個？做夢！」

永青子更怒。「諸位弟兄，今日不是他們死，便是咱們亡！如今唯一的活路便是拚命！」

大廳之內血肉橫飛，兵刃碰撞聲

及慘叫聲不絕於耳，關笛更是尖聲大叫，以引外人注意。永青子急又道：「諸位加快！」

如此一來，連其他人也覺得不能再拖，都拚起命來，困獸猛鬥最爲可怕，何況建隆幫還在人數上佔優，是以轉眼間又再佔了上風。

齊雲飛被永青子壓得透不過氣來，主要是氣力消耗得太大，有點力不從心，出手也慢了，這才是最危險的！他心頭一急，突然雙脚一頓，飛上橫樑！

永青子幾乎緊隨着他躍起，齊雲飛脚尖一沾，又彈飛至另一條橫樑，永青子又飛撲過去，忽見齊雲飛左手一揚，喝道：「看飛刀！」

永青子人在半空，吃了一驚，急忙揮劍遮攔，如此一來，去勢稍慢，齊雲飛抱劍向他射去，永青子劍一擋，人却因氣盡躍了下來。

齊雲飛受對方劍上傳來之力，彈高了幾尺，他雙臂一展，橫掠四尺，劍尖刺在一根柱子上，再借力一彈，躍上另一根橫樑。

永青子在下面幾次想躍上去，都不敢貿然行事，齊雲飛這才有機會喘氣。永青子眉頭一皺，計上心頭，身子一掠，改向關笛射去！

齊雲飛大吃一驚，只好再躍落地，永青子回身再來，齊雲飛鬥了兩招，又向後彈退，接着重新躍上橫樑，永青子自另一頭躍上橫樑，哈哈笑道：「你這一招失靈了！」他邊說邊弓着身向齊雲飛奔去。

齊雲飛急速後退，永青子窮追不捨，不料剛經過破屋頂，突然上面插下一柄長劍，直指永青子後背，這一劍疾如星火，事先又無預兆，待永青子發覺加速向前已來不及！

「篤！」劍尖刺進永青子後背，他身子一歪，向下跌去，此刻他已接近齊雲飛，相差不過幾尺，齊雲飛反應極快，立即抱劍向他射去！

永青子雙脚着地，禁不住一個踉蹌，幾乎站不穩。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飛長劍已至，只見齊雲飛緊咬牙齦，手腕一旋，長劍一絞，但聞永青子悶哼一聲，右臂連劍已跌落塵埃！

齊雲飛無暇細思永青子爲何會跌落地，喝道：「牛鼻子，你料不到有此下場吧？投降可暫留你一條命！」

就在此刻，上面「颼」地一聲躍下一個黑衣漢子，人未至已呼道：「齊雲飛，劍下留人！」

「是你？」齊雲飛一怔，脫口道：「司空業，你爲何寃魂不息又來此處，與我爭功？」

司空業笑道：「齊兄幸勿誤會，若非某家，也許你已死在永青子手中！」齊雲飛這才發現永青子胯下有鮮血往地上淌！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永青子命在須臾，建隆幫上下只知他已受重傷，根本不知道爲何會如此！

齊雲飛澀聲問道：「你既然偷襲他，因何又阻攔我？」

「因爲他須由我親手解決。」

「你與他有大仇？」齊雲飛忽又啞然失笑：「莫非又有人僱你來殺他？」

「不錯！」司空業頭一昂，洋洋自得地問道：「齊兄可知是誰出重資僱某殺他的？」

齊雲飛故意淡淡地道：「此乃司空兄之秘密，司空兄又何必故意吊小弟之胃口！」

「此次可破例告訴你，僱主是錦衣衛的指揮使！」司空業道：「因此是次小弟是『師出有名』，而你只是義務而已，何不讓讓小弟？」他說話時連眼尾也不瞥永青子一眼，似乎已將永青子當作死人。

永青子臉色慘白，怪笑道：「永青子一顆頭顱就在此，任你來取，若有一聲求饒的，便不是人！只是我壯志未酬身先死，好恨呀好恨！」

司空業冷冷地道：「縱然你求饒也無濟於事，某不讓你受苦就是！」話音未落，他長劍已閃電般劈出，「噗」地一聲，永青子一顆頭顱已跳落地上！

司空業俯身抓起頭顱，道：「齊兄，咱們兩不虧欠，各不言謝，後會有期！」言畢縱身又自屋頂破洞躍上去，來去如風，不留踪跡！

齊雲飛回頭一望，廳內的人都已住了手，只剩慧心仍緊緊纏住藍勝朱。齊雲飛道：「待我來會會這禿驢！」

慧心渾身淌血，雙眼佈滿紅絲，神態極是恐怖，他虎吼一聲，踏步向前，道：「齊雲飛，你敢與貧僧對幾掌麼？」

齊雲飛暗暗運氣在體內流轉，道：「對了掌又如何？」

慧心狂笑道：「對了掌之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還有什麼如何的？」

齊雲飛的眞氣在體內轉了一個小周天，知道沒有內傷，信心頓增，將劍收了起來，道：「齊某若不答應，恐怕你死不瞑目，便與你對三掌吧！」

田中郎三師兄弟與關笛等人，將建隆幫殘餘趕到一角，中央只剩齊雲飛及慧心兩人，就在此刻，外面又趕來了一大批人，却是衛廣民和秦湘生率領錦衣衛和開封府的捕快官兵聞訊而至。

關笛不悅地對秦湘生道：「你們這些錦衣衛只懂得拿俸祿，眞要辦事又閃縮起來，等到事情將結束才出來領功，哼，不用你們了！」

藍勝朱也忍不住譏誚幾句：「瞧啊，剛才咱們幾乎全軍盡墨，又不見你們來！」

衛廣民忙道：「諸位請莫誤會，咱們也知道敵人强大，因此去調官兵……如此方可以一網打盡，免得有了漏網之魚，日後又生出事端來。還有一點，太子已找到了！」

田中郎道：「請你們都到外面去。」

秦湘生怒目而視。「你是甚麼人？」

「田中郎！『五虎斷魂刀』的掌門。」田中郎冷冷地道：「齊大俠要與少林叛僧決鬥，拳掌無眼，諸位在此不但礙手礙脚，而且齊大俠會擔心誤傷諸位，禿賊却不會留情！」

話音剛落，已聞慧心大喝一聲，向齊雲飛推出一掌，狂飆頓生，衞廣民忙道：「你們速退出去！」衆官兵見那架勢心頭已寒，聞此命令，爭先恐後由大門鑽出去。

「蓬！」兩股掌風相觸，發出一道震耳欲聾的巨響，掌風四濺，刮得衆人衣袂獵獵作响，把屋頂上之殘磚敗瓦都震了下來，衆人紛紛走避，而齊雲飛與慧心則平分秋色，各自退了一步。

齊雲飛一站定，立即再提眞氣，力貫雙臂，搶先發出第二掌。慧心拚死舉掌相迎，四隻手掌尚未相觸，掌風已先碰上，這次只發出「波」地一聲响，但兩人却同時退了好幾步，慧心硬生生立定，不料五臟一陣翻騰，一股鮮血湧了上來，禁不住張口噴出一股血箭。

齊雲飛猛吸一口氣，道：「再試一掌！」把眞氣提至九成，發出第三掌。

慧心怪叫一聲，出盡全身之力，亦發出最後一掌！奇怪這次四掌相觸却似被漆粘住般，再也分不開！但聞慧心身上發出一陣似炒栗的「畢畢剝剝」聲，身體不斷顫抖，約莫過了盞茶工夫，忽見他似爛泥一般癱倒在地。

齊雲飛輕吸一口氣，盤膝坐在地上運功，關笛和藍勝朱連忙上前爲他護法。過了兩盞茶工夫，齊雲飛方站了起來，道：「把衞廣民他們叫進來！」

關笛出去，藍勝朱道：「多謝齊大俠救命之恩，咱們不宜久留，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齊雲飛也知道他與長春道人不喜跟官兵打交道，遂道：「如此兩位先到外面等候！」兩人去後，衞廣民又帶着那批官兵進來，齊雲飛道：「此處一切請衞兄打點，齊某就此別過。」

秦湘生道：「咱們隊長司馬超也在開封，齊大俠稍候隨咱們去領功吧！」

齊雲飛哈哈笑道：「齊某若想領賞或討一官半職的，何須等到如今，謝了。」他拱拱手便走，關笛緊隨其後。

田中郎忽道：「齊兄且慢，咱們之間的賬尚未了結！」

齊雲飛笑道：「到外面再說！」衆人到了外面，見長春道人及藍勝朱在對面，齊雲飛又道：「關家妹子，你且在此稍等，愚兄有話跟田掌門談談。」

誰知街口又衝來一彪人馬，爲首那人赫然是鄭慧珠！她一見齊雲飛便問道：「齊大哥，你無恙吧？」

關笛抿嘴笑道：「姐姐不是說也要來救駕麼？怎地此時才到？」

鄭慧珠道：「愚姐到處找不到你們，剛才見到衙門裡的人才知道，擒到元兇沒有？」

關笛笑道：「早死啦！」

田中郎不耐煩地道：「齊兄，你女友成羣，到底要磨到甚麼時候？」

齊雲飛與鄭慧珠臉上齊是一熱，道：「田兄別胡說，咱們到上面說話去吧！」他長身一掠，躍上一棟平房，田中郎丢下師兄弟緊跟着他。

關笛擔心地道：「不知他倆會否打起來……大哥他體力未復，田中郎最會佔便宜的了。」

薛信與楚湘南立即攔住了他們，關笛冷笑道：「憑你兩人，攔得住麼？」

楚湘南道：「諸位若過去，相信齊大俠也不高興，因爲諸位敗了他的名頭，何况本門掌門絕不會乘人之危。」

「哼，難說得很！剛才之行爲，難道似正人君子？」薛信和楚湘南無言以對，幸好屋頂上已見齊雲飛之人影。

關笛忙問：「大哥，勝負如何？」

齊雲飛微微一笑，道：「田掌門請薛兄和楚兄到南城門找他。」薛信和楚湘南同樣擔心其掌門，二話不說便跑了。

長春道人根據齊雲飛只去兩盞茶工夫，料定他倆未曾決鬥，是以問道：「大俠與田中郎約定幾時決鬥？」

齊雲飛目注關笛，道：「此乃秘密，任何人問齊某都不會答。」

「地點你可以不說，日期該告訴小妹。」

齊雲飛道：「此亦是秘密。」

關笛噘着小嘴道：「從今日起，小妹寸步不離跟着你，看你還守得住秘密否！」齊雲飛大笑。

鄭慧珠忙道：「天黑了，請諸位到舍下晚飯，家兄料已備好酒席爲諸位慶功！」衆人經她一提，方覺腹如雷鳴，更兼疲憊之極，連齊雲飛也恨不得大吃一頓，再倒頭睡一覺，當下衆人乃隨鄭慧珠及鄭府之家丁家將去鄭家。

鄭學禮果然已備好酒菜，忙把衆人迎上首席。「諸位今晚一定要多吃一點。」

關笛問道：「鄭大哥你爲何不問結果？」

鄭學禮笑道：「你們能平安回來，還須問結果麼？」

齊雲飛走到其身邊，低聲道：「此次能找到元惡，你那紅粉佳人居功至偉。」鄭學禮一張臉登時漲紅，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來，齊雲飛又道：「不信你去問問她。」

鄭慧珠嗔道：「你倆在說甚麼話？快入席！」羣豪依次入席，鄭學禮首先離座敬酒。

鄭慧珠道：「諸位除去逆臣孽子，澤及百姓，今晚必須盡歡，小妹也要敬諸位一杯。」

在座之人都是豪飲之輩，酒到杯乾，臉不改容。鄭學禮道：「菜快涼了，請諸位動箸。」

齊雲飛道：「且慢，今日鄭家小姐亦盡了力，齊某回敬鄭小姐三杯，不醉無歸，誰也不准賴。」

鄭學禮道：「不錯，反正寒舍客房足夠容納，今夜便請在寒舍過夜，不醉不停杯。誰不喝的，須罰！」

他故意將須罰兩字語氣加强，鄭慧珠嗔道：「大哥，齊大哥有心整小妹，你不護着我，還跟他瞎起哄，看爹娘回來，我告不告狀！」

鄭學禮道：「愚兄一向公平，對你怎可例外！何况齊兄也不會虧待你！來，愚兄先敬你一杯，你不喝便得唱曲娛賓！」衆人立即哄起來，鄭慧珠紅着臉把酒乾了。

齊雲飛隨即長身敬酒。「鄭家妹子，你若不喝，愚兄贊成只須唱一段小曲。」

關笛也起哄。「小妹寧願慧珠姐姐唱曲不喝酒。」鄭慧珠沒奈何，只好再盡三杯，雙頰被酒薰紅，嬌艷欲滴，更添幾分嫵媚，齊雲飛見她不勝酒力，不再勉强，與長春道人乾杯。那牛鼻子酒量亦豪，連盡十來杯仍然雷打不動。這席酒十分豐盛，羣豪吃至二更方扶醉入客房，心想次日無事，大可以睡至日上三竿，不料天剛亮便有人拍門，家丁連忙飛報鄭學禮。

鄭學禮宿酒未消，連忙擦了一把臉出廳，却原來是開封府的蔡大人親自到訪，他微微一怔，問道：「未知大人因何駕臨寒舍？」

蔡大人行了一禮，道：「是次逆黨伏誅，聞知世兄盡了力，下官特地來致謝。」

鄭學禮淡淡地道：「此只與朝廷及百姓有關，何須大人來謝？大人何不將來意明言？」

蔡大人乾咳一聲：「下官是想見見齊壯士，以便將此案上奏聖上，煩請世兄請他出來一晤！」鄭學禮只好派人去找齊雲飛，却不料那一干人已走得乾乾淨淨。

首先離開的是齊雲飛，他一聽見拍門聲便料到幾分，因不想與官府打交道，乃悄悄離開。關笛走遲了一步，找不到他，恨得牙癢癢的。「齊大哥，我一定要找到你。」她離開長春道人和藍勝朱，向南馳去。

（全文完）

上文提要：金陵姑回憶前塵往事，似乎餘情未了，其實對這兩個鬢髮蒼白的前後情侶，只不過利用他們，希望他們互鬥俱亡，她早已愛上了金船主，計劃挾寶而去。碎心客和血影人知道上當，二人爲了求生存而將武功廢去，專心傳授武功給金雷。金陵姑和金船主準備就緒之後，金船主就來向他們下手，金雷手握寶劍，奮力應戰，暫未得手，金陵姑又來催促，船快開了，快將他們殺掉……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碎心客難推却　海明僧來求援

小藍面上蒼白，顫聲道：「金哥哥！」

碎心客怒叱道：「笨東西，攻呀！」

他脾氣暴躁浮沉，一見金雷連連倒退，登時罵將出來，一絲絲涼意湧進心底，只覺金雷白白化了他們七日心血，眼見這個笨孩子無法發揮出那七大攻招。

金雷避過對方一招之後，望着對方那撲躍的身子，一時竟不知如何出手，雖然那七招的影子在他腦海中晃閃，他却不懂得運用。

血影人也叫道：「孩子，你拿出點精神！」

金雷空有一枝削鐵如泥的寶劍，望着金船船主發楞，金船船主一見他那神情，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個呆小子！」

抖顫的劍影一閃切去，照着金雷身上刺進！

血影人把頭一轉，慘笑道：「慘了，慘了，他竟笨得像頭豬！」

金雷被血影人罵得怒火高漲，只是自己空負這兩大高手的一番心血，他見金船船主一劍刺來，不禁忖道：「我不理他的長劍，一招一招的先施出來！」

他沉聲的大吼一聲，對那切來的長劍不閃不避，抖顫起碧血劍影，依照式子施出了第一招。

這一招乍然使出，登時使金船船主嚇得躍身疾退，他只覺這一招密不透風，像是一道劍網般的罩來，無邊無際，攻勢快得使人心寒。

他楞楞地道：「這是誰教你的！」

金雷一劍逼退金船船主，雄心豪情頓時注滿心中，他紅着雙目，不待劍式用老，第二招跟着使出。

長長鬆了口氣，大叫道：「這是我大師父和二師父教的！」

金船船主知他手中一柄碧血劍無堅不摧，若讓他長劍碰上，自己的劍定毀無疑，一見到這個少年又施出一式快招，只得再次飄身移開，他身手極高，惟一時摸不清金雷的深淺，由他那不純熟的招式上，他可判斷出金雷在劍道上的修習還不夠，心中一寬，忖道：「待我看看他這套劍法的厲害！」

但那七招攻出，一招比一招厲害，金雷唯恐讓金船船主佔了先機，一口氣把那七招施完。

金船船主勉强的避過了那連環七擊之後，陡覺自己的長袍給劃開數度裂口，他心中一怒，叱道：「我宰了你！」

金雷七招使完，見金船船主沒有一點傷，心中登時發急，他僅會這七招，七招一完不知該怎麼辦，一見金船船主欲搶佔先機，腦海中疾忖道：「我就再使一遍！」

他又從頭再使第一招，果然這七招劍招厲害無比，一經使出，金船船主又留在守禦之狀，一時還沒法扳回劣勢，但他却看出金雷僅會七招，不禁大笑道：「你只會七招！」

金雷悶聲不吭的依着招式使下去，一遍、二遍、三遍、七招攻招連使五遍，金船船主見他沒有一點變化，第一招後一定是第二招，不禁被他摸出了竅門，他等金雷再使一遍之後，突然揮劍攻了出去，忖道：「如果他再使第二招，這一劍便要了他的命！」

那知當他長劍一去時，金雷突然施出了最後的第七招，這一着大出金船船主的意料，欲收劍已來不及，只聞叮地一聲，那柄長劍一斷爲二，斷劍掉在地上。

更厲害的是金雷長劍不停，突然又變了第四招，一溜劍光迎空洒出，金船船主慘呼一聲，抱着大腿滾了出去。

一縷鮮血沿着他的褲管流了下來，金船船主跳起來，抓住金陵姑喘道：「這小子好毒！」

血影人大叫道：「好呀！金小子，你還眞有一套！」

金雷則雙面通紅，長喘一口氣，道：「運氣好！」

金船船主厲吼道：「姓金的，這個仇非報不可！」

他怒聲問道：「剛剛你怎麼懂得變招，而不照着下一招使出！」

金雷冷冷地道：「我知道憑這七招還不足以殺你，故意一招一招的不變換式子使下去，使你誤以爲我不懂變化，等你相信自己的肯定後，我再不依招式變化，攻你不備！」

碎心客哈哈大笑道：「好呀，這叫做大智若愚。」

金船船主怨毒的道：「你們兩個不要得意，等我腿傷好了之後，我會再來此島，非把你們這四個東西活劈了不可！」

血影人沉聲道：「金雷，幹掉他！」

金雷一抖長劍，晃身躍去，那知金陵姑突然一個轉身拍出一股掌風，逼得金雷身子一停，她借勢抱起金船船主直往海邊奔去。

金雷揮劍追去，道：「不要跑！」

碎心客搖手道：「不要追了，那女人比他還毒！」

金雷楞楞地回來，小藍和血影人突然抱着他大笑起來，全憑這個純樸的少年，保全了他們的性命，每個人歡呼着、叫着，而金雷却沉重的低着頭。

* * *

海面上泛起道道的浪花，柔和鬆軟的沙灘上沖來無數的貝殼，此刻，那兩個少年赤着足在海邊嘻笑，拾着美麗的貝殼，編織着青春的美夢。

這對少年男女望着藍藍的海面，激起浪花，海浪如吟聲似的傳進他們的耳中，多麼美的大自然，多美的人生！

小藍的髮絲如瀑布般流瀉下來，如黑雲般烏髮，任海風吹拂，像馬尾似的搖曳，她望着遠處，腦海之中編織着自己的美夢，忖道：「古人說只羨鴛鴦不羨仙，我們這不是仙！」

當她情懷初醒，乍逢兒女之事時，兩邊粉頰不禁掠過一絲少女的羞澀，偷偷地瞄金雷一眼。

金雷面上有一絲蒼鬱的愁意，手中握着一個紫色的貝殼，輕輕的送進了小藍的手中，然後非常凝重的道：「這是紫貝殼，送給妳！」

小藍突然有一絲悲傷的感覺，把那隻小小的紫貝殼沉重的收藏了起來。她幽幽的笑了笑，道：「謝謝你，金哥哥，我會珍惜它……」

金雷長嘆道：「這裡面有你有我，有這海島，有這海浪，還有那兩個可憐的老人，但願你能永遠的記住它！」

小藍頷首道：「我永遠的留在身邊，直等你娶……」

她突然覺得那些話難以啟口，滿面羞紅的低下頭去，一顆少女的芳心在怦怦而跳，跳得相當劇烈！

金雷望着海的那一邊，長嘆道：「我懷念家！」

小藍苦笑道：「有一天我們會回去，海的那一邊便是我們的故鄉。」

金雷喃喃地道：「回去，我們必須回去！」

他腦中刹時充滿了家的影子，在海的那一邊，有美麗的家園，有他親情若海的慈母，也有他殺父的大仇人，許許多多的影像一幕幕似的掠過這少年的腦海，浮現在他的腦海裡，他是那麼盼望自己能儘快的飄海回去。

遠處，傳來血影人的低呼道：「金雷，小藍！」

金雷望望島上一片草坪上，道：「血影人叫我們！」

他們赤着雙足，手牽手的奔回去，草坪上，血影人和碎心客極凝重的盤膝坐在地上，血影人示意他倆坐下，然後雙目緊緊的垂下。

自金船船主敗北而去之後，金雷從沒見這兩個武功俱失的老人如此凝重過，他心中一楞，忖道：「難道又有强敵來了！」

血影人握了握碎心客的手，道：「大哥，還是你來說！」

這稱呼多麼的親暱，所謂滄海桑田，幾曾何時，這兩個同時愛一個女人而互相妬恨，互相拚鬥，俱以殺死對方爲快事的情敵，那裏想到僅僅數日之隔，這兩個曠世奇才，由仇變友，感情竟會如此之深，這變化着實太大！

碎心客雙目一啟，道：「好，二弟，照我們的話做！」他滿面寒霜的凝視着金雷，良久沒有說話，但眼睛裡却散發着另一種意味。

「唉！」他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孩子，你知道我們兩個人已經沒有半點武功，形同死亡，如同廢人。」

金雷黯然地道：「我知道！」

碎心客點了點頭道：「我們活在世上已沒有甚麼希望，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仇更不能報，這種痛苦你現在還不會了解，孩子，我們兩個想問你一句，願意也罷，不願也罷，我們不會勉强你，只要你心甘情願的說出來！」

金雷凝重的道：「二位前輩，請你們說出來，只要晚輩能辦到的事，我義不容辭的去作！」

他雙目之中滲出一絲淚影長嘆的道：「我爹自小離開我，沒有給我一點父愛，只有在他慘死之後見過他一面，你們待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樣，使我眞正了解生活的意義，我雖然沒有表示出來，在我心裏已把兩位當成自己的父親一樣，同樣的尊敬你們。」

血影人激動的道：「好，金雷，你是個好孩子！」

碎心客欣慰的道：「我們兩個將死之人，自覺世上沒留下甚麼給後代，既不能留芳百世，也不能遺臭萬年，但也不甘心默默的死去，總覺得在離垂死之日不遠之時，該把自己一點小東西留傳下來，所以我們兩個人幾經商量之後，希望你是我們的傳人！」

金雷大了眼睛，道：「我！」

碎心客見他那種惶悚的表情，誤以爲他不願意，心中只覺一酸，眼眶裏不禁湧現出一點淚光，道：「我知道這個問題會使你爲難，唉，事非得已，只有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孩子，我和血影人在江湖雖然不能算是一代宗師，或是天下第一人，可是江湖上能擊敗我們的，還不會太多，並不是我們在自吹自擂！而是事實。」

金雷曾親眼看見碎心客在江湖上的威風，只要聽見他那奪命三字，誰不談虎色變，深知碎心客之名，還眞不下於八門四派，他顫聲道：「大師父！」

血影人和碎心客同時問道：「你答應了！」

金雷面上掠過一絲笑意，道：「二位師父，徒兒巴不得有機會拜在你們門下，只怕你們嫌徒兒資質低劣，不堪一教，如今……」

小藍也高興的道：「還不拜師！」

金雷凝重的跪在地上，咚咚咚的朝血影人和碎心客各個磕了三個頭，血影人歡喜地抱着碎心客叫道：「大哥，我們有傳人了！」

碎心客滿目淚水，顫聲道：「蒼天有眼啊！」

他朝金雷凝重的道：「孩子，你二師父的血影功夫天下無敵，也是正宗秘功之一種，經我和他商量結果，排定你早上跟他學血影功，下午跟我學劍術，我們兩個老不死的那幾手玩意雖不高明，但合倆人之力却可以使你在數年間成爲天下第一高手。」

金雷顫聲的道：「多謝，二師父！」

碎心客突然長嘆一聲道：「我們在這島上也許要住個十年八年，或許是兩三年，這個你不必灰心，只要你能把武功學好，師父總有辦法送你回中原！」

金雷連聲道：「是，是！」

碎心客看了小藍一眼，道：「你是個女子，有許多武功不適合你，待我傳你另一種功夫，但有個條件，我不准你告訴別人這套功夫是我傳的。」

小藍感動地道：「徒兒永遠不說。」

碎心客揮揮手道：「你們去玩吧，明天將是傳功的第一天。」

＊　＊　＊

次日，金雷很早便被血影人喚了起來，凝重的教他吐納化勁的秘訣。這種血影功練法雖與其他內功差不多，但練法却必須把人浸在水裡，好在這島正是位於大海中，金雷按照血影人所教，盤曲身子坐在海邊的淺水處，低目淨思，任那海水拂體。

血影人凝重的道：「這種功夫學會之後，不畏刀槍水火，通體流出血汗方止，孩子認眞的學，血影功是套很大的學問。」

下午，金雷照着碎心客排練的日程習劍，他首先以一根木棒當劍，揮擊草叢的尖葉，當他能一棒揮出，草叢齊頂同落之時，方算是把第一個學程學會，這種功夫看似容易練時難，要知草葉高低不齊，多的無法枚數，而他必須在一棒揮出的範圍內，把那頂上的葉子掃落，斷處須一樣，分厘不差，這就是難上加難了。

好在金雷深知自己責任重大，肯用心苦練，所謂只要功夫深，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他便是在這種心情激厲下，把第一段過程圓滿達成。

明月如舊，孤島如昔，這已是三年過去了，在這三年之中，金雷當眞苦學不懈，名師出高徒，他在兩大絕世高手的教誨下，不但武功日益精進，人也更壯碩更瀟洒，此刻他已非三年前可比，像一棵沐浴春風的小樹，更壯更大了，與他相對的是那兩個悲傷的老人，他們顯得更加蒼老，髮絲漸白，形態也愈來愈老邁！

但這兩個垂死的老人，並沒有因自己的衰老而顯得悲傷，反而精神抖擻的勤教不輟，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願望，要把自己胸中的一點一滴功夫，都絞盡腦汁的傳給金雷，唯恐他學的不夠，唯恐他丟了兩人的聲名。

這是個落寞的黃昏，與往日一樣，並沒有甚麼不同，但當碎心客把駕馭劍術之道講解給金雷聽後，凝重的道：「你練完之後便到我這裏……」

金雷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一見師父今日的臉色這樣難看，他草草的練了一會劍，便急忙奔回洞中。

但見碎心客和血影人俱凝重的坐着不動，他默默的坐了下去，良久，血影人突然長嘆了聲，道：「孩子，這島上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你可知現在又有別人混了進來？」

金雷一怔道：「有這種事？」

碎心客沉重的道：「今日我無意中發現樹上掛着一隻草靴，這隻草靴並非本島之物，經我和你二師父研究之後，覺得這隻草靴正是一個人的代表。」

金雷笑笑道：「也許是被海上衝上來的！」

血影人搖頭道：「那怎麼會掛在樹上呢？」

金雷也覺得這事沒有辦法解釋了，這隻草鞋雖然可能是海面上飄流過來，可是斷不會無原無故的掛在樹上，他楞楞地道：「這個我就不懂了。」

碎心客凝重的道：「江湖上有一個怪客，終年穿着一雙草靴，這雙草靴，雖然沒有甚麼了不起，但却是他殺人的信符，只要草靴一到，他的人也隨後而來。」

金雷楞楞地道：「我們和他無仇無怨，他怎會找上我們。」

碎心客哼了一聲道：「江湖上有許多事是不可逆料，他雖然和我們無仇無怨，可是我們却擁有那柄碧血劍，孩子，也許他正是爲了這柄劍來的！」

金雷詫異的道：「誰會曉得我們隱藏在這裡？」

碎心客神情陡變，道：「這是金船船主搗的鬼，他自知殺死我們已不容易，便把我們隱藏海外的事情渲染出來，利用那羣貪得寶劍的江湖客，斬草除根……」他沉凝的道：「孩子，看這種情形，本島已不會像往常那樣平靜的了，草靴客是本島數年來第一位客人，我們得好好接待，你出去查查看這島上有無船隻混進來，然後……」

金雷深知這事非常重要，身子斜斜一躍，便穿出洞外。他在這島上生活了好幾年，對這島上的形勢可說是熟悉無比，沿着島邊，一路尋了過去。

路上雖然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之處，但在沙灘上却讓他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脚印，他腦海中疾快的忖道：「果然有人進了本島！」

他朝着一處不易被發現的地方行去，又忖道：「如果這人要把渡海的小舟藏起來，只有藏在這裏！」

他在這島上數年，沒事時和小藍已把島上所有的地方跑遍，所以他很快的便可判斷出那裏是隱藏的地方。

這一着還眞準，他身子一穿而沒，鑽進叢樹之中，撥開枝葉一看，但見一隻精巧的小舟藏在草叢裏面。

此刻，那舟子裏傳來一個話聲道：「小福，你看主人回不回來？」

這聲音很脆，是一個童音，緊隨着另一個童音道：「當然不會那麼快回來，他先去查看島上的情形，還要再查查那兩個老東西是否眞的不會武功！」

前一個聲音道：「小福，我們出去看看！」

小福猶豫的道：「這恐怕不好，萬一我們的行踪落在人家眼裡，被主人知道了，我們兩條人命便都不想活了，小紅，我看我們還是不要出去看的好！」

金雷一聽這兩個孩子要想出來看看，暗中不禁冷笑一聲，他腦海之中在電光火石間掠過一個念頭，忖道：「我如果能把這兩個小孩子擒下來奪過他們的小舟，然後和師父一同離開本島，那時草靴客不被氣死才怪！」

他正要悄悄的躍出去，只聽遠處海面上響起一聲怪嘯，那小舟子的兩個孩子彷彿都發現這怪嘯了，同時伸出頭來遠遠望去。

那小福神情略變，道：「那艘怪船跟來了！」

小紅哼了一聲道：「通知主人，要他注意！」

話聲未落，只聽嘿地一聲，一縷灰影照着這筆直的射過來，金雷擧目一瞧，但見一個灰袍長髯的怪客，脚穿一雙大草靴飄身落在舟上。

他嘿嘿一笑道：「小紅，小福，給我準備離島！」

金雷一楞道：「他這麼快便要離開了！」

小紅詫異的道：「主人，我們要回去了？」

那灰袍人嘿嘿地道：「那艘怪船已跟了我們好幾天，總得設法把它幹掉，否則讓他們進了本島，倒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小福小紅雖然僅僅是草靴客的兩個隨身童子，但俱有一身使人意想不到的武功，他倆異口同聲的道：「我們兩個人去便夠了！」

草靴客皺眉道：「你倆有這種本領？」

小紅哼了一聲道：「主人教我們這許多年的武功，難道還弄不了一隻船，嘿，主人你也把我們兄弟看得太低了。」

草靴客嘿地一聲道：「好，我們分頭辦事，你倆去把對方的船弄沉，我去找那枝碧血劍，如果血影人和碎心客當眞不會武功，嘿嘿！碧血劍垂手可得！」

小紅小福歡呼一聲，兩個人奔回海邊，草靴客問道：「你們不帶小舟去！」

小紅回頭道：「那樣目標太大，我們水中功夫足夠應付。」

但見這兩個小孩子身子一閃便沒進海裡，幾個翻身直朝那駛來的怪船游去，去勢之快，有若箭矢。

草靴客得意的道：「這兩個孩子可眞行呀！」

他突然哈哈一陣大笑，身子倏地拔起，在空中一個轉折，斜斜朝外躍去，眨眼便消逝不見。

金雷心中一陣狂喜，忖道：「機會來了！」

他晃身躍了過去，輕輕把小舟推進海裡，沿着海邊駛往孤島另一端淺水邊，然後回身奔進洞中。

他朝洞中略一張望，道：「師父，快隨我走！」

血影人一呆道：「那裡去？」

金雷苦笑道：「回中原呀，我已弄到一隻小船。」

碎心客搖搖頭道：「孩子，你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憑那隻小船飄洋過海不是太冒險了麼？這裡看似風平浪靜，但是隨時都會風雲變幻，狂風怒浪，我們終究是人力有限，難與大自然爭抗，孩子別再傻氣了，沒有大船甚麼也行不通。」

金雷楞楞地道：「草靴客憑一隻小船便能來，我們爲甚麼不能去。」

碎心客嘿地一聲道：「你錯了，草靴客是乘大船來的，在他快接近本島之時又換了小舟，因爲這樣免得我們發現！」

金雷本來還抱着滿腔的希望，陡聞此言，心中立時一涼，無限的希望，全都化爲泡影，他黯然的嘆了口氣，忖道：「要找隻大船可不容易呀！」

碎心客似是看穿了他的心意，輕聲道：「甚麼事都不要灰心，一切自有安排，我們能在這島上挨了三年，難道不能再挨過三兩年，也許……」

他的話聲未落，金雷突然向他施了個眼色，低聲道：「草靴客已經進來了！」

血影人突然大聲一笑道：「老哥哥，我們功夫擱下這麼多年，許久沒有活動活動筋骨了，雷兒，你給師父做個證人，我和你大師父再較量較量，看看到底是誰的武功好？」

碎心客微微一笑道：「動手過招多傷和氣，二弟，我們以口當劍，互相施出進攻的招式，只要有一方接不下便敗了。」

金雷身子一移，在洞中的一塊大石上輕輕一抹，向血影人頷了頷首，眉飛色舞大笑道：「好呀！去年看過二位師父打過一次，今日又可親眼見二位師父再動一次手，哈哈，那可眞過癮！」

血影人雙目一睜，揮掌輕輕照着金雷才動過的那塊大石一拍，但見石屑濺射，滿空碎屑，只聽血影人叫道：「好呀，你這毛孩子竟然希望我們打架！」

金雷暗中發出一股勁力，把散揚在空中的勁氣聚在一處，還高聲的叫道：「師父，你的混元一氣，居然已練成這樣高明。」

碎心客故意舒出一掌，作運勁的式子，嘿嘿笑道：「這點功夫算甚麼？」他突然一聲喝道：「起！」

那無數的石屑陡然朝着洞外的草叢之中射去，原來他那一聲大喝，和金雷配合得唯肖唯妙，金雷掌心略略一翻，像是無意的一揮一樣，便把那股勁力發了出去。

洞中幽暗，遠處的人根本無法看清楚洞中的情形，是故不容易讓人識透，而他們的對話又是那麼逼眞！

那股石屑還未射進草中，便像是遇上一道氣牆般的紛紛飄落，碎心客故意嘿地一聲，大叫道：「朋友，可以出來了！」

草叢裏一聲大笑道：「二位果然好功夫！」

草靴客一躍而出，面含深沉的笑意，站在洞口沒有立刻進來，那神情像是對血影人和碎心客相當畏懼一樣。

血影人淡然一笑道：「看朋友你這副裝束，可是江湖上人人稱道的草靴客？嘿嘿，如果眞是閣下，請進來一敍如何？」

草靴客拱拱手道：「血影人，碎心客，嘿嘿，原來二位多年不出江湖，躲在島上納福，哈哈，今日我無意中闖上貴島，尚請二位多多原諒！」

血影人冷冷地道：「好說，好說，請進，請進！」

草靴客心中正在暗暗驚駭，他深知自己若以一對一，勉强的也許能對付一個，如果這兩大高手聯手對付自己，今日恐怕無法活着離開此島了，他也哈哈地一笑道：「好說，改日再拜訪如何？」

此刻碎心客突然面上一冷，道：「既然來了，那有不進來之理，草靴客，你是否怕自己不敵，不敢進來，嘿嘿，你放心，要對付你也不用我們兄弟出手，隨便派一個弟子足足有餘！」

草靴客聞言大怒，吼道：「你太瞧不起我了！」

但他心中却暗暗歡喜，要知江湖人物重諾千金，一言既出，永不反悔，碎心客這樣一說，自然不會二對一，他身子一躍而入，冷冷地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碎心客冷笑道：「我說的自然作數！」

草靴客進了洞中之後，目光隨意觀望，只望能發現他所要找尋的東西，那知他看了半天，也沒發現碧血劍。

他朝血影人淡淡一笑道：「這裏可是你的賊窩？」

血影人哼了一聲道：「你與賊也差不多！」

草靴客此刻冷冷地回道：「偶而經貴處，順便拜望一下二位的仙居，嘿嘿，江湖上都說二位得着那柄稀世之珍的碧血劍，躲在這島上苦練劍道，請問可眞有此事情！」

碎心客冷笑道：「你便是爲了那柄碧血劍來的？」

草靴客嘿嘿兩聲道：「說穿了太傷感情……」

碎心客點了頭道：「碧血劍確實是在我這裏。」

草靴客神情一變，道：「眞的，可否借給我一看……」

碎心客看了小藍一眼道：「小藍，去把那柄碧血劍拿出來，給這位老前輩看看，記住，這位老前輩不但生了一雙賊眼，還生了一雙賊手。」

草靴客尷尬的一笑道：「你說笑了。」

小藍身子輕靈的轉進洞底，不多時便手捧一枝古鞘長劍出來，恭敬的放在碎心客的面前，草靴客心中一陣狂喜，兩隻眼睛緊緊的盯在那枝劍上。

草靴客腦海中疾快的忖道：「我如果能奪到這柄稀世寶劍，便不怕他們了，兵不厭詐，我不妨暫時騙他們一騙。」

他踏前半步道：「果然在這裏。」

當他正要伸手抓劍之時，碎心客突然沉喝道：「慢着！」

草靴客縮手而退，道：「怎麼？你不相信我？」

碎心客冷冷地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自然不相信你！」轉口又繼續道：「神劍寶器唯有德者居，你看看這柄寶劍，便要化一點精力才能得到，朋友，我們都是江湖上知名人物，不必轉彎抹角說廢話，現在寶劍在此，你可隨意在我們四人之中挑一個，只要你贏了，這柄劍便是你的。」

草靴客念頭一轉，道：「你會那麼大方？」

碎心客冷笑道：「這柄寶劍並非我獨得之物，誰的武功好便該屬於誰，相當的公平，我說出的話永不悔改。」

草靴客試探的問道：「如果我選中了你呢？」

碎心客突然哈哈大笑道：「那太不幸了，說句老實話，這裏面以我的功夫最深最好，你如果選中了我，這柄寶劍你連看的份都沒有。」

草靴客疾忖道：「這倒是實話，剛才那一手凝氣聚物的功夫果然比我高明，要擊敗他當眞是難上加難，好在話是他說的，我可隨意選擇，嘿嘿，這其中以那個少女最易擺平，但是君子不和女人鬥，我以一個成名人物找女孩子動手，會惹他們耻笑，再過來選血影人，他功夫和我伯仲間，沒有十分把握……」

他看了金雷一眼，道：「我找他玩玩。」

碎心客哈哈一笑道：「雷兒，草靴客是一派宗師，功夫好得很，你和他試招可得留意，千萬不要丟了師父的臉。」

金雷起身道：「徒兒謹記師父教誨之言。」

草靴客大笑一聲道：「碎心客，你放心，我只不過和他試招而已，決不會傷他一點皮毛。」他猶有不信的問道：「如果我勝了，這柄劍當眞是我的？」

碎心客淡淡地道：「當然，不過還有個附帶條件，取劍之後立刻離開本島，永遠不准再回返島上，還有那神秘船是隨你而來的，你必須把那艘怪船趕走，否則，我便推翻前諾……」

草靴客大聲道：「好，我勝了之後，拿了寶劍拍拍屁股走路，永遠不會再來，關於那艘怪船的事也由我負責好了。」

碎心客不屑的道：「但願你能贏了這場。」

草靴客哂的笑了沒有再說話，他抬頭把脚底下的那雙草靴脫了下來，朝洞外一擲，道：「我和他動手過招，不穿靴子。」

金雷凝重的吸了口氣，緩緩的把繫在腰間的長劍抽了出來，這柄劍一片烏黑，沒有一點光澤，草靴客淡淡的瞥了一眼，忖道：「這毛孩子的劍倒沒甚麼。」

草靴客嘿地一聲道：「注意，我要出手了！」

金雷冷冷地道：「請！」

草靴客身子微微一弓，突然斜斜的掠了過來，他身子極快，出手若電，身子在掠空的一刹那，連着三掌迅速的照着金雷身上六脈曲穴拍出。

金雷自習武以來，可說是沒有一點機會和人過招，以吸取長者的經驗，今日他難得有這種試招的機會，一見對方揮掌攻來，當時快速的避退。

在身子一避的刹那，一招怪式，隨着他那飄忽的身子一劍往草靴客的後心刺去，攻守都十分靈巧。

他那一劍，大出草靴客的意料，逼得草靴客大吼一聲，掌心中隨着長吼而吐出一股大力，只望能把對方逼退。

但他心中却凜然忖道：「看不出這兩個老不死的還訓練了一個這樣高强的孩子，嘿，我要擊敗對方還眞不容易。」

果然，金雷手中的長劍在快速的落下之時，突然一股力道照自己的劍上撞來，他暗中一駭，忖道：「此人好深的武功。」

他在對方的掌勁尚未完全發揮出來之時，突然收劍換招，斜轉長劍作波浪形的照着草靴客腦袋砍去。

草靴客見這少年變招之快，大出自己意料，心中也是凜然一顫。要知金雷此刻所出的招式，詭秘中又含辛辣無比的氣概，手法全是名家風度。

他大喝一聲道：「好一招柳葉擺頭。」

他雙掌齊落，兩股掌勁如浪如濤般的推了過去。

只見金雷身子突然連退數步，像是不支一樣，道：「你贏了。」

草靴客得意的道：「劍是我的。」

碎心客冷冷地道：「拿去，但你必須照着我所說的行動。」

草靴客嘿嘿地道：「我草靴客雖然不是正派人物，却說得出做得到，你放心，那怪船我會設法解決並立刻離島而去。」

他拿着那柄碧血劍，轉身道：「再

見。」

身子斜縱，一去便是數丈。

血影人嘿嘿一笑道：「孩子，你裝得很好。」

碎心客冷冷地道：「草靴客只要一拔那枝劍來，便會曉得金雷是故意落敗，嘿嘿，那時他也會知道我們是利用他和那艘怪船上的人物火併。」

他看了金雷一眼道：「孩子，碧血劍我已給你塗上一層黑漆，尋常人決不會相信你手中那柄長劍便是碧血劍，你得好好保存！」

金雷連聲道：「是。」

＊　＊　＊

自得劍來，碎心客知碧血劍鋒芒太露，易引起他人的探窺，故意把長劍抹上一層樹漆，使其黯然無光，不易看出它的來歷。

而金雷也得其師之命，跟草靴客動手時，故意不敵，使對方拿着假劍離開，以便對付那艘怪船上的人物。

再說那草靴客輕而易擧的得着那枝長劍後，誤以爲是眞的，他心中狂喜的忖思道：「沒想到這麼容易便得到。」

他出了洞後，便迫不及待的欲掣出長劍，看看這枝傳聞已久的長劍到底是甚麼面目，但他腦海中却又浮現出另一個念頭，忖道：「這柄寶劍光芒太强，如果我此刻拔出來，只怕被那怪船上的人發現，及引來其他有心人的掠奪。」

想起那海面上的怪船，他心中登時一凜，不禁擧目朝海面上一望，但見那艘怪船已愈來愈近，下着帆，緩緩的朝岸邊駛來。

他呆了一呆道：「那兩個孩子怎麼還沒動手？」

藍藍的海面上根本沒有小紅小福的影子，他看得心中一寒，突然發現那怪船上掛着兩個人影，他大驚道：「難道他們已被船上的人發現了？」

那艘怪船已漸漸靠岸，草靴客雙目朝那船上一望，果見那兩個孩子滿身鮮血的死在那裏。

他看得雙目通紅，大怒道：「嘿，他媽的，你們竟對兩個孩子如此毒辣。」

那船停下之後，甲板上又出現了數道人影，草靴客的話聲未落，已有數人躍了下來，這些人身法快速輕靈，顯然都是武林高手。

草靴客沉喝道：「誰？你們是些甚麼人？」

那十幾個青衣人俱是一語不發，恭身的立守在沙灘上，彷彿草靴客根本不存在他們的身邊一樣。

一會兒，怪船上放下一道索橋，但見兩個滿面嚴肅的漢子，擁護着一個雙目若電的老人緩緩走下沙灘。

那個人朝草靴客一頷首道：「這位是……」

草靴客怒叫道：「草靴客便是我。」

那老人回頭道：「把這位朋友的兩個小侍送下來。」

那兩個死去的孩子立刻被送下岸來，草靴客看得雙目如赤，眼睛瞪得有若銅鈴，他怒吼一聲，道：「誰殺的！」

那個老人嚴肅的道：「這兩個孩子在海中玩耍，遇上一隻巨鯊，若不是老夫手下，他們恐怕連屍骨都不會存在，你好好埋葬他們，這兩個孩子相當可憐。」

草靴客一楞道：「胡說，一定是你們殺的。」

那老人含笑道：「我們不會去和兩個孩子過不去，朋友，你如果不信可去海上查查看，請不要瞎猜疑，我等還有事。」

草靴客沉聲道：「要騙我也得編個好故事，嘿，納命來！」

他身子一晃而來，照着那個老人一掌揮去，那老人輕輕一晃，飄身而過，高聲的道：「古月，和這位朋友玩玩。」

一個滿面紅光的漢子移身而至，沉聲道：「朋友，看招！」

草靴客見對方一招揮來，出手不俗，勁力雄厚，招式更是變化無倫，心中一涼，揮手迎上，居然和他不相上下，可謂是棋逢對手。

而那個老人則領着那些人直往島上行去。

草靴客心中駭忖道：「這些人到底是甚麼來路！」他高吼道：「不要跑！」

那老人淡淡一笑道：「我們還有見面之時。」說完便緩緩而去。

那個自大船上下來的神秘老人，帶着那羣灰袍揹劍的高手直往島上行去，他們身手迅速，眨眼便去了老遠。

草靴客心中一急，無奈本身被古月纏住，一時根本抽不出身來，更怪的是古月身手怪絕，招招都是至大至剛强勁，招招都猛烈無比。

草靴客沉聲道：「你是那一派的？」

古月冷冷地道：「施主難道還沒看出來？」

草靴客全身一顫道：「你眞是少林寺的？」

他沒想到這大船上下來的人竟會是少林寺的高手，要知少林寺門規森嚴，派中弟子皆係出家之人，若非大事發生，寺中弟子決不輕易易裝而行，如今，少林寺的和尚全部改變裝束遠上這個孤島，可見定有大事發生。

古月冷笑道：「少林寺今日無意得罪施主，尚請施主原諒。」

草靴客陡然一飄身子道：「請問貴寺的秋月大師可曾同來。」

古月大師神情冷厲的道：「那是我的大師兄，你問他幹甚麼？」

草靴客長長嘆息道：「秋月大師對我草靴客尚有活命之恩，就是有天大的事發生，衝着秋月大師的面子，我

也不能對少林寺爲敵。」

古月合掌道：「多謝施主。」

古月說完便飄身往島上行去！少林寺百年來雖然發生了不少事故，但却從未像今日這樣緊張過，寺中僧人不但全都改換裝束，個個都似乎沒有往日那種慈悲心腸，面上俱帶着一股怨憤之色，是以草靴客極爲好奇。

可是他却因個人恩怨，而不好再出面和少林寺過不去，他雖想探探這事情的眞相，無奈話已說滿。

那個神秘老人指揮着少林寺的弟子，在島上搜索和追尋，他們似乎對這孤島相當熟悉，刹那間便尋了上來。

金銀島的寶物似乎很難能瞞過那羣少林寺僧人。

＊　＊　＊

金雷雙眸幾乎要噴出火來，面對着這許多高手，他全身血液倏地沸騰起來，緊張的盯着奔來的人影。

小藍恐慌的道：「他們是那一派的？」

血影人突然凄涼的嘆了口氣，苦笑了一聲，道：「一定是有人出賣了我們。」

碎心客冷冷地道：「現在你還談這個有甚麼用？出賣了我們又怎麼樣呢？誰叫我們當初沒看清他們的眞面目。」

血影人喝聲道：「那個狗雜種了，我非剝他的皮不可。」

金雷此刻滿面緊張的道：「二位師父，這羣人來路不明，顯然目標放在我們身上，眼前不是怨天尤人的時候，還是設法退敵要緊。」

碎心客嗯了一聲道：「雷兒，我和你二師父都是年邁將死之人，自他失落了一切之後，早已沒有活下去的勇氣，現在你武功已成，大可獨當一面，日後你只要能把金船船主和金陵姑殺了便行，所以我命你和小藍先離開這裏。」

金雷堅決的道：「師父，你把雷兒看得太無能了，這數年來承二位恩師傾囊相授武功，弟子資質雖劣，也學了不少的見聞，今日要死大夥同死，要活大夥同活。」

碎心客凝重的道：「雷兒，這是匹夫之勇，不登大雅之堂，你該曉得你身負血海之仇，那些仇人尚逍遙法外，令尊的血還沒乾，你得留住生命，去報父仇。」

金雷心中一酸，眸子裏刹那間湧出一股淚影，他彷彿再一次看見他爹爹的慘死在煙火刀刃中，彷如又看見百毒門那羣黑道人物的猙獰面目。

他長長嘆了口氣，忖道：「爹，我會替你報仇……」他雙目一寒道：「師父，不管你怎麼說，雷兒斷不會拋下你們而獨自逃生，我還是那句老話，生死全在一起，決不輕易分離。」

「哈哈——」血影人哈哈大笑道：「好，好，我們有你這樣的徒兒，雖死無憾，雷兒，你既以這種心對待我們這兩個將死的人，我們還有甚麼話說，雷兒，放開胸懷，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今日我們便鬥鬥他們這羣不怕死的人。」

金雷只覺一股豪情和壯志湧滿心頭，他拿過那柄碧血劍，凜然的望着遠處，但見那奔來的人影愈來愈近，而居首那個老人沉凝的緩緩行來，一派仙風道骨，不似是大邪大惡之輩。

「咦——」碎心客突然咦了一聲道：「怎會是他？」

血影人怔怔的道：「你認識？」

碎心客嗯了一聲道：「這個人的長相雖然極像我一個故人，可是我那故人却是個出家當和尚的人，如今這個人不穿僧袍，穿俗袍，顯然不是他。」

血影人冷笑道：「難道他不會還俗？」

話語間，那灰袍老人已奔至洞口前，他朝身後追隨來的那羣江湖人一揮手，那羣人物登時停下了身子。

然後，這個老人朝前跨出數步，合什道：「碎心客，多年未見，你還故人依舊，老僧千里迢迢，自少林一路趕來，沒想到在這裏果然見着你。」

碎心客一怔道：「你是海明和尚，怎會這樣一身裝束。」

那海明僧長嘆一聲道：「這數月來，少林寺發生大變故，江湖各派都在留意本寺的行踪，老僧爲了免引起他人的注意，不得已只好脫下僧袍改裝而來……」

碎心客驚聲道：「少林寺發生了大事？」

海明僧黯然的道：「當年施主無意大鬧少林寺，使少林寺種下禍因，這事隔了多年，沒想到最近却發生在本寺。」

碎心客雙眉皺道：「甚麼事？」

海明僧苦笑道：「本寺住持曾交代明白，在沒回返少林寺之前，不准將這件事說出來，所以請暫時不要問，等……」

碎心客冷冷地道：「你們少林寺發生了大事與我有甚麼關係？」

海明僧低聲道：「種因的是你，解脫的也該是你。」

碎心客雙目倏地一寒，道：「你要我幹甚麼？」

海明僧凝重的道：「只請碎心客隨老僧去少林一趟，這事沒有碎心兄去，始終無法解決，因此老僧斗膽請你移駕少林一趟。」

碎心客冷笑道：「大師憑甚麼要我去？」

海明僧這次奉了少林掌門方丈之命，來至遙遠的海外尋找碎心客的踪影，一路上苦頭吃盡，幾乎化盡所有的精力，才好不容易的在海外孤島上找着他，那知這個人古怪異常，脾氣與當年大鬧少林寺的情形一樣。

他的心中雖然蹩了滿肚子的氣，却不敢輕易發作出來，當初少林住持

方丈曾嚴加囑咐，遇上碎心客時，千萬不可與之動手，必須婉轉請他去少林寺一趟，海明僧腦海中一直不忘掌門方丈的交代，忍着氣不敢輕易發洩出來。

他苦澀的道：「敝門方丈與碎心兄是多年知友，看在掌門方丈的薄面上，請暫移大駕，隨老僧一行，然後，等那件事解決之後，老僧再將碎心兄送返這裏。」

「嘿！」碎心客嘿地一聲道：「你把我看成甚麼人？」

海明僧尷尬的道：「這只是貧僧的一番苦心，請碎心兄千萬不要誤會。」

碎心客怒聲道：「我不去。」

海明僧變色道：「若碎心兄不願隨貧僧去少林寺一趟，貧僧將何以向掌門方丈交代，貧僧離開少林寺時，曾發下宏願，定要尋着碎心兄，否則誓不回歸少林。」

碎心客嘿地一聲道：「那是你自己的事，與我沒有關係。」

此刻古月已隨後奔來，他見這個名傳天下的碎心客一點面子也不給少林寺，不禁怒笑道：「沒想到聞名天下的碎心客，這麼不講理，當年那件事是你惹下的，如今這件事發生了，你竟一推三不知逃避責任，可笑我少林弟子還把你碎心客當成一個英雄，誰知聞名不如一見，你也不過是個畏首畏尾之徒。」

金雷聞言大怒道：「你怎麼對我師父這般無禮。」

碎心客淒涼的道：「雷兒，不要和這種晚輩計較。」

那海明僧此刻雙目鋒利的盯了古月和尚一眼，面上罩上一層深深的怒氣，清叱一聲一揮手道：「古月，你怎麼可以這種態度對碎心兄，還不給我退下去，難道你忘了我們少林寺的門規麼？」

古月僧對這位海明僧似是十分畏懼，聞言之後，面上雖然有種憤憤不平之色，但他却恭身退去，道：「是，是。」

海明僧朝碎心客合什，道：「請碎心兄原諒古月的不恭，碎心兄只要一上少林寺，本門定會以家法懲罰他對碎心兄的無禮。」

碎心客冷笑道：「免了，我碎心客還不是那麼小氣的人，這種人我見過多了，海明僧你回去對掌門方丈講，現在的碎心客已非當年的碎心客，昔日有爭名奪利的雄心，今日却胸無半點豪情，所謂人存心寂，與你們差不多了。」

海明僧心中一急，道：「碎心兄如果不去少林，少林便要陷於浩劫之中。」

碎心客心弦一顫，忖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會有這般的嚴重，難道我當年大鬧少林寺，有給少林寺留下了百年浩劫麼？」

他凝重的道：「海明，你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海明僧神情大變，道：「這事方丈曾有交代，不到少林決不敢輕說，如今碎心兄一定要問個始末，貧僧斗膽，不妨告訴碎心兄一點。」

碎心客冷冷地道：「你只要提示我一點便行了。」

海明僧凝重的道：「當年你闖鐘樓鬧藏經閣時，帶去的那個孩子……」

碎心客面上一片蒼白，道：「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海明僧搖搖頭道：「你去便會知道眞相，碎心客，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你就請走一趟吧！」

碎心客苦笑道：「我去了又有何用？少林寺數百年基業，素爲武林中之牛耳，這事連少林寺都解決不了，我去了更無濟於事。」

海明僧搖頭道：「對方指名要找你，否則不離少林寺一步。」

碎心客一楞道：「你們少林寺武功天下第一，既然好言無法解決，難道不會以武功把他趕下山去？」

海明僧搖頭道：「說來慚愧，本寺上至方丈，下至一百零八羅漢，竟沒有一人是其對手，最後以本寺最具威力的羅漢陣，也僅能把他暫時困在寺中。」

碎心客雙目一睜，道：「這人武功如此之高？」

海明僧黯然的道：「不但高，而且高得可怕。」

碎心客苦笑道：「此人武功既是如此之高，我去了也沒有用處，海明僧你回去，告訴貴寺方丈，我碎心客無法去。」

海明僧顫聲道：「你不去，少林寺的劫難便無法避過。」

碎心客嘿嘿一笑道：「我明白了，那個人指名找我，逼得你們少林寺只好千里迢迢的尋找，然後找着我後，再把我獻給那個人，你們少林寺便沒事了，哈哈，海明，眞沒想到貴寺以數百年英名，竟也會這樣經不起大風大浪，只圖一時安逸，而將一個人的生命獻給那個厲害的人物。」

海明僧聞言之後，面上立時泛起一片蒼白之色，但不知是氣呢，還是碎心客傷了他的自尊心，混身長袍竟不停的抖顫。

他念了一聲佛號道：「碎心客你誤會了少林寺了。」

碎心客哼了一聲道：「這有甚麼好誤會的，擺在眼前的是事實，只要稍有腦筋的人，都會想通其中的道理。」

海明僧苦澀的道：「你只要見着本門方丈之後便知道這事的始末了。」

血影人嘿地一聲道：「不要多說了，我大哥不去就是不去。」

海明僧長嘆一聲道：「你們忍心看着少林寺數百年的基業毀於一旦？」

（未完・六）



國際
希爾頓
好嚼自然受歡迎
U.S.A.
HILTON
Kings
U.S.A.
HILTON
Super Longs